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吉林人民出版社

Z121.5
CH1
32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七册

資治通鑒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音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目錄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目錄

卷一

周紀一（起戊寅盡壬子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

（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安王

（元年至二十六年）

烈王

（元年至七年）

卷二

周紀二（起癸丑盡庚子凡四十八年）

顯王

（元年至四十八年）

卷三

周紀三（起辛丑盡癸亥凡二十三年）

慎靚王

元年至六年

赧王

元年至十七年

卷四

周紀四（起甲子盡戊子凡二十五年）

赧王

十八年至四十二年

卷五

周紀五（起己丑盡乙巳凡十七年）

赧王

四十三年至五十九年

卷六

秦紀一（起丙午盡癸酉凡二十八年）

昭襄王

五十二年至五十六年

孝文王

元年

莊襄王

元年至三年

始皇帝

元年至十九年

卷七

秦紀二（起甲戌盡壬辰凡十九年）

始皇帝

二十年至三十七年

二世皇帝

元年

卷八

秦紀三（起癸巳盡甲午凡二年）

二世皇帝

二年至三年

卷九
漢紀一 起乙未盡丙申凡二年
高帝
元年至二年
卷十
漢紀二 起丁酉盡戊戌凡二年
高帝
三年至四年

卷十一
漢紀三 起己亥盡辛丑凡三年
高帝
五年至七年
卷十二
漢紀四 起壬寅盡癸丑凡十二年
高帝
八年至十二年
惠帝
元年至七年
卷十三
漢紀五 起甲寅盡癸亥凡十年
高后
元年至八年
文帝
元年至二年

卷十四
漢紀六 起甲子盡辛未凡八年
文帝
前三年至十年
卷十五
漢紀七 起壬申盡丙戌凡十五年
文帝
前十一年至十六年
後元元年至七年

景帝

（元年至二年）

卷十六

漢紀八起丁亥盡庚子凡十四年

景帝

（前三年至七年　中元元年至六年　後元元年至三年）

卷十七

漢紀九起辛丑至丁未凡七年

武帝

（建元元年至六年　元光元年）

卷十八

漢紀十起戊申盡丙辰凡九年

武帝

（元光二年至六年　元朔元年至四年）

卷十九

漢紀十一起丁巳盡壬戌凡六年

武帝

（元朔五年至六年　元狩元年至四年）

卷二十

漢紀十二起癸亥盡辛未凡九年

武帝

（元狩五年至六年　元鼎元年至六年　元封元年）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起壬申盡壬午凡十一年

武帝

（元封二年至六年　太初元年至四年　天漢元年至二年）

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起癸未盡甲午凡十二年

武帝

（天漢三年至四年　太始元年至四年　征和元年至四年　後元元年至二年）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起乙未盡丙午凡十二年

昭帝（始元元年至六年元鳳元年至六年）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起丁未盡癸丑凡七年

昭帝（元平元年）

宣帝（本始元年至四年地節元年至二年）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起甲寅盡己未凡六年

宣帝（地節三年至四年元康元年至四年）

卷二十六

漢紀十八 起庚申盡壬戌凡三年

宣帝（神爵元年至三年）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起癸亥盡壬申凡十年

宣帝（神爵四年　五鳳元年至四年甘露元年至四年　黃龍元年）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起癸酉盡己卯凡七年

元帝（初元元年至五年永光元年至二年）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起庚辰盡戊子凡九年

元帝（永光三年至五年　建昭元年至五年竟寧元年）

卷三十

漢紀二十二 起己丑盡戊戌凡十年

成帝（建始元年至四年　河平元年至四年陽朔元年至二年）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起己亥盡丁未凡九年）

成帝

陽朔三年至四年　鴻嘉元年至四年　永始元年至三年

卷三十二

漢紀二十四（起戊申盡癸丑凡六年）

成帝

永始四年　元延元年至四年　綏和元年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起甲寅盡乙卯凡二年）

成帝

綏和二年

哀帝

建平元年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起丙辰盡戊午凡三年）

哀帝

建平二年至四年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起己未盡壬戌凡四年）

哀帝

元壽元年至二年

平帝

元始元年至二年

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起癸亥盡戊辰凡六年）

平帝

元始三年至五年

王莽

居攝元年至二年　初始元年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起己巳盡甲戌凡六年）

王莽

（始建國元年至五年天鳳元年）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起乙亥盡壬午凡八年

王莽

（天鳳二年至六年地皇元年至三年）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起癸未盡甲申凡二年

淮陽王

（更始元年至二年）

卷四十

漢紀三十二起乙酉盡丙戌凡二年

光武帝

（建武元年至二年）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起丁亥盡己丑凡三年

光武帝

（建武三年至五年）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起庚寅盡乙未凡六年

光武帝

（建武六年至十一年）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起丙申盡丙午凡十一年

光武帝

（建武十二年至二十二年）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起丁未盡庚申凡十四年

光武帝

（建武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中元元年至二年）

明帝

（永平元年至三年）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起辛酉盡乙亥凡十五年

明帝

永平四年至十八年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起丙子盡甲申凡九年

章帝

建初元年至八年元和元年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起乙酉盡辛卯凡七年

章帝

元和二年至三年章和元年至二年

和帝

永元元年至三年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起壬辰盡乙巳凡十四年

和帝

永元四年至十六年元興元年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起丙午盡乙卯凡十年

殤帝

延平元年

安帝

永初元年至七年元初元年至二年

卷五十

漢紀四十二起丙辰盡甲子凡九年

安帝

元初三年至六年永寧元年建光元年延光元年至三年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起乙丑盡癸酉凡九年

安帝

延光四年

順帝
永建元年至六年
陽嘉元年至二年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起甲戌盡乙酉凡十二年

順帝
陽嘉三年至四年　永和元年至六年
漢安元年至二年　建康元年

冲帝
永嘉元年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起丙戌盡丙申凡十一年

質帝
本初元年

桓帝
建和元年至三年　和平元年
元嘉元年至二年　永興元年至二年
永壽元年至二年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起丁酉盡癸卯凡七年

桓帝
永壽三年
延熹元年至六年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起甲辰盡丙午凡三年

桓帝
延熹七年至九年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起丁未盡辛亥凡五年

桓帝
永康元年

靈帝
建寧元年至四年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起壬子盡庚申凡九年

靈帝

卷五十八

（熹平元年至六年光和元年至三年）

漢紀五十　起辛酉盡丁卯凡七年

靈帝

（光和四年至六年中平元年至四年）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起戊辰盡庚午凡三年

靈帝

（中平五年至六年）

獻帝

（初平元年）

卷六十

漢紀五十二　起辛未盡癸酉凡三年

獻帝

（初平二年至四年）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起甲戌盡乙亥凡二年

獻帝

（興平元年至二年）

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起丙子盡戊寅凡三年

獻帝

（建安元年至三年）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起己卯盡庚辰凡二年

獻帝

（建安四年至五年）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起辛巳盡乙酉凡五年

獻帝

（建安六年至十年）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起丙戌盡戊子凡三年

獻帝（建安十一年至十三年）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起己丑盡癸巳凡五年

獻帝（建安十四年至十八年）

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起甲午盡丙申凡三年

獻帝（建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起丁酉盡己亥凡三年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

卷六十九

魏紀一起庚子盡壬寅凡三年

文帝（黃初元年至三年）

卷七十

魏紀二起癸卯盡丁未凡五年

文帝（黃初四年至七年）

明帝

（太和元年）

卷七十一

魏紀三起戊申盡庚戌凡三年

明帝（太和二年至四年）

卷七十二

魏紀四起辛亥盡甲寅凡四年

明帝

（太和五年至六年青龍元年至二年）
卷七十三
魏紀五起乙卯盡丁巳凡三年
明帝
（青龍三年至四年景初元年）
卷七十四
魏紀六起戊午盡乙丑凡八年
明帝

（景初二年至三年）
邵陵厲公
（正始元年至六年）
卷七十五
魏紀七起丙寅盡壬申凡七年
邵陵厲公
（正始七年至九年嘉平元年至四年）
卷七十六

魏紀八起癸酉盡乙亥凡三年
邵陵厲公
（嘉平五年）
高貴鄉公
（正元元年至二年）
卷七十七
魏紀九起丙子盡辛巳凡六年
高貴鄉公

（甘露元年至四年）
元帝
（景元元年至二年）
卷七十八
魏紀十起壬午盡甲申凡三年
元帝
（景元三年至四年咸熙元年）
卷七十九

晉紀一起乙酉盡壬辰凡八年

武帝

（泰始元年至八年）

卷八十

晉紀二起癸巳盡己亥凡七年

武帝

（泰始九年至十年咸寧元年至五年）

卷八十一

晉紀三起庚子盡戊申凡九年

武帝

（太康元年至九年）

卷八十二

晉紀四起己酉盡戊午凡十年

武帝

（太康十年）

惠帝

（永熙元年元康元年至八年）

卷八十三

晉紀五起己未盡庚申凡二年

惠帝

（元康九年永康元年）

卷八十四

晉紀六起辛酉盡壬戌凡二年

惠帝

（永寧元年太安元年）

卷八十五

晉紀七起癸亥盡甲子凡二年

惠帝

（太安二年永興元年）

卷八十六

晉帝八起乙丑盡戊辰凡四年

惠帝

（永興二年　光熙元年）

懷帝

（永嘉元年至二年）

卷八十七

晉紀九　起己巳盡辛未凡三年

懷帝

（永嘉三年至五年）

卷八十八

晉紀十　起壬申盡癸酉凡二年

懷帝

（永嘉六年）

愍帝

（建興元年）

卷八十九

晉紀十一　起甲戌盡丙子凡三年

愍帝

（建興二年至四年）

卷九十

晉紀十二　起丁丑盡戊寅凡二年

元帝

（建武元年　大興元年）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三　起己卯盡辛巳凡三年

元帝

（大興二年至四年）

卷九十二

晉紀十四　起壬午盡癸未凡二年

元帝

（永昌元年）

明帝

（太寧元年）

卷九十三

晉紀十五 起甲申盡丁亥凡四年

明帝

太寧二年至三年

成帝

咸和元年至二年

卷九十四

晉紀十六 起戊子盡辛卯凡四年

成帝

咸和三年至六年

卷九十五

晉紀十七 起壬辰盡丁酉凡六年

成帝

咸和七年至九年

咸康元年至三年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八 起戊戌盡辛丑凡四年

成帝

咸康四年至七年

卷九十七

晉紀十九 起壬寅盡丁未凡六年

成帝

咸康八年

康帝

建元元年至二年

穆帝

永和元年至三年

卷九十八

晉紀二十 起戊申盡庚戌凡三年

穆帝

永和四年至六年

卷九十九

晉紀二十一 起辛亥盡甲寅凡四年

穆帝

（永和七年至十年）

卷一百

晉紀二十二起乙卯盡己未凡五年

穆帝

（永和十一年至十二年升平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三起庚申盡戊辰凡九年

穆帝

（升平四年至五年）

哀帝

（隆和元年興寕元年至三年）

海西公

（太和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二

晉紀二十四起己巳盡庚午凡二年

海西公

（太和四年至五年）

卷一百三

晉紀二十五起辛未盡乙亥凡五年

簡文帝

（咸安元年至二年）

孝武帝

（寕康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六起丙子盡壬午凡七年

孝武帝

（太元元年至七年）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七起癸未盡甲申凡二年

孝武帝

（太元八年至九年）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八起乙酉盡丙戌凡二年

孝武帝

（太元十年至十一年）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九起丁亥盡辛卯凡五年

孝武帝

（太元十二年至十六年）

卷一百八

晉紀三十起壬辰盡丙申凡五年

孝武帝

（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

卷一百九

晉紀三十一丁酉一年

安帝

（隆安元年）

卷一百十

晉紀三十二戊戌一年

安帝

（隆安二年）

卷一百十一

晉紀三十三起己亥盡庚子凡二年

安帝

（隆安三年至四年）

卷一百十二

晉紀三十四起辛丑盡壬寅凡二年

安帝

（隆安五年元興元年）

卷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五起癸卯盡甲辰凡二年

安帝

（元興二年至三年）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六起乙巳盡戊申凡四年

安帝

義熙元年至四年

卷一百十五

晉紀三十七起己酉盡庚戌凡二年

安帝

義熙五年至六年

卷一百十六

晉紀三十八起辛亥盡甲寅凡四年

安帝

義熙七年至十年

卷一百十七

晉紀三十九起乙卯盡丙辰凡二年

安帝

義熙十一年至十二年

卷一百十八

晉紀四十起丁巳盡己未凡三年

安帝

義熙十三年至十四年

恭帝

元熙元年

卷一百十九

宋紀一起庚申盡癸亥凡四年

武帝

永初元年至三年

營陽王

景平元年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起甲子盡丁卯凡四年

文帝

元嘉元年至四年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起戊辰盡庚午凡三年

文帝

（元嘉五年至七年）

卷一百二十二

宋紀四起辛未盡乙亥凡五年

文帝

（元嘉八年至十二年）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起丙子盡辛巳凡六年

文帝

（元嘉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起壬午盡丙戌凡五年

文帝

（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起丁亥盡庚寅凡四年

文帝

（元嘉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

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起辛卯盡壬辰凡二年

文帝

（元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卷一百二十七

宋紀九癸巳一年

文帝

（元嘉三十年）

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十起甲午盡戊戌凡五年

孝武帝

（孝建元年至三年大明元年至二年）

卷一百二十九

宋紀十一（起己亥盡甲辰凡六年）

孝武帝

（大明三年至八年）

卷一百三十

宋紀十二（乙巳一年）

明帝

（泰始元年）

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十三（丙午一年）

明帝

（泰始二年）

卷一百三十二

宋紀十四（起丁未盡庚戌凡四年）

明帝

（泰始三年至六年）

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十五（起辛亥盡乙卯凡五年）

明帝

（泰始七年泰豫元年）

蒼梧王

（元徽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三十四

宋紀十六（起丙辰盡戊午凡三年）

蒼梧王

（元徽四年）

順帝

（昇明元年至二年）

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起己未盡癸亥凡五年）

高帝

（建元元年至四年）

武帝

（永明元年）

卷一百三十六

齊紀二起甲子盡己巳凡六年

武帝

（永明二年至七年）

卷一百三十七

齊紀三起庚午盡壬申凡三年

武帝

（永明八年至十年）

卷一百三十八

齊紀四癸酉一年

武帝

（永明十一年）

卷一百三十九

齊紀五甲戌一年

明帝

（建武元年）

卷一百四十

齊紀六起乙亥盡丙子凡二年

明帝

（建武二年至三年）

卷一百四十一

齊紀七起丁丑盡戊寅凡二年

明帝

（建武四年永泰元年）

卷一百四十二

齊紀八己卯一年

東昏矦

（永元元年）

卷一百四十三

齊紀九庚辰一年

東昏矦

（永元二年）

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辛巳一年）

和帝

（中興元年）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起壬午盡甲申凡三年）

武帝

（天監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四十六

梁紀二（起乙酉盡丁亥凡三年）

武帝

（天監四年至六年）

卷一百四十七

梁紀三（起戊子盡甲午凡七年）

武帝

（天監七年至十三年）

卷一百四十八

梁紀四（起乙未盡戊戌凡四年）

武帝

（天監十四年至十七年）

卷一百四十九

梁紀五（起己亥盡癸卯凡五年）

武帝

（天監十八年普通元年至四年）

卷一百五十

梁紀六（起甲辰盡乙巳凡二年）

武帝

（普通五年至六年）

卷一百五十一

梁紀七（起丙午盡丁未凡二年）

武帝

（普通七年大通元年）

卷一百五十二

梁紀八戊申一年

武帝

（大通二年）

卷一百五十三

梁紀九己酉一年

武帝

（中大通元年）

卷一百五十四

梁紀十庚戌一年

武帝

（中大通二年）

卷一百五十五

梁紀十一起辛亥盡壬子凡二年

武帝

（中大通三年至四年）

卷一百五十六

梁紀十二起癸丑盡甲寅凡二年

武帝

（中大通五年至六年）

卷一百五十七

梁紀十三起乙卯盡丁巳凡三年

武帝

（大同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五十八

梁紀十四起戊午盡甲子凡七年

武帝

（大同四年至十年）

卷一百五十九

梁紀十五起乙丑盡丙寅凡二年

武帝

（大同十一年中大同元年）

卷一百六十

梁紀十六丁卯一年

武帝

（太清元年）

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戊辰一年

武帝

（太清二年）

卷一百六十二

梁紀十八己巳一年

武帝

（太清三年）

卷一百六十三

梁紀十九庚午一年

簡文帝

（大寶元年）

卷一百六十四

梁紀二十起辛未盡壬申凡二年

簡文帝

（大寶二年）

元帝

（承聖元年）

卷一百六十五

梁紀二十一起癸酉盡甲戌凡二年

元帝

（承聖二年至三年）

卷一百六十六

梁紀二十二起乙亥盡丙子凡二年

敬帝

（紹泰元年太平元年）

卷一百六十七

陳紀一 起丁丑盡己卯凡三年

武帝

（永定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六十八

陳紀二 起庚辰盡壬午凡三年

文帝

（天嘉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六十九

陳紀三 起癸未盡丙戌凡四年

文帝

（天嘉四年至六年天康元年）

卷一百七十

陳紀四 起丁亥盡辛卯凡五年

臨海王

（光大元年至二年）

宣帝

（大建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七十一

陳紀五 起壬辰盡甲午凡三年

宣帝

（大建四年至六年）

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起乙未盡丙申凡二年

宣帝

（大建七年至八年）

卷一百七十三

陳紀七 起丁酉盡己亥凡三年

宣帝

（大建九年至十一年）

卷一百七十四

陳紀八 庚子一年

宣帝

（大建十二年）

卷一百七十五

陳紀九起辛丑盡癸卯凡三年

宣帝

（大建十三年至十四年）

長城公

（至德元年）

卷一百七十六

陳紀十起甲辰盡戊申凡五年

長城公

（至德二年至四年禎明元年至二年）

卷一百七十七

隋紀一起己酉盡辛亥凡三年

文帝

（開皇九年至十一年）

卷一百七十八

隋紀二起壬子盡己未凡八年

文帝

（開皇十二年至十九年）

卷一百七十九

隋紀三起庚申盡癸亥凡四年

文帝

（開皇二十年仁壽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起甲子盡丁卯凡四年

文帝

（仁壽四年）

煬帝

（大業元年至三年）

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五起戊辰盡壬申凡五年

煬帝

（大業四年至八年）

卷一百八十二

隋紀六起癸酉盡乙亥凡三年

煬帝

（大業九年至十一年）

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起丙子盡丁丑五月凡一年有奇

煬帝

（大業十二年）

恭帝

（義寧元年）

卷一百八十四

隋紀八起丁丑六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恭帝

（義寧元年）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起戊寅正月盡七月不滿一年

高祖

（武德元年）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起戊寅八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

（武德元年）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起己卯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

高祖

（武德二年）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起己卯十一月盡辛巳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祖

（武德二年至四年）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起辛巳三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

武德四年

卷一百九十

唐紀六起壬午盡甲申五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

武德五年至七年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起甲申六月盡丙戌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

武德七年至九年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起丙戌九月盡戊子八月凡二年

高祖

武德九年

太宗

貞觀元年至二年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起戊子九月盡辛卯凡三年有奇

太宗

貞觀二年至五年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起壬辰盡丁酉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

貞觀六年至十一年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起丁酉五月盡庚子凡三年有奇

太宗

貞觀十一年至十四年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起辛丑盡癸卯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

（貞觀十五年至十七年）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起癸卯四月盡乙巳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

（貞觀十七年至十九年）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起乙巳六月盡戊申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

（貞觀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起戊申四月盡乙卯九月凡七年有奇）

太宗

（貞觀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

高宗

（永徽元年至六年）

卷二百

唐紀十六（起乙卯十月盡壬戌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

（永徽六年　顯慶元年至五年　龍朔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起壬戌八月盡庚午凡八年有奇）

高宗

（龍朔二年至三年　麟德元年至二年　乾封元年至二年　總章元年至二年　咸亨元年）

卷二百二

唐紀十八（起辛未盡辛巳凡十一年）

高宗

（咸亨二年至四年　上元元年至二年　儀鳳元年至三年　調露元年　永隆元年　開耀元年）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起壬午盡丙戌凡五年）

高宗

永淳元年
弘道元年

則天后

光宅元年
垂拱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起丁亥盡辛卯凡五年）

則天后

垂拱三年至四年　永昌元年
天授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起壬辰盡丙申凡五年）

則天后

長壽元年至二年　延載元年
天冊萬歲元年　萬歲通天元年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二（起丁酉盡庚子六月凡三年有奇）

則天后

神功元年　聖曆元年至二年
久視元年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起庚子七月盡乙巳正月凡四年有奇）

則天后

久視元年
長安元年至四年

中宗

神龍元年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起乙巳二月盡丁未凡二年有奇）

中宗

神龍元年至二年
景龍元年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起戊申盡庚戌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

景龍二年至三年

睿宗

景雲元年

卷二百十

唐紀二十六（起庚戌八月盡癸丑凡三年有奇）

睿宗

景雲元年至二年

玄宗

先天元年

開元元年

卷二百十一

唐紀二十七（起甲寅盡丁巳凡四年）

玄宗

開元二年至五年

卷二百十二

唐紀二十八（起戊午盡乙丑凡八年）

玄宗

開元六年至十三年

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起丙寅盡癸酉凡八年）

玄宗

開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起甲戌盡辛巳凡八年）

玄宗

開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起壬午盡丁亥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玄宗

天寶元年至六年

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二（起丁亥十二月盡癸巳凡六年有奇）

玄宗

天寶六年至十二年

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起甲午盡丙申四月凡二年有奇）

玄宗

（天寶十三年至十四年）

肅宗（至德元年）

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起丙申五月盡九月不滿一年）

肅宗（至德元年）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起丙申十月盡丁酉八月不滿一年）

肅宗（至德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起丁酉九月盡戊戌凡一年有奇）

肅宗（至德二年乾元元年）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起己亥盡庚子凡二年）

肅宗（乾元二年上元元年）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起辛丑盡癸卯六月凡二年有奇）

肅宗（上元二年寶應元年）

代宗（廣德元年）

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起癸卯七月盡乙巳十月凡二年有奇）

代宗（廣德元年至二年永泰元年）

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起乙巳閏月盡癸丑凡八年有奇）

代宗

（永泰元年大曆元年至八年）

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起甲寅盡己未七月凡五年有奇）

代宗

（大歷九年至十四年）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起己未八月盡辛酉五月凡一年有奇）

代宗

（大歷十四年）

德宗

（建中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起辛酉六月盡壬戌凡一年有奇）

德宗

（建中二年至三年）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起癸亥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

德宗

（建中四年）

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起癸亥十一月盡甲子正月不滿一年）

德宗

（建中四年興元元年）

卷二百三十

唐紀四十六（起甲子二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

（興元元年）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起甲子五月盡乙丑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

（興元元年貞元元年）

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起乙丑八月盡丁卯七月凡二年

德宗

（貞元元年至三年）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起丁卯八月盡辛未凡四年有奇

德宗

（貞元三年至七年）

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起壬申盡甲戌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

（貞元八年至十年）

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起甲戌六月盡庚辰凡六年有奇

德宗

（貞元十年至十六年）

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起辛巳盡乙酉凡五年

德宗

（貞元十七年至二十年）

順宗

（永貞元年）

卷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起丙戌盡己丑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

（元和元年至四年）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起己丑七月盡壬辰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

（元和四年至七年）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起壬辰十月盡丙申凡四年有奇

憲宗

元和七年至十一年

卷二百四十

唐紀五十六起丁酉盡己亥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

元和十二年至十四年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起己亥二月盡辛丑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

元和十四年至十五年

穆宗

長慶元年

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起辛丑七月盡壬寅凡一年有奇

穆宗

長慶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起癸卯盡戊申凡六年

穆宗

長慶三年至四年

敬宗

寶曆元年至二年

文宗

太和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起己酉盡癸丑凡五年

文宗

太和三年至七年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起甲寅盡丁巳凡四年

文宗

太和八年至九年

開成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起戊午盡壬戌凡五年）

文宗

（開成三年至五年）

武宗

（會昌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起癸亥盡甲子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

（會昌三年至四年）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起甲子閏月盡己巳凡五年有奇）

武宗

（會昌四年至六年）

宣宗

（大中元年至三年）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起庚午盡己卯凡十年）

宣宗

（大中四年至十三年）

卷二百五十

唐紀六十六（起庚辰盡丁亥凡八年）

懿宗

（咸通元年至八年）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起戊子盡己丑凡二年）

懿宗

（咸通九年至十年）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起庚寅盡丙申凡七年）

懿宗

（咸通十一年至十四年）

僖宗

乾符元年至三年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起丁酉盡庚子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

乾符四年至六年
廣明元年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起庚子十一月盡壬寅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

廣明元年
中和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起壬寅五月盡甲辰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

中和二年至四年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起甲辰六月盡丁未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

中和四年
光啓元年至三年

卷二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起丁未四月盡戊申凡一年有奇）

僖宗

光啓三年
文德元年

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起己酉盡辛亥凡三年）

昭宗

龍紀元年
大順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起壬子盡甲寅凡三年）

昭宗

景福元年至二年
乾寧元年

卷二百六十

唐紀七十六（起乙卯盡丙辰凡二年）

昭宗

（乾寧二年至三年）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起丁巳盡己未凡三年
昭宗
（乾寧四年光化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起庚申盡辛酉凡二年
昭宗

（光化三年天復元年）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起壬戌盡癸亥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
（天復二年至三年）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起癸亥二月盡甲子四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

（天復三年天祐元年）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起甲子五月盡丙寅凡二年有奇
昭宗
（天祐元年）
昭宣帝
（天祐二年至三年）
卷二百六十六

後梁紀一起丁卯盡戊辰七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
（開平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六十七
後梁紀二起戊辰八月盡辛未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
（開平二年至四年乾化元年）
卷二百六十八

後梁紀三（起辛未三月盡癸酉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

乾化元年至二年

均王

乾化三年

卷二百六十九

後梁紀四（起癸酉十二月盡丁丑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

乾化三年至四年　貞明元年至三年

卷二百七十

後梁紀五（起丁丑七月盡己卯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

貞明三年至五年

卷二百七十一

後梁紀六（起己卯十月盡壬午凡三年有奇）

均王

貞明五年至六年　龍德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七十二

後唐紀一（癸未一年）

莊宗

同光元年

卷二百七十三

後唐紀二（起甲申盡乙酉十月凡一年有奇）

莊宗

同光二年至三年

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起乙酉十一月盡丙戌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

同光三年

明宗

天成元年

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四（起丙戌四月盡丁亥六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

（天成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七十六

後唐紀五（起丁亥七月盡己丑凡二年有奇）

明宗

（天成二年至四年）

卷二百七十七

後唐紀六（起庚寅盡壬辰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

（長興元年至三年）

卷二百七十八

後唐紀七（起壬辰七月盡甲午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

（長興三年至四年）

潞王

（清泰元年）

卷二百七十九

後唐紀八（起甲午二月盡乙未凡一年有奇）

潞王

（清泰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八十

後晉紀一（丙申一年）

高祖

（天福元年）

卷二百八十一

後晉紀二（起丁酉盡戊戌凡二年）

高祖

（天福二年至三年）

卷二百八十二

後晉紀三（起己亥盡辛丑凡三年）

高祖

（天福四年至六年）

卷二百八十三

後晉紀四（起壬寅盡甲辰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

（天福七年）

齊王

（天福八年開運元年）

卷二百八十四

後晉紀五（起甲辰二月盡乙巳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

（開運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八十五

後晉紀六（起乙巳八月盡丙午年凡一年有奇）

齊王

（開運二年至三年）

卷二百八十六

後漢紀一（起丁未正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高祖

（天福十二年）

卷二百八十七

後漢紀二（起丁未五月盡戊申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

（天福十二年乾祐元年）

卷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起戊申三月盡己酉凡一年有奇）

高祖

（乾祐元年）

隱帝

（乾祐二年）

卷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四（庚戌一年）

隱帝

乾祐三年

卷二百九十

後周紀一（起辛亥盡壬子八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

廣順元年至二年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紀二（起壬子九月盡甲寅四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

廣順二年至三年顯德元年

卷二百九十二

後周紀三（起甲寅五月盡丙辰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

顯德元年

世宗

顯德二年至三年

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起丙辰三月盡丁巳凡一年有奇）

世宗

顯德三年至四年

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起戊午盡己未凡二年）

世宗

顯德五年至六年

右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凡一百一十三主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臣等謹案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馬光撰胡三省音注光撰通鑑以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書成與目録考異同奏上之其著述大旨具見光進書原表及馬端臨經籍考中當時劉安世所作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渡後有蜀史炤釋文又有僞托司馬釋文及

廣都費氏註又有謝珏郭仲威直音及閩本直音羣書並行而乖謬咸甚三省本其父遺志因彚集衆說覃思以為之注元袁桷清容集載先友淵源録稱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藳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手抄定註已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案三省自序稱乙酉徹編與桷所記正合惟桷稱定註而今本題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稱初依經典釋文例為廣註九十七卷後失其書復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録所書而附注焉今惟考異散入各文下而目録所有之歷法天文書中並未附注一條當為後人所删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為也通鑑文繁義博貫串最難三省所釋於象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諸大端

極為賅備故唐紀開元十二年内註云温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迹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盖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時特發其凡可謂能見其大者至通鑑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顯王紀秦大良造伐魏條註云大良造下當有衛鞅二字唐代宗紀董晋使回紇條註云此韓愈狀晋之辭容有溢美又嚴武三鎮劍南條註云武只再鎮劍南盖因杜甫詩語致誤唐穆宗紀册回鶻嗣君條注云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稱嗣君文宗紀鄭註代杜悰鎮鳳翔條註云如上卷所書杜悰鎮忠武不在鳳翔凡若此類並能參証明確而不附會以求其合尤得著書之體足為司馬氏功臣雖徵摭既廣不免檢點偶踈如漢延廣之名出師表敗軍之事庚亮

此手何可著賊之語沈懷珍之軍洋水阿那瓌之趨下口爲丸軌宇文孝伯之誤句周太祖詔令兄之作令兄顏炎武日知録並糾其失近時陳景雲亦摘地理訛舛者作舉正數十條然以二三百卷之書而蹉跌者僅止于此則其大體之精密益可概見讀通鑑者奉為圭臬真不啻左傳之有杜當陽矣又表摘稱定註今在家尚未付梓而黃溥簡籍遺聞

謂刋於臨海洪武初取藏南京國學則元末始鋟諸板今世所通行乃天啟中陳仁錫重刋本也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原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

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畧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

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歴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

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為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于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

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稡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歴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

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洒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註解多矣章懷註范史裴

松之註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麤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刋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

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于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輙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

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訖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尚多蘇晉之剖斷盖尠訾臣瓚以差

奥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顔者猶顔之議前人也人若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于梅磵蠖居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猒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

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禄秩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閲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淵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

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寛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宴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七年十一月　日進呈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是爲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爲歲名周紀分註起著雍攝提格起戊寅也盡玄黓困敦盡壬子也閼讀如字史記作焉於乾翻著陳如翻雍於容翻黓逸職翻單閼上音丹又特連翻下烏葛翻又於連翻牂作郎翻涒吐魂翻灘吐丹翻困敦音頓　杜預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封於邰及夏衰稷子不窋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太王避狄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張守節曰因太王居周原國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年月溫公繫年用春秋之法因史漢本紀而謂之紀邰湯來翻夏戶雅翻窋竹律翻在雍於用翻）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謚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沈約曰諸複謚有謚人無謚法）

二十三年（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距左傳趙襄子惎智伯事七十一年惎毒也音其冀翻）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先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其苗裔曰畢萬始封於魏至魏舒始為晉正卿三世至斯趙之先造父後至叔帶始自周適晉至趙夙始封於耿至趙盾始為晉正卿六世至籍韓之先出於周武王至韓武子事晉封於韓原至韓厥為晉正卿六世至虔三家者世為晉大夫於周則陪臣也周室既衰晉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為伯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此王法所必誅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姦名犯分之臣也通鑑始於此其所以謹名分歟）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分扶問翻下同）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夫以音扶）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統他綜翻）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治直之翻）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治直吏翻）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繫戶計翻）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惓逵員翻漢劉向傳忠臣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惓惓猶言勤勤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史記商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紂紂之母為后帝乙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卒以暴虐亡殷國孔玄義曰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大於此所謂嚴父莫大於配天也又孔氏曰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謚法除殘去虐曰湯然謚法起於周蓋殷人先有此號周人遂引以為謚法分扶問翻長知兩翻卒子恤翻）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諸樊諸樊卒以授餘祭欲兄弟以次相傳必致國於季札季札終讓而逃之其後諸樊之子光與餘昧之子僚爭國至於夫差吳遂以亡宗廟之祭用牲故曰血食太伯吳立國之君范甯曰太者

（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陸德明曰壽夢莫公翻餘祭側介翻餘昧音末）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辯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夫音扶別彼列翻）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左傳衛孫桓子帥師與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而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繁纓馬飾也繁馬鬣上飾纓馬膺前飾晉志註曰纓在馬膺如索帬繁音蒲官翻纓伊盈翻索昔各翻）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見論語）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先悉薦翻）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治直之翻下同）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

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皐陶謨之辭孔安國註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幾居依翻）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分扶問翻）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謂齊桓公晉文公至悼公以及楚莊王吳夫差之類）大夫擅政（謂晉六卿魯三家齊田氏之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喪息浪翻）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屬聯屬也音之欲翻凡聯屬之屬皆同音）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太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氾晉文公帥師納王殺太叔帶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云云杜預曰闕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王章者章顯王者異於諸侯古者天子謂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隧音遂惡烏路翻難乃旦翻氾音汎勞力到翻闕其月翻縣音玄柩其久翻）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曹滕邾莒春秋時小國莒居許翻）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

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魯大夫季氏自季友以來世執魯國之政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然終身北面不敢篡國田常即陳恒田氏本陳氏溫公避國諱改恒曰常陳成子得齊國之政殺闞止弒簡公而亦不敢自立史記世家以陳敬仲完為田敬仲完陳成子恒為田常故通鑑因以為據白公勝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弒王不祥焚庫無聚智伯當晉之衰專其國政侵伐鄰國於晉大夫為最彊攻晉出公出公道死智伯欲并晉而不敢乃奉哀公驕立之）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卒子恤翻終也）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姦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姦居寒翻亦犯也分扶問翻）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史記六國年表定王十六年趙魏韓滅智伯遂三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復字其義訓又者並音扶又翻）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三家分晉國時因謂之三晉猶後之三秦三齊也）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

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夫音扶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壞音怪人毀之也）烏呼君臣之禮既壞矣（此壞其義為成壞之壞讀如字）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長知兩翻）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謂齊宋亡於田氏魯陳越亡於楚鄭亡於韓也泯彌忍翻盡也又彌鄰翻毛晃曰沒也滅也）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說文曰糜糝也取糜爛之義音忙皮翻幾居依翻又渠希翻近也）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韋昭曰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申也瑤宣子之子智伯也謚曰襄子智果智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智氏謚美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韋昭曰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通鑑俗傳寫者多作美鬚非也國語作美鬢今從之）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韋昭曰給足也巧文巧於文辭也伎渠綺翻）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韋昭曰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此事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注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周之制小史定姓氏其書則太史掌之智果欲避智氏之禍故於太史別族宋祁國語補音別彼列翻又如字）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趙簡子文子之孫鞅也諡法一德不懈曰簡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趙岐曰子者男子之通稱也長知兩翻）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孔穎達曰書者舒也書緯璇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得展舒也世本曰沮誦蒼頡作書釋文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求不滅也簡竹篆也）以授二子曰謹識之（識職吏翻記也）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習熟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毛晃曰奏進上也）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姓譜尹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子孫因為氏韋昭曰晉陽趙氏邑為治也班志曰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縣是也去晉四百里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今按水經注晉水出晉陽縣西龍山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澗過水出

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南水側有鑿臺戰國策所謂智伯死於鑿臺之下即此處也參而考之晉陽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經注又云叔虞封於唐縣有晉水故改名為晉子夏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也與班志合瓚說及括地志未知何據）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浚民之膏澤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愈培則愈厚宋祁曰障之亮翻又音章）尹鐸損其戶數（韋昭曰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而汝也難乃旦翻患也阸也少音多少之少重之為多輕之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卒子恤翻）智襄子為政（諡法有勞定國曰襄為政為晉國之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虔也魏桓子魏獻子之子旻多之孫駒也諡法溫柔恕恭曰康辟土服遠曰桓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春秋以來大夫之家臣謂大夫曰主難乃旦翻下同）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書五子之歌之辭夏戶雅翻見賢遍翻發見也著也形也）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夫音扶段規韓康子之相也相息亮翻下同）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蜹蟻蜂蠆皆能害人

（宋祁曰蚋如蜕翻又字林又劣翻秦人謂蚊為蚋今按蚋小蟲日中羣集人之肌膚而嘬其血蚊之類也蜂細腰而能螫人蠆亦毒蟲長尾音丑邁翻）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好呼到翻愎弼力翻狠也狃女九翻驕忲也又相狎也）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毛晃曰邑都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邑方二里丘方四里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註公邑謂六遂餘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此又與四井之邑不同又都國都邑縣也左傳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恐誤四井之邑方二里豈能容宗廟城郭如論語十室之邑西都賦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則是四縣四井之都邑也若千室之邑萬家之邑則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井牧田野以四井為邑凡三十六家除公田四夫凡三十二家遂大夫會為邑者之政以里為邑凡二十五家遂大夫蓋論里井之制二十五家共一里門即六鄉之二十五家為一閭也小司徒蓋論溝洫之制四井為邑共用一溝即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則度人之衆寡溝則度水之衆寡此其所以異歟毛項二說皆明周制參而考之戰國之所謂邑非周制矣致送至也）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任章魏桓子之相也姓譜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曰任氏又任為風姓之國實太昊之後主濟祀今濟州任城即其地任市林翻）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索山客翻求也）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逸書也敗補邁翻）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質脂利翻物相綴當也又質讀如字亦通質謂椹質也質的也椹質受斧質的受矢言智伯怒魏桓子必加兵於魏如椹質之受斧質的之受矢也）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復扶又翻）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康曰皋姑勞切狼盧當切春秋蔡地後為趙邑余據春秋之時晉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服蔡三家分晉韓得成皋因以并鄭時蔡已為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于楚就使皋狼為蔡地趙襄子安得而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為晉境而古文藺字與蔡字近或者蔡字其藺字之訛也）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帥讀曰率）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則豆翻疾趨之也趨七踰翻）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從才用翻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陸德明曰長子之長丁丈翻顏師古曰長讀為短長之長今讀為長幼之長非也崔豹古今注曰城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淮南子曰鯀作城盛時征翻）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讀曰疲）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

我（章昭曰謂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即春秋邯鄲午之邑也班志邯鄲縣屬趙國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鄲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宋白曰邯鄲本衛地後屬晉七國時為趙都趙敬侯自晉陽始都邯鄲余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趙成侯之元年成侯一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顯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歸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趙方都邯鄲盍肅侯徙都非敬侯也邯音寒鄲音丹康多寒翻）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章昭曰浚煎也讀曰醮宋祁曰浚蘇俊翻醮子名翻余謂浚讀當如宋音浚者疏瀹也淘也深也）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其家之臣子

皆稱之曰主死則曰先主考左傳可見已屬陟玉翻）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高二尺為一版三版六尺）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沈時林翻顏師古漢書音義曰鼃黽也似蝦蟇而長腳其色青史游急就章曰蛙蝦蟇陸佃埤雅曰鼃似蝦蟇而長踦瞋目如怒鼃與蛙同音下蝸翻）智伯行水（據經典釋文凡巡行之行音下孟翻後做此）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中有力者居右持矛以備傾側所謂車右是也韓魏畏智氏之彊一為之御一為之右驂與參同參者三也三人同車則曰驂乘四人同車則曰駟乘左傳齊伐晉燭庸之越駟乘杜預注曰四人共乘者殿車乘石證翻）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

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跗音夫足趾也班志汾水出汾陽北山汾陽縣屬太原郡安邑縣屬河東郡史記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應劭曰絳水出河東絳縣西南平陽縣亦屬河東郡安邑魏絳始居邑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始居之桓康二子之肘足接蓋各為都邑慮也水經注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于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于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睹為據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三十餘大望之極為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于道未嘗至河

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泰泰者太宗之愛子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為據）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夫音扶難乃旦翻）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

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夫音扶餘並同難乃旦翻降戶江翻下也服也說輸芮翻懈居隘翻怠也危難如字悛丑緣翻改也止也絺抽遲翻姓也康曰絺當作郗姓譜諸書未有從絲者疑借字余按姓譜絺姓周蘇忿生支子封於絺因氏焉為趙之為音于偽翻使疏吏翻疵請出使以避禍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帥讀曰率）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

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姓譜張氏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寔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風俗傳云張王李趙黃帝所賜姓也又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氏唐姓氏譜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周宣王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將領也卒臧沒翻說文吏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其字從衣從十）大敗智伯之衆（以此敗彼曰敗敗北邁翻）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史記六國年表三晉滅智氏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獲麟二十七年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唯輔果在（以別族也）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辯（夫音扶）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夫音扶帥所類翻）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書禹貢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注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班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南祝穆曰據左傳𨛫夫人弃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避吳入于雲中言

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漢陽志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蓋古之雲夢澤甚廣而後世悉為邑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者非一處竹箭之產荆楚為良雲夢楚之地也夢如字又莫公翻）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矯舉夭翻揉如久翻康曰揉曲為矯揉所以撓曲而使之直也羽者筈翎括者筈窟受弦處括音聒通作筈）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左傳楚封吳夫概王於棠谿戰國之時其地屬韓出金甚精利劉昫郡國志汝南郡吳房縣有棠谿亭杜佑通典曰棠谿在今汝州郾城縣界九域志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之處）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毛晃曰鎔銷也鑄也說文鑄器法也董仲舒傳猶金在鎔註鎔謂鑄器之模範範法也式也禮運範金合土砥軫氏翻柔

（石也礪力制翻礲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挾檄頰翻）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挾戶頰翻朱元晦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勝音升乳孺遇翻）（乳育也乳狗育子之狗也搏伯各翻）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虎而傅翼其為害也愈甚）夫德者人之所嚴（嚴敬也）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易以豉翻）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說文桼木汁可以鬆物下從水象桼如水滴而下也漢書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註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嘗以月氏王頭與漢使歃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虎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虎子褻器所以溲便者椑音鼙榼克合翻氏音支使疏吏翻歃色甲翻盛時征翻褻息列翻溲疏鳩翻便毘連翻）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豫姓也讓名也戰國之時又有豫且不知其同時否也為音于偽翻下同）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挾持也劉向曰匕首短劍鹽鐵論曰匕首長尺八寸頭類匕故云匕首匕音比廁初吏翻圊也長直亮翻）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索山客翻）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舍讀曰捨）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癩落蓋翻惡疾也啞倚下翻瘖也）行乞於市（神農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此立市之始也鄭氏周禮注曰市雜聚之處）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之趙孟其後遂襲而呼為趙孟孟長也）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易以豉翻）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經典釋文曰質職日翻委質委其體以事君也後漢書註委質屈膝）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溫公之意蓋以天下莫大於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於宗社觀智趙立後之事則知智宣子之所以失趙簡子之所以得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貫而無貳其為後世之鑑豈不昭昭也哉）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代國在夏屋句注北趙襄子滅之班志有代郡代縣為于偽翻夏戶雅翻）曰代成君早卒（成諡也諡法安民立政曰成）立其子浣為

趙氏後（浣戶管翻）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元年襄子卒二年趙桓子元年卒明年國人立獻侯浣浣索隱作晚卒子恤翻下同）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獻子即獻侯六國表威烈王三年獻侯之元年蓋分晉之後三晉僭侯久矣諡法知質有聖曰獻）獻子生籍是為烈侯（諡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魏斯者魏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諡法學勤好問曰文慈惠安民曰文）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諡法克定禍亂曰武布義行剛曰景六國表威烈王二年魏文侯斯元年十八年韓景侯虔元年蓋其在國僭身已久不敢以通王室威烈王遂因而命之識

者重為周惜通鑑於此序三家之世也）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卜以官為氏田本出於陳陳敬仲以陳為田氏徐廣曰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陳田二聲相近遂為田氏夏戶雅翻）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過工禾翻唐人志氏族曰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魏封於段為干木大夫是以段為氏也余按通鑑報王四十二年魏有段干子則段干複姓也書武王式商容閭註云式其閭巷以禮賢記曲禮國君撫式士下之註云升車必正立據式小俛崇敬也師古曰式車前橫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首撫式以禮敬人孔穎達曰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憑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為敬則落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記云式視馬尾是

也較訖岳翻）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周禮有山虞澤虞以掌山澤注云虞度也度知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身自罷之者身往告之以雨而罷獵也樂音洛）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講和也）皆朝于魏（朝直遙翻）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

山克之樂（姓也本自有殷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呂為大司寇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漢為中山郡宋白曰唐定州春秋白狄鮮虞之地隋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中山故城是也杜佑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任座亦習見當時鄰國之事而為是言耳任音壬座一作痤音才戈翻）次問翟璜（翟姓也音直格翻又音狄姓譜翟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今人多讀從上音璜戶光翻）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比音毗不比言不和也）左高（此蓋編鐘之懸左高故其聲不和）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明樂官知其才不才明樂音知其和不和五聲合和然後成音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文侯曰善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古文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氏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釋名曰車居也韋昭曰古唯尺遮翻自漢以來始有居音蕭子顯曰三皇氏乘祇車出谷口車之始也祇翹移翻）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夫音扶行下孟翻）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顓頊曾孫皐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商紂時裔孫利貞逃難食木子得全改為李氏置言置相也相息亮翻難乃旦翻）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在闕門之外謂疏遠也）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相息亮翻）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班志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縣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魏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惠王時秦使衛鞅擊虜其將公子卬遂獻西河之外於秦吳以國為姓相息亮翻守式又翻）

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班志鄴縣屬魏郡西門豹為鄴令鑿渠以利民王符潜夫論姓氏篇曰如有東門西郭南宮北郭皆因居以為姓西門葢亦此類鄴魚怯翻）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傅者傅之以德義因以為官名傅芳遇翻屈九勿翻姓也余按屈晉地時屬魏鮒葢魏封屈侯也鮒音符遇翻）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不勝為負）李克曰子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比毗至翻阿黨為比）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李克自叙其答魏文侯之言也）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千鍾（孔頴達曰祿者穀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也言穀年豐然後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曰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六斛四斗為一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夏戶雅翻）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惡讀曰烏何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逡七倫翻逡巡郤退貌卒子恤翻終也孔頴達曰先生師也謂師為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為弟子者言已自處如弟子則尊其師如父兄也）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將即亮翻下同取讀曰娶孔頴達曰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魯人疑之起

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世本曰曾姓出自鄫國陸德明曰參所金翻一音七南翻）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行下孟翻）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好呼到翻）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司馬官名穰苴本齊田姓仕齊為是官故以稱之齊景公之賢將也穰如羊翻苴子余翻）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騎馬為騎乘車為乘言起與士卒同其勞苦行不用車馬也）親裹贏糧（師古曰贏擔也此言起親裹士卒所齎擔之糧贏恰成翻）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疽七余翻癰也吮徐兖翻說文欶也康所角翻）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燕湣公薨子僖公立（燕自召公奭受封於北燕其地則唐幽州薊縣故城是也自召公至湣公三十二世燕因肩翻湣讀與閔同謚法使民悲傷曰閔小心畏忌曰僖

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盜殺楚聲王國人立其子悼王（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姓芊氏居丹陽今枝江縣故丹陽城是也括地志曰歸州秭歸縣丹陽城熊繹之始國其後彊大北封畛於汝南并吳越地方五千里自熊繹至聲王三十世索隱曰聲王名當悼王名疑諡法不生其國曰聲注云生於外家年中早夭曰悼注云年不稱志又云恐懼從處曰悼注云從處言險圮也）

安王（諡法好和不爭曰安）

元年秦伐魏至陽狐（周孝王邑非子於秦徐廣曰今隴西縣秦亭是也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十三州志曰秦亭秦谷是也至襄公取周地穆公霸西戎日以彊大是年秦簡公之十四年也自非子至簡公二十八世陽狐史記作陽孤正義引括地志曰陽孤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余按此時西河之外皆為魏境若秦兵至元城則是越魏都安邑而東矣水經注河東垣縣有陽壺城九域志絳州有陽壺城姑識之以廣異聞且俟知者）

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水經注滱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左迆為橫塘陂史記作乘丘正義地理志乘丘故城在兖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當從之）

鄭圍韓陽翟（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鄭杜預世族譜曰封於咸林今京兆鄭邑是也幽王無道友徙其人於虢鄶之間遂有其地今河南新鄭是也友諡桓公是年鄭繻公駘之二十三年自桓公至繻公二十二世班志陽翟縣屬潁川郡索隱曰翟音狄温公類篇音萇伯翻繻詢趨翻駘堂來翻）

韓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

秦簡公薨子惠公立（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三年王子定奔晉　虢山崩壅河（徐廣曰虢山在陝裴駰曰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括地志曰虢山在陝州陝縣西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水經注曰陝城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銅翁仲至此沉沒水所以湧洪河巨瀆宜不為金狄梗流蓋魏文侯時虢山崩壅河所致耳陝失冉翻）

四年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鄭穆公之子騑字子駟古者以王父之字為氏子陽其後也相息亮翻騑芳菲翻）

五年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歷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一百七十有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雖行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元晦曰此則繫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四裔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

（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今此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釋名曰日月虧曰食稍小侵虧如蟲食草木之葉也亦作蝕）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溢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相息亮翻俠戶頰翻累力追翻濮陽春秋之帝丘漢為濮陽縣屬東郡應劭曰濮水南入鉅野水北為陽濮博木翻惡如字不善也康烏故翻非軹春秋原邑晉文公所圍者漢為軹縣屬河內郡音只姓譜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聶尼輒翻溢夷質翻二十四兩為溢）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卒子恤翻刺七亦翻又如字）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眾聶政直入上階（上時掌翻）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暴步木翻又如字）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史記正義曰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尸之旁（皮面以刀剺面而去其皮懸賞以募告者曰購購古侯翻嫈烏莖翻絕從之從讀曰蹤猶自絕其蹤跡又或曰從讀如字謂絕其從坐之罪也）

六年鄭駟子陽之黨弒繻公（繻者諡法所不載史記注繻或作絲繻詢趨翻）而立其弟乙（白虎通曰弟悌也心順行篤也行下孟翻）是為康公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武王封微子啓於宋唐宋州之睢陽縣是也自微子二十七世至悼公名購由休亦諡法所不載）

八年齊伐魯取最（武王封太公於齊唐青州之臨淄是也括地志曰天齊水在臨淄東南十五里封禪書曰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是年康公貸之十一年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成王封伯禽於魯唐兗州之曲阜是也是年穆公之十六年自伯禽至穆公凡二十八世）鄭負黍叛復歸韓（據史記繻公之十六年敗韓於負黍蓋以此時取之而今復叛歸韓也劉昫郡國志潁川郡陽城縣有負黍聚古今地名云負黍山在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或云在西南三十五里）

九年魏伐鄭 晉烈公薨子孝公傾立（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括地志曰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堯所築也都城記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旁今并州理故唐城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毛詩譜曰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自唐叔至烈公三十七世烈公名止諡法慈惠愛親曰孝）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班志宜陽縣屬弘農郡史記正義曰宜陽縣故城在河南府福昌縣東十四里故韓城是也此邑即周禮四井為邑之邑）

初田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此序齊田氏之世也田常即左傳陳成子恒也溫公避宋仁廟諱改恒曰常自陳公子完奔齊五世至常得政諡法勝敵志強曰莊）是歲齊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十二年秦晉戰于武城（此非魯之武城左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齊伐魏取襄陽（陽當作陵徐廣曰今之南平陽也余據晉志南平陽縣屬山陽郡班志陳留郡有襄邑縣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襄陵因曰襄邑）魯敗齊師于平陸（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戰國時之平陸也史記正義曰平陸兗州縣即古厥國宋白曰鄆州中都縣漢為平陸縣史記魯敗齊師于平陸是也敗補邁翻）

十三年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康曰濁水名漢志濁水出齊郡廣縣嬀山余謂康說誤矣徐廣史記注曰長社有濁澤水經注曰皇陂水出胡城西北胡城潁陰之狐人亭也皇陂古長社之濁澤也記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孔穎達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會者謂及期之禮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為之之為于偽翻）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譜記普云蜀之先肇自人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俈既立封其支庶于蜀歷虞夏商周周衰先稱王者蠶叢余據武王伐紂庸蜀諸國皆會于牧野孔安國曰蜀叟也春秋之時不與中國通班志南鄭縣屬漢中郡唐為梁州治所俈通作嚳音括沃翻）魏文侯薨太子擊立（王者以嫡長子為太子謂之國儲副君諸侯曰世子周衰率上僭孔穎達曰太者大中之大也上時掌翻長知兩翻）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西河即禹貢之

龍門西河）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武陵長沙零桂之水滙為洞庭周七百里彭蠡澤在漢豫章郡彭澤縣西書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所居益今江南西道之地蠡里第翻）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南流貫河而南合于滎瀆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溢為滎者也自漢築滎陽石門而濟與河合流而注于海不入滎瀆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桀都安邑益恃以為險泰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北流至河南新城縣又東南過伊闕中大禹所鑿也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左傳女寬守闕塞即其地括地志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班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此安邑四履所憑山河之固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濟子禮翻華戶化翻）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水經注孟門在河東北屈縣西即龍門上口也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溢而逆流無有邱陵名曰洪水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河水自孟門南抵華陰屈而東流紂都朝歌河經其南北屈之孟門在朝歌西北恐不可言左索隱曰孟門別一山在朝歌東此特左右二字之差而誤耳春秋說題辭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書曰武王勝殷殺紂太行之行戶剛翻北屈陸求忽翻顧居勿翻）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

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相息亮翻此田文非齊之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將即亮翻樂音洛）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治直之翻）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鄉讀曰向賓從猶言賓服也）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少詩照翻屬子欲翻）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吳起（如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則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貢父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公主者緣公而生耳毛晃曰尚崇也高也貴也飾也加也尊也娶公主謂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也相息亮翻）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為人剛勁自喜（易以豉翻去起呂翻師古曰喜許吏翻）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盍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中矣（中竹仲翻）公叔從之吳起果辭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相息亮翻）起明灋審令（灋古法字）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捐余專翻棄也除去也漢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或曰南北曰從從者連南北為一西鄉以擯秦東西曰橫橫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鄉以事秦說式芮翻從即容翻橫亦作衡音同）於是南平百越（韋昭曰越有百邑）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出非謚也以其失國出死故曰出公） 趙武侯薨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為敬侯（謚法夙夜警戒曰敬） 韓烈侯薨子文侯立

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田氏自此遂有齊國田和是為太公）

趙公子朝作亂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邯音寒鄲音丹）

十七年秦庶長改逆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

母沈之淵旁（後秦制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闕內侯二十徹侯師古曰庶長言衆列之長註又詳見下卷顯王十年前據史記威烈王十一年秦靈公卒子獻公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出子簡公之孫也今庶長改迎獻公而殺出子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余謂此言河西非西縣也靈公之卒獻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黃河之西益漢涼州之地裊當作褭乃了翻更工衡翻乘繩證翻長知丈翻）齊伐魯韓伐鄭取陽城（漢陽城縣屬潁川郡是為地中成周於此以土圭測日景）伐宋執宋公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兔臺（史記趙世家曰魏敗我兔臺築剛平正義曰兔臺剛平竝在河北敗補邁翻）

二十年日有食之既（既盡也）

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之往也往赴王尸而伏其側）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射而亦翻刺七亦翻中竹仲翻）既葬肅王即位（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使令尹盡誅為亂者（令尹楚相也）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夷殺也夷宗者殺其同宗也）

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此桑丘非二年所書楚之桑丘括地志曰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益燕之南界也）

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成王封康叔於衛居河淇之間故殷墟也至懿公為狄所滅東徙度河文公徙居楚丘遂國於濮陽是年慎公頹之三十五年自康叔至慎公凡三十二世）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姜氏至此滅矣）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齊立（謚法彊毅訊正曰威訊渠留翻齊桓公田午訊謀也）

二十四年狄敗魏師于澮（漢之中山上黨西河上郡自春秋以來狄皆居之此亦其種也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山西過絳縣南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又西南至王橋入汾水括地志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敗補邁翻澮古外翻）

魏韓趙伐齊至靈丘（史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余按蔚州之靈丘即漢代郡之靈丘此時齊境安能至代北邪此即孟子謂蚳鼃辭靈丘請士師之地班志曰齊地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漢清河郡有靈縣清河北接趙魏之境此為近之蚳音遲鼃烏花翻）晉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謚法柔衆安民曰靖又恭己鮮言曰靖）

二十五年蜀伐楚取茲方（據史記蜀伐楚取茲方楚為扞關以拒之則茲方之地在扞關之西劉昭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國語曰苟本自黃帝之子將即亮翻下同乘繩證翻）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

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夫音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處昌呂翻）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氏傳曰干扞也音户旦翻鄭氏箋曰干也城也皆所以禦難也干讀如字）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和户卧翻）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不君臣不臣論語載齊景公之言）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公丘複姓謚法温柔賢善曰懿）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臧善也）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和户卧翻長知丈翻）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度徒洛翻）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白虎通曰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厲志自堅也）而羣下同

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正月之辭毛氏傳曰君臣俱自謂聖也鄭氏箋曰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之雌雄相似誰能别異之乎又曰烏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謚法布德就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尊賢敬讓曰共既過能改曰共執事堅固曰共共讀曰恭　考異曰司馬遷史記六國表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魯穆公元年烈王元年丙午共公元年顯王十七年己巳康公元年二十六年戊寅景公元年赧王元年丁未平公元年二十年丙寅文公元年四十三年己丑頃公元年五十九年乙巳周亡秦莊襄元年壬子楚滅魯按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卒若元甲戌終乙巳則是三十二年也共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丙午終戊辰則是二十三年也康公九年卒景公二十五年卒平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丁未終乙丑則是十九年也文公二十三年卒頃公二十四年楚滅魯班固漢書律歷志文公作緡公其在位之年與世家異者惟平公二十年本志自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推之至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漢高祖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武帝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其間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爲得實又與魯世家注皇甫謚所紀歲次皆合今從之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也余按考異自魯僖公五年至漢元帝初元二年六百餘年間十二月朔旦冬至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爲得實又與魯世家注皇甫謚所紀歲次皆合益謂劉羲叟長歷也）

（且言史記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又按通鑑目錄編年用劉羲叟長歷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用夏正定歷史記歷書是年書閼逢攝提格目錄書彊圉赤奮若閼逢攝提格甲寅也彊圉赤奮若丁丑也有二十四年之差温公用羲叟歷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亦用羲叟歷康節少自雄其才既學力慕高遠一見李之才遂從而受學于共城百源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覃思于易經也皇極經世書不能違羲叟歷及其來居于洛而温公亦奉祠以書局在洛相過從稔又夙所敬者也余意其講明之間必嘗及此而決於用羲叟歷讀考異此一段辭意可見）

韓文侯蔑子哀侯立

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　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唐叔不祀矣）

烈王（名喜安王之子）

元年日有食之　韓滅鄭因徙都之（韓本都平陽其地屬漢之河東郡中間徙都陽翟鄭都新鄭其地屬漢之河南郡鄭桓公始封于鄭其地屬漢之京兆後滅虢鄶而國於溱洧之間故曰新鄭左傳鄭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於此是也今韓既滅鄭自陽翟徙都之韓既都鄭故時人亦謂韓王為鄭王考之戰國策韓非子可見）　趙敬侯蔑子成侯種立（種章勇翻）

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敗補邁翻）　魯伐齊入陽關（徐廣曰陽關在鉅平班志鉅平縣屬太山郡括地志陽關故城在兖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其城之西臨汶水汶音問）　魏伐齊至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陵在濟州西界宋白曰史記齊威王伐晉至博陵徐廣曰東郡之博平漢為縣）

燕僖公蔑子桓公立　宋休公蔑子辟公立（辟亦謚法之所不載）　衛慎公蔑子聲公訓立（謚法敏以敬曰慎戴記思慮深遠曰慎）

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卿大夫之采邑蓋周之制四縣為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五都為鄙鄙五百家也此時衛國褊小若都鄙七十三以成周之制率之其地廣矣蓋衛之提封未必能及此數也更俟博考）　魏敗趙師于北藺（班志西河郡有藺縣史記正義曰在石州其地於趙為西北故曰北藺藺離進翻）

五年魏伐楚取魯陽（左傳所謂劉累遷于魯縣即魯陽也班志魯陽縣屬南陽郡史記正

義曰今汝州魯山縣）　韓嚴遂弒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廆於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廆兼及哀侯（戰國策以聶政刺韓相事及并中哀侯為一事此從史記蜀本注曰按太史公年表及韓世家於韓烈侯三年皆書聶政殺韓相俠累於哀侯六年又皆書嚴遂弒哀侯以刺客傳考之聶政殺俠累事在哀侯時以戰國策考之亦然從傳與戰國策則是年表世家於烈侯三年書盜殺俠累誤矣通鑑於烈侯三年載聶政殺俠累事又於哀侯六年韓嚴遂弒其君哀侯是從年表世家所書盜刺客傳初不言并殺哀侯止戰國策言之通鑑宜以此疑之歟故載并刺哀侯不書聶政止曰使人以此求之則通鑑之意不以嚴仲子為嚴遂亦不以使人俠累為韓廆止從

（年表世家而不信其傳也余按温公與劉道原書亦疑此事虎户睹翻相息亮翻刺七亦翻朝直遥翻走音奏）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罃於耕翻中讀曰仲）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朝直遥翻）趙伐齊至鄄（班志濟陰郡有鄄城縣鄄工掾翻）魏敗趙師于懷（班志河內郡有懷縣魏收地形志懷州武德郡有懷縣縣管內有懷城敗補邁翻）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班志即墨縣屬膠東國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宋白曰城臨墨水故曰即墨語牛倨翻下同）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辟讀曰闢下同）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阿即東阿縣班志屬東郡音余稱其美也）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鄄工掾翻）衛取薛陵子不知（薛陵春秋薛國之墟也班志薛縣屬魯國而衛國在漢東郡陳留界薛陵屬齊而近於衛故為所取齊後封田嬰於此）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譽音余治直吏翻）楚肅王薨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為宣王

宋辟公薨子剔成立（剔他歴翻）

七年日有食之　王崩弟扁立（據班書古今人表師古注扁音篇）是為顯王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姓譜王氏之所自出非一出太原琅邪者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北海陳留齊王田和之後東海出自姬姓高平京兆魏信陵君之後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者殷王子比干為紂所害子孫以王者之後號曰王氏余謂此皆後世以諸郡著姓言之耳春秋之時自有王姓莫能審其所自出）公孫頎謂韓懿侯曰魏亂可取也（公孫姓也黃帝公孫氏頎渠希翻）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濁澤大破之遂圍魏（史記正義曰徐廣以為長社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至河南長社邪解縣濁水近于魏都當是也）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緩而立（中讀曰仲）是為惠王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

也（索隱曰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適讀曰嫡）

資治通鑑卷一

資治通鑑卷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周紀二（起昭陽赤奮若盡上章困敦凡四十八年起癸丑終庚子）

顯王（十一家謚法行見中外曰顯受祿于天曰顯百辟惟刑曰顯周公益未有此謚而周之末世謚顯王曰顯意謂後世傳寫周公謚法者遺之）

元年齊伐魏取觀津（康曰齊伐魏魏惠王請獻觀以和即觀津余按班志信都國有觀津縣與齊相去甚遠且趙地也又東郡有斟觀縣水經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又東逕衛國故城南古斟觀也

此其魏之觀津歟徐廣曰觀今衛縣史記正義曰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觀國夏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觀工喚翻）趙侵齊取長城（劉昭志濟北盧縣有長城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即此）

三年魏韓會于宅陽（水經注曰滎澤之際有沙城世謂水城非也魏冉走芒卯入北宅即此宅陽城括地志曰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十七里）秦敗魏師韓師于洛陽（洛陽在洛水之北周公遷殷民於此謂之成周班志屬河南郡敗補邁翻）

四年魏伐宋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水經注馮翊雲陽縣有石門山括地志在

（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二里又曰堯門山俗名石門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中改雲陽縣）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黼者刺繡為斧形黻者刺繡為兩已相背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音甫黻音弗）

七年魏敗韓師趙師于澮（澮古外翻括地志澮水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水側有皮牢城）秦魏戰于少梁（班志馮翊夏陽縣故少梁師古曰本梁國為秦所滅至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夏陽康曰魏有大梁故此稱少以別之少詩沼翻夏戶雅翻更工衡翻）魏師敗績獲魏公孫痤（左傳師大崩曰敗績痤才何翻）魏聲公薨子成侯速立

燕桓公薨子文公立（燕因肩翻謂之燕文侯　考異曰史記蘇秦傳燕文侯按春秋時北燕簡公已稱公文公之子易王尋稱王宜文公獨稱侯乎今從世家）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索隱曰孝公名渠梁）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為長安南山至于泰華秦國在山之西韓趙魏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華戶化翻燕因肩翻）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南陽郡平氏縣東南有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魯鄒滕薛郳等國國於其間齊威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封邑班志屬京兆洛水名非伊洛之洛也水經注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洛水古漆沮之水也又有長澗水南出泰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史記

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宋白曰今華州東南魏長城是也上郡漢屬并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地也濱音賓）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漢中郡漢屬益州自晉以後為梁州巴即春秋巴子之國漢為巴郡屬益州唐為巴渝渠果諸州之地黔中漢為牂牁郡之地唐為黔中節度黔渠今翻）皆以夷翟遇秦（翟與狄同）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擯必刃翻與讀曰預）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彊秦（憤房粉翻懣也怒也朱元晦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八年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令力正翻號令也命令也令者出於上而行於下者也岐山周太王所邑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雍縣屬扶風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獻公卒晉國亂穆公納惠公惠公立而背河外之賂又閉秦糴穆公伐晉執惠公既而歸之始征晉河東置官司惠公卒子懷公立穆公納文公而晉亂平又能用由余及孟明以霸西戎天子致伯者周禮九命作伯古有九州一為王畿八州八伯各主其方之諸侯致伯者以方伯之任致之穆公也雍於用翻伯如字背蒲妹翻）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為于偽翻史記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鼂圍懷公公自殺乃立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之季父是為簡公公卒而惠公立惠公卒

（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殺出子迎立獻公于河西河西地即魏所有西河之外史記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躁則到翻共讀曰恭鼂古朝字長知兩翻華戶化翻）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始治櫟陽徐廣註曰即漢萬年縣余按漢志櫟陽萬年為兩縣皆屬馮翊後漢始省併宋白曰櫟陽秦舊縣漢高祖既葬太上皇於萬年陵仍分櫟陽置萬年縣以為陵邑理櫟陽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城後漢省櫟陽縣入萬年縣後魏大統中分萬年置鄣丘宣武又分置廣陽縣周明帝省萬年入高陵廣陽二縣更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唐武德元年又改廣陽為櫟陽元和十五年並移隸奉先縣以奉景陵櫟音藥）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

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謂裂地以封之使各有分土分扶問翻）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好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曰刑家名家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劉原父曰刑名即并學兩家術耳公孫非姓氏以其先出於衛父為衛侯則稱為公子祖為衛侯則稱為公孫鞅於兩翻）事魏相公孫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相息亮翻痤才戈翻不可諱謂死也俗語有之人不諱死）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家有中庶子有舍人）年雖少有奇

才（少詩照翻）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令力丁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先後皆去聲）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此先後皆如字）（為于偽翻）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卒子恤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悖蒲內翻）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嬖博計翻又卑義翻史記正義監甲暫翻康曰景姓楚之族監古銜切非）說以富國彊兵之術

公大悅與議國事（說式芮翻）

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夫音扶樂音洛）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灋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須要法於故事也）甘龍曰不然（索隱曰甘姓龍名甘姓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姓譜又曰甘姓尚甘盤之後）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灋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治直吏翻）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溺奴歷翻）以此兩者居官守灋可

也非所與論於灋之外也智者作灋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更工衡翻）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劉邵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絕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名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州長鄉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司馬將軍卒伍為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師人皆吏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等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至大庶長比九卿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倣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為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也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馬其形似簪故云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産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駟車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吏卒也故

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長知丈翻）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九家連坐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康曰司猶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司相管秦有見知連坐法余謂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連坐罪也見知乃漢法卒子恤翻）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曰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降戶江翻）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律）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僇力竹翻古戮字說文并力也字林音遼復方目翻漢法除其賦税役皆謂之復）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奴婢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室家至漢文帝元年始除收孥相坐法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論議也有戰功之可論也論盧困翻康盧昆切）不得為屬籍（屬籍宗屬之籍也孔穎達曰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屬殊玉翻）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白虎通曰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也毛晃曰大夫以上預燕饗然後賜爵秩以章有德秩職也官也積也次也常也序也）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

徙置北門者予十金（予讀曰與）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復扶又翻）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程大昌演繁露曰二十兩為一金亦為一鎰）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之往也如也）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嗣祥吏翻）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墨涅其面曰黥黥音渠京翻為後秦殺商君鞅張本）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者向也附也音七喻翻）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自是年至三十一年商鞅死蓋鞅之行其法而致效在十年之間又十年而致禍治直吏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夫音扶）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孔穎達曰自今本昔曰古）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姓譜曹本自顓頊之玄孫陸終之子六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又云曹叔振鐸之後武王母弟也後以為氏史記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請平桓公許之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殺曹沫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左傳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魏文侯事見上卷威烈王二十三年背蒲妹反索隱曰沫音亡葛

翻左傳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處昌呂翻趨七喻翻畜許六翻養也）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治直吏翻）

韓懿侯薨子昭侯立（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聖聞周達曰昭）

十一年秦敗韓師于西山（自宜陽熊耳東連嵩高南至魯陽皆韓之西山敗補邁翻）

十二年魏韓會于鄗（班志鄗縣屬中山郡此時為趙地後漢改曰高邑唐為趙州柏鄉縣贊皇縣地鄗呼各翻）

十三年燕趙會于阿（燕因肩翻） 趙齊宋會于平陸

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乘繩證翻）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姓譜云齊公族有食采於瑕丘檀城因以為氏）使守南城（城在齊之南境故曰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朝直遥翻）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盼匹莧翻又披班翻按丁度集韻盼與肦同盼子齊之同姓即田盼也班志高唐縣屬平原郡杜預曰祝阿西北有高唐城宋白曰齊州章丘縣古高唐春秋戰國之時為齊邑故城在廢禹城縣西四十里唐之禹城漢祝阿也）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姓譜齊有黔敖則黔亦姓也音其淹翻司馬彪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徐音舒丁度集韻徐作徐音同）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在齊之北趙在齊之西賈逵曰燕趙畏齊故祭以求福燕因肩翻）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種章勇翻）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

秦孝公魏惠王會于杜平（班志京兆有杜陵縣故周之杜伯國也史記灌嬰傳嬰以昌平侯食邑于杜平鄉正義曰杜平在唐之同州澄城縣界魏世家作杜平）

魯共公薨子康公毛立（共讀曰恭）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史記正義曰元里亦在同州澄城縣界敗補邁翻）斬首七千級（秦法戰而斬敵人一首者賜爵一級因謂之級）取少梁（少詩照翻）魏惠王伐趙圍邯鄲楚王使景舍救趙（邯音寒鄲音丹昭屈景皆楚之同姓楚強族也屈九勿翻）

十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姓譜周文王子康叔封于衛至武公子惠孫曾耳為衛上卿因氏焉後有孫武孫臏俱善兵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安平相孫根碑云先出自有殷之裔子武王定周封比干墓胄裔分析定曰孫焉姓譜又曰龐姓畢公高之後支庶封於龐因氏焉臏頻忍翻刖刑也去膝蓋骨鄭玄曰周改臏作刖刖斷足也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孫臏蓋以刖足故呼為臏說文臏膝耑也類篇臏毗賓切龐薄江翻涓古玄翻）龐涓仕魏為將軍（將軍之官自周以來有之）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斷丁管翻）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疏吏翻說式芮翻）齊使者竊載與之齊（之往也）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為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

計謀（將即亮翻字林曰駢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釋名曰有邸曰輜無邸曰駢傳子曰周曰輜車即輂也康曰駢車也軍行所以載輜重輜楚持翻駢蒲眠翻重直用翻）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拳而擊之余謂雜亂紛糾者謂人鬭者耳非事也康曰拳與桊同桊者攘臂繩也余謂當從索隱說康說非夫音扶）救鬭者不搏撠（索隱曰搏撠音博戟謂救鬭者當善搗解之毋以手相搏戟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以刺人也余謂索隱之說善矣但以撠為持撠以刺人則非也撠如漢書撠太后掖之撠師古曰撠謂拘持之也毛晃曰索隱曰搏拘持曰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批白結翻亢苦浪翻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翻亢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空也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其形相格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也康曰亢極也高也擣築也乘其高亢而批之乘其虛而擣之則其勢自解批亢擣虛所謂形格勢禁也余謂索隱之說為長蓋鬭者方相亢拒則排批之使解虛者兩敵拒鬭力所不及之處擣之則雖欲鬭其勢不能不解此易見也格各額翻格正也又擊也鬭也吳都賦罵罵笑而被格本音如字協韵音閱罵與彿同音父沸翻）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康曰虛音墟余謂虛如字衝其方虛即上所謂擣虛也索隱之說義亦如此走則奏翻）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

邯鄲降魏（邯音寒鄲音丹降戶江翻）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水經注濮渠與酸水會水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又東南會于濮濮渠之側有漆城桂城亦曰桂陵即田忌敗魏師處史記正義曰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南二十一里濮博木翻）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周室衰微戰國之時僅有七邑漢時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晉志曰周考王封周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故戰國有東西周芒山首山其界也陵觀廩丘皆當時邑聚之名史無所考廩丘史記作邢丘觀古玩翻）楚昭奚恤為相江乙言於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昭屈景楚之疆族所謂三閭者也太史公曰嬴姓分封為江氏相息亮翻溺奴弔翻）其鄰人見欲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噬時制翻見謂見楚王也惡烏路翻）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好呼到翻近者附近之近去聲遠于願翻推而遠之推吐雷翻）然則且有子弒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也（已音紀終已猶言終身也）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欲毀昭奚恤故先設是言）

十七年秦大良造伐魏（索隱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謂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記秦紀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國年表秦孝公之十年顯王之十七年所謂大

良造伐魏即衛鞅將兵也是時魏都安邑其兵猶強龐涓太子申公子卬未敗安邑不應遽降於秦至顯王二十九年卬軍既敗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始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六國表不書徙大梁而世家書之魏世家於是年不書安邑降秦而秦紀孝公十年書之通鑑從魏世家於顯王二十九年書魏去安邑徙大梁而是年不書魏安邑降秦蓋亦疑而除去之但大良造之下當有衛鞅二字意謂傳寫通鑑者逸之）諸侯圍魏襄陵（史記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兖州鄒縣余按魏境時不至於鄒班志河東有襄陵縣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括地志襄陵在晉州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宋白曰後魏為禽昌縣隋大業二年改為襄陵縣以趙襄子晉襄公俱陵於是邑也）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魏有上郡北至固陽漢五原郡稒陽縣是也括地志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抵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降戶江翻夏戶雅翻）魏人歸趙邯鄲（邯音寒鄲音丹）與趙盟漳水上（記曲禮曰涖牲曰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狩至方岳之下會畢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至於五霸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左傳云坎用牲加書是也班志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曰出長子縣發鳩山東至武安縣與清漳會謂之交漳口又東過鄴縣列人又東北過鉅鹿信都謂之衡漳又東北過平舒縣南而東入海漳諸良翻）

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謚法昭德有勞曰昭

聖聞周達曰昭姓譜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鄭有大夫申侯齊有申鮮虞相息亮翻）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黃老黃帝老子之書）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治直吏翻）申子嘗請仕其從兄（從才用翻犀從之從同）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為于偽翻治直之翻）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辟讀曰避）昭侯有弊袴命藏之（袴苦故翻脛衣也）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咲嚬有為嚬咲有為咲今袴豈特嚬咲哉吾必待有功者（言袴雖弊其直猶重固不止於嚬咲也然人主之嚬咲所關甚大昭侯姑以此為言耳為于偽翻嚬與顰同愁戚之貌咲古笑字）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也釋名闕在門兩旁中間闕然為道也三輔皇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少爾雅宮謂之室郭璞曰宮謂圍繞之也說文曰庭朝中也蒼頡篇曰庭直也風俗通曰庭正也言縣庭郡庭朝庭皆取平均正直也三輔皇圖曰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山水皆在陽故曰咸陽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屬右扶

（風括地志咸陽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十五里在長安城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咸陽縣本周王季所都秦又都之三秦記秦都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二十九年秦始封衛鞅於商號商君史以後所封書之）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君始更制禁同室內息者尭教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令為之禁古道也烏可例言之白虎通曰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周禮六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又百家之內曰鄉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百家此六遂之縣也四向為縣此州里之縣也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左傳趙鞅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者也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自是始統於郡矣釋名曰縣懸也懸于郡也漢書音義所謂大曰鄉小曰聚亦秦制也廣雅曰聚聚居也音慈諭翻縣令丞之官始此令音力正翻令命也告也律也法也長也使為一縣之長以行誥命法律也丞翊也副貳也成周之制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其中百畝八十畝為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史記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伯莊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長知兩翻）平斗桶權衡丈尺（桶索隱音統非也當作甬音勇斛也沈括曰予受詔考鐘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秦魏遇于彤（彤周彤伯所封之國國于王畿之內史記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則其地當

在漢京兆鄭縣界彤徒冬翻）

趙成侯薨公子緤與太子争立緤敗奔韓（緤私列翻趙成侯敬侯之子名種太子肅侯語也）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為賦稅法行之（井田既廢則周什一之法不復用益計畝而為賦稅之法更工衡翻）

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邯音寒鄲音丹）

二十三年齊殺其大夫牟　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衛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周成王封康叔為衛侯其後世進爵為公今寖以弱小貶號曰侯貶悲撿翻）

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時天下宗周以洛陽為京師京大也師衆也京師衆大之名也）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伯如字伯者周二伯九伯之任）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左傳逢澤有介麋馬宋地也杜預註曰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括地志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師音率）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鄒忌為齊相封成侯）田忌

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折而設翻）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臏頻忍翻又毗賓翻夫音扶）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見亡言見有亡國之勢也愬告愬也）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陰闇也使疏吏翻）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盼與肦同音匹莧翻將即亮翻下同又音如字領也）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走音奏）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龐薄江翻涓古玄翻）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音汗）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灋百里而趨利者蹷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此孫武子兵法也趨七喻翻魏武帝曰蹷其月翻蹷猶挫也劉氏曰蹷猶斃也半至謂軍趨利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屬陟玉翻）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過工禾翻）乃棄其步軍（句斷龐薄江翻）

（涓圭淵翻）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并行兼程而行也倍日一日行兩日之程亦兼程也）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司馬彪志魏郡元城縣註云左傳成七年會馬陵杜預志在縣東南龐涓死處虞喜志林馬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澗谷深可以置伏度徒洛翻鄄吉掾翻）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陿與狹同隘烏懈翻）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龐薄江翻涓古玄翻剄古頂翻斷首也康古定切非豎珠遇翻說文豎使布短衣）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成侯鄒忌惡田忌（鄒以國為氏惡烏路翻）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操七刀翻）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臨淄齊國都也城臨淄水因以為名班志臨淄屬齊國臣瓚曰臨淄即營丘太公營之淄莊持翻）求成侯不克出奔楚（為下齊復田忌張本）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阸之西（索隱曰盎）

（安邑以東山嶺險阨之地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陘皆其地也阨於革翻）都安邑與秦界河（秦魏以河為界也）而獨擅山東之利（擅市戰翻）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鄉讀曰嚮）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將即亮翻遺于季翻）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樂音洛）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盟已而飲也）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使使下疏吏翻）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公叔言見上八年）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班志弘農郡商縣商君邑裴駰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史記正義曰丹水及商皆屬弘農今言順陽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及丹水皆屬之也水經註丹水逕南鄉丹水二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杜佑曰今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有於村蓋秦所謂商州商洛縣古商邑高所封也漢為商縣於如字）號曰商君　齊趙伐魏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之如也往也）魏人不受復內之秦（內讀曰納怨其挾詐以破魏師故不受）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之往也如也鄭京兆之鄭縣也周宣王弟鄭桓公采邑唐屬華州宋白續通典曰鄭縣古城在華州鄭城北）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車裂古之轘刑轘戶串翻）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相息亮翻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流至秦都咸陽南商君蓋臨此以論囚決罪曰論論盧困翻）為相十年人多怨之（按顯王十七年秦以商鞅為大良造十九年商鞅徙秦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平權量二十一年更賦稅法為相當在是年至今年十年矣）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治直之翻）孰與五羖大夫賢（百里奚自賣以五羖羊之皮為人養牛秦穆公舉以為相秦人謂之五羖大夫羖牡羊也羖音古）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引趙簡子之言諾應聲也諤謇直也）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孟子百里奚虞人也以食牛干秦繆公今曰荊之鄙人按史記晉滅虞執百里傒為

（秦繆夫人媵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以為上大夫傒讀與奚同繆讀與穆同媵以證翻宛於元翻）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謂左傳僖三十年與晉圍鄭也相息亮翻）三置晉君一救荊禍（三置晉君謂立惠公懷公文公也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余按左傳晉既敗楚於城濮又敗秦於殽穆公使鬬克歸楚求成所謂救荊禍蓋指此也秦諱楚故其國記率謂楚為荊太史公取秦記為史記通鑑又因史記而成書故亦以楚為荊）其為相也勞不坐乘（古者車立乘惟安車則坐乘耳）暑不張蓋（周禮輪人為蓋蓋所以覆冒車上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乘繩證翻）不操干戈（操五刀翻）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記鄰有喪舂不相註云相杵者以音聲相勸相息亮翻）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事見上八年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監甲暫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轢郎擊翻車踐曰轢）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祝姓也古有巫史祝之官其子孫因以為姓或曰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其子孫因氏焉黥其京翻）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逸詩也）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杜預曰駢脅合幹也駢步田翻乘繩證翻驂讀曰參）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薛綜曰闟之為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此

蓋令力士旁車而趨有急則操禽戟以禦之也後漢志有闟戟車晉志闟戟車長戟邪偃在後唐韻戟名曰闟音所及翻史記正義曰顧野王云矛鋋也方言云矛吳楚江淮之間謂之鋋釋名曰戟格也車旁有杖格旁車之旁音步浪翻）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逸書也）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易晞言不久也）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言以專秦國之政為寵也）畜百姓之怨（畜讀曰蓄）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朝直遙翻）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微少也趙良言豈少蓋謂太子與其師傅將挾怨而殺之也）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難乃旦翻史言商君尚刑慘譚之既速）

二十二年韓申不害卒（卒子恤翻）

二十三年宋太丘社亡（班志沛郡有太丘縣又志曰宋太丘社亡周鼎淪沒於泗水中爾雅右陵太丘釋云謂丘之西有大阜者為太丘宋太丘社亡蓋依丘作社於時亡去咎證也）鄒人孟軻見魏惠王（鄒春秋之邾國也班志鄒縣屬魯國宋白曰淄州鄒平縣漢舊縣）王曰叟（叟者尊老之稱稱尺證翻）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不遠千里言不以千里為遠也）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也（後戶豆翻）王曰善（通鑑於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之文也中間敘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樂音洛）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易乾卦文言）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易大傳之辭）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夫音扶）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齊王魏王會于徐州以相王（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曰徐州續漢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與竹書合徐音舒相王者相立為王也）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時在韓屈九勿翻）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夫音扶）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區勿翻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言國家多難而勢詘此時宜恤民之急而舉事反若有贏餘者失其所以為國之道矣時詘舉贏蓋古語也贏怡成翻）故曰不時

越王無彊伐齊（越王句踐之後自句踐至無彊凡六世句音鉤踐音慈淺翻）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說式芮翻）越王遂伐楚楚人大敗之（敗補邁翻）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濵於海上（吳之故地漢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臨淮等郡是也越初都會稽其境北至於禦兒不能全有漢會稽一郡地及其滅吳始并有吳地今楚取吳地至于浙江則禦兒亦入于楚矣浙江有三源發于太末者謂之穀水今之衢港是也發於烏傷者水經謂之吳寧溪今之婺港是也發於黟縣者班志謂之漸江水今之歙港是也三水合為浙江東至錢唐入海浙折也言水屈折於犨山之間也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國於海上者漢之甌越閩越駱越其後也浙之列翻濵音賓會古外翻太末之太孟康音闥港古項翻婺亡遇翻黟音伊閩眉巾翻駱音洛）朝服於楚（朝直遙翻）

三十六年楚王伐齊圍徐州（徐音舒）韓高門成昭侯薨（卒如屈宜臼之言卒子恤翻）子宣惠王立（宣惠諡也）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說式芮翻姓譜蘇己姓顓頊裔孫吳回生陸終陸終生昆吾封

（於蘇至周蘇公）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燕因肩翻被皮義翻）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燕南與趙接境戰於百里之內言其近也秦欲攻燕自蒲澶下兵則為趙所隔故必逕上郡之西出雲中九原然後至燕故云戰於千里之外）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夫音扶計無過於此者言燕計之過無甚於此）願大王與趙從親（從子容翻）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此蘇秦為燕至計先定於胷中者）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說式芮翻建國猶言立國也）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險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傳讀曰附）（傳若之傳）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中竹仲翻）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料音聊又如字度徒洛翻）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鄉讀曰嚮）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衡讀曰橫衡人說客之連橫者）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

患而不與其憂（與讀曰預）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索隱曰恐起拱翻喝許曷翻又呼曷翻謂相恐脅也鄒氏喝音憇義疎）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從子容翻畔反也反秦之所為也秦之所為者衡也）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令盧經翻使也將即亮翻相息亮翻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北出山逕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于白溝洹音桓又于元翻慮音廬）通質結盟（質音致）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服虔曰撓弱也音奴教翻又音乃卯翻）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從子容翻擯必刃翻）（班志弘農郡弘農縣有秦函谷關漢武帝從楊僕之請移關於新安縣文穎曰秦關在弘農縣衡嶺後移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杜佑曰漢函谷關在漢新安縣東北一里其秦關在今靈寶縣）肅侯大說（索隱曰肅侯名語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說與悅同）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龍姓出於龍伯氏或云出於御龍氏班志上郡有雕陰道括地志雕陰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二十里敗補邁翻稱尺證翻）且欲東兵

（言引兵東下也）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從子容翻）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蓋居於鬼谷因以稱之隋志馮翊郡韓城縣有鬼谷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索隱曰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學縱橫之術（縱與從同音子容翻）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恐（恐史記作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文穎曰舍人主廐內小吏官名也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為司屬官號齎則兮翻）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說讀曰悅）以為客卿（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敗補邁翻從子容翻）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為吾之為于偽翻為後蘇秦死儀方出說六國張本說式芮翻）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

勇被堅甲蹠勁弩（被皮義翻蹠之石翻踏也史記正義曰欲放弩者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奏機然後發之）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韓之宜陽西接境於秦當函谷出入之衝成皋春秋鄭之制邑亦曰虎牢戰國時為鄭之屏蔽皆韓之地班志宜陽屬弘農郡成皋屬河南郡）今茲效之明年復求割地（復扶又翻）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市買也凡以物買賣貿易曰市）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諺魚變翻俗言也史記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爾雅翼曰蘇秦說韓王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也從從物者也謂牛子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者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此本諸延篤注戰國策）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夫音扶挾戶頰翻為于偽翻）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廡文甫翻數七欲翻密也）曾無所芻牧（曾才登翻芻刈草也牧放牧也言魏民居蓄庶無刈芻放牧之地也）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輷呼宏翻殷音隱）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量呂張翻量度也）今竊聞大王之卒

武士三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武士武卒也詳見後第六卷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蒼頭謂著青帽項羽傳有異軍蒼頭特起奮擊簡軍中之勇士敢奮力而擊敵者與之蘇林曰取薪之卒曰廝音斯）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古者用車戰戰國始用騎兵車騎與用而並用矣乘繩證翻騎奇寄翻）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三軍謂三晉之軍高誘曰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者也（倍與背同音蒲妹翻鄉倍之倍也班志泰山在泰山郡博縣東北水經淇水自館陶清淵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漢因置清河郡清河又東過脩縣與大河張甲故瀆合又東過東光南皮等縣齊之北界也又齊東北皆阻海漢渤海郡亦其境也師古曰郡在勃海之濱因以為名直度曰絕由膝以上曰涉）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鬭雞走狗六博闒鞠（說文曰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烏曹所作楚辭箟蔽象棊有六博鮑宏博經曰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

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闒鞠史記作蹋鞠以皮為之實之以毛蹵蹋而戲劉向曰蹵鞠起於戰國之時所以練武士因嬉戲而講習之或言黃帝所作闒徒臘翻）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夫音扶為于偽翻）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而戰句斷勝下當有負字以此觀之文意明通竊謂通鑑承史記元文之誤）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常列翻摧折也）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南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又東過廩丘縣與濮水俱東瓠河又逕陽晉城南蘇秦所謂衛陽晉之道也史記正義曰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班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又括地志亢父故城在兖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亢音抗又音剛父音甫說文軌車轍也顏師古曰車併行為方軌騎奇寄翻比毗義翻次也行戶剛翻列也凡行列之行皆同音車併讀曰並）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爾雅翼狼猛而敢絡能自顧其後故狼行而屢顧恐人掎其後故也掎居綺翻）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恫他紅翻恐懼貌高誘曰虛喝喘息懼貌劉氏曰秦自疑懼虛作恐猲之辭以脅韓魏也史記

（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虚作喝罵驕溢矜誇而不敢進伐齊喝呼葛翻亦作猲音同）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夫音扶）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少始紹翻）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楚在齊之西南故蘇秦自齊而西南詣楚說式芮翻乘繩證翻騎奇寄翻）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

如從親以孤秦（從子容翻）臣請令山東之國（令盧經翻使也）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從子容翻衡讀曰横）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長知丈翻）并相六國（相息亮翻）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康曰輜重載物車也行者之車總曰輜重韻書曰輜莊持翻庫車也重直用翻考異曰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又云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齊魏伐趙敗從約止在明年耳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烏在其不闚函谷十五年乎此出於遊談之士誇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知成侯賣田忌（事見上二十八年）乃名而復之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諡法好更改舊曰易燕因肩翻易音如字更工衡翻）

衛成侯薨子平侯立（諡法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又曰惠無內德曰平）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敗補邁翻從子容翻）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　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寔華陰（班志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

年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縣屬京兆以其地在華山之陰也宋白曰華陰分秦晉之境邊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華戶化翻）齊王伐燕取十城已而復歸之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班志弘農郡陝縣有焦城左傳所謂晉與秦焦瑕者也括地志焦在陝城東百步曲沃在陝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為名酈道元曰按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宋白曰焦古焦國括地志焦城在焦城東北百步因焦水為名周同姓所封）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少詩照翻二十九年魏已使使獻河西於秦以和今乃入其地）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皮氏縣故耿國晉

（獻公以封趙夙者也亦屬河東郡括地志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八十步）拔焦　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謚法慈仁短折曰懷又懷思也槐乎乖翻又乎瑰翻折而設翻）宋公剔成之弟偃襲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剔他歷翻）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史記正義曰蒲陽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帥讀曰率）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質音致）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

焉（說式芮翻括地志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魏秦之上郡地也史記正義曰按鄜坊丹延等州北至固陽盡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濱洛至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之與魏者小魏之謝秦者大史言張儀為秦計者甚巧）張儀歸而相秦（相息亮翻）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義渠西戎國名秦取之以為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寧慶原三州秦之北地郡也）秦歸焦曲沃於魏（既取而復歸之秦之於魏若玩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耳）

四十三年趙肅侯薨（索隱曰肅侯名語）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

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索隱曰武靈王名雍姓譜肥姓肥子之後以國為姓）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衛平侯薨子嗣君立（嗣祥吏翻）衛有胥靡亡之魏（漢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罪不至於朴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朱元晦曰胥靡者連鎖役作也胥新於翻靡母彼翻）因為魏王之后治病（為于偽翻治直之翻）嗣君聞之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夫音扶下同）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無小亂無大

（治直吏翻）亂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亂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此學申韓者為之說耳）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班志陝縣屬弘農郡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周召分陝而治即此陝也帥讀曰率陝失冉翻召讀曰邵）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燕因肩翻易音如字說式芮翻）（謚法好更改舊曰易註變故改常）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

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說式芮翻為後齊大夫殺蘇秦張本）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相息亮翻服虔曰齧桑翟地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裴駰曰晉地索隱曰衛地余按漢武帝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及塞決河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漢王梁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則徐說為近之齧五結翻）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趙武靈王之不肯稱王非守君臣之分居之以謙也將求其所大欲而力未能稱心也處昌呂翻令力丁翻使也又力正翻令命令也分扶問翻稱尺證翻）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齧魚結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免相免秦相而相魏相息亮翻）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令力丁翻此曲沃在河東晉桓叔所封之邑漢武帝改名聞喜史記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古平周邑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靚疾正翻）燕易王薨子噲立（燕因肩翻易音如字噲古夬翻）齊王封田嬰於薛（班志薛縣屬魯國夏奚仲之國後遷於邳仲虺居之括地志故薛城在今徐州滕縣界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號

曰靖郭君（杜佑曰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封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如靖郭武安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史記列傳云嬰謚為靖郭君索隱曰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駟鈞封靖郭侯）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註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正義云按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摠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余謂此所謂五官蓋亦言典事五大夫也數所角翻）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夫音扶）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隆高也崇也庸常也）靖郭君有子四十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通儻饒智畧（通達也儻倜儻卓異也饒智畧言智畧有餘也）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說式芮翻譽音余）皆請靖郭君以文為嗣靖郭君卒（嗣祥吏翻卒子恤翻）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史記列傳）

（曰謚曰孟嘗君索隱曰號曰孟嘗君曰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舍業為之築舍立居業也）存救其親戚食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卦彖辭也為于偽翻）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頓謂整頓夫音扶）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

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否補美翻）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象牀以象齒為之登徒姓也直其名遺于季翻）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象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戌許諾（姓譜公孫氏出於黃帝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戌音恤償辰羊翻報也諾奴各翻以言許人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戌趨去未至中閨（閨涓畦翻宮中小門曰閨上圜下方如圭故謂之閨）孟嘗君名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

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諼許元翻）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邶谷風之辭毛氏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鄭氏箋曰此二菜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并棄其葉下體謂根莖也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郭璞曰今菘菜陸德明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爾雅曰菲芴又曰菲息菜郭璞曰菲芴土瓜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葍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菲敷尾翻邶蒲昧翻芴扶沸翻蔓謨官翻葍方六翻）孟嘗君有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繆莫留翻姓也又靡幼翻又音穆）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晉六卿智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也自晉文襄以來迭秉國政後皆彊大卒分晉國齊簡公使闞止為政陳成子悍之已而陳常殺闞止弒簡公闞以邑為氏蘇代曰魏相犀首必右韓而左魏相張儀必右秦而左魏蓋二相外各倚與國以為重而內爭權所以魏日削也闞戶監翻行戶剛翻恒戶登翻卒子恤翻相息亮翻）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資治通鑑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周紀三（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大淵獻凡二十有三年起辛丑盡癸亥也）

慎靚王（諱定顯王之子也此複諡也諡法敏以敬曰慎柔德安衆曰靚靚疾正翻）

元年衛更貶號曰君（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介於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更貶其號曰君更居孟翻貶悲檢翻）

二年秦伐韓取鄢（春秋晉敗楚師于鄢陵即此鄢也班志作傿陵屬潁川郡鄢音謁晚翻又於建翻師古音偃史記正義曰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

魏惠王罃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曰襄王名嗣今按系本即世本司馬貞避唐諱改世為系　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六國表惠王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丁亥終壬寅哀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家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裴駰世家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

（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從之）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入見賢遍翻語牛倨翻）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七沒翻惡音烏何也）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此一語魏襄王以問孟子）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此語亦襄王問）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夫音扶）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孟子此言用周正也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槁音考乾枯也夏戶雅翻乾音干）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沛普蓋翻浡音勃）其如是孰能禦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燕因肩翻註已見上宋白曰函谷關在弘農地理志注云謂道形如函孫卿子所謂秦有松柏之塞是也）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宋初稱王

四年秦敗韓師于修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鯾申差于濁澤（敗補邁翻索隱曰修魚地名鯾申差二將名索山客翻將即亮翻鯾音瘦又踈鳩翻濁澤年表作觀澤括地志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諸侯振恐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刺七亦翻）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戍春遇翻字從人從戈人荷戈所以戍也梁地南接楚西接韓東接齊北接趙）守亭障者不過十萬（說文亭民所安定也道路所舍也障堡障也隔也塞也所以隔塞敵人也）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事見上卷顯王二十六年夫音扶從子容翻洹于元翻）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後漢志卷縣屬河南郡酸棗縣屬陳留郡水經注河水逕卷縣北又東至酸棗延津二邑皆河津之要也卷逵負翻衍以善翻）刦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從道謂約從之路也從子容翻）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人臣委身以事君身非我之有矣故於其乞退也謂之乞骸骨骸戶皆翻）魏王乃倍從約（倍蒲妹翻）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儀罷秦相相魏見上卷顯王四十七年相息亮翻）

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謚法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

五年巴蜀相攻擊（巴春秋巴子之國蜀蠶叢魚鳧之後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巴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於秦秦伐蜀蜀王敗死秦滅蜀因遂滅巴置巴蜀二郡史記正義曰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宋白曰巴子後理閬中揚雄蜀本紀曰蜀王本治廣都樊鄉徙居城都華戶化翻苴子余翻葭音家萌謨耕翻墊音疊閬音浪）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陿難至（陿與陝同漢書趙充國傳註山陿而夾水曰陿）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說文猶玃屬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一說隴西謂犬子為猶犬導人行忽先忽後故曰猶豫又一說猶豫犬也犬為人行好先行却住以俟其人百步之間如是者數四先者豫也遂曰猶豫猶夷周翻又余救翻玃厥縛翻為于偽翻好呼到翻）司馬錯請伐蜀（史記重黎之後至周宣王時為程伯休父為司馬氏錯七各翻又七故翻重直龍翻父音甫）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伊水洛水河水為三川秦後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班志新城縣屬河南郡括地志洛州伊闕縣本漢新城縣在州南七十里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以臨二周之郊（周分為東西故曰二周）據九鼎（昔夏禹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寶之以為三代共器夏戶雅翻郟音夾鄏音辱）按圖籍（圖籍謂天下之圖籍周官職方氏所掌是也）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

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朝直遙翻周禮大宗伯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人君所旦親政貴早暮轉為朝猶朝陟遙翻）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翟與狄同）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欲王于況翻又如字）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易弋豉翻）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夫音扶長知丈翻）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豺徂齊翻）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彼謂蜀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室）齊韓之與國也（鄰國相親睦者謂之與國）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并必正翻求解者先與之搆怨隙而今求和解也）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全）

（也言以兵伐蜀十全必取也）王從錯計（錯七各翻又七故翻）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取言易也易弋豉翻）貶蜀王更號為侯（貶悲檢翻更工衡翻）而使陳莊相蜀（相息亮翻）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蘇秦既死（三年蘇秦死于齊）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說式芮翻）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因肩翻相息亮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噲苦夬翻）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劉伯莊曰鹿毛壽人姓名又曰潘壽春秋後語作厝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如徐廣一作之說當作

厝厝音秦昔翻清河有厝縣）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屬之）（欲翻付也託也）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孟子曰禹薦益於天禹崩天下之人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啟臣為益吏索山客翻）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任音壬）傳之於益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按或曰一段事與師春紀伊尹放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事頗相類古書襍記固多也）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後漢書與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注云今之印章也綬組綬古者佩王以綬貫之漢承秦制乘與璽綬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為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為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黑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為三十二夫之入戰國之卿食祿萬鍾其僭差不度甚矣漢制三公秩萬石至于斗食佐史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食奉月四十斛綬音受璽斯氏翻組祖五翻乘繩證翻本與体同音扶用翻）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顧反也噲苦夬翻）國事皆決於子之（為後燕亂張本）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上（劉伯莊曰赧慙之甚也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為慙赧故號之曰赧諡法本無赧字也赧音奴版翻）

元年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義渠戎國名按上卷顯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是已得義渠矣今又侵得二十五城何也蓋先此秦以義渠為縣君為臣雖臣屬于秦義渠之國未滅也秦稍蠶食侵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無幾矣蓋秦兼併諸侯不盡其國不止也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穀梁傳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無幾居豈翻傳直戀翻壞音怪）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續漢志潁川郡潁陰縣有岸亭註引徐廣云岸亭即岸門括地志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八里今名長丞

（亭歛補遥翻）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質音致）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令盧經翻）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飭整也修也治也治直之翻飭君臣之義言太子平將治子之僭王之罪也明父子之位言太子平當繼其父噲之位也）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唯太子所以令之（令力政翻令命也令號令也）太子因要黨聚衆（要一遥翻要結也）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搆難數月（難乃旦翻）死者數萬人百姓恫恐（恫它紅翻痛也）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邑有先王之廟曰都或曰都邑之大者北地齊之北境也葢漢千乘清河渤海之地燕因肩翻下同乘繩證翻）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醢呼改翻肉醬也）遂殺燕王噲（噲苦夬翻）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七國兼并以彊大於時皆爲萬乘之國乘繩證翻）五旬而舉之（十日爲旬五旬五十日也）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殃咎也既也）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

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簞音丹食祥吏翻熟食也漿水也酢漿也笥相吏翻酢倉故翻）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運轉也言燕之民將轉而之他國也）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書仲虺之誥之辭徯戶禮翻徯待也后君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拯上舉也援也救也助也音之夌翻）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趙岐曰係累縛結也係戶計翻累力追翻）毁其宗廟遷其重器（重器國之寶鎮）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齊幷燕則地倍其舊燕因肩翻）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令力政翻趙岐曰旄老旄倪弱小陸德明曰倪謂翳倪小兒也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註云耄惛忘也旄讀曰耄倪五兮翻翳與繄同音烟兮翻）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固已相帥叛齊矣）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

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古殷商通稱商者以始封為國號殷者以都邑為國號按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通鑑云監商避宋廟諱也監古銜翻）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畔與叛同與讀曰歟下同）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更工衡翻更改）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湣讀曰閔）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右更秦爵第十四師古曰左右中更皆主領更卒而部其役使也更工衡翻）拔藺虜其將莊豹（莊姓有出于宋者左傳所謂戴武莊之族是也有出于楚者楚莊王之後莊蹻是也齊之莊暴楚之莊辛蒙之莊周與此莊豹其時適相先後莫能審其所自出）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從子容翻）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說式芮翻閉關者古之列國各置關尹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則行理以節逆之閉關則距絕其使不為通也使疏吏翻）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於如字箕帚之妾猶言備酒掃也帚止酉翻篲也）秦楚嫁女娶婦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說讀曰悅）羣臣皆賀陳軫獨弔（陳姓出於舜周武王封舜後於陳子孫以國為氏）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夫音扶發語辭）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楚東北接齊西接秦）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毋音無毋者禁止之辭復扶又翻毋又也）乃以相印授張儀（相息亮翻）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班固百官表將軍周末官秦漢因之）張儀詳墮車（詳讀曰佯詐也）不朝三月（朝直遙翻）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邪余遮翻邪疑辭）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既閉關絕約則齊楚之信使不通故使宋遺借宋符以至齊宋姓也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子孫以國為氏）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折而設翻）齊秦之交合（儀歸而詐疾待齊秦之交合乃朝）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

某廣袤六里（朝直遥翻使疏吏翻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廣古曠翻又讀如字袤音茂）使者怒還報楚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幷力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償辰羊翻報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屈姓也音九勿翻匄居大翻帥讀曰率）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長知丈翻按史記樗里子傳庶長章姓魏）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劉昭曰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即秦破楚處李垔輿地紀勝曰丹陽在今歸州秭歸縣東八里屈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遣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通近秭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弘農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攻漢中其勢易矣索山容翻垔與埴同屈九勿翻冢知隴翻易弋豉翻）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執珪楚爵也執珪而朝者也）遂取漢中郡（自沔陽城固至新城上庸時皆漢中郡之地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

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復扶又翻）戰于藍田（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義曰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時楚襲秦深入）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杜預曰潁川召陵縣西有鄧城括地志曰故鄧城在豫州郾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西十里者也召讀曰邵）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燕因肩翻）昭王於破燕之後（言燕國為齊所破已承其後也）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杜預曰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郭姓出於周之虢公世亦謂虢公為郭公隗五罪翻少始紹翻）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謂燕王噲破國之恥噲苦夬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春秋以來諸侯之國有涓人秦漢之間有中涓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洒掃之事蓋王之親舊左右也應劭曰涓人如謁者涓古玄翻洒所賣翻掃所報翻又皆音如字）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

三（期讀曰春）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言燕王若加禮於郭隗則四方之賢士聞之將不以千里為遠而來）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為于偽翻趣七喻翻）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劇竭戟翻劇姓辛名劇姓莫知其所自出班志北海郡有劇縣蓋其先以縣為姓也）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為燕用樂毅破齊張本）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蜀相殺蜀侯（相息亮翻蜀相陳莊也）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武關左傳之少習地在漢弘農郡析縣西百七十里道通南陽晉太康地志曰武關當冠軍西括地志曰武關在商州上洛縣東武關之外蓋秦丹析商於之地黔中音琹少始燕翻冠工玩翻於音如字）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楚王以墮張儀之詐故欲甘心焉）奈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嬖匹計翻又卑義翻靳居焮翻姓也）靳尚得事幸姬鄭袖（鄭以國為氏袖戰國策作褏古字也）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上庸春秋庸國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史記正義上庸縣今房州宋白曰今房州竹山縣古城即漢上庸縣）

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為于偽翻）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說式芮翻夫音扶從子容翻格當也劉伯莊曰格各額翻其字宜從手予據字書格擊也鬪也從木亦通）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治直之翻江水出蜀郡湔氐道之岷山故謂之岷江釋名曰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史記正義曰在陝州巴山縣界扞寒旦翻）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境楚境也扞關楚之西境從境以東謂扞關以東也）黔中巫郡非王之有（黔巨今翻班志巫縣屬南郡酈道元曰縣故楚之巫郡杜佑曰今歸州巴東縣是也）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潁是也）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難乃旦翻）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夫音扶為于偽翻）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令力丁翻）楚王

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重難也以地為重意難割弃之）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之如也自楚如韓也韓有宜陽成皋南盡魯陽皆山險之地說式芮翻）五穀所生非菽而麥（菽式竹翻豆也）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見卒見在之兵見賢遍翻）秦被甲百餘萬（被皮義翻）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冑今謂之兜鍪捐與專翻弃也徒徒行也裼音錫袒也趨七喻翻鍪音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挾戶頰翻孟賁烏獲古之勇士賁音奔）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三十斤為鈞必無幸矣言無幸而獲全之理）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下遐稼翻塞悉則翻）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復扶又翻從人合從之人也從子容翻說式芮翻）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秦蓋以河東為河外梁則以河西為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朝直遥翻河間趙地漢文帝二年分為河間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唐為瀛州）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漢泰山城陽齊南境之地也）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博關在濟州西界之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清河指博關則漯河以南臨菑即墨危矣濟子禮翻漯託合翻）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擯必刃翻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春秋以來列國交聘行人率自稱其國曰敝邑）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慴處不敢動搖（慴之涉翻怖也心伏也失常也失氣也處昌呂翻）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師古曰督過視責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事見慎靚王五年）幷漢中（事見上三年）包兩周（元年服韓魏則包兩周矣）守白馬之津（班志白馬縣屬東郡水經註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為滑州治所開山圖曰白馬津東可二十許里有白馬山山上常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後人因以名縣及津按通鑑不語怪今此註亦近於怪姑以廣異聞耳）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敝敗惡也凋瘁也半傷也敗甲凋兵謙其辭言軍於澠池則張其勢以臨趙矣）

（康曰澠池趙邑余據趙與韓魏接境韓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澠池則秦地也漢為縣屬弘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之康說非是澠莫善翻又莫忍翻）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言欲自澠池北度河又自此東踰漳水而進據番吾此亦張聲勢以臨趙也番吾即漢常山郡之蒲吾縣也劉昭注曰史記番吾君杜預云晉之蒲邑也此說非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音婆又音盤）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武王伐紂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遂以勝殷殺紂張儀引以懼趙其有所侮而動亦已甚矣邯鄲趙都音寒丹）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使臣上疏吏翻）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齊東瀕于海海濱廣斥魚鹽所出也此時齊未嘗獻地于秦張儀駕說以恐動趙耳）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鬭（夫音扶斷丁管翻）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塞悉則翻）告齊使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邯鄲音寒丹）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史記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予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言秦約齊韓魏四分趙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當時趙於山東最強且主從約張儀說之亦費辭矣）張儀乃北之燕（燕因肩翻）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張儀自趙至燕借此氣勢而為是虛言以動燕耳朝直遥翻）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虞氏記曰趙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下陰山河曲而禱馬畫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予謂此亦語怪酈道元為後魏書之耳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故城趙武侯所築秦置雲中郡唐為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郡也唐為豐鹽等州之地宋白曰唐豐州治九原縣按雲中九原皆在燕之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史記正義曰古雲中九原郡皆在勝州雲中郡故城在榆林東北四十里九原郡故城在勝州西界今連谷縣是下遐稼翻元為于偽翻）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屆關城西南即燕長城門也易水又歷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以利動之）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即北岳恒山也漢文帝諱恒改曰常山置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也）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索隱曰武王名蕩）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說讀曰悅）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毀短訾毀而數其短也）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隙乞逆翻忿隙）

（也釁隙也物之有罅釁者為有隙人之與人有怨者亦為有隙）皆畔衡復合從（衡讀曰橫從子容翻以此觀之此時六國之勢利在合從而從張儀連衡者畏秦而搖於儀之說耳）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韓魏皆在秦之東說式芮翻）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不肖謙言無所肖似也魏都大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言兵交不解各欲去而不能也）王以其間伐韓（間居莧翻間隙也又居閑翻中間也）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張儀欲傾周而為秦始終以此說為主挾戶頰翻）王許之齊王

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言勿以為患）請令齊罷兵（令盧經翻使也下同）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之往也如也不敢徑遣人使齊而往楚借使借使言借楚人以為使借子夜翻康資昔切使疏吏翻）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罷讀曰疲）而信儀與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張儀相魏一歲卒（相息亮翻卒子恤翻）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從子容翻）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說式芮翻）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姓譜曰周姓本自周平王子別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一云以赧王為秦所滅黜為庶人百姓稱為周家因氏焉予按商有太史周任謂為周姓所自出夫豈不可又赧王於時未滅不可謂周最出於赧王樓姓夏少康之裔周封為東樓公子孫因氏焉師古曰紛紜興作貌又物多而亂貌勝音升赧奴版翻夏戶雅翻少始照翻裔苗裔）而儀秦衍最著（著者顯著於時）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熄滅也火滅為熄此言天下兵革之事熄滅也）孟子曰是惡足為大丈夫哉（惡音烏）君

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詘與屈同）是之謂大丈夫楊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夫音扶）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惡烏路翻）曰孔子讀而儀秦行（謂讀孔子之言而行儀秦之事）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翰侯旰翻又侯安翻羽翰）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

（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溫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訂因而記之楊子雲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也說式芮翻）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說式芮翻）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宋咸曰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跡踐慈演翻）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書舜典而難任人孔安國注云任佞也難拒也言佞人則斥遠之任音壬難乃旦翻）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四年蜀相殺蜀侯秦武王故誅之史記莊作壯秦紀秦既得蜀使陳莊相蜀從壯為是）秦王魏王會於臨晉（班志臨晉縣屬馮翊故大荔也秦取之更名臨晉應劭曰臨晉水故名臣瓚曰晉水在河之東北縣在河之西不得臨晉水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章懷太子賢曰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予按唐書地理志蒲州有臨晉縣宋白曰漢臨晉縣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後魏改為北解縣周省隋分猗氏縣置桑泉縣唐天寶十二載改臨晉縣天寶之改縣必有所據則應劭臨晉水之說未可厚非秦之臨晉在河西臣瓚章懷之說皆是也更工衡翻應乙陵翻瓚藏旱翻朝直遙翻解戶買翻載祖亥翻）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吳姓以國為氏）有寵是為惠后（孔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戰國諸侯僭王亦稱其夫人為后）生子何（為立何而長子章爭國張本長知兩翻）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荀

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樗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高誘曰疾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相息亮翻樗丑於翻誘羊久翻）

七年秦魏會于應（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註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予按襄陽無城父縣後漢志潁川父城縣西南有應鄉古應國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因應山為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應乙陵翻邘音于）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令盧經翻使也向式讓翻姓也姓譜向姓本自宋文公枝子向父肸肸孫戌以王父字為氏予按左傳向戌本出於宋桓公孟子為齊卿出弔于滕王使王驩為輔行趙岐註曰輔行副使也肸音粉戌音恤傳直戀翻使疏吏翻）然顧王勿伐

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為息壤異書有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意者此所謂息壤蓋以地長得名長音知兩翻）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杜佑曰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于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漢官儀曰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夏為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令力正翻名會古外翻）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倍與背同音蒲妹翻數險謂函谷及三崤之險）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

母織自若也（參所金翻一音七南翻）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杼直呂翻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蓋今所謂梭梭蘇禾翻）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令音盧經翻將即亮翻）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謗訕也毀也篋竹笥也音古頰翻）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稽首首至地也稽音啓）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楚下蔡人故云然羇居宜翻寄也旅客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樗丑於翻奭施隻翻挾戶頰翻）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公仲侈韓相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長知丈翻帥讀曰率）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徵前盟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佐助也）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請平猶請和也）秦武王好以力戲（好呼到翻）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烏姓也春秋時齊有大夫烏枝鳴姓譜孟姓魯桓公之子仲孫之胄仲孫為三桓之孟故曰孟氏任音壬說讀曰悅）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脈莫獲翻脈者係絡臟腑其血理分行於支體之間人舉重而力不能勝故脈絕而死按史記甘茂傳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世家以為龍文赤鼎史記脈作臏）族孟說（族者誅夷其族）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為質於燕（質音致燕因肩翻）國人逆而立之（逆迎也）是為昭襄王昭襄王母芊八子（芊楚姓也漢因秦制嫡稱皇后次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芊亡氏翻）楚女也是宣太后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略地之師迹而疾杜預曰略者總攝巡行之名也）至房子（班志房子縣屬常山郡史記正義曰房子今趙州縣宋白曰天寶元年改曰臨城）遂至代北至無窮（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戰國策武靈王曰昔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史記正義曰黃華蓋黃河側之山名）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騎奇寄翻）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朝直遙翻）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親謂父母也）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己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令力政翻）明德先

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德欲其下及故先論於賤卑賤者感其德則德廣所及可知矣法行自貴近始故先信於貴貴近者奉法則法之必行可知矣）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稽音啓）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親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則法也舍讀曰捨襲重衣也）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孰古熟字通）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使疏吏翻）曰吾國東有齊中山（按趙都邯鄲東接於齊中山在其東北故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之言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蓋河薄落之水在趙之東與齊中山同此地險也）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史記正義曰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班志雁門郡樓煩縣應劭注云故樓煩胡地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邊也與秦隔河晉洺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之西邊也燕因肩翻）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騎奇寄翻）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先悉薦翻累力追翻）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鄗趙邑漢光武改為高邑隋唐為柏鄉縣地唐屬趙州鄗呼各翻幾居依翻）先君醜之（以為趙國之醜）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難乃旦翻）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惡烏

路翻）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朝直遥翻）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平正也和也正宜陽之疆界而和其人民也向式亮翻）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史記正義曰武遂本屬韓近平陽楚世家云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遂去之七十里去年秦拔宜陽因涉河城武遂今復歸之韓復音如字）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式讓翻）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班志蒲阪縣屬河東郡舊曰蒲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阪因加阪云括地志蒲阪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五里阪音反）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講和也）甘茂奔齊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水經注衛滱水東北歷下博城西又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葭音加）西略胡地至榆中（水經注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出故云廣長榆也王恢曰樹榆為塞謂此蘇林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記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于謂蘇林之說周未為盡而道元所謂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據衛青取河南地案榆溪舊塞正在唐麟勝二州界其西則接古上郡之境況諸次水出上郡逕榆林塞入河則榆中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榆中之理矣考其故道元特以班志金城郡有榆中縣遂牽合以為說不知此一節之誤尤

（甚於蘇林也史記正義曰榆中勝州此河北岸也杜佑曰勝州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林胡王獻馬（如淳曰林胡即儋林予謂此胡種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儋都甘翻種章勇翻）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歸謂趙王自略中山歸也仇姓也春秋時宋有大夫仇牧液音亦之往也如也賁音奔康曰離之父翦之子予按離父翦于秦將也此王賁乃趙人康說非是將即亮翻）富丁之魏（富姓也春秋時周有大夫富辰）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相息亮翻致者使之至者）楚王與齊韓合從（楚與齊韓合從趙即倍之適足致齊韓之兵耳從子容翻）

十年彗星見（彗星出所謂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主埽除除舊布新唐史臣曰彗體無光傅日以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非常惡氣之所生災甚於彗天文書謂五星之精為妖歲星流為蒼彗熒惑填星散為赤彗黃彗太白辰星變為白彗黑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遍翻埽所報翻傳讀曰附孛蒲內翻妖於逆翻填讀曰鎮）趙王伐中山取丹丘與陽鴻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史記正義曰丹丘邢州縣予按隋唐志邢州有內丘縣漢之中丘縣也未嘗有丹丘不知其何據與陽鴻之塞史記作華陽鴟之塞括地志曰北岳別名曰華陽臺即常山也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徐廣曰鴟作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山山接北岳恒山皆在定州界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括地志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益因山為名洪氏隸釋載後漢所立白石碑云常山國元氏縣界有封龍山東垣即漢真定國之真定縣漢高帝更名史記正義曰趙之東垣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鄗呼各翻垣于元翻華户化翻恒户登翻鴟丑之翻陘音刑更工衡翻）中山獻四邑以和

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芊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秦封穰侯于陶陶即范蠡所居陶邑孟康曰陶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下云封于穰與陶穰縣屬南陽郡去定陶差遠水經注曰穰侯封于穰益封于陶其免相也出之陶而卒陶有穰侯冢穰音人羊翻華陽即武王歸馬之地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水東北歷楊華之山即華陽也華音户化翻芊眉婢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冢知隴翻班志高陵縣屬馮翊涇陽縣屬安定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宋白曰雍州涇陽本秦舊縣與杜佑同索隱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索山客翻悝苦回翻）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惠王即惠文王昭王即昭襄王）昭王即位以魏冉為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長知丈翻）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惠文后昭王嫡母也死于正命曰良死）悼武王后出居于魏（悼武王后即秦武王后昭王嫂也）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

魏冄為政威震秦國（少詩照翻治直之翻為范雎間魏冄張本）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黃棘（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予按班志南陽郡有棘陽縣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秦復與楚上庸（三年秦敗楚師虜屈匄取楚上庸）

十二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旋芮翻見賢遍翻）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晉陽按史記世家作陽晉其地當在蒲阪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且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蘇秦所謂衛陽晉之道蓋以魏境有陽晉故在衛境者稱衛陽晉以別之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水經注函谷關直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酈道元所謂函谷則潼關也史記正義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今若據括地志則晉陽亦通）又取韓武遂（九年秦歸韓武遂）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九年楚與齊韓合從蓋即負之也從子容翻）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于秦以請救（質音致）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領也）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阪音反去年秦取魏蒲阪）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楚太子質秦而亡歸復質於齊秦以為言而誘陷其父齊乘其父出而要之以利）

十四年日有食之既秦人取韓穰（班志穰縣屬南陽郡以時考之當屬

楚然韓得穎川之地與南陽接境七國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或者此時穰屬韓歟穰之羊翻）蜀守煇叛秦秦司馬錯往誅之（蜀守蜀郡守也史記秦紀作蜀侯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為蜀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劍守音狩煇索隱音暉）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修楚太子亡歸之怨長知丈翻）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昧遂取重丘（唐姓本於唐堯春秋之時有二重丘衛孫蒯飲馬於重丘杜佑曰曹邑諸侯同盟于重丘杜預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泚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水經注曰泚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南入于泚水意者重丘即茈丘也昧補邁翻將即亮翻昧荀子作蔑楊倞註曰與昧同語音相近當音末索隱音莫葛翻重直龍翻茈才支翻）趙王伐中山中山君犇齊

十五年秦涇陽君為質於齊（質音致）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班志襄城縣屬穎川郡有西不羹楚靈王所謂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是也將即亮翻陸德明曰不羹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乘繩證翻）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請平（為楚懷王入秦而卒齊留太子以邀楚張本）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丞相（樗丑於翻卒子恤翻相息亮翻）趙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少詩照翻及其生者及其生而親見之）

十六年五月戊申大朝東宮（朝直遥翻）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廟見始即位而見祖廟也見賢遍翻）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相國之官始此秦漢因之漢魏以降其位望尊於丞相相息亮翻）武靈王自號主父（主父言為國之主之父也一曰言其子主國而已則父也）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治直之翻將即亮翻又如字）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使疏吏翻）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賓主相見交際之禮已方怪其非人臣）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謂已脫身出秦關也）秦人大驚　齊王魏王會于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棘（見上十一年遺于季翻）太子入質至驩也（質音致見十二年）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見十三年）寡人誠不勝怒（勝音升）使兵侵君王之邊（謂戰重丘取襄城）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見十五年）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字書婚昏也禮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字林婚婦家姻壻家賈公彥曰各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婚壻之父曰姻予按張儀

言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考之於史自赧王四年至是年秦楚未嘗嫁娶也至十九年楚懷王死于秦至二十三年楚襄王逆婦於秦蓋先已約親其後襄王終喪始逆婦成婚姻）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令力政翻）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睢息遺翻又七余翻）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朝直遥翻秦章臺宮在渭南漢張敞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街在章臺下漢長安在渭南以此言之章臺宮在渭南明矣瓚藏旱翻）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要一遥翻黔其今翻彊其良翻又其兩翻）因不復許秦人留之（復扶又翻）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要一遥翻質音致）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睢息隨翻倍蒲妹翻）乃詐赴于齊（詐言楚王薨而請太子還王楚）齊湣王召羣臣

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湣讀曰閔楚滅陳蔡封畛于汝滅越取吳故地并有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即楚所謂下東國）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郢楚都班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秦拔之東徙壽春亦名曰郢水經江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注云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郢城即子囊遺言所城者劉昫曰故楚都之郢城今江陵縣北十五里紀南城是也相息亮翻）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質音致）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市謂相要以利如市道也予讀曰與為與偽翻）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齊韓魏）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卒子恤翻）楚人立之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質音致）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先後皆去聲）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狐白裘綷狐腋之皮為之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者也）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物之所藏曰藏音徂

浪翻）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于王而遣之（為于偽翻）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時尚蚤（蚤古早字通）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鷄鳴者野鷄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趙王封其弟為平原君（班志平原縣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佑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平原君好士（好呼到翻）食客嘗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註云即為堅白同異之辯者成元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與說公孫龍能合衆異而為同故謂之同異史記注曰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劔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曰黃所以為不堅白所以為不利二說未知孰是勝音升淬取內翻）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按孔叢子孔穿孔子之後孫恂曰孔姓殷湯之後本自帝嚳元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始為孔氏至宋孔父遺華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恂彌允翻嚳苦沃翻華户化翻難乃旦翻）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如莊子所謂臧鷄三足之說莊子疏謂數起于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鷄可以

（為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無聽而言可得為三臧臧獲之臧臧獲奴婢也）龍甚辯析（辯別也析分也言分別甚精微也）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子高孔穿字也復扶又翻）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毛晃曰疇曩也昔夕也疇昔曩昔也）先生以為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毛晃曰然如也是也語決辭幾居依翻令使也音力丁翻）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易弋豉翻）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于理終必受詘鄒衍過趙（過古禾翻）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此亦莊子所謂狗非犬之說疏云狗之與犬一實兩名名實合則此為狗彼為犬名實離則狗異於犬又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大指與白馬非馬之說同）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夫音扶別彼列翻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又常恕翻康曰亦音舒）明其所謂使人與知馬不務相迷也（與音如字又讀曰預）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辯以求是辯雖不勝而得審其是所謂得其所求也）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

辭以相惇（惇都昆翻迫也詆也詎何也）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索隱繳音糾康吉弔切非言其言戾紛然而爭欲人先屈務在人後方止也）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為也座皆稱善（言一座之人皆稱衍言為善）公孫龍由是遂絀（通鑑書此言小辯終不足破大道絀音敕律翻說文曰絀貶下也又讀與屈同）

資治通鑑卷三

資治通鑑卷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周紀四（起閼逢困敦盡著雍困敦凡二十五年始甲子終戊子）

赧王中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遮其歸楚之路也）楚懷王從間道走趙（間隙也從空隙之路而行也間古莧翻走音奏又音如字）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魯平公

薨子緡公賈立（世本緡作湣）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喪息郎翻）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括地志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掌鹽池之官因稱鹽氏徐廣曰鹽一作監）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十二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韓武遂今皆歸之以和）趙主父行新地（趙新取中山之地也行下孟翻）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漢鴈門郡樓煩縣樓煩胡所居地西河即漢西河郡之地）魏襄王薨子昭王立（世本曰昭王名遬）韓襄王薨

子釐王咎立（釐讀曰僖）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尉蓋國尉也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以分地考之潁川屬韓境蓋魏與韓分有潁川之地用兵爭彊埸之間朝韓暮魏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埸音亦）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燕因肩翻班志膚施縣屬上郡唐屬延州為州治所）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酺音蒲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師古所註漢法也此言趙國內酺耳赦者宥有罪也）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長知丈翻班志代郡有東安陽縣括地志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不服其弟為王也）

主父使田不禮相之（相息亮翻）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夫音扶難乃旦翻下同）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為禍梯（梯猶階也以木為之以升高者也禍梯猶言禍階也梯天黎翻）不亦可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屬之欲翻）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而猶汝也）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記王命於籍也）

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已止也言肥義命止于今年也）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數見者相與謀為之備也數所角翻）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史記正義曰信音申康曰如字）公子章與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得主謂章為主父所憐也）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矯令矯主父之令也令力正翻擅時戰翻）令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出入不可以不備（言盜在主父左右出入不可不備也）自今以來有名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先悉薦翻）信期曰善主父使惠文王朝羣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傫然也（朝直遥翻長知丈翻傫倫追翻頹懈貌少子臨朝而長子朝之故其貌如此）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詘與屈同）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王于況翻又音如字）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遊沙丘（史記正義曰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余按沙丘臺紂所作也班志云沙丘在鉅鹿郡鉅鹿縣東北七十里）異宮（異宮而處也）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

亂詐以主父令名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高信以王與公子章之徒戰也）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趙都邯鄲自邯鄲至也邯鄲音寒丹也）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距猶拒也難乃旦翻）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相息亮翻班志涿郡有安平縣非趙地也以公子成能平難而安國故以為號）李兌為司寇（司寇周六卿之一也掌刑）是時惠文王少（少詩照翻）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謂開宮門內之也走音奏）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夷誅也滅也）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令力正翻）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爾雅曰生哺鷇生噣雛釋云辯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而須母哺食者為鷇謂燕雀之屬也生而能自啄食者為雛謂雞雉之屬也探吐南翻鷇居候翻）三月餘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長知丈翻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姚也見上卷五年吳楚之間謂美女曰娃娃音於佳翻）為不出者數歲（為于偽翻）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何即惠文王也）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相息亮翻）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敗蒲邁翻班志解縣屬河東郡宋白曰解縣地即夏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後漢乾祐元年時帥李茂貞奏置解州師古曰解蒲買翻）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魏書人其將也將即亮翻）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白姓也春秋之時秦有白乙丙穰人羊翻）（更工衡翻向式亮翻）敗魏師韓師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郡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敗補邁翻）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飭治也整也遺于季翻倍蒲妹翻）得一樂戰

（樂音洛快意也言一戰以快其意）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和親者結和以相親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刼其子（謂楚懷王留於秦而以困死秦王復遺襄王書以兵威刼之）楚之不競也（杜預曰競強也或曰競爭也言不能與秦爭也）忍其父而婚其讎（謂楚襄王父死于秦是仇讎之國也忍恥而與之婚）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夫音扶）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冄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燭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燭之武）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宛故申伯國班志宛縣屬南陽郡唐為鄧州南陽縣宛於元翻）秦燭壽免魏冄復為丞相（相息亮翻）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鄧（悝苦回翻）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阪解縣瀕河之地阪音反解下買翻）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武遂地十八年秦以予韓予讀曰與）

魏芒卯始以詐見重（芒謨郎翻姓也卯其名）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大良造即大上造之良者大上造秦十六爵軹音只軹縣班志屬河內郡唐為孟州濟源縣）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使疏吏翻燕因肩翻）齊王曰秦使魏冄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無後猶言未晚）秦稱之天下惡之（惡烏路翻）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

利（桀宋見下二十九年）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令盧經翻）所謂以卑為尊也（古人有言曰自卑者人尊之）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歸帝號而不稱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姓譜曰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後因以為氏古字呂脊骨之脊本作呂）秦王亦去帝復稱王（去羌呂翻除也復以義推）秦攻趙拔杜陽（徐廣曰杜一作便按班志便陽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注云杜水南入渭詩曰自土師古注云緜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自扶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又云扶風栒邑有豳鄉公劉所都審爾則杜陽近栒邑按上郡北地之境趙地西至上郡膚施或者其時併有杜陽歟沮七余翻栒須倫翻豳彼貧翻）

二十八年秦攻趙拔新垣曲陽（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之處余按班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沇水所出東流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沇水注云濟水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晉文公以信降原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蓋新垣即河東之垣縣也以縣有遷徙謂其新邑為新垣也垣于元翻濟子禮翻沇以轉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復扶又翻）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漢河內郡即魏河內之地秦并屬河東郡孟子記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蓋魏之有國河東河內自為二郡也錯七各翻又千故翻）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於夏山（敗補邁翻夏戶雅翻）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鸇劉向說苑作鷂字林曰鷂屬陸璣曰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陬子侯翻隅也句古侯翻）史占之（史太史之屬掌卜筮者）曰吉（凶人吉其凶）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班志沛郡公丘縣古滕國水經注滕城在蕃縣西唐志滕縣屬徐州薛即孟嘗君所封地蕃音皮又音如字）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敗補邁翻亟已力翻射而亦翻後以義推笞擊也音丑之翻）斬社

稷而焚滅之（記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自漢以下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周禮注社稷土穀之神共讀曰恭）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言其昏暴如桀也）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于溫（溫周司寇蘇忿生之邑班志溫縣屬河內郡宋至此而滅湣讀曰閔）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於宛（宛於元翻）會趙王於中陽（班志中陽縣屬

（西河郡水經注文水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謂為文湖文湖水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秦蒙武擊齊拔九城（風俗通東蒙主以蒙山為氏）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喧正議斮之檀衢（狐姓也春秋之時晉有狐突狐毛狐偃父子左傳齊簡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檀衢意其地為通檀臺之衢路也爾雅四達謂之衢喧況晚翻又況遠翻斮側略翻斬也）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左傳晉圍齊州綽門于東閭杜預注曰齊東門）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燕因肩翻）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毅魚器翻自齊桓公霸天下國以強大田氏藉其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易以豉翻）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使者上疏吏翻令力丁翻以利誘之曰嚪嚪音田濫翻誘羊久翻）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燕因肩翻）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上將軍猶春秋之元帥帥所類翻）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尉秦官也斯離其名或曰斯姓也離名也斯蜀之西南夷種遂以為姓帥讀曰率）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相息亮翻將即亮翻湣讀曰閔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縣故城臨邑縣西又北逕北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濟水之西濟子禮翻下同）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秦韓與齊隔遠故先還其師宋地近于魏故使略之河間近于趙故以方略部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宋地齊滅宋所取之地）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燕因肩翻劇竭戟翻）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劇竭戟翻姓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懟直類翻）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難慮謂難為計慮也失度失其常度也）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燕因肩翻齊子禮翻勞力到翻）封樂毅為昌國君（班志昌國縣屬齊郡封毅為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國也）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辟讀曰避共音供又居用翻）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内遂走莒（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陽國國都也宋白曰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茲與於莒始都計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徙于莒隱公二年莒人入向註云今城陽莒縣莒自初封二十三君為楚簡王所滅漢為莒縣城陽王所都莒音居許翻）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索隱曰淖女教翻康曰竹角切姓也相息亮翻）乃執湣王而數之（數其罪也師古曰數所具翻宋祁曰所主翻）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後漢更千乘郡為樂安國十三州志曰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唐志千乘博昌二縣皆屬青州乘繩證翻雨王遇翻自上而下曰雨）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班志嬴博二縣屬泰山郡）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焉（誡與戒同戒警敕也毛晃曰警敕之辭曰誡此言天地人皆以相警敕也）何得無誅遂弒王於鼓里（鼓里莒中地名近齊廟）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累力偽翻事相緣及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齊人謂極為綦音其下綦之同）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索山客翻求也）齊湣宋獻是也（湣讀曰閔宋獻意即指宋康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即提挈之挈音詰結翻）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言其持心持國擽然如石之固擽歷各翻）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毛晃曰然如也是也）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帥讀曰率首所救翻志者心之所主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仰魚亮翻凡仰給仰成之仰皆同音）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基址也本也為土立址曰基為不立根本亦曰基白明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楊倞曰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諾人應答也信人不疑而心孚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一遙翻約也勒也束也）政令

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令力正翻）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黨與也即下文所謂與國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楊倞曰此綦當作基今謂此綦字從上註所謂齊人之言其義亦通明顯也）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伯讀曰霸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霸）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政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先的翻分也離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湣讀曰閔薛公謂孟嘗君孟嘗君卒齊與諸侯共滅薛卒子恤翻）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引讀曰靷音羊晉翻丁度曰靷駕牛具在胷曰靷蓋駕馬亦用靷也）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史記齊閔王十年伐燕取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邱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滅之通鑑誤孟子以取燕事屬之齊宣王敗補邁翻詘與屈同音渠勿翻燕因肩翻）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燕因肩翻槁枯木也振搖也振已枯之木則其葉摧落而不根拔矣槁苦皓翻又音古老翻）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稽考也又計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曰晝齊西南近邑音獲索隱曰音胡卦翻括地志戢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illegible]即此邑因澅水爲名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有澅水西[illegible]入沛即班志所謂如水如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時水也余按後漢耿弇攻張步進軍晝中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間蠋班固古今人表作歜音觸據蠋字則當音蜀或音之欲翻康珠玉切通鑑以晝邑爲畫邑以孟子去齊宿于晝爲據也若以孟子爲據則晝讀如字）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環據漢書音義音宦）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燕因肩翻蠋音蜀更工衡翻）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經絞也縊也頸居郢翻頭）

（望也自畜自畜起而還鄰也胝大透胡頸也）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斂力驗翻從以義推）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膠東漢為王國水經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為膠東國膠水之西為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邪音耶）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琅邪秦置為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河濟注已見一卷安王十五年然僅及濟水入河而溢為滎一節今按水經濟水自滎澤東流至濟陰乘氏縣西分為二瀆其南瀆為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瀆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至臨邑縣四瀆津口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間者也參考上濟西注可見濟子禮翻阿東阿鄄鄄城鄄音絹乘繩證翻荷音柯）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旁步浪翻自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乘繩證翻）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王蠋墓盖在畫）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封為君也）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為幽州治所今為燕京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燕因肩翻薊音計）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秦王魏王韓王會于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班志安城縣屬汝南郡司馬彪志作安城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曰在豫州吳房縣東南穰人羊翻）兵至大梁而還（還音旋）

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淖女教翻湣讀曰閔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康吉了切余按班書王子侯表有敫字師古曰古穆字今從之傭傾身為人力作為于偽翻）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竊私也私為之而不使人知衣於既翻食祥吏翻）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閭里門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呼火故翻叫號也號戶高翻）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袒右肩也）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燕因肩翻）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餘猶可置之不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問乎後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

趙王得楚和氏璧

（楚人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刖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為詐而刖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荊山之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外圓象天內方象地）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姓譜曰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采於藺因氏焉藺力刃翻）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使秦負曲也）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償辰羊翻紿蕩亥翻欺也詐也）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從才用翻間古莧翻）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祥吏翻好呼到翻令力正翻古者縣大夫至春秋時有邑大夫縣令起於戰國之時秦漢因之）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此蓋賂掌關市之官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戰國之時合為一官量音亮）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

回遣之（回遣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泄姓也與洩同春秋時鄭有大夫洩駕陳有大夫洩冶如亦姓也張守節以如耳為魏大夫姓名非也蓋衛大夫是時魏王有如姬重音輕重之重）乃貴薄疑以敵如耳（薄姓也風俗通衛賢人薄疑敵當也）尊魏妃以偶泄姬（偶匹也對也）曰以是相參也（參三也相參列也間廁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斂力艷翻）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謂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魏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即漢西河之離石縣城拓拔魏分西河置五城郡又置石城縣蓋此地是也相息亮翻慮音廬燕因肩翻）秦穰侯復為丞相（穰人羊翻復扶又翻）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令尹楚上卿執其國之政猶秦之丞相也令力正翻）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

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言天下共宗周以為諸侯主杜佑曰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周之下都也晉帥諸侯城之以居敬王至考王封其弟桓公于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于鞏號曰東周王赧立東西周分理入徙都西周則王城也帥讀曰率少始照翻鞏居勇翻赧奴版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謂三代所傳之祭器如九鼎之類是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夫音扶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麋鹿之大者曰麋麋無爪牙之利而肉可食若更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于虎矣臊蘇遭翻魚腥肉臊麋武悲翻更古孟翻）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詘讀曰黜言黜其僭王之名也）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共音如字傳直專翻言三代之器傳於周周亡則所傳之器將南歸於楚天下將合兵至楚而共討其罪也）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索隱曰地志不載光狼城盖屬趙國史記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康曰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既而書之康以為其地在代何也又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舊為兩國代在山之陰中山在山之陽既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如康意抑以為光狼本代地趙襄子滅代而中山從有光狼地武靈王既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郡九原雲中下兵始能敗趙軍取光狼史既不先序其兵行之路後人無考光狼城之所闕疑可也）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扶風汧縣之西有大隴山名隴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隴以西本冀戎豲戎氐羌之地秦累世攘拓以其地置隴西郡錯七各翻又倉故翻汧若堅翻豲戶官翻）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按秦兵時因蜀出巴郡和縣路以攻拔楚之黔中黔音琴）楚獻漢北及上庸地（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鄧隋唐之地上庸曹魏新城唐房陵郡之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史記正義曰鄢鄧二城並在襄州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北三里古鄢子之國又按水經注鄢城當在宜城南有鄢水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鄢亂次而濟即其地徐廣曰西陵屬江夏余謂西陵即夷陵班志夷陵縣屬南郡水經江水東逕夷陵縣又東逕西陵峽盖縣城去峽不遠夷戶雅翻）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使使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凡和好之好皆同音漢志澠池縣屬弘農郡杜佑曰澠池有東西俱利二城即秦趙會處宋白曰在今縣西十三里澠莫殘翻又莫忍翻）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姓譜廉姓顓帝曾孫大廉之後頗普河翻）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從才用翻）廉頗送至境與王訣（訣音訣

（決別也）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度徒洛翻）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于澠池王與趙王飲（此句作秦王與趙王飲文意乃明）酒酣（酣戶甘翻樂也洛也）秦王請趙王鼓瑟（瑟二十五弦伏羲所作史記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悲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趙人善瑟故秦請鼓之瑟色櫛翻）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缶瓦器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盆也揚惲曰仰天拊缶而歌嗚嗚秦聲也說文曰缶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樂劉昫曰缶如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因而用之其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缶方九翻惲於粉翻盛時征翻昫吁句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言將殺秦王也頸居郢翻濺音箭康音贊汙灑也汙烏故翻）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靡委靡不振之貌）王不懌（不悅也）為一擊缶（為于偽翻）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藺力刃翻頗普何翻毛晃曰人道尚右故左右手之右以右為尊）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將即亮翻）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宣言者宣布其言於外也）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

病不欲爭列（朝直遙翻毛晃曰列行次也位序也）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匿藏也隱也）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若猶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此謂請秦王擊缶時也）相如雖駑（夫音扶駑音奴字林曰駘也駘堂來翻）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荊所以笞故負之以請罪肉袒者袒而露其肉笞丑之翻）遂為刎頸之交（刎武粉翻頸居郢翻言襟相契雖刎斷其首無所顧也崔顥曰言要齊生死斷首無悔）

初燕人攻安平（燕因肩翻班志東安平縣屬淄川司馬彪志屬北海郡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唐志青州有安平縣後省入博昌縣按三十一年樂毅入臨淄以中軍據之燕人攻安平當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間故通鑑於是年以初字發之酅戶圭翻）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掾以絹翻掌市官屬也卷鐵以傅車轊故謂之鐵籠籠盧東翻傅音附轊音衛車軸頭謂之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擒（潰戶對翻潰散也折食列翻燕因肩翻）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犇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

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燕因肩翻將即亮翻）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令力正翻勿獲勿禽之以為俘獲賑即忍翻救也恤也毅欲懷柔二邑使之自服不及計其死守也）使即舊業（即就）以鎮新民（恐新民思為齊而反則以此鎮之）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讓責也）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遺于季翻）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謂王噲讓國於子之以至亡國殺身也事見上卷慎靚王五年今王元年堪勝也任也不能堪命者言王噲命子之子之不能勝王噲所命而任燕國之事也噲古怪翻靚疾正翻勝音升任音壬）寡人統位（統他綜翻

丁度曰統攝理也）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夷平也為于偽翻）報塞先仇（塞悉則翻）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為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塞悉則翻燕因肩翻好呼到翻難乃旦翻）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夏奚仲作車至周而備其制輿方象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以象鶉火熊旂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此諸侯以下所建者也輅車之後又有屬車百兩亦當時諸國之儀乘馬四馬也孔穎達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車有兩輪故車稱兩乘繩正翻好呼到翻難乃旦翻屬音蜀兩音亮旂渠希翻斿夷周翻旒也參所今翻列宿星名也旐音兆）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為齊王（相息亮翻）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頃之言無幾何時毅魚器翻復扶又翻）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孫子五間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又曰敵間之間

（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間古莧翻）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王于況翻又音如字）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將即亮翻燕因肩翻下同騎奇寄翻康曰姓也余謂騎劫將以能而將騎以官稱非姓也設魚器翻）樂毅知王不善代之（知王遣代其意不善將誅之也）遂犇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燕因肩翻將即亮翻惋烏貫翻）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鄉讀曰嚮）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田單恐衆心未一故假神以令其衆）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劓魚器翻割鼻也）置之前行（行户剛翻）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降户江翻）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掘其月翻冢而隴翻）燕軍盡掘冢墓燒

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操七刀翻鍤則洽翻鍫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乘登也登城而守也）遣使約降於燕（使疏吏翻降户江翻燕因肩翻）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鎰弋質翻遺于季翻令盧經翻懈古隘翻繒慈陵翻綃也）畫以五采龍文（畫古畫字通）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葦于鬼翻葭也）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史記田單傳壯士五千下有人字）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譟先到翻羣呼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亡逃亡也北奔北也逃亡者追之奔北者逐之楊倞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毛晃曰人道面南背北北者背也故古以堂北為背背亦偝也以敗走為北者取偝之而走耳）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燕因肩翻）

（為于偽翻又音如字）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齊以田單安國平難又嘗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齊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師古曰敫古穆字種之隴翻汙烏故翻凡染汙之汙皆同音）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趙王封樂毅於觀津（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觀工喚翻）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捐余專翻弃也）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遠迹言自吳至郢其道里甚遠而行迹得至也弗是謂夫差弗以子胥之言為是也伍子胥楚人也楚平王信讒殺其父兄子胥奔吳吳王闔閭信而用之伐楚入郢闔閭卒夫差立子胥屢諫不聽賜之屬鏤以死子胥既死夫差取其尸盛之鴟夷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也以馬革為之韋昭曰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郢以井翻說式芮翻夫音扶差初加翻鴟丑之翻沈持林翻量力讓翻闔戶臘

翻卒子恤翻鏤力俱翻又力俱翻盛時征翻榼戶盍翻）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夫音扶）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離與罹同墮與隳同音火規翻後凡墮毀之墮皆同音）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謂不敢與趙謀燕）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不佞猶言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數所角翻）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閒為昌國君（燕因肩翻索隱曰閒音紀閑翻）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卒子恤翻）田單相齊（相息亮翻）過淄水（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過利縣東東北入于海）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衣于季翻惡烏路翻施式豉翻後凡布施之施皆同音）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巖下殿巖之下也昔弇遊巖廊）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

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人之意（食祥吏翻稱昌孕翻愜也後凡稱愜之稱皆同音）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名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復扶又翻朝陟遥翻旦日又直遥翻朝羣臣之日也勞力到翻凡撫勞之勞皆同音）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如字養也收穀收而養之也）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田單任貂勃於王（任汝鴆翻保也今之任子義亦如此貂丁聊翻康曰姓也）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傷譖毀也害也損也）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將軍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領也）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使疏吏翻觴之者舉觴以禮之也）九人之屬相與語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貂勃以安平君之重楚王留而禮遇之也夫音扶乘繩證翻）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別彼列翻）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翟與狄同）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願王察之異日王曰名相單而來（異日猶言他日也相息亮翻）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徒跣徒行而跣足也跣先典翻不履而跣足親地也李延曰襢禓衣袒肩見體曰肉袒襢與袒同禓先的翻）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名相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酣戶甘翻酒樂也應劭曰洽也稽音啟下首拜也）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呂尚釣于渭濱周文王出獵載與俱歸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因號曰太公望）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齊公子無知之亂管夷吾奉公子糾與桓公爭國子糾死管仲囚桓公釋其罪任之以政號曰仲父姓譜管姓周文王子管叔之後）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襄王從湣王走莒班志莒縣屬城陽國故云城陽之山中湣讀曰閔莒計與翻）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馬而

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惴之睡翻危懼之貌司馬盖指騎劫）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舍讀曰捨王于況翻）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架木通路曰棧道棧士限翻康士諫切非）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户（夜邑戰國策作掖邑班志掖縣屬東萊郡掖羊益翻）田單將攻狄（班志狄縣屬千乘郡後漢安帝改曰臨濟徐廣曰狄今樂安臨濟縣也史記正義曰故狄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往見魯仲連（姓譜魯以國為姓）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乘繩證翻燕因肩翻上時掌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謠余招翻徒歌曰謠大冠武冠也）脩劍拄頤（脩長也拄冢庾翻）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蕢其位翻草器也）立則仗鍤（顏師古曰仗直亮翻憑荷也鍤則洽翻）為士卒倡曰無可

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毛晃曰尚庶幾也言單于其時蓋言曰今日之事尚庶幾焉黨類也言戰有勝負不死則降將歸于何類也）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此蓋言安平封邑益之以夜邑夜邑在安平東淄水在安平西夜邑有租賦之奉淄上有遊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燕因肩翻夜讀曰掖音羊益翻）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水經註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濁水會濁水出廣饒縣治嶺山亦謂之繩水又北與時澠之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繩水繩水出營城東世謂洪溱水西逕樂安博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即淄水也騁丑郢翻馳騖也澠時陵翻溱反詵翻又音秦）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樂音洛）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者心之所主也）明日乃厲氣循城（厲嚴厲也勉厲也奮厲也振厲也是三者有修飭振起之意）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援于元翻引也後以義推）（枹芳無翻擊鼓杖）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二十九年書齊滅宋先書宋滅薛時孟嘗君已封于薛宋所滅者何薛邪去羌呂翻）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孟嘗君

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絶嗣（嗣祥吏翻）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括地志郢城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陳即古陳國班志陳縣屬淮陽國註云楚頃襄王自郢徙此復扶又翻頃窺營翻）秦以郢為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班志武安縣屬魏郡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安之類非真食其縣之入也張守節曰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克得百姓安集故曰武安）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二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按秦黔中郡地非唐黔州地也宋白曰今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理義陵即今辰州溆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即今朗州所理是今辰州叙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之地自永嘉以後沒于夷獠元魏之後圖記不傳至後周保定四方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初于其地立本州續改為黔州大業中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為秦漢黔中郡交爭難辯今黔州及夷費思播與秦黔中郡隔越峻嶺以山川言之炳然自分黔其今翻又其炎翻沅音元溆音叙澧里弟翻獠魯皓翻涪音浮爭與互同費兵媚翻以水名）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世本曰安釐王名圉釐讀曰僖）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楚王收東地兵（東地盡楚之東境淮汝之地也）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魏安釐王封其弟無忌為信陵君（宋白曰信陵君邑于甯今宋州寧陵縣古甯城也）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暴曰報翻姓也周有卿士暴公其後遂以為氏鳶以專翻名也）穰侯大破之（穰人羊翻）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賢曰開封故城在今汴城南宋白曰今汴州開封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是漢理所汴皮變翻）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北宅即宅陽復扶又翻芒莫郎翻）魏人割温以和（温縣即春秋温邑屬晉唐屬孟州）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從子容翻穰人羊翻）魯湣公薨子頃公讐立（湣讀曰閔頃音傾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山名在河南密縣括地志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水經註黄水出新鄭縣太山黄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也華户化翻）韓人告急於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相息亮翻）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如秦（如往也）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謂從趙魏也）以未

急故復來耳（復扶又翻）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姓譜舜後胡公滿封於陳子孫以為氏又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楚周為胡國楚滅之）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蓋華陽城下也）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將即亮翻沈持林翻人皆貪生而畏死二萬人與戰烏得盡沈諸河以計沈之也）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古予與字通下書南陽定脩武班志脩武縣屬河內郡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其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劉原父曰脩武即晉之甯邑武王代紂名之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有古南陽城父音甫傳直戀翻）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璽印也言段干子欲得秦相印故請魏割地璽斯氏翻）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夫音扶）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更工衡翻）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夫音扶鄭司農註考工記曰博立梟棊宋玉楚辭曰箟蔽象棊有六博成梟而牟呼五白謝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史記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為餘行也梁湘東王繹博食子未下以其有使不便也梟堅堯翻）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卒子恤翻）寔脩武

韓釐王咎子桓惠王立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姓譜陸終之後受封於黃為楚所滅其後以國為氏使疏吏翻歇許竭翻）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上時掌翻至極也物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而陽生焉夏至陽之極而陰生焉）致至則危累棊是也（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棊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棊不墜王曰危哉）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史記正義曰極東極西也余謂秦國之地有天下西北之二垂也）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乘繩證翻從子容翻索隱曰要讀曰腰以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康曰於笑切約也余謂索隱說是）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猶楚使名滑相趙然也盛姓也相息亮翻）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信讀曰申後屈信之信皆同音）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徐廣曰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又曰燕縣有桃城班志東郡有燕縣陳留郡有酸棗縣水經註濮渠東北逕燕城內為陽清湖又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燕酸棗虛桃者史記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燕於賢翻虛如字徐廣曰平皋

（有邢丘劉昭曰邢丘故邢國史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捄與救同）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徐廣曰皆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班志平丘外黃濟陽三縣屬陳留仁地闕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師古曰左傳魯惠公敗宋師於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有黃城即此地也索隱又曰謂秦以兵臨仁平丘二縣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平丘句斷史記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接水經註黃溝名也河水舊於白馬南泆通濮濟黃溝濟陽故城在曹州寃句縣西南康曰蒲在長垣之蒲鄉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濟子禮翻垣于元翻瓚藏旱翻索山客翻傳直戀翻）王又割濮磿之北注齊秦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捄王之威亦單矣（濮博木翻要讀曰腰脊資昔翻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濮磿地名近濮水水經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班志所謂濮水首濟者也東北流左會別濮水水受河於酸棗縣杜預所謂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者也東至乘氏縣與濟同入鉅野澤磿康其質切言秦既服魏又割濮磿之北則地連於齊是注齊之要也魏地既入於秦則楚趙之聲勢不接是絶楚趙之脊也單與殫同索隱曰單盡也言秦王之威盡行也濟子禮翻乘繩證翻索山客翻）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絀敕律翻黜也）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伯讀曰霸）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槃大雅蕩之篇鮮息善翻少也後以義推）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彖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濡汝朱翻）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易弋豉翻）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事見左傳史記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三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也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水瀕曰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水經註太原榆次縣同過水側有鑿臺）今王妬楚之不毀（孔穎達曰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為于僞翻）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夫音扶）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重直龍翻累魯水翻）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資之謂資以兵也）且攻楚將惡出兵（惡音烏）王將借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索隱曰楚都陳隨水右壤蓋在隨水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余謂右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記檀弓成子高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註云不食謂不墾耕）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班志留縣屬楚國方與湖陵縣屬山陽郡銍蕭相三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銍竹乙翻方音房與音預碭音唐又徒浪翻相息亮翻史記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竟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時楚蠶食魯國有泗上之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謂華山以至崤塞諸山皆在咸陽之東曲河謂河千里一曲按水經河水自雲中沙南縣屈而南流至華陰潼關曲而東流所謂曲河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鄭韓之國都也）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許春秋許國班志許鄢陵二縣皆屬潁川郡上蔡故蔡國蔡仲所封後徙新蔡故此為上蔡召陵即齊桓公伐楚所次之地二縣班志皆屬汝南郡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鄢陵居其間二邑皆脅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嬰繞也嬰城者謂以兵繞城而守也鄢漢書音義音甚多丁度毛晃音從於建翻召讀曰邵）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乘繩證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齊右壤謂濟西之地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東西為經兩海東海西海也謂自西海至東海其地一為秦所有也要約猶約束也要於遙翻）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此極言山東諸國連從之為秦害也燕因肩翻）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

服矣（燕因肩翻）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資治通鑑卷四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　鏞

資治通鑑卷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周紀五（起屠維赤奮若盡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始己丑終乙巳也）

赧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左徒楚官名史記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補闕之類質音致按去年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上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遣使歇侍太子為質於秦為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歇許竭翻）　秦置南陽郡（凡山南水北皆謂之南陽晉南陽在脩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秦魏楚共伐燕（燕因肩翻）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藺力刃翻樂音洛）　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田部吏部收田之租稅者也）　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治直之翻平原君之家臣用事而不肯出租稅者也）　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削灋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削侵也奪也弱劣也懦也）　君安得有

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邪音耶戚親也言平原君於趙則王族親戚之貴者也）平原君以為賢（賢善也能也）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觀此則趙奢豈特善兵哉可使治國也治直之翻）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即閼與故城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虚郭乃閼與之舊平史記正義曰閼與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亦有閼與城儀潞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山北也河東圖遼州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救之是此遼州即唐之儀州閼阿葛翻又於連翻康音烏又音嫣與音預又音余史記正義曰閼於連翻漢書音義涅乃結翻聚材喻翻沾他兼翻諶時壬翻鞮丁兮翻潞魯故翻）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頗普河翻）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陿與狹同隘也）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言將是勇者勝也將平聲或曰帥勇者則勝將去聲）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盧經翻邯鄲音寒丹）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令力正翻趙奢此令非以禁約所部以忌秦軍也）秦師軍武安西（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宋白曰洺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為永年屬武安郡秦軍勒兵武安西即此地劉昫曰磁州治滏陽縣漢武安縣地隋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磁祥之翻昫吁句翻）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此軍之中候也漢北軍中候之官本此或曰軍中之候軍吏也）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壘力水翻）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間古莧翻此孫子所謂反間也食祥吏翻將即亮翻）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卷讀曰捲凡捲舒之卷皆同音）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姓譜許姓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胤其後以國為氏）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須後令謂胥為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余謂胥語絕許歷請刑趙奢令其且待也蓋謂敢諫者死邯鄲之令耳今既自邯鄲進軍近閼與矣許歷之諫固在邯鄲之後不當用邯鄲之令以教之故曰後令邯鄲令力正翻邯鄲音寒丹令力丁翻）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

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趨七喻翻又音如字得上時掌翻）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趙王封奢為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括地志邯鄲縣西北有馬服山）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為國尉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穰人羊翻）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括地志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壽鄆州之縣也余據唐志鄆州壽張縣武德初置壽州通鑑書此以發范雎間穰侯之事間古莧翻）

初魏人范雎（姓譜范本陶唐氏之後隨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後有氏焉雎音雖）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戰國之時仍周之制置上中下三大夫漢百官表中大夫掌論議須姓密須氏之後風俗通須姓太昊之後益本之須句使疏吏翻句音劬）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索隱曰折脅摺齒謂擊折其脅又拉折其齒也簀謂葦荻之薄用之以卷其屍也余謂簀字從竹蓋竹為之非葦荻之薄也又謂竹東南之産北人貴之自江以北饒葦荻人率織之以為薄寢或以為薦藉索隱以葦薄為簀習於所見而從俗所呼者耳相息亮翻笞丑之翻摺力答翻卷讀曰捲簀竹革翻更工衡翻溺奴弔翻）以懲後令無妄言者（令力丁翻）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

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名求之（今盧經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臺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灌謁者操七刀翻使疏吏翻率讀曰帥）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音羊古字多作陽詐也如淳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謬靡幼翻誤也詐也穰人羊翻）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王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謬靡幼翻穰人羊翻屏畀郢翻又畀正翻後凡屏退之屏皆同音跽忌已翻跪也唯于癸翻益應聲也凡唯諾之唯皆同音）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卒子恤翻終也邪音耶）范雎曰非敢然也（雎音雖然猶言如是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昌呂翻）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

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少始綌翻）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謂天下之士懲雎之死不敢復言鄉讀曰嚮）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溷謂溷瀆之也漢陸賈曰毋久溷公即此義音户困翻毛晃曰溷濁也又汙辱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病足之兔韓盧搏兔無不獲者況蹇兔乎治直之翻）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穰人羊翻為于偽翻）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夫音扶）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謂殺唐眜也見上卷十四年湣讀曰閔將即亮翻）再辟地千里（辟讀曰闢眜莫葛翻）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事見上卷三十一年罷讀曰疲幾居依翻）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

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夫音扶康曰處敞呂翻余謂處昌據翻於世俗常言音義為長）而天下之樞也（以門户為喻門户之闔闢皆由於樞）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用霸者請用霸天下之術）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強者未易柔服故先親附弱者易以豉翻）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范雎謀兵事則三晉受兵禍而穰侯兄弟皆為秦所逐矣）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更工衡翻胡傷意謂即上卷客卿之胡陽閼於葛翻又於連翻與音預）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班志懷縣屬河內郡括地志曰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雎息隨翻）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質音致卒子恤翻）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雎息隨翻間古莧翻說式芮翻）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

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夫音扶使疏吏翻華戶化翻斷丁亂翻凡斷決之斷皆同音）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操七刀翻謂剖符而出使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陶穰侯封邑）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宇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衛蒲戚實出獻公齊渠丘實殺無知而陳蔡不羹亦殺楚靈

王此皆大都危國也傳直戀翻祭則介翻陸德明櫟音立曼音萬羹音郎）尊其臣者卑其主（如下事之類）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管李也擢拔也宿昔一夕之間也淖齒弒齊湣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淖奴教翻射而亦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二十年）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夫音扶）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漢承秦制鄉置有秩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之人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大吏謂左右中吏以上為吏者也秩直乙翻）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相息亮翻朝直遙翻為于偽翻）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應於陵翻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其地在唐安州界）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間步投間隙徒步而行也間古莧翻）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字叔恙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噬蟲之毒故相問曰無恙乎恙餘亮翻噬時制翻）畱坐

飲食取一綈袍贈之（綈田黎翻厚繒也袍步刀翻長襦也記玉藻曰纊為繭縕為袍孔穎達曰純著新綿者為繭雜用舊絮者為袍）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相息亮翻為于偽翻雎更姓名曰張祿故云然鄉讀曰嚮）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以示跪伏）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於前而馬食之（莝寸斬之藁雜豆以飼馬莝豆兩物也莝寸臥翻食祥吏翻）使歸告魏王

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洗城）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犇趙匿於平原君家（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平原君趙勝趙王之貴介弟也貴盛於趙以好士聞於諸侯故魏齊犇歸之而就匿焉）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為相（相息亮翻）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薨呼肱翻穰人羊翻）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事見三卷十年援于元翻手引也）薦白起為將（見上卷二十三年將即亮翻）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言拓地東連於齊也事並見上卷鄢於晚翻郢以井翻屬之欲翻）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稽音啓）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賈音古言其致禍如商賈之賈物也凡商賈之賈皆同音）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雎息隨翻為于偽翻搤音厄說文曰捉也吭音剛咽也）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為安國君立子異人為嗣張本嗣祥吏翻）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索隱曰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孔衍曰長安君惠文王之少子也史記正義曰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也質音致索山客翻少詩照翻）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強諫猶力諫也）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復扶又翻唾吐臥翻口液也明謂左右者顯言之也）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待也言盛氣以待其入也）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春秋時宋國之官有左右師上卿也趙以觸龍為左師蓋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也息子也祺音其冗而隴翻散悉亶翻）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黑衣衛士之服也觸龍先為其少子言以發太后之問也昧死言忘其死也少詩照翻又音小昧莫佩翻）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幾居豈翻謂言死必填溝壑願及未死而託少子也）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烏浩翻婦之老者之稱趙太后之女嫁於燕故稱之曰燕后燕因肩翻）太后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奉讀曰俸凡奉祿之奉皆同音）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令力丁翻使也）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為于偽翻乘繩證翻質音致）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史記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北四十一里是時蓋屬燕將即亮翻燕因肩翻）又伐韓取注人（括地志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少詩照翻）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秦封白起為武安君韓之南陽即河內野王之地班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括地志在懷州河內縣北四十五里行戶剛翻）

楚頃襄王疾病（疾至於甚曰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四十三年黃歇與楚太子為質於秦應於陵翻相息亮翻乘繩證翻歇許竭翻）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更工衡翻）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令力丁翻歇許竭翻）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謂死也卒終也卒子恤翻）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逃去為亡使疏吏翻）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歇許竭翻守舍者守楚太子所寓館舍常為于偽翻度徒洛翻）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狥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言無以罪加歇而歸之於楚以結其和親也應於陵

（翻）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項襄王薨考烈王即位（項音傾秋即是年秋考烈王即太子完）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史記歇初封春申君賜淮北十四縣後徙封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今蘇州是也相息亮翻）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司馬彪志南郡州陵縣註云楚考烈王納州于秦即其地）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武安君上造秦字史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路等州皆上黨郡地釋名云上黨所治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上黨守馮亭（姓譜畢公高之子食采於馮城因命氏鄭有大夫馮簡子守式又翻）以與其民謀曰鄭道

已絕（韓都新鄭自上黨趣鄭由野王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應於證翻被皮義翻）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謂韓獻上黨於秦使疏吏翻）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為秦（為于偽翻樂音洛下同）有城市邑十七（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甚禍者言以為禍也）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毛晃曰推惡於人曰嫁惡嫁禍推吐雷翻）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趙不受上黨而秦得之亦必據上黨而攻趙故趙之禍不在於受上黨而在於用趙括）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守式又翻）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使疏吏翻）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長知丈翻齕音紇杜佑恨勿翻康胡骨翻）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司馬彪志上黨泫氏縣有長平亭括地志長平故城在上黨縣西四十一里杜佑曰白起阬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宋白曰秦阬趙卒於長平今澤州之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頗普何翻泫工玄翻顱音盧壘魯水翻）以按據上黨民（毛晃曰按於肝翻抑也止也據也余謂此據按二字按字當以抑止為義據依據也引援也拒守也言廉頗依據上黨地險引援上黨之民而拒守也康曰按音遏此義亦通但按字無遏音）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數所角翻）止一裨將四尉（裨將軍之副將也尉軍中諸部都尉也裨頻彌翻將即亮翻）趙王與樓昌虞卿謀（風俗通曰凡氏

（之興九事氏於虢者唐虞夏殷是也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氏於事者巫卜陶匠是也氏於字者伯仲叔季是也氏於謚者戴武宣穆是也）樓昌請發重使為媾（媾音構和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從子容翻）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虞卿時為趙之相）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夫音扶應於陵翻）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史言趙之喪師蹙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數所角翻屢也敗補邁翻）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間古莧翻將即亮翻）廉頗易與且降矣（易弋豉翻降戶江翻）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鼓瑟者絃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

於急無活法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兵以正合以奇變傳直戀翻）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少詩照翻難乃旦翻辯折之也）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易以豉翻輕也）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將即亮翻下同）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上時掌翻言以何事知其不可使也）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奉讀曰捧）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將即亮翻朝直遙翻）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置止也廢也置之言廢置此事止勿言也）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稱尺證翻不稱言不勝任也隨坐相隨而坐罪也觀此則知古者敗軍之將罪并及其家）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齕恨勿翻更工衡翻）易

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佯音羊詐也）張二奇兵以劫之（劫勢脅也說文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趙括乘勝追造秦壁（造七到翻詣也）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騎奇寄翻）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如往也上時掌翻遮者遮斷其路）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夫音扶）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奉讀曰捧言惟恐不及也）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史言急來攻壘趙括為計如此耳下言欲出而不能出趙括自出而死其勢可見）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言括欲分其卒為四隊更攻秦壘自一隊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射而亦翻）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降戶江翻）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樂為上音洛下于偽翻又音如字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小者二百四十人得歸趙此非得脫也白起之譎也彊壯盡死則小弱得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為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行耳譎古穴翻邯鄲音寒丹應於陵翻沮在呂翻卒子恤翻）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手而死耶）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史記正義曰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余謂秦兵已至上黨不應復回攻絳州之皮牢宋白曰蒲州龍門縣秦為皮氏縣今縣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恐不可以皮氏為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太原即漢太原郡地在上黨西北）盡有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說式芮翻邯鄲音寒丹）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秦之稱王自王其國耳今破趙國則將王天下也）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四十九年通鑑書秦拔魏邢丘宜其時邢丘之地固屬韓邪）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樂音

（洛）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應於陵翻司馬彪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注曰今縣所治城是也史記正義曰垣雍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雍於用翻）正月皆罷兵（觀此則亦用十月為歲首蓋因秦記而書之也）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為秦殺白起張本）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約事約結和之事也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遺失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言無救於講和之失計也）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難乃旦翻說讀曰悅）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疑謂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之援將不敢乘弱而圖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

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卿謂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索山客翻齊自宣湣以來親楚而讎秦孟嘗君嘗率諸侯伐秦至函谷湣讀曰閔）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言趙失地於賂齊而能攻秦取其地以償所失）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媾居候翻說文媾重婚也引易匪寇婚媾夫已婚而夫妻反目而不和既而復和者為媾此言秦趙為寇讎而交兵至今而復和故以媾為言也重直龍翻）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秦脅韓魏使事秦趙結韓魏使親趙是與秦易道易音如字）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使疏吏翻）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斌悲巾翻）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吾承敝而擊之子

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良將謂白起也屬之欲翻將即亮翻）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復扶又翻）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於時猶言於此時也）先人有言鷰雀處屋（處昌呂翻）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哺音步呴或作姁音况羽翻康呼句切樂音洛）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突徒忽翻竈窓謂之突陸德明曰上時掌翻又如字）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使疏吏翻相息亮翻）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為于偽翻治直之翻）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食祥吏翻少始紹翻）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之如也往也）魏王郊迎以為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任之祿謂不任事而食祿者）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喪息浪翻）文咨以告

子順（文姓也越有大夫文種）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左傳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褚丁呂翻褚所以貯藏衣物左傳鄭賈人欲脫智罃將寘諸褚中而出）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麛鹿子也以其皮為裘記曰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郵與尤同過也章甫殷冠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麛裘而芾謂芾與麛裘相稱刺孔子也袞衣而章甫言孔子相魯能行古之道也麛莫兮翻芾分勿翻協韻方蓋翻戾郎計翻康曰力結切曲也音義非）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喟去貴翻喟然發歎之聲）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當丁浪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有所為也）

退而以病致仕（致仕言致其仕事）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新垣姓也陳留風俗傳周畢公之後居於梁為新垣氏梁有新垣衍漢有新垣平是也）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治直吏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病不可為則良醫束手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伊摯即伊尹伊尹五就桀五就湯摯音至）呂望在商（史記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治直吏翻）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燕因肩翻）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為于僞翻應於陵翻）聞魏齊在平原君所（四十九年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乃為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誘音酉）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

印與魏齊偕亡（使疏吏翻相息亮翻）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卒子恤翻）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復扶又翻）

武安君病不任行（任如林翻不任謂不堪也）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邯鄲音寒丹少利謂兵頗失利也少始紹翻）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校戶教翻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曲二百人立侯二曲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易以豉翻）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及王屋太行諸山之阻橫渡曰絕）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秦王親命之行而不肯行也）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應於陵翻齕恨勿翻）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

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姓譜毛本自周武王母弟毛公）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夫音扶毛晃曰錐鋭也又器如鑽囊袋也有底曰囊處昌呂翻見賢遍翻）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以毛遂為不能而使之留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處昌呂翻見賢遍翻毛晃曰錐鋩曰穎）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索隱曰謂目視而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兩言謂利與害也從子容翻上時掌翻）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胡何也）吾乃與而君言（而猶汝也）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王于況翻）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竪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里鄢於憾翻郢以井翻）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謂焚夷楚之陵廟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惡烏路翻為于偽翻唯于癸翻）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從如字）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今此摠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索山客翻豭居牙翻）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索隱曰歃血若周禮則用珠盤）（奉讀曰捧歃色洽翻又所甲翻從子容翻）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說文錄錄隨從之貌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曰錄借字耳）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相天下士矣（相息亮翻）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

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晉以國為氏）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班志鄴縣屬魏郡）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兩端名為救趙實貳於秦）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入由間道而入也間古莧翻邯鄲音寒丹）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上尚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斬一人首則賜爵一級故謂秦為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怏於兩翻）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惡音烏）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醢呼改翻肉醬也）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司馬彪志河內郡蕩陰縣有牖里城紂囚文王於此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蕩陰縣北九里胃于貴翻）

（牖音酉令力丁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乘繩證翻卒子恤翻）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處昌呂翻）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復扶又翻考異曰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怍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誇大也不取垣于元翻怍才各翻將即亮翻為于偽翻）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下遐稼翻）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洪氏隸釋有漢金鄉守長侯君之碑云其先出自豳岐周文王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胄宣多以功佐國寵如是則侯姓出於侯宣多嬴音盈曹植音嬴瘦之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大梁魏都夷門蓋大梁城北門監古銜翻）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

（以迎尊侯生而禮之也騎奇寄翻）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直上時掌翻上坐之坐才臥翻）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姓譜朱本高陽周封其後於邾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睥睨不正視也睥正詣翻睨研計翻）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徧與遍同）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

（屬之欲翻下乃屬同）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邯鄲音寒丹降戶江翻邪音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令救趙（數所角翻令力丁翻）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說式芮翻屬之欲翻）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乘繩證翻從才用翻）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以侯生既不從行又不為之畫計謀也）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

子之還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無佗端言無佗奇策以發端也）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屏必郢翻史記曰如姬之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進如姬屏卑郢翻為于偽翻下同）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復扶又翻）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

所不受（孫武子之言將即亮翻令力正翻）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復扶又翻）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椎直追翻齊人謂之終葵鐵椎以鐵為之椎殺擊殺也與槌同）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養羊尚翻後養上為養同）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

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齕恨勿翻邯鄲音寒丹數所角翻）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白起以為邯鄲未易攻而王齕軍果不利故以為言）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彊其兩翻）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為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班志陰密縣屬安定郡古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古密須氏之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汾城即漢河東臨汾縣城也去邯鄲尚遠秦蓋屯兵于此為王齕聲援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三十五里）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却（齕恨勿翻數所角翻）使者日至（使疏吏翻）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水經注渭水故渠逕安陵南渠側有杜郵亭又逕渭城北秦咸陽漢之渭城也史記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時杜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郵音尤雍于用翻）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怏于兩翻）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邯鄲音寒丹降戶江翻）應

侯由是得罪（鄭安平匿范雎以見王稽因此入秦為相故雎保任安平而用之今安平降趙故雎由此得罪秦法保任其人而不稱者與同罪應于陵翻）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將即亮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上時掌翻）自言辠過（辠古罪字秦始皇以辠字近皇字改為罪）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鄗呼各翻）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杜佑曰信陵君邑于今宋州寧陵縣）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處昌呂翻姓譜薛本自黃帝任姓之後裔孫奚仲居薛歷夏殷周六十四代為諸侯後因氏焉）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間古莧翻背蒲妹翻索隱曰謂豪者舉之）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為裝欲去（為裝者為行裝也）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

欲封魯連（以其折新垣衍言帝秦也）使者三返終不肯受（使疏吏翻）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為人之為于偽翻難乃旦翻）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賈音古下同）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復扶又翻）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為號華戶化翻）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夏戶雅翻質音致數所角翻）異人以庶孼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曰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師古曰孽庶子也唐韻曰猶木之有孽生也異人于秦太子為庶子于秦王為庶孽孫孽魚列翻索隱曰進者財也宜依小顏讀為責古字多假借用之進音才刃翻）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賈音古邯音寒鄲丹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說式芮翻）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秦國之業（華戶化翻下同子傒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康曰傒胡啓切余謂傒字即左傳高傒之傒陸德明曰傒音兮）士倉又輔之（姓譜士姓晉士蔿之後）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質音致嗣祥吏翻）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適讀曰嫡下為適同）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譽音余）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說式芮翻）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夫音扶）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適讀曰嫡）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日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中讀曰仲）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間言於太子曰（間古莧翻）子異人絕賢（毛晃曰絕奇冠也相去遼遠也）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為

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厚餽遺異人（餽祥吏翻遺于季翻）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娶字當從史記作取邯鄲音寒丹）知其有娠（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娠多作身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震動之震不作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佯音羊期讀曰朞蓋任身十二月而生也子政是為始皇為呂不韋以此賈禍張本）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予讀曰與）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楚服為楚人之服或曰楚楚盛服也）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摎史記正義紀虯翻康曰居由切）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從子容翻將即亮翻令力丁翻）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資治通鑑卷五

資治通鑑卷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秦紀一

（起柔兆敦牂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始丙午終癸酉也　陸德明曰秦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

昭襄王

（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為主通鑑以秦卒併天下因以昭襄王繫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辟地有德曰襄以沈約謚法言之則昭襄複謚也卒子恤翻謚神至翻辟讀曰闢）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河東本魏地秦取之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守式又翻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秦法論死于市謂之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稽薦范雎於秦王雎既相秦稽亦進用今以罪死故雎日以不懌懌悅也不懌不悅也應於陵翻或曰范雎之初進用於秦至於為相昭襄王誠悅之也鄭安平既降趙王稽又得罪雎雖為相昭襄王臨朝接之日以不悅懌羊益反）王臨朝而歎（朝直遙翻）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將即亮翻）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燕於賢翻蔡姓也以國為氏）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倨居御翻傲也）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相息亮翻）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孔穎達曰吁者心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也）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謂春生夏長秋就實冬閉藏各成其功而相代謝也夫音扶下同）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商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吳起事見一卷安王二十一年大夫種相越王句踐以雪會稽之耻功成不退為句踐所殺種溫

公音章勇翻與讀曰歟句音鈎踐慈淺翻種章勇翻）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應於陵翻謬靡幼翻邪音耶）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僇與戮同）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閎夭周文王武王之賢臣閎音宏夭於驕翻又於表翻）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

越王（倍與背同蒲昧翻）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五星早出為贏晚出為縮贏餘輕翻縮所六翻）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怨已讐謂殺魏齊德已報謂進用王稽鄭安平等）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為于偽翻）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相息亮翻）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姓譜荀本姓郇後去邑為荀又晉荀林父公族隰叔之後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史記正義曰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後先皆去聲）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羿古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羿音詣中竹仲翻父音甫）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

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楊倞曰感忽恍惚也悠闇謂遠視不分之貌）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露袒如人之支體上下無衣裳以覆蔽裸露肉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音骨亂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奴巧翻又奴教翻攪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覆敷救翻蓋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康曰將音將帥之將余據文義讀如字為通傳音附）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百人為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莫邪吳之寶劍也說文莫邪長戟也邪音耶）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

之利鋒當之者潰（兌劉向新序作銳楊倞曰兌猶聚也讀與隊同倞音諒）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夫音扶）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字書仇讎皆匹也說文仇讐也讎猶應也左傳怨耦曰仇記曰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于耦而成怨則為仇讐校也兩本相對覆校是非也殺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讐之義至此為甚後世率以為言好呼到翻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商頌之辭武王湯也發依商頌讀為旆古者軍將戰則建旆）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楊倞曰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謂動用也）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治直吏翻）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

用也（卬古仰字音魚向翻楊倞曰下託上曰仰）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倞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隆重也技渠綺翻）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楊倞曰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錙莊持翻）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毳與脆同音此芮翻）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賃女禁翻毛晃曰借也僦也市傭謂市人之受庸者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三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衣于既翻屬之欲翻）操十二石之弩（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彊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此皆近世教習所致武備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按括之論詳矣然用之則誤國喪師不知合變是趙括之談兵也操七刀翻）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謂置戈于身之上即荷戈也荷下可翻）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中試言程試而中度者復其戶不傜役也利其田宅給以田宅便利之處胄今之兜鍪冠古玩翻嬴怡成翻擔也中竹仲翻復方目翻）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改造謂更選擇也易弋豉翻）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刦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陿與狹同隘烏懈翻楊倞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隱藏其民于阸中也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勝我陸德明音義曰鰌音秋藉也李云鰌藉也藉則削也忸女九翻）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隷五家（楊倞曰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隷鄉里之五家也要一遥翻長知兩翻）是最為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熬五刀翻）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楊倞曰干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而作者無異未有愛貴其上而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于節義心不為非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楊倞曰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此數國使之危殆）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漸浸漬也言勢詐功利漸漬以成俗漸子廉翻）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謂禮義教化之所齊以詐遇之無不敗者墮讀曰隳）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挹一及翻義與揖同）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治直之翻）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夫音扶下同）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將即亮翻）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楊倞曰不用疑謀此智之大知讀曰智）行莫大於無過（行下孟翻）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言不可自以為必勝）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楊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嚴固則敵不

（得而陵奪也處昌呂翻）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楊倞曰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于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言欲為將而惡失權則舍已之勝筭遷就以逢君之欲矣）（將即亮翻）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夫音扶）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楊倞曰至謂守一而不變處昌呂翻）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楊倞曰百官軍之百吏也）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謂之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楊倞曰言必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曠廢也夫音扶）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將即亮翻將建旗伐鼓以令三軍之進退死不離局離力智翻）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行戶剛翻）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令力正翻）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楊倞曰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不獲之以為囚俘）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刃者生傃刃者死奔命者貢（楊倞曰傃向也謂傃向格鬬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傃音素）微子開封於宋（殷紂暴虐微子奔周武王殺紂封微子於宋微子本名啟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楊倞曰說苑云桀為天子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當是說苑誤案戰國時趙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同乎姓譜曹姓本自顓頊元孫陸終之子六安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至魏武帝始祖曹叔振鐸）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楊倞曰竭蹷顛仆猶言匍匐也樂音洛蹷居月翻）無幽閒辟陋之

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閭讀曰閭辟讀曰僻）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夫音扶）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之詩而言） 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上惟欲吾兵之至也樂音洛） 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荀卿曰（囂虛驕翻又牛刀翻） 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為于偽翻） 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惡烏路翻） 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民東亡（義不為秦民也） 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𢡟狐之聚（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自赧王時東西分治赧王擁虛器而已班志河南郡梁縣有𢡟狐聚括地志汝州外古梁城即𢡟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所居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索隱曰𢡟狐聚與陽人聚在洛陽南北五十里梁新城之間也𢡟與憚同聚賢曰慈諭翻） 楚王遷魯於莒而取其地（魯至是而亡莒居許翻）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後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山上有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妃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摎紀虬翻） 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朝直遙翻令力政翻）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班志雍縣屬扶風秦惠公都之有五時故於此郊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凡下見上之見音賢遍翻雍於用翻時音止） 楚遷於鉅陽（赧王三十七年楚自郢東北徙於陳今自陳徙鉅陽至始皇六年春申君以朱英之言自陳徙壽春則此時雖徙鉅陽未離陳地也赧奴版翻郢以井翻離力智翻）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為元君（更工衡翻） 元君魏壻也（壻女夫妻謂夫亦曰壻旁從女或從士思繼翻）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薨呼肱翻七子八子秦宮中女官名） 以子楚為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經入弔祠（賢曰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衰七雷翻）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燕因肩翻） 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長平之敗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五年） 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言其四境皆鄰于彊敵四面拒

（戰也）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羣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乘繩證翻鄗呼各翻）卿秦攻代（姓譜卿姓也）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姓譜將亦姓也音即良翻飲於禁翻）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使疏吏翻）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蹴子六翻蹋也綬音受）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為于偽翻）燕師至宋子（班志宋子縣屬鉅鹿郡）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乘於代（將即亮翻樂乘趙將也戰國策曰樂乘敗卿秦于代當從之敗補邁翻）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都薊趙人進圍之）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處昌呂翻處和者主和也）燕王使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相息亮翻）趙平原君卒（卒子恤翻）

孝文王（索隱曰名柱謚法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姓譜周封夏后氏于杞非為後不得封者以夏為氏一曰陳夏徵舒之後夏姬生莊襄王故尊為太后華戶化翻夏戶雅翻）燕將攻齊聊城拔之（聊城在濟水之北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因肩翻將即亮翻約之矢謂以書圍繞束縛于矢也射而亦翻）遺燕將為陳利害（遺于季翻為于偽翻）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降戶江翻喟丘貴翻言與其使人加刃於我寧使我拔刃而自殺也）聊城亂田單克聊城（用大師曰克）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

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曲勿翻禮記不充詘于富貴詘者喜失節貌予謂此詘即屈仲之屈）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釐讀曰僖）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彊其兩翻）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朱熹曰君子成德之名）

莊襄王（本名異人改名楚孝文王之中子也謚法勝敵制彊曰莊）

元年呂不韋為相國（相息亮翻）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

使相國師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師讀曰率聚慈喻翻）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餘年西周已亡猶幸東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為秦所滅則盡不祀矣索隱曰既盡也曰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周比亡（比必寐翻及也）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班志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平王居之洛陽周公遷殷民於此是為成周師古曰穀城即今新安應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陰班志河南郡之平縣即平城也括地志曰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曰河陰劉昭曰偃師帝嚳所都盤庚復南亳是為西亳鞏古鞏伯國周之東周公所居緱氏周大夫劉子邑宋白曰緱氏春秋之滑國已上七邑漢皆屬河南郡緱工侯翻郟音夾鄏音辱）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相息亮翻）蒙驁伐韓（驁五到翻又五刀翻）取成皋滎陽（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滎澤在其南唐屬鄭州）初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即其地班志卞縣屬魯郡頃音傾）為家人（家人猶今所謂齊民也）

二年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班志榆次狼孟二縣並屬太原郡榆次即左傳涂水梗陽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并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而吳為墟班志吳縣太伯所邑漢為會稽郡治所句音鉤踐慈演翻）宮室極盛（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彊不能為國謀乃營其都而盛宮室何足道也孔穎達曰爾雅云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則曰室室之言實也）

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齕恨勿翻）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括地志高都縣今澤州也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之西南三十五里帥讀曰率）魏師數敗（數所角翻）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信陵君留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赧奴版翻）誡門下曰（誡居拜翻敕也）有敢為魏使通者死（為于偽翻使踈吏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康曰重直用切余按文義當音輕重之重）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卒子恤翻趣讀曰促催也）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將即亮翻）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

（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黄河之西為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驁五到翻敗補邁翻）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于秦（後漢志汝南郡征羌縣有安陵亭注云即魏安陵君所封地栝地志曰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縮所六翻）秦使之守管（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管城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欲使安陵以君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軍尉之執節者也周執節以使漢執節則使且可以專殺矣）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夫音扶倍蒲妹翻喜許既翻）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使疏吏翻之如也往也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造七到翻）安陵君曰我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太府魏國藏圖籍之府憲法也）憲之上篇曰臣弒君子弒父有常不赦（有常謂有常法也）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降戶江翻與讀曰預）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謂為安陵之禍也悍下罕翻又音汗）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刎扶粉翻頸居郢翻縞古老翻爾雅曰縞皓也辟讀曰避）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安陵受封於魏國者也縮高受廛於安陵者也縮高之子不為魏民逃歸秦而臣於秦為秦守管時秦加兵於魏欲取大梁安陵儻念魏為宗國縮高儻念其先為魏民見魏之危安敢坐視而不救公子無忌為魏舉師以臨之安陵君則陳太府之憲縮高則陳大臣之義以拒之雖死不避反而求之可謂得其死乎無忌為之縞素辟舍以謝安陵吾亦未知其何所處也）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信陵君殺晉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六年間古莧翻）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令力丁翻說式

（尚翻將即亮翻）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數所角翻）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朝直遥翻卒子恤翻）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鄭玄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記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五月丙午王薨（薨呼肱翻）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信侯號稱仲父（呂不韋封文信侯仲父以齊桓禮管仲禮之）晉陽反（是年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

始皇帝上（諱政莊襄王子也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諡法號始皇帝）

元年蒙驁擊定之（擊定晉陽也驁五到翻）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間古莧翻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幵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涇水上接蔚茹水南流至幵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邠州乾州之北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于渭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幵輕煙翻蔚紆勿翻笄古兮翻雍於用翻嵕祖紅翻）並北山東注洛（並步浪翻師古曰洛水即馮翊漆沮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歷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也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沮水自邠州東北來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所謂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沮七余翻鄜音膚邠彼巾翻）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覺露也韓之謀露也）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臣為于僞翻卒子恤翻終也）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填閼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閼讀曰淤音於據翻舄與潟同音思積翻鹵也鹵亦作滷音郎古翻鹹滷也）關中由是益富饒（饒有餘裕也）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索隱曰麃邑名麃公史失其姓名麃悲驕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卷達員翻邑名）斬首三萬　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繁陽（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相息亮翻）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

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數所角翻復扶用翻使使疏吏翻令力丁翻被皮義翻上時掌翻矢糞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郭開之間廉頗以其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好貨耳讒人罔極其禍國可勝言哉間古莧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將即亮翻壽春縣漢屬九江郡唐為壽州治所始皇六年楚方徙都壽春史終言廉頗之事也卒子恤翻）

三年大饑（五穀皆不熟為大饑）蒙驁伐韓取十二城（驁五到翻）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班志武遂縣屬河間國方城縣屬廣陽國後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將即亮翻燕因肩翻）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秦置雁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後本夏后氏之苗裔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

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獯許云翻粥音育獫虛檢翻）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康曰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莫府莫與幕同一曰莫大也莫府猶言大府）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騎奇寄翻下同剡以冉翻）謹烽火多間諜（塞上置候望之地邊有警則舉烽漢書音義烽如覆米籅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籅漉米藪也音一六翻籅要籅淅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間諜者使之間行以伺敵觀其變動也間古莧翻諜達協翻著直畧翻桔吉屑翻槔音皋漉音鹿淅音析難乃旦翻伺相吏翻）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收畜產而自保也）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將即亮翻）趙王讓之（讓責也）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說文畜許竹翻養也史記正義許又翻又音蓄聚也）王復請李牧（復扶又翻）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杜門塞門以拒絕來者彊其兩翻）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

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言屢賞而不用之以戰也）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車騎皆選其堅良者乘繩證翻騎奇寄翻）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禽敵殺將者賞百金將即亮翻）彀者十萬人（彀古候翻張弓也索隱曰彀謂能射者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委弃也委之於敵也佯音羊）單于聞之（單于匈奴首領之稱班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單音蟬稱處陵翻）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陳讀曰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如淳曰襜襤胡名在代地班書作澹林襜都甘翻襤路談翻類篇盧甘翻）破東胡（東胡其後為鮮卑烏丸服虔曰在匈奴東故曰東胡）降林胡（如淳以澹林為東胡以此觀之似是兩種降戶江翻）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近其靳翻）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先悉薦翻）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班志緜諸道屬天水郡西漢之制縣有蠻夷曰道括地志緜諸城在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唐貞觀十七年省秦嶺入清水縣韋昭曰緄戎春秋以為犬戎師古曰混云夷也史記正義曰緄音昆字當作混余謂昆戎即周之昆夷翟與狄同班志隴西郡有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豲道應劭曰豲戎邑也狄道晉置武始郡括地志豲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豲戶官翻）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後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晉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唐寧慶二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古大荔城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地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荔力計翻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氏音支班志北地郡有朐衍縣括地志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應劭曰朐音煦師古音香于翻康求于翻非）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甘泉在漢馮翊雲陽縣漢起甘泉宮於此誘羊久翻）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慶州寧州鄜州靈州鹽州之地上郡唐延州綏州銀州之地）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酈道元曰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斯可矣）

（漢郎中矦應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孝武出師攘之于漠北匈奴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葢在沙漠之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是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名曰高闕水經注河水自窳渾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闕南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劉昫曰高闕北拒大磧口三百里杜佑曰高闕當在豐州河西厥九勿翻降户江翻窳以主翻渾户昆翻磧七迹翻）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史記正義曰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雁門代郡皆在句注陘之北唐之雲翔蔚新武州即其地也若唐之代州雁門郡惟崞繁畤二縣漢雁門郡之舊縣其雁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臺則漢太原之慮虒縣也句音鈎陘音刑蔚紆勿翻崞音郭畤音止師古曰慮虒音廬夷）其後燕將秦開為質于胡（姓譜秦本顓頊後子嬰既滅支庶為秦氏余按左傳魯有秦堇父秦姓其來尚矣燕因肩翻將即亮翻質音致父音甫堇几隱翻）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嬀州銀城縣史記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嬀州王隱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以上谷名焉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燕因肩翻嬀居為翻）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漁陽唐薊州檀州北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唐嘗置遼州又嘗為安東都護府治所）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暘徐廣音場索隱音暢類篇又直亮翻仲郎翻）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質音致）七月蝗疫（蝗子始生曰蝝翅成而飛曰蝗以食苗為災疫札瘥瘟也）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釐讀曰僖湣讀曰閔）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驁五到翻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索隱曰燕虛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赧王四十二年黃歇說秦王曰拔酸棗虛桃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桃城虛葢與桃相近括地志南燕城古燕國滑州胙城縣是也桃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燕烏田翻虛如字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括地志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邱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雍於用翻史記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山陽縣余考之上下文此非河內之山陽葢班志山陽郡之地）初置東郡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赧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劇竭戟翻煖音許遠翻又許元翻赧奴版翻）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數所角翻將即亮翻易弋豉翻）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　諸矦患秦攻伐無已時（以發明年合從伐秦事從子容翻）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從子容翻長知兩翻）

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徐廣曰壽陵在常山史記正義曰本趙邑也余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史記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余按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又按隋志魏州之觀城舊曰衛國開皇六年始更名信都國則隋冀州也開皇六年置武邑縣并得觀津縣地則觀津猶屬信都也正義誤矣觀古玩翻）人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夏郡鄳縣古冥阨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黽阨之塞在申州張守節曰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平靖關蓋鄳縣之阨塞括地志曰石城山在申州羅山縣東南二十一里古冥阨塞黽音盲康彌兗切非也阨音厄又於賣翻）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背蒲妹翻）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鄢於憶翻）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郢以井翻）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相息亮翻）秦拔魏朝歌（朝歌紂都衛康叔所封也班志朝歌縣屬河內郡）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班志野王縣屬河內郡濮博木翻）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夏太后薨（即夏姬也夏戶雅翻薨呼肱翻）蒙驁卒（驁五到翻卒子恤翻）

八年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蒲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蒲子與垣縣皆屬河東郡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本魏地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故城在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垣于元翻重直龍翻）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宿雍（雍於用翻）己酉王冠（冠古喚翻）帶劒 楊端和伐魏（姓譜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以為氏又晉大夫楊食我食采於楊氏子孫以邑為氏楊食音嗣采倉代翻）取衍氏（史記正義曰衍氏在鄭州衍羊善翻）初王即位年少（少始照翻）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師古曰嫪居蚪翻許慎郎到翻康盧道切毐烏改翻）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為毐舍人者甚眾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下遐稼翻治直之翻）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班志蘄年宮秦惠公所起在雍括地志在岐州城西故城內蘄巨依翻）為亂（句斷）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相息亮翻）戰咸陽斬首數百

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秦有夷三族之罪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所謂參夷之誅也）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萯陽宮（萯陽宮秦文王所起水經註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後漢志甘亭在扶風鄠縣萯音倍）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斷丁管翻）齊客茅焦上謁請諫（姓譜周公之子封于茅其後以國為氏又有茅戎邾大夫有茅地茅夷鴻謁猶今之刺也上謁者通名而求見也上時掌翻）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若汝也夫音扶）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經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躔次所舍故謂之宿宿音秀亢音剛觜即移翻參疏簪翻）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使疏吏翻）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邑子同邑之少年也）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趣讀曰促鑊胡郭翻吳人謂之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沫莫曷翻涎也）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蔡邕獨斷曰陛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稱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閣下之類斷丁亂翻）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行下孟翻下同）不自知邪（邪音耶）車裂假父（謂嫪毐）囊撲二弟（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撲弼角翻又普卜翻）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雍於用翻行下孟翻為于偽翻）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與鑕同職日翻鐵椹也）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受事者受所敎之事也）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卒子恤翻）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為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謂謁告而歸也）故失期而還（欲以發春申君之問也還從宣翻）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謂已入聘幣否也使疏吏翻）曰未也

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娠音身）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周赧王五十三年楚以春申君為相至是二十餘年說式芮翻相息亮翻）即百歲後（人謂死後為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言非但如此而已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謹舍者別為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史記正義曰無望者不望而忽至）今君處無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也處昌呂翻）事無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

相國其實王也（相息亮翻）王今病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長知兩翻不讀曰否）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左傳曰怨耦曰仇蓋取此義治直之翻）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薨呼肱翻）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班書百官表郎掌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韓信曰吾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蓋戰國時置此官）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為于偽翻）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史記正義曰棘門壽春城門名）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俠讀曰夾蓋夾而刺之魏晉儀衛有俠轂隊亦曰夾轂隊刺七亦翻）投其首於棘門之外于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楊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相息亮翻文信侯國於河南洛陽）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謂遊說以間秦之君臣為于偽翻間古莧翻）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索山客翻）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上時掌翻史記戎王使由余使於秦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乃歸由余由余諫戎王而不聽穆公使人要之由余遂去戎降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并國十二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之於楚授以國政奚薦其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晉惠公殺其大夫丕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子桑也余使疏吏翻遺于季翻說讀為悅要一遙翻降戶江翻媵以證翻宛於元翻）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事並見前治直吏翻從子容翻雎息隨翻）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眾（夫音扶色女色也）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秦謂民為黔首黔其廉翻黨黑也）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也（藉慈夜翻假也借也齎子兮翻持遺也或為資義亦通）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班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其南漢高帝七年更名新豐驪呂支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更工衡翻）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

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卒子恤翻遺于季翻刺七亦翻又七賜翻將即亮翻）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貍陽（史記正義曰按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康從本字力之切余謂康音是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齊陽城及貍竊意貍即貍陽也其地當在齊燕境上燕因肩翻）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言伐燕之兵未罷而秦兵來伐也姓譜桓本自姜姓齊桓公後因謚為氏余按齊桓之前有周桓王魯桓公晉有桓莊之族而以姓桓者為祖齊桓亦不通矣齮丘奇翻又去倚翻謚神至翻）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轑陽（閼於曷翻與音預又音余）

（徐廣曰轑音老在并州十三州志轑陽在上黨西北百八十里葢唐樂平郡地今之遼州也據十三州志轑當音遼）桓齮取鄴安陽（鄴縣有安陽城曹魏置安陽縣屬魏郡）趙悼襄王薨（薨呼肱翻）子幽繆王遷立（繆靡幼翻）其母倡也（倡音昌妓女也）嬖於悼襄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為遷亡趙張本行下孟翻）

文信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使疏吏翻）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處昌呂翻）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酖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酖直禁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臨良鴆翻哭也）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操七刀翻嫪居蚪翻毐烏改翻）

楊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穿壁窬穿牆窬音諭又音俞）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擔亦作儋齊人名小罌為儋音都濫翻石斗石也罌於耕翻）未見雒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發關東四郡兵也）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齮丘奇翻又去倚翻敗補邁翻將即亮翻扈夏有扈氏之後音戶輒陟涉翻後漢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若據正義所云則以此平陽為河東之平陽非也當以後漢志括地志為正）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復扶又翻括地志宜安故城在常山藁城縣西南二十五里肥下即班志真定國之肥纍縣春秋肥子之國括地志肥纍故城在藁城縣西七里）秦師敗績（大崩曰敗績）桓齮犇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還從宣翻）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後漢志魏郡鄴縣有武城史記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城是齮丘奇翻又去倚翻）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古者列國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璽斯氏翻）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灋術之學（班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鼂錯為申商刑名之學言人主不可不知術數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宏曰擅殺生之力通雍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畢見於上謂之術與錯所言同灋古法字鼂古朝字錯千故翻瓚藏旱翻塞悉則翻見賢遍翻）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數所角翻）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

賢（治直之翻）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自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孤憤者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者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余謂說難者言游說之難溫公楊子註說音稅難如字）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為于偽翻使疏吏翻上時掌翻說式芮翻）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從子容翻）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燕因肩翻朝直遙翻）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為于偽翻）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遺非藥令早自殺（下遐稼翻治直之翻遺于季翻令力丁翻）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揚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知說之難而卒死于說是何其所行與所言反也說式芮翻難如字卒子恤翻）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確堅也言自信之堅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夫音扶此非指韓非子之名）非邪（此非是非之非邪音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謂欲亡韓）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言死猶有餘罪也）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番音婆又音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秦軍畏李牧不敢戰而還趙之所恃者李牧而卒殺之以速其亡）初燕太子丹嘗質于趙與王善（王之父異

（人質於趙生王於邯鄲）王即位丹為質於秦（質音致）王不禮焉丹怒亡歸（為丹遣荆軻刺秦王張本）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此漢南陽郡之地時秦楚韓分有之）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地　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余謂上書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界水經註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逕郎山入北平郡界意樂徐之地當在徐水左右又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註曰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不注俗謂之平湖平陰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樂意當音洛）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毛晃曰四方而高曰臺垣于元翻坼斥格翻說文裂也）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史記本紀作內史騰班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余按秦內史兼治漢三輔之地始皇并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其一也）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韓至是而亡潁川郡韓地也韓自平陽徙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陽翟秦滅韓遂以為陽翟縣為潁川郡治所）華陽太后薨（華戶化翻）趙大饑　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上地以其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應劭曰井陘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唐謂之上門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陘音刑）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端和即楊端和此逸楊字）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姓譜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以為氏將即亮翻采食代翻傳直戀翻）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趙至是亡邯鄲音寒丹）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王母邯鄲美女也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怨於元翻）還從太原上郡歸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大后薨（薨呼肱翻）王翦屯中山以臨燕（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為中山國趙滅之以其地為中山郡水經註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唐之定州即其地也燕因肩翻）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犇代（帥讀曰率）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上谷燕地秦置上谷郡唐易州嬀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嬀居為翻）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郝音釋康曰呵各切）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湣與閔同）燕太子丹怨王（怨王之不禮也）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居六翻姓也姓譜云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為氏余

（謂此傳會之說也）鞫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令力丁翻康曰惛音昏恐丘用翻余謂然字句絕言鞫武之計迂遠使人悶然恐如字須待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姓譜周宣王封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太子受而舍之（舍如字館也）鞫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命卒謂命盡也丹言樊將軍以窮來歸當盡死以保匿舍藏之卒子恤翻）願更慮之鞫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楚國本曰荊此蓋楚未改國號之前受姓也）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燕因肩翻數所角翻）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從子容翻使疏吏翻）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燕丹於禮致荊軻之初畫兩端之策荊軻守其初說所以事不成要之戰國之士皆祖曹沫之故智若藺相如會秦王毛遂結從於楚之類是也沫音末又讀曰劌刺七亦翻又七賜翻）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荊卿留意焉荊軻許之於是舍荊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荊軻無所不至（閒古莧翻造七到翻）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荊軻行荊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漢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古督亢地也督都毒翻亢音剛康苦浪翻）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說讀曰悅）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荊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荊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張鴆翻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胸也）則將軍之仇報

而燕見陵之愧除矣（燕因肩翻）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遂自刎太子聞之犇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刎扶粉翻盛時征翻）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焠忽潰翻索隱曰焠染也謂以毒藥染劒鍔也水與火合為焠）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纔足以霑濡絲縷便立死也康曰血出如絲縷也濡人余翻縷龍主翻）乃裝為遣荊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王應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秦紀二（起閼逢閹茂盡玄默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荊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記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荊軻奉圖而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賢遍翻）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環音宦）羣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讀曰猝後倉卒之卒皆同音）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操七刀翻）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斷丁管翻）荊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翻中竹仲翻）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荊軻以徇（體解支解也解佳買翻）王於

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薊音計） 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遺于季翻） 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索隱曰衍水在遼東） 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復扶又翻） 王賁伐楚（賁音奔翦之子也） 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王父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為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度徒洛翻） 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内頻陽山而名）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狼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 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降戶江翻） 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

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輿音預史記正義讀如字） 蒙恬攻寢（班志汝南郡有寢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丘師古曰寢子衽翻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寢縣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寢丘秦蒙恬攻寢即此） 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為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為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即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 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即良鄉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 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制行軍亦自有都尉敗補邁翻） 李信犇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

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將即亮翻復扶又翻）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此當是出武關也）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貸與貣同吐得翻從兵求物也）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史記注怚音麤徐廣曰一作粗）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數所角翻挑戰者擿撓敵以求戰也挑徒了翻）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後以義推）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裴駰曰據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犫距躍三百是也）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為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蘄渠之翻又音機）殺其將軍項燕（項燕項梁之父也燕烏賢翻）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楚至是亡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勝音升）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忽諸言忽然而亡也）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熾尺志翻焱弋贍翻）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

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蓬逋翻手行也伏鼻墨翻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復言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報其父讎不勝其忿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漢鄒陽曰荊軻湛七族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王其族坐之湛沒）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要離吳人為吳王闔廬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螯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䟽鼅鼄即鼄蝥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趙魏之間謂之鼅鼄蛛音朱蝥音矛靡温公揚子注音如字康美為切謂靡爛也余謂康音美俱非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吳祕曰荊軻以君子之道類之則盜爾）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既不祀）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昫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猶言會計也會古外

翻）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敫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為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忘巫放翻）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姓譜后本郈氏其後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多受秦間金（間古莧翻下同）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萩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釋文雍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甄當作鄄音工掾翻）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鄢郢大夫不欲為

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格如字止也闘也）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誘音酉）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同）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處昌呂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其善否也齊田氏亡）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樂音洛）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勠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都禮翻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

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為五帝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曰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又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上唯天子得稱之更工衡翻）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自漢高帝以尊太公此後不復為追號）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周公作謚法緣行之美惡以立謚如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後人加己以惡謚也謚神志翻）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史記正義數色主翻）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騶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所謂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為周得火德蓋以火流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說以為終始秦當以土為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以水為行所謂推五勝也漢初以土為行蓋亦祖衍之說也）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為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為行故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為紀）丞相綰言燕齊荊地遠（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為荊索隱曰丞相綰姓王）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遐嫁翻凡自上而下之下皆同音）廷尉斯曰（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賜之甚足易制（易以豉翻史記正義音以職翻非也）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始究翻監去聲康又居銜切余謂守尉監官名也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陸德明釋文監古暫翻監於古銜翻可以知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鐻與虡同音巨虡者所以懸鐘橫曰筍植曰虡）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增而廣之）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程大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名渭城阪即九嵕諸山襟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史記正義曰在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

（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遠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門也豈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歟涇渭言涇渭之交也復與複同音方目翻複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范史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賢注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賢曰回中在汧括地志回中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之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為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後至雞頭以書法之前後觀之居然可見）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作宮已成而更名也索隱曰言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中宮曰天極是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一名雲陽宮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聯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甬余隴翻賈山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頴達曰馳道

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屬之欲翻）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班志魯國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于繹即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兖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嶧音亦）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孔頴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括地志泰山在兖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一曰岱宗服虔曰封者增山之高禪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除地為墠後改墠為禪晉太康地記曰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墠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烏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葅稭班志作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曰戛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本作葅假借用應劭曰稭槀本去皮以為席絀與黜同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郡有梁父縣師古注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父山在兖州泗水縣北八十里父音甫）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

（蓋漢仍秦制也秦作畤於雍以祀上帝今采其禮以為封禪禮）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齊自太公以來祠之）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王句踐徙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於臺下是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于山上謂之琅邪臺邪音耶大樂之樂琅邪之風景也樂音洛）初燕

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解佳買翻）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道經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張曰羨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太史公曰嬴姓分封者為徐氏姓譜曰皐陶子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齊戒之齊讀曰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而至自解猶今言分疏）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班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水經泗水出魯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為宋太丘社亡而周鼎沒于泗水中故祠泗水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行三千餘里）之衡山南郡（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為荊州江陵府之往

也）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幾居依翻）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北至酃入江括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宏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為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赤也）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

産欲為韓報仇（為于偽翻）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博浪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浪史記作浪正義音狼）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狙攫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索山客翻）始皇遂登之罘（班志之罘山在東萊腄縣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旋即還字之往也）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頴達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頴曰碣石在遼西郡絫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絫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鉅海之中名天橋柱碣音桀）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姓譜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為氏）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坊（壞音怪坊讀曰防）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錄圖

書如後世讖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反備非胡）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轉貨販易者為商坐市販賣者為賈贅之銳翻）略取南越陸梁地（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量侯須無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主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置桂林南海象郡（桂林因産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間無雜木冬夏長青葉長尺餘文頴曰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韋昭曰今日南是也）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所謂謫戍也晉志曰自非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古以裴說為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謫則革翻處昌呂翻）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窳渾間方屈而

（東南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因以為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袤袤音茂逶於為翻迤以支翻）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暴讀如字劉伯莊音僕括地志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獄者秦當已成而覆按之也故者知其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築長城及處南越地（處昌呂翻）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列國史記也）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孔子八世孫字子魚鮒音附）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班志雲陽縣屬馮翊）塹山堙谷（塹七豔翻堙音因）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房廣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下謂之阿房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白郎翻）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至嶻嶭九嵕為北山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為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

（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為天極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史記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陰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者有罪既加刑復罰作之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寫蜀荊地材（康曰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即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皆至關中計宮三百（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宏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陽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班志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朐音劬）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扶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謂羣邪也）惡鬼辟（辟讀曰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康說非也始皇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也）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畤縣括地志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從山上見丞相車騎

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敷尾翻）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廉察也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妖於遙翻）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秦置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諸生傳相告引（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傳株戀翻相如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誦孔子之言以為法也）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為胡亥奪嫡殺扶蘇張本）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東郡本衛地秦徙衛于野王以其地置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燔音煩爇也）遷河北榆中三萬家（河北河之北也）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去疾姓馮從才用翻守手又翻）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酈道元曰營水出營陽郡泠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其山磐基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峯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疑在道州舜陵在女英峯下九疑之第六峰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于蒼梧之野歸葬于江南九疑山山海經曰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海渚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樓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字誤籍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陽縣秦屬鄣郡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為杭州治所）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所謂水波惡處則今之由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陿中渡則今富陽分水之間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班志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有禹冢）祭大禹（禹井）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縣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並海上北至琅邪之罘（並步浪翻罘音浮）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余按公孫弘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射而亦翻並步浪翻）始皇惡言死（惡烏路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宮平臺之中）丞相斯為上崩在外（為于偽翻）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如淳曰轀輬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制大行載轀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交路四角金龍銜壁垂五采飾羽流蘇前後雲畫帷裳虡文畫曲轓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均其身為虎文史記正義曰棺音館又古玩翻轀音溫涼一作輬音同）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郎亮翻）趙高者生而隱宮（康曰餘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

（故曰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雅素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長子謂扶蘇）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亦徹也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更工衡翻改也）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阻翻）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欲翻付也康音蜀非下以屬同）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趣讀曰促復扶又翻）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屬之欲翻令按天寶元年改羅川縣為真寧縣）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班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又漢王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之護諸將也）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代距沙丘甚遠蓋毅還至代即就繫之）遂從井陘抵九原（班志井陘在常山石邑縣西史記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貨殖傳鯫鮑千鈞師古注曰鯫膊魚也即今之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而說者乃讀鮑為鮠魚之鮠失義遠矣鄭康成以鮑於煏室乾之亦非也煏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鰎魚者是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鮑魚耳而煏室乾者本不臭也）

（鮑白卯翻鯫音楫䱝於業翻鮠五回翻煏蒲北翻鰋居偃翻）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即三十五年蒙恬所除者）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謂錮者冶銅錮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謂從府庫之物以實陵便房中藏才浪翻）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康注引劉伯莊云機相灌輸以防穿近者余按文勢自機弩至輒射之文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之意作如是觀文意甚順射而亦翻史記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用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閉之墓中（藏重即泄謂工匠若更為第二重機藏與外人近即泄其所以為機藏之事故大事畢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畢句絕謂既下窆則送終之大事畢也重直龍翻）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二事並見前卒子恤翻）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行下孟翻）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

矣（恬祖驁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倍蒲妹翻）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息亮翻）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使如字）

二世皇帝上（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著如字史記正義音丁畧翻）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康曰上音缺下丘逆翻余謂決如字決裂也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

心志之所樂（好呼到翻樂音洛）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鴆翻）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磔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溫公類篇音竹格翻磓也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財物入於縣官（漢謂天子為縣官此縣官猶言公家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曰逮其人亡則討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

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為臣之節何得以此罪加之）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與讀曰預）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說讀曰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食讀曰飤又音祥吏翻）度不足下調郡縣（史記正義曰下遐嫁翻調徒釣翻謂下郡縣而調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

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史記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班志屬潁川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地盤洲洪氏曰陽夏鄉去太康縣三十里夏音賈班志蘄縣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渠依翻）是時發閭左戍漁陽（鼂錯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彊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為屯長帥也）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度徒洛翻）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師古曰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種章勇翻）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收大澤鄉之兵以攻蘄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班志符離銍酇譙屬沛郡姓譜葛國既滅其後以國為氏柘苦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為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為宋州柘城縣亳州真源縣古苦縣地徇辭峻翻略地也銍竹乙翻酇本作鄌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酇字為之音嵯王莽改縣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苦音怙）行收兵比至陳（比必寐翻）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城本楚襄王所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邊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所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者也譙巢聲相近耳）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餘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監古銜翻）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亢也躡尼輒翻躡其足也笞丑之翻）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

上謁（陳勝字涉）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於野矣）縣無守城（諸縣皆畔秦復為六國無復為秦守城者）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已為秦所滅今立楚為張也）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下遐嫁翻）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吳廣字叔）（滎陽縣屬三川郡）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復扶又翻）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姓譜曰武姓宋武公之後余謂自有謚法以武為謚者多矣而必以武姓為宋武公之後何拘也唐志氏族以為武

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此由武后而傅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或言第十一子聃季載之後）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予讀曰與）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殷王武丁封叔父于河北是為鄧侯後因氏焉班志云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者漢高祖更名淮南國後武帝復曰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才喻翻）葛嬰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立襄彊為楚王（姓譜襄魯莊公子襄仲之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索隱曰房邑名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上柱國楚爵之尊者蔡以國為氏也）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三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故城即衛之漕邑）至諸縣說其豪傑豪傑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蒯徹即蒯通班書避武帝

（諱改徹為通蒯卹怪翻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蒯得）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則加以鳥羽插之所以示急疾也檄户歷翻）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先音悉薦翻）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

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復音扶又翻）博士孔鮒諫曰（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八世孫即前藏書者也）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翻踼而踣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累音良瑞翻）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戲許宜翻）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

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班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賦以給共養姓譜齊人降郭子孫去邑為章氏少詩照翻邯下甘翻）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秦之刑徒已論者輸作驪山）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仲馮曰人奴一物產子又一物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也）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

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班表曰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比三公）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趣讀曰促上王字下王于況翻）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

廣（燕涿郡以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河内本魏地於時屬河東郡）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黶音烏點翻又於琰翻）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為豢龍氏及晉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為沛郡治相城故以沛縣為小沛也沛傳蓋翻漢高帝事始此）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班志曰下相縣屬臨淮郡索隱曰案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縣於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也括地志曰下相故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於項子孫以邑為氏焉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狄人田儋起兵於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儋音丁甘翻）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頞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頞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愛人喜施（喜許既翻施式豉翻）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細翻呂公女是為呂后）既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度徒洛翻比必寐翻）到豐西澤中亭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為酒所加也被皮義翻）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嫗威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間（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音宕是也）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據曹參傳曰參為掾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姓譜宋支子食采于蕭後因為氏數所角翻掾于絹翻）君為秦吏今欲背之（背音蒲妹翻）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刼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音狩後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言投劉季以自保也）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射而亦翻遺于季翻為于偽翻）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魯陽公之類是也今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長直亮翻扛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守式又翻下同）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將音即亮翻）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劒居外梁

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儀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言所殺自數十至百人也）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說文曰慴失氣也音之涉翻）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籍始于此）田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從才用翻）周市徇地至狄（周市魏人）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詳讀曰佯詐也應劭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師古曰廷音定）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傑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

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師古曰謂投間隙而微出也）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養羊尚翻）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杖直亮翻箠止蘂翻馬檛也）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參猶三也）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弋豉翻）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為王（寧陵即漢之寧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寧陵城古寧陵也）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見賢遍翻）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　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周之列國衛最後亡）

資治通鑑卷七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秦紀三（起昭陽大荒落盡閼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泗川郡即泗水郡秦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姓周文王子雍伯之後）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卿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卿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為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周章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

（敗補邁翻復扶又翻）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刎扶粉翻）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益守滎陽以扞叔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周章卽周文）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守滎陽（遣兵留兵也少詩沼翻）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為假王）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王令也）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後漢志滎陽有敖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師古曰郯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郯別是地名或恐郯當作郟郟是郟鄏之地史記正義曰郟是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縣相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河南之郟鄏正義以為汝州之郟時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郟鄏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伍奢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為許州）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數所角翻誚七笑翻責也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資二翻睢香萃翻謂肆情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職日翻梏姑沃翻）夫

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狥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斷丁亂翻）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犖呂角翻）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說讀曰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去年

（趙王使李良畧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塞悉則翻陘音刑）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將即亮翻）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拜謁而起顧從官而慙也從才用翻）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以故者以此故也）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陳當作淩陳勝傳作淩人秦嘉秦姓也春秋時魯有秦董父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秦郯郡余按裴駰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郡則治郯耳）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惡烏路翻）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時章邯為上將）

（將兵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翳為都尉姓譜飂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監古銜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陳王之汝陰（之往也）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父音甫）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降戶江翻）初陳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史言陳王棄其親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以故人二字發其端乃及慢其妻父事次及客事客先與陳王傭耕及其據陳而王遮道求見陳王載與俱歸後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其為君之威重也顓與專同）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

為蒼頭軍（魏有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識別也）起新陽（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雅素也）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

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為信都縣屬信都國後漢復曰襄國）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臣瓚曰陳勝傳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于郯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瓚說是東陽者為所屬縣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姓譜衛卿甯氏之後又晉有甯嬴以邑為姓）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與音房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

并力俱進（并必正翻）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首事謂最先起兵伐秦）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索隱曰左右校即左右校尉校戶教翻）呂將軍走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工堯翻余謂從如氏之說當音於堯翻）與番盜黥布相遇（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於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故謂番盜番蒲何翻）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人也（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

十里宋白曰今蘄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姓英氏（姓譜英出自偃姓皐陶之後封於英因以為氏）坐灋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長知兩翻）乃率其曹耦（曹輩也）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迺以女妻之（妻七細翻）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班志留縣屬楚國括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廄將蓋掌馬）良

數以太公兵灋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佗人言皆不省（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下平為同省悉井翻察也後以義推）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張良從沛公始此）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𡰱將兵北定楚地（師古曰𡰱古夷字類篇曰古仁字又延知翻）屠相至碭（班志相縣為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相息亮翻碭徒郎翻）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州蕭西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班志下邑縣屬梁國）還擊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廣陵縣屬九江郡班志為廣陵國都唐為揚州姓譜召姓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召寔照翻）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酈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

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易以豉翻）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將即亮翻）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倍蒲妹翻）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胡陵即湖陸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地故魏地也）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班志栗縣屬沛郡）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沛公從騎百餘往

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州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卽夏桀所奔地晉灼曰鄛音勦絕之勦師古音巢）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至今（當屬上句）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虞書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爾雅翼曰蠭近其房輒羣起攻人故曰蠭起之將）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祖謚爲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阬勝之南兖州記盱

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屬泗州音吁怡）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潁川故韓地秦置郡）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注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後漢志及水經注爲是）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它徒河翻）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繣結礙也絜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銜戶緘翻繣音獲絜音頡）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狥魏地（爲于僞翻予讀曰與）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閒爲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雨三日以往爲霖）武

信君引兵攻亢父（亢父音抗甫）閒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濟陰成陽縣有雷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楚軍軍濮陽東（班志濮陽縣屬東郡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音卜）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郎内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勳）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謂少年此去春秋多也）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譴去戰翻責也當丁浪翻）則

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見賢遍翻）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蔡邕曰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班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繇讀曰徭役也古字借用）治阿房宮（治直之翻）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為于僞翻下同）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閒古莧翻隙也又讀曰閒餘暇也）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于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少我謂輕我以為幼少也）

（固我謂輕我以為固陋也）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事見上卷始皇三十七年與讀曰預）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陽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

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弒簡公而取齊國（事見左傳卒子恤翻）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行下孟翻）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厭于鹽翻後以義推）求利不止列勢次主（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于人主也）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索隱于數百年之下議其說為非可乎信讀曰伸）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也行下孟翻）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屬之欲翻）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

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灋（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如字康直龍切非也）下不敢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狗百姓尚何於灋（言尚何事於灋也處

（昌呂翻）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盗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下遐嫁翻）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屬之欲翻）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榜音彭笞擊也掠音亮考箠也）不勝痛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其罪也勝音升）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之翻）逮秦地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説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卒子恤翻貉莫客翻北方國豸種）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見賢遍翻）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更迭也覆審也訊問也更工衡翻）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奏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上時掌翻）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幾居依翻）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破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傅會（傅讀曰附凡傅會之傅皆同音）遂具斯五刑論（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謂之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中讀曰仲）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晉灼曰高陵縣屬琅琊郡）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之東）去攻陳留（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 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時律曆廢不知閏故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置于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歸餘于終耳何以明之據漢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固然非曆廢也貢父曰予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曆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記既以秦正月

稱十月遂以閏月轉為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敘之非秦法也）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班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為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數所角翻下同）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徵讀曰證）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說讀曰悅）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淳曰卿者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卿之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

（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注已見前）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為利者蓋畏秦也）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慓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慓頻妙翻又匹妙翻悍下旦翻又下罕翻）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余謂扶義猶言仗義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注曰在頼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為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于成武成武成陽縣屬濟陰成武縣屬山陽濟陰唐為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頼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陝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為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杠音江）攻秦壁破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為項羽封田都張本）

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秦滅衛置東郡郡尉也班志成武即衛楚丘地括地志

今曹州縣）

宋義行至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傳寛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為相州縣按此兵猶未度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後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蝨（蘇林曰䖟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先寛邯等也如淳曰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䖟而不能破蝨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與邯戰即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之搏音博䖟音盲蟣居喜翻蝨音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鋭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狠何墾翻此併下三語指項羽也）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者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言軍無見在之粮見賢遍翻）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

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專屬於將軍（屬之欲翻下道屬同）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狥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狥其私謂身送其子相齊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朝直遥翻）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極邪柱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曰為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說非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濟水以北之地聊城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救趙（為項羽王田安張本）章邯築甬道屬河

餉王離（恐敵抄其糧運故夾築垣墻以通餉道屬之欲翻餉式亮翻）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召前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也）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度徒洛翻下同）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史記正義澤音釋）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相為於偽翻下欲為同）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言十分之中冀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保全也）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度徒洛翻）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張敖耳之子也）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言其戰畧有利也）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復扶又翻）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涉姓也閒名也）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冠古玩翻）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將卽亮翻呼火故翻）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之睡翻）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杜佑曰昂車以其轅表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角翻）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為難也豈疑辭重如字）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推通回翻）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

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為張耳陳餘相攻殺張本）趙王歇還信都

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班志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賢曰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姓譜彭姓大彭之後）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縣唐屬鄆州）陳勝項梁之起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彭越字仲長知兩翻下同）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彊其兩翻）與期旦日日出會（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校長一校之長）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臣瓚曰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浪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酈音歷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落

（齪應行衰薄之貌師古曰洛齪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齪（握齪急促貌苛細也齪初角翻）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易以豉翻）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若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客冠古玩翻）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所由翻溺乃弔翻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從千容翻）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張戀翻）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洗先典翻樂彥曰牀邊曰倨）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

衣（史記正義曰攝歛着也余謂攝衣起而持其衣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探吐南翻）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為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令下之令力丁翻使也下降也）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曲音齲遇音顒師古曰齲音丘羽翻）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狥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潁川郡治陽翟）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葯涇潁川皆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

（今河陰是）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轘音環）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齮魚豈翻班志犨縣屬南陽郡水經注滍水出魯陽縣西逕犨縣故城北犨昌牛翻）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宛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是師古曰宛於元翻）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依險以距敵也）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旗旃之屬幟即幖也或曰旗幟總稱幟昌志翻）遲明圍宛城三匝（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文說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文二翻）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

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累力瑞翻）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班志丹水縣屬弘農郡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與地志云即秦時丹水縣）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鰓音魚鰓之鰓先才翻入名也史失其姓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為穰蓋亦穿鑿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姓譜梅本自子姓殷有梅伯為紂所醢）與偕攻析酈皆降（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廖國析縣屬弘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銷呼玄翻析先歷翻酈直益翻又郎益翻廖力救翻）所過亡得鹵掠（亡古毋無二字通鹵與虜同）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數所角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走音奏）不敢出故道

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孰古熟字通後以義推）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馬服謂趙括也白起事並見五卷赧王紀遺於季翻勝音升）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事見上卷始皇紀）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灋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塞悉則翻更工衡翻郤讀曰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從子容翻）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何休曰伏鈇質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人椹也師古曰質謂鍖也古者斬人加於鍖上而斫之鈇音夫又匪父翻）章邯狐疑（狐性多疑每度河聽冰且聽且度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陰使候始成使項羽（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也成名也）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汙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汙城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史記正義曰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邘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國地也余據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邢相之間正義以為河內汙水非也汙音于）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盤庚自奄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名號北冢也宋白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即紂之都戰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按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即此地此國時為魏寧新中邑史記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為言之為于偽翻雍于用翻）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行戶剛翻）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服虔

（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班志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即漢河南郡地姓譜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左傳齊有申鮮虞楚有申叔）初中丞相趙高（史記李斯既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蓋以其官人得入禁中）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中竹仲翻）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數所角翻）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鄉讀曰嚮）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兩旁曰驂驂七含翻）心不樂（樂音洛）怪問占夢（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云）卜曰涇水為祟（祟雖遂翻人禍也鬼厲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欲祠涇水沈四白馬（沈持林翻）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姓譜太伯曾孫

仲奕封於閻鄉又曰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閻左傳晉有閻職晉有閻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及軍屯吏騶永巷皆有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胡廣曰周廬者衛士於周垣內為區廬師古曰區廬者今之仗宿屋薛綜曰士傳宮外向為廬舍晝則邏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射而亦翻郎屬郎中令宦者屬少府）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即就也）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

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户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為于偽翻）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王璽（玉璽即以卞和玉所刻傳國璽見賢遍翻）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刺七亦翻）三族高家以狥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土地記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荆州晉地道記曰嶢關當上洛西北嶢音堯）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

顧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為食啗耳音徒敢翻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翻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宋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蕢鄭氏音匱師古從蘇林音蒯）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八

資治通鑑卷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一（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涒灘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謚法無高以帝為功最高而為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元年冬十月（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為歲首丑為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為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為歲首秦水德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歷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于今因之）沛公至霸上（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中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五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總五翻今綬分條是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還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玄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韋昭曰節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事見上卷秦二世二年）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兗青揚荊幽冀并八州有之）

（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朝直遥翻）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六合謂天地東西南北）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隳讀曰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音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阸塞（阸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樊噲起于狗屠識見如此予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誚讓項羽次之姓譜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素有喪之服謂弔民也為音于偽翻縞音工老翻）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樂音洛）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

久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王于況翻又如字）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並得之抵丁禮翻）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案次第也堵墻堵也言不遷動也去羌呂反）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所封食邑為于偽翻行下孟翻）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先悉薦翻繇讀曰徭）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屬弘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雍於用翻王關之王于況翻下欲王同）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翻從入者讀為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許宜翻）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于是高祖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注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門有同門汰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楚官有左尹右尹）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

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為于偽翻語牛居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要一遙翻）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

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文穎曰毫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近其靳翻）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它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倍讀曰背）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數所角翻）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于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坐徂臥翻）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劒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盾食尹翻）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丈江翻擊也）遂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昌真翻）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眦才賜翻又在計翻目際也）項羽按劒而跽曰（跽其紀翻長跪也）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復扶又翻）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靳翻）還軍霸上

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於鴻門不以自隨）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姓譜夏侯出自夏后之後杞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為侯謂之夏侯因而命氏紀春秋紀侯之後以國為姓）持劒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間空也投空隙而行間古莧翻趣讀如趨嚮之趨逡須翻後以義推又七喻翻）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勝音升）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謂視責也）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

璧置之坐上（坐徂臥翻）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歎恨之聲音烏開翻又於其翻）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見沛公無所侵暴而悅及為項羽殘滅失其初所望也）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師古曰沐猴獼猴也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沛公王關中）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難乃旦翻）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暴蒲北翻又如字）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

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居水之上流）乃徙義帝於江南
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分長沙為桂陽郡也郴丑林翻）二月
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
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
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班志縣屬楚國史記正義曰徐州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
負約（惡烏路翻）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
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
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治所近世有季文子者蜀人也
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乃古褒國秦末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
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隷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即今均房兩州地
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
路（塞悉則翻）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犬
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廢丘高祖三年更名韋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秦欲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丘故城在
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
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

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長安名桃林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河華
之固為阸塞耳非桃林也塞先代翻櫟陽縣屬馮翊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唐
復萬年秦獻公所城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以抵欣
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櫟音藥）立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
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索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
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也）
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
陽（班志縣屬河東郡）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
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
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為
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而加水）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
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
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
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

（縣城是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冠音古玩翻）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地理志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自陳從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矦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曰邾故城在黄州黄岡縣東南二十里番音婆）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共音龔人姓也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國江陵縣屬焉）從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無終縣屬北平郡非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于無終而令併王遼東之地故也）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姓譜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薊音計）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在博關之南也濟子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角翻）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勃海郡闞駰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因環封之三縣（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户矦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斟灌氏之後）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詘與屈同信與伸同）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翟塞為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遺于季翻）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矦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矦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高祖於鴻門此時已過戲矣又入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許宜翻）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矦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

（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近世有程大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李奇蝕音力）張良送至褒中（地里志褒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文子曰褒谷在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為之棧士限翻公休士諫翻）且示項羽無東意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走音奏）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王于況翻）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讀曰悅）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

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班志穰縣屬南陽郡）已又殺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治直之翻）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于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匹妙翻以水擊絮曰漂飯扶晚翻）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亦翻）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跨兩股之間索隱曰胯枯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乃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

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數所角翻）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據史記表信為連敖典客班表作粟客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蓋以信表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為滕令故號滕公）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為大司農）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数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數所角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予謂何言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它無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況翻）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吾為于偽翻）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上時掌翻坐徂臥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鄉讀曰嚮）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古曰唯弋癸翻應辭仲馮曰惟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予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於鴆翻噁烏路翻懷怒氣也叱昌栗翻咤卓嫁翻發怒聲也）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翻）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

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嘔猶姁姁同音吁鄧展曰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訛不忍授也予謂角訛者刓之義獻舊敝也師古曰刓五丸翻蘇林大官翻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背蒲妹翻王于况翻下而王威王王王當王同）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刧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于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縣屬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鳳州梁泉兩當縣地）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州寶鷄縣是也杜佑曰故城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畤縣屬扶風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宋白曰漢好畤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畤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河上後曰馮翊）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歐烏后翻吸音翕）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夏音賈）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為尊沛公見羽於鴻門羽東鄉坐韓信東鄉坐李左車而）

（師事之是也鄉讀曰嚮）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為于偽翻語牛倨翻亨讀曰烹）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遺于季翻）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　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　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趣讀曰促）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為于偽翻）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間古莧翻）漢王以

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未嘗獨將兵也將即亮翻）常為畫筴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陝失冉翻）鎮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於用翻）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注見三卷赧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史記正義曰臨晉即蒲津關）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盖太御衆僕之長也濟子禮翻）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師古曰言無幾時）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挺待鼎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杖劒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為于偽翻）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諸將盡讙曰（讙音喧譁然不服之聲）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監古銜翻）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縣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縣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式芮翻）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伐有罪則兵出有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放謂遷義帝于郴殺謂殺之江中殺讀曰弑）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袒徒旱翻衆哭曰臨力禁翻）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内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内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予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内兵南浮江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而下漢水邪況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其可引之而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

其頭遺陳餘（遺于季翻）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予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項羽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墟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舊為鄰國則此城陽為莒之故墟明矣）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併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號西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禽所都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為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唐徐州蕭縣是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過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為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相而入于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却為楚所擠（擠子詣翻排也又子奚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于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不得為謚貢父曰韋昭是也）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吐雷翻）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卒子恤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

軍（審姓食其名食其音異基將閭行以避楚軍乃反與楚軍相遇也閭古莧翻下同）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致）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碭郡漢改焉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城）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蒲妹翻）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予謂等弃之者言捐以與人與弃等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數所角翻以辭相責曰誚讓誚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者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班志虞縣屬梁

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國舜禪禹封其子商均於虞少康奔虞即此）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玄孫會為晉大夫食采于隨曰隨武子後因以為姓）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倍蒲妹翻）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讀曰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言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即鄭共叔所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曰成皋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即項羽圍漢王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即大索城乃唐之滎陽縣音灼曰索音冊師古音求索之索）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重泉

（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史記惡來革之玄孫曰大駱）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周勃灌嬰等言于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中竹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己商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曰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

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躶郎果翻赤身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謁歸謂告而歸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為于偽翻）六月漢王還櫟陽　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隴西郡（自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初秦之亡也豪傑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漢有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

榮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輙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調徒弔翻）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又翻）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姓譜柏柏皇氏之後顓頊師柏招帝嚳師柏景春秋柏國為楚所滅）王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事若未離乳保之懷者）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塞悉則翻）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缶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一政翻康於耕翻）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

信擊虜豹傳詣榮陽（傳直戀翻言以驛馬傳送詣漢王所）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妹翻）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趙王歇王趙陳餘王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輙使人收其精兵詣榮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九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　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起彊圉作噩盡著雍閹茂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土門按宋白續通典鎮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又鹿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鉶山即此地注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鬭（謂乘取代之勝勢也說輸芮翻）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方軌謂車併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間古莧翻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重直用翻）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也舍如是）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幟昌志翻）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萆山音蔽今名抱犢山在鎮州石邑縣井陘山亦在石邑意間道萆山即此地師古曰蔽隱于山使敵不見）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疾速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餐千安翻）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行戶剛翻）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井陘之口欲俟信出險而後擊之若見前鋒便縱兵接戰則信必將阻險而還師也還音旋又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縣界即信背水陳處背蒲妹翻陳讀曰陣）趙軍望見而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走音奏）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絕也言決意必死）不可敗（敗補邁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將即亮翻）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于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水經注泜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師古曰泜音祇又丁計翻又丁禮翻）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倍與背同蒲妹翻）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操註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礙者）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廛驅其人以赴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勢非

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予讀曰與下同）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予讀曰與鄉讀曰嚮）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車蓋謂兵者國之大事如已者敗亡之餘不足以畨處其輕重）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信而用之遂霸西戎）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言得侍左右以求教）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褕音瑜靡也此言當時之人畏信之威聲不能自得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褕靡其衣甘毳其食以苟生于旦夕不復為久遠計）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矣見賢遍翻屈其勿翻）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首式救翻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暴其所長于燕（暴顯也示也露也）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數所角翻）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甲戌晦（月盡為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周官之太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為）

（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同使疏吏翻）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倍與背同）（蒲妹翻）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鄉讀曰嚮下同）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將即亮翻）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垂拱者垂衣拱手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

殺義帝也（背蒲妹翻）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徼循也凡邊謂之邊徼蓋使人循徼機禁姦非因以名之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徼吉弔翻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楚自彭城至滎陽成臯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反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豉翻為于偽翻）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洩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傳舍傳直戀翻）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

（言背楚之事已結成）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翻龍姓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見賢遍翻）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帝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御服御也從才用翻）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楚數侵奪漢甬道（數所角翻）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音異基橈女教翻弱也字從木）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衽衣襟也鄉讀曰嚮朝直遥翻）漢王曰

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言將使食其行使六國授之以印而使佩之趣讀曰促下同）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張良字）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方食故良言願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鄭玄曰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洛翻）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紂囚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子囚封比干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辭而不受鄭玄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鉅鹿之大橋有漕粟杜佑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臺今在朝歌城中劉向曰其大三里高千尺）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屏車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黻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復扶又翻）休馬華山之陽示

以無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華戶化翻）放牛桃林之陰（晉灼曰桃林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即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谷在閿鄉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在口中者）豎儒幾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率曰而公乃公蓋自尊辭幾居依翻）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事見上卷三年）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

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年難乃旦翻）何則趙兵出國
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内顧之心無出死之計
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
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
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
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
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内顧之士攻之項羽選
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
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
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
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為姓龍姓出于
龍伯氏又曰出于舜納言之龍師古曰眛莫曷翻其字從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人耳大
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間古莧翻）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
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

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
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夏四月
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
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為
大牢具（大讀曰太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牢秦滅古法軍興之時不
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達曰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太牢也是周公制禮天
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
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内則云見子具朔食註云天
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
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
也）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
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惡粗惡草草率也）楚
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
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

而死（疽千余翻癰瘡也）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誑居況翻欺也）王可以間出（間古莧翻）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黄繒為蓋裏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應說非爾雅翼犛西南夷長髦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皆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尾為之繫之左騑馬軛上蓋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即驂也安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纛徒到翻又音毒）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

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千容翻）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姓譜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以其所本考之亦與爰袁二姓通）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班志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宛於元翻葉式涉翻）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睢音雖）羽乃使終公守成皋（終姓也姓譜曰陸終之後）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

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户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逃（漢書逃作跳如淳音逃史記項羽紀作逃索隱曰徒彫翻晉灼曰跳獨出意如淳曰逃謂走也余謂左氏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太史公蓋用此例溫公仍之逃當如字）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張晏曰玉門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行下孟翻）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令其不得西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隋天文志孛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于彗孛蒲內翻又蒲沒翻班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臨江王敖薨子尉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嚮復扶又翻）郎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屬郎中令說式芮翻）使高壘深塹勿與戰（塹七豔翻）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綰烏板翻）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蓄軍粮芻藁之屬也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輙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碭郡漢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也唐為宋州

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挑徒了翻）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適讀曰讁卒謂卒之有罪讁者所謂讁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易以豉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瓚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岋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註代郡南四十里

（有蜚狐關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塞悉則翻行戶剛翻）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阻河濟濟子禮翻）南近於楚（近其靳翻）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謂分為二者是）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毛晃曰背恩亡德曰負倍與背同蒲妹翻）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辠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自河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東也）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皋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佑曰蔚州飛狐縣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嬀川郡懷戎縣）王疾先下

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先悉薦翻華戶化翻姓也姓譜宋華父督始立華氏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酈食其傳曰軍於歷城則歷下即濟南郡歷城縣）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樂音洛）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

（者棹徒釣翻搖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國宋白曰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横走博陽（此據史記也班書作横走博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既虜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横於嬴下嬴縣亦屬太山郡括地志故嬴城在兖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此博陽即博城之陽）守相田光走城陽（相息亮翻）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為膠東國以其地在膠水之東也）楚大司馬咎守成皋漢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皋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説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説是張晏曰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

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曰一澗横絶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皋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如淳曰俎高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説是俎在呂翻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為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桮盛羹今之側盃有兩耳者也）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休許容翻）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

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射而亦翻）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瞋昌真翻）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間問微問也間工莧翻）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即就也從也）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數所具翻）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

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為私有）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捫音門摸也師古曰傷胷而捫足者以安衆也中竹仲翻）漢王病創臥（創初良翻）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彊其兩翻勞力到翻）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行下孟翻）疾甚因馳入成皐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者也）（易以豉翻下同）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信臣常所親信之臣也）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即此處濰音維陳讀曰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盛時征翻）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

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予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與上卷二年田横起城陽同） 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横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横軍於嬴下田横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縣屬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 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 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首於木上曰梟索隱曰欣自剄於汜水上今梟之櫟陽者以其故都故梟以示之也） 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 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即為眞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操七刀翻）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台音吁怡） 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扶問翻） 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于鹽翻） 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庾翻）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倍蒲妹翻下同） 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參分即三分） 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執戟宿衛信先仕楚為郎中故云然） 言不聽畫不用故

倍楚而歸漢（倍蒲妹翻下同）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予讀曰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衣下於旣翻推吐雷翻食食下祥吏翻）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難乃旦翻）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在滅秦所憂者唯此）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又如字凡暴露之暴皆同勝音升）楚人走彭城轉鬬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者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于足下（縣讀曰懸）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趙燕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鄉讀曰嚮下同）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膠泗二水名）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師古曰深拱高拱也朝直遥翻）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卒子恤翻）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

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種章勇翻句音鈎）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復扶又翻）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鮮息善翻）故知者決之斷也（斷丁亂反）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毫長毛也十毫為氂）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謝去辭之使去也）因去佯狂為巫

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蓋貉人及燕皆來助漢孔穎達曰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九夷九貊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周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貉讀與貊同）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棺工喚翻斂力贍翻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也轉送傳送也）四方歸心焉　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昌苛從弟也（從才用翻）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太公呂后為楚所得見上卷三年）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河水以備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

南為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境之所）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予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漢王從之

資治通鑑卷十

資治通鑑卷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陽夏為兩縣皆屬淮陽國劉昭志陳國陽夏縣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縣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李奇曰言信越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分畫疆界分扶問翻余謂韋說是）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言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非君王本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見上卷二年）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班志睢陽縣屬梁國劉昭志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

際黃河盡以封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王信（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為陳州自陳以東至於海并齊舊地盡以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易以豉翻）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縣屬廬江郡括地志舒今廬江之故舒城是也）舉九江兵迎黥布（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為秦所滅置九江郡至唐為廬壽滁濠等州之地）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洨下交翻張揖三蒼注垓堤名在沛郡史記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垓音該）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重直龍翻）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畧得楚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吳歈越吟耳若以鷄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鷄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有鷄鳴時乎）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忼苦廣翻行戶剛翻泣目中淚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騅朱惟翻蒼白雜毛）

（曰騅孔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屬之欲翻）至陰陵（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紿蕩亥翻欺詐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鄉讀曰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史記正義曰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郎中騎即漢官所謂騎郎）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頻益翻易如字師古曰辟易謂開

張而易其故處宋祁國語補音易以豉翻未知其何據）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括地志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水經曰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舡待項王即此地今據烏江浦在今和州烏江縣東五十里即亭長檥船待羽處）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儀一音俄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曰檥字諸家各以意解耳鄒誕本作樣船以尚翻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

（非面謂背之不正向也面縛亦反偝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貢父曰面之直向之耳）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史記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余謂一斤金與萬戶邑多少不稱正義之說未可為據也）吾為若德（班書德作得鄧展曰令公得我以為功也史記作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史記正義曰為于偽翻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己余謂羽蓋謂我為汝自刎以德汝）乃自刎而死（刎武粉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蹂人九翻）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為列侯（呂馬童封中水侯王翳封杜衍侯楊喜封赤泉侯楊武封吳防侯呂勝封涅陽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秦魯縣屬薛郡項羽初封於此漢為魯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宋白曰宋州穀熟縣古穀城也漢於此置薄縣又改為穀陽縣）親為發哀哭之而去（為于偽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晦之中（晦古畝字）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並起從羽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沛公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彭城也余謂背關懷楚文意一貫言羽棄背關中之形勝而懷鄉歸楚也不必分為兩節背蒲妹翻）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卒子恤翻）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揚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諒信也屈盡也）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徒對翻惡也）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溫公曰何預天事）

漢王還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古之陶邑宋為廣濟軍理所）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臨江王共尉不降（共敖項羽封為臨江王尉其子也）遣盧綰劉賈擊虜之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更工衡翻）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師古皆曰與戈

（庶翻貢父曰與讀曰歟助辭）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殊死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貢父曰予按說文漢蠻夷殊然則殊自死刑之名）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受命因而不改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為皇帝于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括地志漢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氾敷劒翻）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祖母曰劉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媼師古曰媼女老稱音烏老翻）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獨稱之漢制度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隷書用尺一木兩行此為異也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誡敕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為長沙王（吳芮封衡山王都邾今封長沙王都臨湘番蒲何翻）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中

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粵王無諸句踐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今復以封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徐廣曰今建安侯官地史記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應劭曰閩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非也音緡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扶目翻還也）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傜賦也復方目翻）帝置酒洛陽南宮（括地志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上曰（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徹通也應劭曰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後避武諱改曰通侯亦曰列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臣瓚曰漢帝年紀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祖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皆在陵不得而先對也姓譜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陛下使人

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填讀曰鎮餽與饋同）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說讀曰悦）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中尉（事見九卷元年漂匹妙翻）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彭越既受漢封田横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余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横島是島以横居之而得名島丁老翻）帝以田横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為亂乃使使赦横罪召之横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事見上卷四年）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衛尉酈商曰（班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

屯兵）齊王田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揺者致族夷（從才用翻言誅夷其族也）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周禮司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行為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守邦國用玉節以玉為之守都鄙用角節以角為之邦國之使節用金門關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審此則古之所執以為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自璽符自符節自節分為三矣漢之節即古之旌節也鄭氏註以符節為漢宮中諸官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則知漢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賢曰節者所以為信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之旄三重此漢制也）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以馬駕軺車而乘傳曰一封軺傳史炤所謂依乘符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耳終不若顔說簡而明傳張戀翻）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廏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廏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道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為

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併步頂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更工衡翻）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史記正義曰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季姓也周八士有季隨季騧魯有季氏）（數所角翻窘巨隕翻困也）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舍止也匿隱也）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髡枯昆翻鬄其髮也鉗其炎翻以鐵束頸朱家魯之大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為于偽翻）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

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伍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也楚平王信讒而殺伍奢子胥奔吳藉吳師以破楚入郢發平王墓而鞭其尸）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從千容翻）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復扶又翻）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齮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者高祖自謂併與固也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戹困哉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齮同追而高祖獨與固言也姓譜丁本自姜姓齊太公子諡丁公因以命氏）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見賢遍翻）帝以丁公徇軍中（徇辭峻翻師古曰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

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斷丁亂翻）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戍隴西（姓譜婁邾婁國之後一曰離婁之後）過洛陽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之三人推之師古曰輓音晚輅胡格翻洛音同）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

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衣著也帛繒也褐織毛布之衣也）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班志邰縣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曰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棄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以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之於邰音吐才翻）積德絫善（絫古累字）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朝直遙翻）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卷讀曰捲）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勝音升）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夷與痍同創也音延知翻）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卒讀曰猝）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搤與扼同捉持之也亢音岡又下郎翻喉嚨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州東二殽山是也澠即澠池）倍河鄉伊洛（河在洛陽城北故曰倍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鄉倍蒲妹翻鄉讀曰嚮）其固亦

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音於阮翻）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漢漕關東之粟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長安）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康曰委於僞切即委積之委輸即轉輸之輸輸春遇翻）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聚不假人力故曰天府）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師古曰凡言車駕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長安本秦之鄉名也高祖作都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曰奉春君也）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

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處昌呂翻）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僊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有焉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　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長安侯盧綰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據史記盧綰傳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之處）綰家與上同里閈（閈音汗閭也里門曰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羣臣莫敢望故特王之（考異曰史記漢書高紀於此皆云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按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未為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洛陽召之利幾恐而反風俗通利姓也）

（姓譜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上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樂音洛）項王將鍾離眛素與楚王信善（眛莫曷翻下同）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下孟翻）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人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第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黃石公三畧之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械者加以杻械繫者加以徽索）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師古曰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順也建居偃翻瓴音鈴）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境齊負以為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西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余謂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說夫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余據班志齊地北至勃海有高樂高城陽信重合之地）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形勝與秦亢衡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

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烏路翻）多稱病不朝從（朝直遥翻朝見也從才用翻從遊也）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翻絳侯周勃灌將軍嬰）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為信怨望謀反張本）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從千容翻將即亮翻下同）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普口翻）蕭何封酇侯（班志酇縣屬南陽郡孟康曰酇音讚）所食邑獨多（按班書功臣表蕭何封酇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參以十二月甲申封何以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酈絳灌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受留萬戶故不敢言也）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被皮義翻）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子用翻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洪氏隸釋曰元祐中洺州治河堤得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其辭有曰紹縱先軌又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又司隸校尉魯峻碑云比縱豹產又圉令趙君碑云羡其縱外黄令高彪碑云莫與比縱皆以縱為蹤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顏師古注云書本皆不為蹤字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羣臣皆不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見八卷秦二世二年）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中竹仲翻）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戶牖鄉名屬陳留郡陽武縣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班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鄉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括地志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陳平亦十二月甲申封）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

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平因無知見上事見九卷二年背蒲妹翻復扶又翻）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填讀曰鎮）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荊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余據班史時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漢下邳地鄣郡漢丹陽地吳郡即會稽地蓋其地自淮東而南盡丹陽會稽也賈死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地也如淳曰荊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荊遂行於世晉灼曰奮伐荊楚自秦之先固已稱荊索隱曰姚察按虞喜云總言荊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荊山在陽羨界賈分封吳地而號荊王指取此義太康地志陽羨縣本名荊溪從才用翻）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薛郡漢之魯國東海秦之郯郡彭城後為楚國蓋封交之時得三郡地景武之後楚國僅彭城數縣耳）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淮東至此雜用古地名固不純用秦漢所置郡名也師古曰外婦謂與旁通者）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孟康曰此時民流移故使能齊言者還齊也史記正義曰按言齊國形勝次於秦中故以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上以韓王信

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宛於元翻葉式涉翻）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蕭有鴈門之馬邑也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杜佑曰秦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皮義翻數所角翻）上許之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屬近也言近方安定也屬之欲翻）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屬殊玉翻）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余觀帝初起令雍齒守豐齒雅不欲屬帝即以豐降魏可以見其有故怨矣雍於用翻數所角翻）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為于偽翻）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余按唐志什邡縣屬漢州蓋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方縣舊治雍齒城今於城北四十步立縣）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趣讀曰促漢之三公丞相職無不總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數所角翻）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觖古穴翻師古曰音決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音冀索隱音企）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蟲達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廢為宣平侯安得預元功十八人之數哉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云張耳及敖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耳此說則得之）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鄂本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關內侯位次列侯爵第十九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師古曰謂輕身走出也數所角翻下同）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見賢遍翻）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古者君子必帶劍所以衛

（身且昭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草曰屝麻曰屨皮曰履屨屨履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索隱曰安平縣屬涿郡非淄川之東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上歸櫟陽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渡河（此北河也在朔方北）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韋昭曰冒音蹦師古曰莫安翻索隱曰冒音墨又莫報翻）後有所愛閼氏（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閼於連翻氏音支下月氏同）生少子頭曼欲立之（少詩照翻）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括地志涼肅甘沙庭州本月氏地）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質音致）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亦有鳴鏑於近苛習之處開小竅矢飛急則凌風而鳴鏑音嫡髐呼交翻）勒其騎射（勒其所部使習其令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

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射而亦翻）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復扶又翻）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予讀曰與下同）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一侯翻脫土活翻）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

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樓煩白羊二王之居在河南）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蒙恬奪匈奴地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一年）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膚施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膚施縣趙置秦因而不改今屬延州）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弦引弓也控口弄翻）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數所角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郡國志句注山名在今鴈門陰館縣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杜佑曰句注山即代州鴈門縣西陘嶺句音鉤又如字又音拘）攻太原至晉陽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去羌呂翻除也後以義推易以豉翻下同）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呼火故翻）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叔孫本出姬姓魯叔孫氏之後）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朝直遥翻）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易以豉翻度徒洛翻）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魯諸生使疏吏翻）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通事秦始皇二世陳涉項梁楚懷王項羽及帝凡七主且幾也言幾及十主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起禮樂）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汙我（汙烏故翻）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也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蕞同子悅翻如說是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蕞茲會翻賈逵曰束茅以立表位為蕝纂文曰蕝今之纂字即悅翻又音纂）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肄弋二翻亦習也）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帝御長樂宮受朝賀及蕭何既起未央前殿自惠帝以後皆御未央而長樂為太后所居謂之東朝樂音洛）先平

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先悉薦翻）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治直之翻鄉讀曰嚮）衛官俠陛（衛官侍衛之官郎中及中郎執戟侍衛者是也俠與挾同挾殿陛之兩旁也或音夾）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幟昌志翻）於是皇帝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漢書音義天子出稱警傳聲而唱以警外也）輦出房（沈約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不知何代去其輪）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漢吏六百石銅印墨綬奉月七十斛）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禮畢謂朝禮畢也師古曰法酒猶言禮爵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執法即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竟朝言行朝禮至禮畢也朝直遙翻讙與喧同許元翻）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班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改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使人易知）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

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師古曰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行下孟翻別彼列翻）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治直吏翻）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見下卷十一年）睹叔孫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穀皮曰糠穀不成曰粃粃與秕同）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儒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

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焉於虔翻）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惡音烏趨七喻翻）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伯華所邑去銅鞮故宮二十里唐屬潞州宋白曰縣有銅鞮水故名鞮丁奚翻）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據班志圜水出白土縣西東入河師古曰圜音銀今銀州銀水是則白土縣在唐銀州界按圜字乃圁字之誤通典圁水在銀州儒林縣東北今謂之無定河師古又曰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姓譜齊有曼丘不擇）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班志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班志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界句注山南杜佑曰代州鴈門郡治鴈門縣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隋改廣武縣為鴈門避太子諱也）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大戴記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雨于具翻自上而下曰雨後以義推）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什人之中二三墮指）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嬀州余據唐嬀州在幽州西北此代谷在句注之北後魏都平城建為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雲州界）欲擊之使人覘匈奴（覘丑廉翻又勑艷翻窺偵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羸倫為翻畜許救翻）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復扶又翻）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見賢遍翻示也下欲見同）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凡事已為而未成曰業）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沮才汝翻止也）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班志平城縣屬鴈門郡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於冒頓令解圍余謂祕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祕而不傳間古莧翻遺于季

（翻）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傅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嚮以禦敵也鄉讀曰嚮）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後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杜佑曰中山郡北平縣秦曲逆縣後漢蒲陰縣曲逆讀皆如字文選高祖功臣贊注曰曲區句翻逆音遇非也顏之推曰俗儒讀曲逆侯為去遇票姚校尉曰飄搖票姚諸儒有兩音最無謂者曲逆為去遇也）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敖尚帝女魯元公主故執子壻禮）上箕倨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脚其形如箕曲禮曰坐毋箕孔穎達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趙相

貫高趙午等皆怒（貫姓也原伯貫之後）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孱音潺湲之潺冀州謂懦弱者為孱師古音士連翻）乃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為于偽翻）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國（張耳亡國事見九卷元年復國事見十卷三年）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豪至秋而纖銳秋豪言其細微也）願君無復出口（復扶又翻）貫高趙午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長知兩翻倍蒲妹翻）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洿王為（洿烏故翻染沅也）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言獨以身坐弒帝之罪）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喜即帝兄仲也六年春正月以代地立喜為代王韓王信故國）赦為郃陽侯（班志郃陽縣屬左馮翊詩所謂在郃之陽者也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郃音合）辛卯立皇子如意為代王（如意戚夫人之子後徙王趙）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迴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括地志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

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說讀曰悅）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填讀曰鎮）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趨七喻翻）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孔子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桀為傾宮瑤臺以殫百姓之財）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卒子恤翻罷讀曰疲）未必不由酇侯啟之也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先雖以婁敬張良之言西都關中然都邑未成則猶居櫟陽今未央宮成始自櫟陽都長安）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班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資治通鑑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起玄黓攝提格盡昭陽赤奮若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東垣曰真定武帝元鼎四年置真定國垣音轅）過柏人（班志柏人縣屬趙國括地志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寶元年更柏人曰堯山）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要一遥翻）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毾㲪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衣於既翻絺丑知翻紵音宁罽居例翻操千高翻余據錦織文也繡刺文而五采備者也縠縐紗也騎奇寄翻）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從才用翻）匈奴冒頓數苦北邊（數所角翻下同）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說式芮翻）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也長知兩翻）厚奉遺之（遺于季翻下同）彼必慕以為閼氏（閼氏音煙支）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鮮息善翻少也）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風與諷同）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近其靳翻）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師古曰於外庶人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以妻單于（妻千細翻）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少詩沼翻下同）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齊之王族諸田楚之王族昭屈景也皆二國之強家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之所徙也屈九勿翻）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枕之鴆翻）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桀於關中與利田宅（謂便利田宅也）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謀謂謀弑上事始上卷七年怨於元翻又如字變非

（常也謂上告非常之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因耳貢父曰逮者其人存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義也一曰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徙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白明白也）乃轞車膠致（師古曰轞車者車而為檻形以版四周之無所通見史記正義曰膠致者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榜音彭剟丁劣翻索隱曰剟亦刺也應劭曰以鐵刺之也）身無可擊者

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數所角翻）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少詩沼翻而汝也）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蓋欲求貫高平日相知昵者以其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班表郎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掌論議泄音薛泄姓也秦時衛有泄姫）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言以義自立不受侵辱重於然諾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如今輿床人輿以行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高時榜笞刺剟委困故以箯輿處之索隱曰服虔云編竹木如今峻可以蕓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以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箯轝土器音鞭）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勞力到翻相勞且問其所苦也）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不讀曰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謂以罪論抵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為于偽翻）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塞悉則翻）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復扶又翻）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蘇林曰亢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龍即喉嚨也亢音岡又下郎翻）

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殺讀曰弒）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春秋之義大居正（大居正者以居正為大也）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二月行自洛陽至

初上詔趙羣臣賓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髠鉗為王家奴以從（田叔孟舒皆趙國郎中也從才用翻）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有過之者故云無出其右也貢父曰古者居則貴左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

王國亦置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更以丞相何為相國（自丞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矣）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於萬年（師古曰三輔黄圖云高祖初居櫟陽太上皇因居櫟陽既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馬　考異曰漢書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益荀悦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故也今從之）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故特赦之）定陶戚姬有寵於上（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伃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美人美號）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從才用翻）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長知兩翻守式又翻疏與疎同）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吃音訖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言期期貢父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為綦孔穎達曰釋詁曰饑汔也杜預曰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周昌又曰臣期不奉詔吉期者意亦與汔同）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東廂殿東堂也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似箱篋之形）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為于偽翻幾居依翻）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符璽御史御史之掌符璽者也屬御史大夫璽斯氏翻）請為趙王置貴彊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

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為呂后殺戚夫人及如意張本）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考異曰史記漢書張良傳皆云十二年上擊黥布還愈欲易太子按百官表十年趙堯為御史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夏音賈豨許豈翻又音希徐廣曰豨為趙相國將兵守代監古銜翻）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辟音闢除也屏除左右也）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將即亮翻）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為于偽翻）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魏無忌信陵君也）及為相守邊告歸（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賜予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過趙賓客隨之千餘乘（乘繩證翻）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見賢遍翻）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

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說式芮翻誘音酉）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秦滅趙置鉅鹿邯鄲郡漢始置常山郡杜佑通典曰漢常山郡故城在趙州元氏縣西守者郡守尉者都尉守式又翻）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不讀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將即亮翻下同見賢遍翻）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貢父曰與猶待也原父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賈音古）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

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括地志聊城故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更工衡翻）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有罪而沒入官者為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班書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封慎陽侯）呂后欲召恐其儻不就（儻或然之辭）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彊其兩翻）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不用蒯徹見十卷四年）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于陳（見上卷六年）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閈侯旰翻王于況翻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見十卷四年）其後漢

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見十卷五年）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復扶又翻）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徼一遙翻）疇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疇時流翻）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幾居衣翻）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班志參合縣屬代郡括地志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喜者喜除其偪憐者憐其功大）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寃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銳精言磨淬精鐵而銳之也）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師古曰顧念也余謂顧反視也反已而自視其力有所不能也）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置猶舍也又赦也）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晉陽漢為太原郡治所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于中都也恒戶登翻）大赦天下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

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是反形已具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道屬蜀郡臣瓚曰今漢嘉是也章懷太子賢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傳張戀翻處昌呂翻）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越起於昌邑為于僞翻）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復扶又翻）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此以漢書本紀為據史記高祖紀作夏夷彭越三族年表書越反誅又在十年夏誅彭越蓋以盧綰言為據）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姓譜欒晉卿欒氏之後）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提挈也挈而趨鼎欲投之於湯趨七俞翻）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

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從子容翻）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丙午立皇子恢為梁王（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作三月丙午按劉羲叟長歷三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史記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但通鑑先書三月夷彭越三族方於此書立子恢為梁王則又是三月丙午）丙寅立皇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行自洛陽至　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晉志秦使任囂趙佗攻粵略取陸梁地遂定南粵以為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取南粵置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典南海一郡兵猶三十六郡之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任囂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佗徙河翻）使陸賈即授璽綬（姓譜陸古天子陸終之後）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

囂病且死（任音壬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裴氏廣州記龍川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為號師古曰今循州）語曰（語牛倨翻）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所新通越道）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尉佗所都今為廣州治所番音潘禺音愚又魚容翻）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長知良翻）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皮義翻）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遣陽僕出豫章下橫浦則橫浦通豫章之路也杜佑曰橫浦關在虔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班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湟谿關郡國志陽山縣理洭水之南即其故墟本南越置關之邑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湟音皇）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桂林後武帝改為鬱林郡象郡武帝改為日南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陸生至尉佗魋結（服虔曰今兵士椎頭髻也）

（師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魋音椎結讀曰髻）箕倨見陸生陸生説佗曰足下中國人（尉佗本真定人故貫云然）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背父母之國不念墳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從蠻夷之俗是棄冠帶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倍蒲妹翻）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王王下于況翻下故王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未集言未成也）屈彊於此（師古曰屈彊謂不柔服也屈其勿翻）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

（復扶又翻）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崎丘宜翻嶇音區）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余謂遽者急促也今江南人謂之便何至便不如漢也遽其庶翻）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橐囊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佗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佗送師古曰佗猶餘也）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卒子恤翻）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説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治直之翻）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鄉讀曰嚮）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為于僞翻粗坐五翻畧也）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惡烏路翻）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户者謂守門户者也）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潁川郡應劭曰舞水出其縣之南史記正義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翻）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枕之鴆翻）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蒲拜翻疲極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謂與李斯謀殺扶蘇立胡亥也）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謂菹其骨肉是也賈公彥曰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菜肉通全物若牒為菹細切為齏作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及漬剉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菹醢醬所和）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音

肥姓也赫其名也姓譜有賁姓以為縣賁父之後風俗通魯有賁浦皆音奔）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遺于季翻）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傳柱戀翻）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語牛倨翻怨於元翻）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不顯言其事）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春秋胡子之國史記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余據唐陽城縣屬河南郡與漢汝南之汝陰相去頗遠又據史記滕公傳平城圍解增食細陽千戶細陽縣屬汝南郡蓋與汝陰鄰境索隱曰汝陰屬汝南亦據班志也）名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疏分也）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名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句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為固故東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兼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為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東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麗山之徒慮不及遠也重直用翻）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麗與驪同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皆為于偽翻下間為為妻為上同）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考異曰史記諸侯年表云十二月庚子厲王長元年漢書諸侯王表十月庚午立今從漢書帝紀）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所謂四皓也避秦之亂隱於商山索隱曰按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

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甪盧谷翻）說建成侯呂釋之曰（班志建成侯國屬沛郡）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位已至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間古莧翻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彊其兩翻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呂澤夜見呂后按恩澤侯表有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今此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呂澤恐誤當為釋之是又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

（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欲使太子將兵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云云上遂自行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功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柅其事不過污高祖數寸之及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惟思也）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守式又翻）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一里半按郵乃今之候也）見上曰臣宜從（從才用翻）病甚楚人剽疾（剽匹妙翻）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監古銜翻彊其兩翻）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班志太子太傅少傅古官予據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少詩照翻）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至光武罷省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富陵（班志富陵縣屬臨淮郡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班志臨淮郡有徐縣僮縣楚益發兵與布戰于二縣之間杜預曰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而分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矦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散如字敗補邁翻）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蘄西（班志蘄縣屬沛郡）布兵精甚上壁庸城（以布軍鋭甚故堅壁以拄之庸城地名必亦在蘄縣西）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陳讀曰陣惡烏路翻）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數所角翻）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十步）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樂音洛下同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音戶甘翻）上自為歌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行戶剛翻）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除其民不豫賦役復方目翻與讀曰預）樂飲十餘日乃去

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蘇林曰洮音兆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余據布軍既敗走江南則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注洮

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于湘永如淳註洮陽之洮音韜益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境內疑近是也杜佑曰漢洮陽縣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番音婆師古曰茲鄉鄱陽縣之鄉也班志鄱陽縣屬豫章郡鄱古么翻余據史記及漢書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竊意茲鄉當在番陽界非鄱陽）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闞駰十三州記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　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斬豨者周勃非樊噲也）

上以荆王賈無後更以荆為吳國辛丑立凡仲之子濞為吳王（服虔曰濞音帔普懿翻）王三郡五十三城（為後濞以吳反張本）

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良先行太子少傅事以諫不聽因稱疾不肯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故廢太子申生而以驪姬之子奚齊屬荀息而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迎立惠公惠公為秦所執既歸而薨子懷公立秦納文公而殺懷公晉乃定）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

胡亥自使滅祀（事見秦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唊（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唊一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唊師古曰唊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食無味之食也孔文祥曰與帝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或曰攻治也余按周禮卝人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唊也釋文唊直覽翻疏作鹹淡則知唊淡古字通用）其可背哉（背蒲妹翻）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謂太子少謂趙王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汙烏故翻）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陿與狹同）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收稾入官稾工老翻）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賈音古為于偽翻下退嫁翻）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陳豨反於代代在燕之西南故綰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數所角翻）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為于偽翻）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王于況翻）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

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間古莧翻）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欲使之連兵相持勝負久而不決也）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班志辟陽縣屬信都國辟必亦翻姓譜有審姓食其音異基）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閉其蹤跡藏匿其人也）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屬之欲翻）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為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惟得長沙桂陽耳今封織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治直之翻下同）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謂劍也中竹仲反見賢遍翻）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古之良醫扁補辨翻）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師古曰戇愚也古者下紺翻今則竹巷翻）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知讀曰智少詩沼翻）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復扶又翻）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夏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壽五十三考異曰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盡誅諸將酈商見審食其說以如此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蹺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按呂后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今不取）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班志長陵縣高帝置屬左馮翊皇甫謐曰長陵在渭水北）

（去長安城三十五里臣瓚曰在長安北四十里括地志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粧具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九卷元年）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帝既滅項羽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韓信申軍法（帝命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卷六年七年）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剖符作誓謂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與爲山河帶厲之盟也丹書鐵契者以鐵爲契以丹書之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重慎之義蓋謂以丹書盟誓之言于鐵券盛之以金匱石室而藏之宗廟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鄭晨曰者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朱土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給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余謂日不暇給蓋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也）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師古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隕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

猶謂宮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如淳曰駟馬高足爲置傳中足為馳傳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株戀翻）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嬃之夫（嬃音須師古曰行計謂于道中行且計也）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傳詣長安（傳株戀翻遞也）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畏呂嬃讒之於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請得宿衛禁中也復扶又翻下同）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勲）使傅教惠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赭衣囚服也以赤土染之赭止也翻）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

曰高帝屬臣趙王（屬之欲翻）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名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閒古莧翻隙也）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帝嫡長子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人之事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廣志鴆鳥大如鶡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范成大曰鴆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鴉差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于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鴆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往時人以銀作爪拾取着銀瓶中否則手爛墮鴆矢着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此禽至究極毒所謂酖即鴆酒也陸佃埤雅曰鴆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屎溺着石石亦為之爛羽翮有毒以櫟酒飲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鴆處必有犀飲於禁翻）犁明（徐廣曰犁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犁明者將明時也吕靜曰犁結也力奚翻程大昌曰徐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康云力追切未知何據）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斷丁管翻去羌呂翻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瘖於今翻）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治事已自如太子然余謂惠帝之意蓋以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治直之翻）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樂音洛）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記曲禮號戶高翻）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身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高祖十一年封友於淮陽）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乃畢故書以始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高祖庶長子肥也朝直遥翻）飲於太后

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蓋以宮中以兄弟齒列為序非外朝君臣之禮坐徂卧翻）太后怒酌酖酒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巵太后恐自起泛帝巵（漢書音義泛音幡索隱音捧余據泛駕之泛其義為覆則音覂亦通）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内史士說王（師古曰内史王國官士其名也班表王國有内史掌治民）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五行志曰溫陵之家見賢遍翻）　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薨（仲即代王喜封郃陽事見上卷高祖七年）　酇文終侯蕭何病（謚法有始有卒曰終蒙曰克成令名曰終）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僻隱也垣墻也治直之翻）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癸巳以曹參為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曰家人也一曰私屬官主家事者也余據戰國時蘇秦使舍人資送張儀入秦李斯為呂不韋舍人謂為私屬官可也以為主家事則拘矣趣讀曰促速也治行謂飭治行裝也）吾將入

相居無何（居無何謂居無幾時也相息亮翻下同）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言推舉以為賢也）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無更改更工衡翻）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木質朴也訥謇於言也）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漢制丞相官屬長史之下有掾史令史等）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斥卻也逐也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去羌呂翻）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言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間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開啟也謂有所啟白以為常者飲之以酒也飲於禁翻復扶又翻）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覆敷救翻）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窋張律翻）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治直之翻與讀曰歟）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朝直遙翻）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

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較若猶今言較然也畫一言其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師古曰載猶乘也）民以寧壹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遺于季翻下同褻息列翻汚也嫚傲也）

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五官左右中郎三將秩二千石典領中郎屬郎中令）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見上卷高祖七年　考異曰季布傳云前陳豨反於代相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非陳豨反也）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謾莫連翻又莫官切又音慢欺誑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大謁者蓋其長也　考異曰史記文帝本紀及惠景間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注曰荊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周勃傳）深自謙遜以謝之（遜與孫同順也）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乘繩證翻）冒頓復使使來謝（復扶又翻）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搖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句音鉤）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

甌世號東甌王（閩越王無諸高祖五年受封都治今福州侯官是也帝又封搖於東海東海即東甌今溫州永嘉是也應劭曰搖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此閩越東越所由分也）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自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今年春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就役不欲復勞之故發王侯徒隸）秋七月都廄災（都廄大廄也屬太僕）

是歲蜀湔氐反（班志湔氐道屬蜀郡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道則其地蓋湔氐居之故曰道也湔則前翻裴松之音翦氐丁奚翻）擊平之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后張敖女也魯元公主降敖而生后因下文重親故直書帝姊魯元

（公主女既以紀人倫之變且著外戚固寵也重直龍翻）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力田者取其竭力服勤于田事孝弟人倫之大力田人主之本故令郡國舉之復其身以風厲天下也弟讀曰悌復方目翻）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始冠孔穎達曰案畧說周公對成王云古者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世本謂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于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古者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其士則二十而冠古者行冠禮於廟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諸侯則四加而有玄冕故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袞冕也鄭樵曰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間小謁見曰間往天子出入警蹕辟止行人數蹕則人以為煩鄭氏周禮注曰國有事王當出則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賈公彥疏曰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備非常也蹕壁吉翻）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間故築複道始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冠月旦以遊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遊其道正直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冠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夜遊衣冠皆非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壞音怪）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宗尊也廟貌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後漢書曰堯置敢諫之鼓賈誼曰三代之君則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長樂宮鴻臺災（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曰鴻臺）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

火（凌室藏氷之室織室掌織作繒帛之處班表少府有東織西織凌力證翻又音陵）五年冬雷（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冬雷為失常）桃李華棗實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平陽懿侯曹參薨（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齊悼惠王肥薨　夏留文成侯張良薨（周公謚法安民立政曰成賀琛臣謚佐相克終曰成）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將即亮翻）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壽二十四安陵在長安北三十里師古曰去長陵一十里）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資治通鑑卷十二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起閼逢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高皇后（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索隱曰字娥姁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諱雉故臣下諱雉也姁許于翻）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高祖刑白馬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說讀曰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王于況翻）太后喜罷朝（朝直遥翻）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啑所甲翻小歠也索隱引鄒氏音使接翻）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背蒲妹翻）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謂當朝廷而諫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

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此時尚右）（故陳平自左丞相遷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治直之翻）令監宮中如郎中令（言食其不董丞相職事常監宮中若郎中令監古銜翻）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堯為趙王謀事見上卷高祖十年趙王如意謚隱謚法隱拂不成曰隱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為于偽翻）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少為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擊傷主呂后吏故后德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

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臨泗侯班表以后父賜號索隱曰應劭云周呂國也按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縣晉灼曰呂縣名以為侯國予據班志呂縣屬楚國令武謚也）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秦為戚虐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故皆除之）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朝為軹侯（軹縣屬河內郡）武為壺關侯（壺關縣屬上黨郡）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惠帝元年淮陽王友徙王趙今以封彊恒山郡本屬趙國今割以封不疑恒戶登翻）

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風讀曰諷漢書惠景間侯者表及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註曰荊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蘇林曰台音胞胎之胎索隱曰酈鄉並音怡　考異曰漢書外戚侯表及高五王傳皆作鄜侯今從史記本紀功臣侯表）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濟于禮翻）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劉昭志趙國邯鄲縣有叢臺）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考異曰史記本紀高后元年立孝惠子不疑為恒山王呂台為呂王二年恒山王薨十一月呂王台薨年表二人皆以元年薨漢書本紀元年立不疑呂台產祿

通為王二年不疑薨年表元年不疑及呂台為王二年皆薨益史記年表薨字應在二年誤書於元年耳其實二人皆以二年薨漢書本紀云產祿通為王亦誤也）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羌道班志縣屬隴西郡武都時為縣漢志縣雜蠻夷曰道武帝置武都郡）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班志東漢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師古曰瓚說是也班志朱虛縣屬琅邪郡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索隱虛音墟　考異曰史記高后紀在元年今從漢書王子侯表）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妻千細翻）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恒戶登翻）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是復行八銖錢）

癸丑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更工衡翻）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班志江水出蜀郡湔氐道徼外嶓山東南至江都入海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安國註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班志隴西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又於武都註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漢中郡有沔陽縣如淳註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水經則以為沔漾異源漾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其流東南歷白水葭萌又東南過巴郡閬中至江津縣而入于江涪水注之

庾仲雍所謂内水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東逕漢中郡沔陽南鄭成固等縣又東逕西城錫縣又東逕南郡襄陽中廬即宜城郡當陽縣又東逕江夏雲杜縣又南至沙羡縣入江予據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大別南入於江則漢水源出於漾據水經則漾會於涪沔入於江所出異源所入異派據班志則漾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水而東漢水受氐道水通謂之沔過江夏而入于江則漾沔似合為一矣然又言沮水出沮縣南至沙羡入江與水經所謂沔水即沮水說似不合而實合也）

秋星晝見（見賢遍翻）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班志伊水出弘農郡熊耳山東北入洛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荀渠山酈道元註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又班志洛水出弘農上洛縣東北至河南鞏縣入河）

汝水溢流八百餘家（應劭曰汝水出弘農縣入淮水經汝水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逕潁川之郟定陵郾又東南過汝南之上蔡平輿南入於淮）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為昌平侯（班志昌平縣屬上谷郡）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嬃音須）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太后以其無子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少帝及義朝彊不疑皆是也長知兩翻）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語牛踞翻）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治直之翻）其代之群臣皆頓首

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更工衡翻）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侯朝為恒山王（恒戶登翻）

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窋張律翻）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漢於邊關與蠻夷通市謂之關市）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使疏吏翻別彼列翻并王于況翻）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湯曰吾武甚自號曰武王佗曰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貢父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史記之言未可信也）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敗補邁翻）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以壺關侯武為淮陽王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初令戍卒歲更（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此始令一歲而更更工衡翻）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嘉台之子也二年台薨嘉嗣處昌呂翻）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為呂王（台謚曰肅）　春星晝見（見賢遍翻）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班志東牟縣屬東萊郡賢曰東牟故城在今萊州文登縣西北）亦入宿衛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班志狄道縣屬隴西郡阿陽縣屬天水郡）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宣平侯張敖卒（考異曰史記呂后本紀敖卒在明年六月按史記功臣表高后六年敖卒漢書功臣表以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蓋本紀之誤）賜謚曰魯元王（張敖本嗣父耳爵為趙王貫高之謀發敖廢為宣平侯仍尚魯元公主及惠帝之世齊悼惠王獻城陽郡以奉魯元敖之卒也因公主而賜謚曰魯元王）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畧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

后名趙幽王友（惠帝元年友自淮陽徙王趙）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言置之趙邸也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邸丁禮翻）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捕其饋者以罪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為我也（惡烏路翻為于偽翻下為之同）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為濟川王（四年封太為昌平侯班表亦作昌平此誤以平字在上濟川即濟南濟北之地蓋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嘗之國濟子禮翻）呂嬃女為將軍營陵侯劉澤妻（班志營陵縣屬北海郡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故營丘地括地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從才用翻下后從同）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張卿即前大謁者張釋也說式芮翻）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太后王之（長知兩翻王于況翻）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

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琅邪王（秦滅齊以瀕海之地置琅邪郡漢因之　考異曰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田生先說張卿令風大臣立呂產為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太后自以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產代為呂王非始封於呂又諸呂之王已久何必待田生之謀以此不取）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樂音洛）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從才用翻）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勝音升）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諸侯王有國所以奉宗廟也今恢以愛姬之故至於自殺故以棄宗廟禮罪之）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將即亮翻種章勇翻下其種同）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以斥諸呂也穊音冀去羌呂翻）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師古曰亡酒避酒而逃亡也）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為于偽翻下因為同）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其方策）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自入座平方深思不覺其至坐徂卧翻）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初委翻度也）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余謂豫順也）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謂告語也言絳侯素與之戲押輕易其言也周勃封絳侯班志絳縣屬河東郡晉之舊都）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樂音洛）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遺于季翻）太后使使告代王（高祖七年立子恒為代王）欲徙王趙（王于況翻）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

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高祖初封盧綰於燕綰入匈奴乃立建為燕王美人子美人所生之子也）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至後漢避殤帝諱改曰林慮慮音閭）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東平地名在濟東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三月太后祓還過軹道（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祓音廢又敷勿翻）見物如蒼犬撠太后掖（師古曰撠謂拘持之也撠音戟拘居足翻掖與腋同）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祟雖遂翻神禍也鬼屬也）太后遂病掖傷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偃張敖子為于偽翻）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班志新都縣屬南陽郡）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樂昌今細陽之池陽鄉余據班志細陽縣屬汝南郡又東郡有樂昌縣　考異曰史記惠景間侯者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今從本紀）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入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班志建陵縣屬東海郡）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昭註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據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衛尉所統班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勃之入北軍也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毋入呂產殿門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郎中府吏廁中以此知南軍屬衛尉也）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考異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七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八年九月復為丞相後九月免以長歷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代邸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從史記本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壬戌食其復為左丞相亦誤）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班表諸侯王高祖初置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武帝

（分漢內史為左右後又更右為京兆尹左為馮翊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禄勲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康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名平及此名平凡三人此召平之子奴以平死事封黎侯見功臣表名與鄗同姓譜駟鄭七穆駟氏之後祝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後以為氏）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予據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乎文帝之時當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三年之前何緣有虎符發兵班史于文紀三年只書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汰去國相二字溫公則但書勅語於此而文紀不復書豈亦有疑於此邪）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為于偽翻）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琅邪王劉澤也三年割齊琅邪之封）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言澤自高帝時為將）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臨菑即古營丘齊國所都）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考異曰史記澤世家漢書傳皆以為澤與齊王合謀益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王世家漢書呂后紀齊王傳）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適讀曰嫡齊王襄悼惠王之子高帝之長孫也長知兩翻下同）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㝡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濟南本屬齊元年割以封呂台台卒產嗣封）遺諸侯王書（遺于季翻）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禄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禄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

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楚王交高祖弟代王恒淮南王長高祖子吳王濞高祖姪琅邪王澤劉氏疏屬齊王襄高祖孫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惠帝子説式芮翻）呂氏所立三王（梁王呂產趙王呂祿燕王呂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屬之欲翻下同）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而王于況翻）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嬃呂后之妹樊噲之妻於祿姑也過工禾翻）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本紀八月庚申旦上有八月丙午漢書高后紀亦云八月庚申今以長歷推之下八月當為九月）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姓譜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於賈城子孫以國為氏又晉大夫賈季食邑于賈其後以邑為氏）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數所具翻）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鄉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謂之合從也從子容翻）且趣產急入宮（趣讀曰促）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班志襄平縣屬遼東郡張晏曰紀通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貢父曰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通尚符節故使持節矯以帝命內勑北軍內讀曰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復扶又翻班志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揭音竭）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況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者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袒者偏脫其一耳袒徒旱翻鄭氏注覲禮云凡為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監古銜翻）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平陽侯時為御史大夫益將丞相之命以告衛尉使毋納產也）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語牛倨翻）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予讀曰與）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餔時（申時食為餔餔奔謨翻）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

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府在宮中從才用翻）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勞力到翻）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更工衡翻）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分扶問翻）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

王王梁（呂產既誅故徙太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栗與慄同）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言寄與祿友善詐說之出

游因奪其兵而誅之是寄賣友也）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師古曰周勃劫其父令其子行詐予謂劫者劫質也蓋劫寄父商為質諭以不行詐祿將殺之也蓋當時皆以寄為賣友故固發明父子朋友各有其倫為人臣子者當知所緩急先後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長知兩翻下同）不如視諸王最賢

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幾居衣翻）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言駟鈞惡戾如虎而著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㝡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言高帝見在諸子惟代王為㝡長也見賢遍翻代王高帝姬薄氏所生薄姓戰國已有之風俗通衛有賢人薄疑）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翻）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索隱曰漢書作喋音跕下牒翻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曰喋履也于椽類篇喋字有色甲色洽二翻既從喋字音義當與歃同若從喋字則有履之義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詞言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卒子恤翻下同）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師古曰言地形如犬之牙交而相入也石大而下平磐據地面不可得而移動故以為喻也王于況翻）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呼火故翻）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為于偽翻使如字）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彊（淮陽史記作淮南當從之）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長知兩翻）賢聖仁孝聞於天下（聞音問）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者以荊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服虔曰庚庚橫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嬗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啟也師古曰繇又救翻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孔穎達曰兆者龜之疊圻繇者卜之文詞）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為于偽翻）薄昭還報曰信矣毋

可疑者（毋與無通）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師古曰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為義乘繩證翻）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傳株戀翻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括地志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一里從才用翻）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臣瓚曰間音閒言欲向空閒處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中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上時掌翻）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群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長知兩翻）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位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遂以為南鄉坐可乎鄉讀曰嚮）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除宮清宮也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雖奉帝即位而少帝猶居禁中蓋有所屏除也）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掊芳遇翻類篇曰頓也）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班表宦者令屬少府張釋即大謁者封建陵侯者釋本宦者故兼是官去羌呂翻）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宮室為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託乘輿言余謂康說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但此所謂乘輿車不當以此解之漢乘輿之制輪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樣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鋄方釳插翟尾朱兼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此即法駕文帝已立少帝安得乘此出宮乎沈約禮志云魏晉御小出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滕公職為太僕輿東牟侯除宮亦無緣召乘輿金根以載少帝意者此輿車蓋天子常所乘輿車即魏晉間小輿也）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漢官儀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

（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蔡邕曰法駕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沈約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軨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銅貫其中飛軨以赤油為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軨金金薄繆龍為輿倚較較在箱上虡文畫藩藩箱也文虎伏軾鸞雀立衡槾文畫輈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為叉髦插以翟尾又加左纛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玉路之制又應劭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又五色安車五色文車各五乘建龍旗駕四車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薄者道車五乘斿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秦改周路制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郎謁者皆執戟以宿衛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者亦中郎郎中謁者之官也端門未央宮前殿之正南門也）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為衛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漢不常置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余據大將軍始於灌嬰驃騎車騎左右前後將軍景武之後方有其官衛將軍則始置于此）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行謂乘行也行下更翻）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

於郎（分扶問翻）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漢之子孫以為功莫盛於高帝故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文帝故為帝者太宗之廟自唐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宗而此義泯矣諡法經緯天地曰文）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澤以呂后七年自營陵侯封琅邪王齊王起兵誅諸呂澤失國西至京師與大臣共立帝以功徙封燕王趙王友幽死於呂后七年徙梁王恢王趙恢尋以逼死以其國封呂祿祿誅乃復封友長子遂為趙王）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

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呂后封呂台為呂王得梁地奪齊楚之地以傅益之）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上禮勃甚恭其罷朝也常目送之待其既出然後肆體自如朝直遙翻下同）郎中安陵袁盎諫曰（安陵屬右扶風惠帝所起陵邑按姓譜轅袁爰三姓皆出陳轅濤塗之後按史記作爰盎漢書作袁盎則袁爰通也）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悖蒲內翻）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

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如似也）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為于偽翻下同）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治直吏翻）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除此律帑音奴） 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師古曰重謂增益也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重直用翻他皆類此）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優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治直吏翻）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釋舍也宜建謂嗣也）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啓㝡長（啓景帝名長知兩翻）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春秋之法母以子貴風俗通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皇后清河觀津人（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清河郡無觀津蓋信都清河本皆趙也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四年為信都郡而清河郡則高帝置此在未分置之前故繫之清河杜佑曰漢觀津縣在德州蓨縣東北）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傳直戀翻）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縣讀曰懸）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為于偽翻行下孟翻）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觀絳灌所以處二竇後世大臣以文義自持者其智識及此乎）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吐戴翻）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稟鬻米者（稟給也鬻讀曰粥之六翻糜也）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班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長知兩翻）不

滿九十嗇夫令史致（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税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又漢制縣長吏百石以下有所謂斗食佐史漢官云斗食佐史即斗食令史）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其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行下孟翻稱尺證翻）楚元王交薨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劉昭志乘輿大駕法駕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晉志曰鸞旗車駕四馬先輅所載也）屬車在後（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劉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沈約曰屬車皆卑蓋黃裏師古曰屬之欲翻）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班志壯武屬膠東國括地志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之國）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朝直遙翻）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廷尉掌刑辟故決獄當問之）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故錢穀出入當問之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大司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彊其兩翻）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說式芮翻處昌呂翻）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事見高后七年）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領（師古曰隃與踰同）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遺于季翻下同劉昫

（曰唐黨州古西甌所居也漢屬鬱林郡界駱越也唐貴州鬱平縣古西甌駱越所居漢為鬱林廣鬱縣地又潘州亦西甌駱越地漢合浦郡地也又高州茂名縣及鬱林郡亦古西甌之地宋白曰秦象林郡皆西甌地師古曰西甌者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廣州記曰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為于偽翻）歲時奉祀名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復扶又翻）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棄外奉北藩

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佗真定人親昆弟皆在真定故來求之呂后七年佗反攻長沙故遣兩將軍屯於長沙以備之遺于季翻）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博陽齊地高祖功臣表有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為將軍也索隱曰博陽縣在汝南）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治直之翻）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

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兵亦當拒戰其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南沙南界予謂服領者自五嶺以南荒服之外因以稱之）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亡與無同乘繩證翻）是爭也

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師古曰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曰終今以來也）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去羌呂翻）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長知兩翻下同）曰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

蠻夷（別彼列翻）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以越為蠻夷故曰蠻夷越）即予予牡毋予牝（予讀曰與牡雄也牝雌也恐其蕃息故不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齒已長謂老也處昌呂翻下同）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謂風聲傳聞也誅論者以罪論死也壞音怪）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言為漢所貶削不得振起也）外亡以自高異（亡讀曰無）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更工衡翻）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去羌呂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齊哀王襄薨（謚法恭仁短折曰哀）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守式又翻治直吏翻）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班志洛陽縣屬河南郡）帝召以為博士（班表博士秦官

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增員十二人屬奉常）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言其聽於文辭而博識也）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班表太中大夫掌論議無員多至數十人秩比千石屬郎中令）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正朔謂夏建寅為人正商建丑為地正周建子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統也而漢因之此當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漢繼周者也以土繼火色宜尚黃此當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則尚矣六卿各率其屬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職名漢因循而不革此當定也高祖之時叔孫通采秦儀以制朝廷之禮因秦樂人以作宗廟之樂此當興也誼之說雖未為盡醇而其志則可尚矣）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

詔列侯各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謂特以恩愛見留余謂當時如周勃者是也）

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匄音丐乞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方正之舉昉此）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省所景翻減也繇讀曰傜役也）罷衛將軍（按班紀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通鑑傳寫逸一軍字耳）太僕見馬遺財足

餘皆以給傳置（班表太僕掌輿馬見馬見在之馬也遺留也財與纔同少也僅也言減見在之馬所留財足充事而已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傳張戀翻）頼陰侯騎賈山（頼陰侯灌嬰也騎者蓋在侯家為騎從也）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折而設翻）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惡烏路翻）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曰千八百國者舉成數也）以九州之民（周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職方氏所掌曰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罷讀曰疲勝音升）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弋羊職翻繳射也）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

其後嗣世世無窮（度徒洛翻）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古無字通）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道讀曰導導言為諂諛導迎主意納之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師古曰潰水旁決也言天下已壞如水之潰也）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訢讀曰欣）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班表左右曹諸吏散騎常侍中常侍皆加官）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解讀曰懈弛式氏翻放也墮與惰同）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說讀曰悅）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癃音隆病也老也疲病也）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詩沼翻）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聞音問後以義推）四方鄉風（鄉讀曰嚮）而從豪俊

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行下孟翻）盡心以稱大禮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稱尺證翻壞音怪）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樂音洛朝直遥翻下同）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法度也軌居洧翻）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從才用翻）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班志霸陵縣屬京兆故芷陽也帝起陵邑因更名）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並蒲浪翻擥與攬同魯敢翻）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徼工堯翻）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待之故得引卻慎夫人坐

也坐徂卧翻慎姓也古有慎到）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為于僞翻）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事見上卷惠帝元年）於是上乃說（說讀曰悅）召語慎夫人（語牛倨翻）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管子管仲之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治直之翻下同）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亡古無字通）則物力必屈（屈其勿翻盡也下大屈同）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棄農業而務工商者甚衆殘謂傷害天下也背蒲妹翻）淫侈之俗日日以長（長知兩翻）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孟康曰泛方勇翻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覂此通用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靡讀曰糜糜散也）天下財產何得不蹷（蹷音厥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幾居衣翻）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心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余謂請賣爵子猶言請爵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富者有粟以徼上之急至於請爵貧者無以自活至於賣子）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危欲墜之意阽音閻又丁念翻）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熟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人羊翻）禹湯被之矣（被皮義翻）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邉境有急（卒讀曰猝）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讀曰横）罷夫羸老易子齩其骨（罷讀曰疲齩五巧翻齧也）政治未畢通也（治直吏翻）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貯丁呂翻）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敺與驅同著直略翻）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樂音洛）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與懍同廩廩危懼之意師古曰言

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不為而常不足直廩廩若此也）乃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國語云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則籍非假借明矣瓚說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籍在亦翻）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亦猶辟兵辟非耳辟必亦翻彊其良翻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啟疆辟彊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其義兩說並通他皆倣此河間本屬趙國元年以幽王子遂為趙王至是又分河間以王遂之弟辟彊）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城陽濟北本皆屬齊今分以王章興居二人皆悼惠王子濟子禮翻）然後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邉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音沸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頭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横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

（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又與和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訞言令猶有訞言罪則是中間重設此條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燕敬王澤薨（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資治通鑑卷十三

資治通鑑卷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六（起閼逢困敦盡重光協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事見上卷上年）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為于偽翻）十二月免丞相勃遣

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漢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今周勃自丞相罷就國灌嬰自太尉為丞相因罷太尉官益三公不必備之意且兵柄難以輕屬也）　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謚法由義而濟曰景耆意大慮曰景布義行剛曰景）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娠音身）及貫高事發（見十二卷高祖九年）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食其音異基）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恚於避翻）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見十二卷高祖）

（十一年）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時高祖諸子惟帝及長在故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驕蹇謂不順也數所角翻）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朝直遥翻）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扛音江舉也）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從才用翻剄古頂翻）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為于偽翻治直之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

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為淮南王謀反張本）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右賢王匈奴貴王也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王所居余謂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取衛青所奪皆是地也）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蔦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宮在雲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元和郡國志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縈紆曲折財通單軌上阪即平原宏敞甘泉宮之地亦曰車盤嶺沈敕求長安志雲陽縣磨石嶺山有甘泉）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此中尉所掌材官士也觀此益足以明二年罷衛將軍軍衛將軍之官本不罷也）右賢王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太原郡高帝十一年立帝為代王都晉陽如淳註曰文紀言都中都又帝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還都於中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三里宋白曰漢文帝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城也史記諸侯年表高帝十年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復方目翻）留游太原十餘日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

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王于況翻下以義推）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事見上卷呂后八年）故絀其功（絀敕律翻貶下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行兵行擊匈奴之兵也）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應劭曰棘蒲即常山平棘縣師古非之余據靳歙傳則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為棘蒲後改為平棘益亦本應說也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

（大夫貫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城是也祡武繒賀皆高帝功臣姓譜祡姓高祡之後繒亦姓也以國為氏國語云申繒方強韋昭注繒出於姒姓）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之貢父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益脫一居字也余謂貢父說是濟子禮翻降戶江翻）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　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秦置南陽郡漢因之郎屬郎中令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郎中有車騎戶三將主車曰車郎主騎曰騎郎主戶衛曰戶郎皆以中郎將主之騎奇寄翻）十年不得調（調徒釣翻選也）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班表謁者掌賓讚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主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者以督課之）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虎圈養虎之所在上林圈求遠翻班表有令有八丞十二尉武帝以後屬水衡都尉禽獸簿謂簿錄禽獸之大數也）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益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師古曰視其屬官盡不能對也）（非）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羆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口對響應無窮者（虎圈嗇夫掌虎圈之吏也悉詳盡也響應者如響應聲言其捷也）帝

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言其材無足恃賴也援神契曰蝟多賴故不使超揚賴才也孟子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曰賴藉也）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長知兩翻）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上復曰長者（復扶又翻）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楊子曰刀不利筆不銛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亟居力翻急也）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師古曰陵丘陵也陵遲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錯七故翻後以義推）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名釋之參乘（乘繩證翻）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班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者罰金四兩程大昌曰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中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至後漢志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為光祿大夫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紵竹呂翻康曰紵𦭽屬細者為絟麤者為紵陸璣草木疏曰紵以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槩口頼翻斮側略翻）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錮音固冶銅鑄塞以為固也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也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寘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者故無憂戚也）帝稱善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中渭橋在渭橋中路臣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長安故城之北）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乘繩證翻）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屬之欲翻下同）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崔浩曰奏當謂處其罪也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淳曰蹕止行人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下遐嫁翻）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錯七故翻）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得言捕得也坐徂臥翻）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謂依律而斷也屬之欲翻）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

等然以逆順為差（如淳曰罪等俱應死也盜玉環不若長陵土之逆仲馮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抔謂以手掬之也抔步侯翻）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潁陰懿侯灌嬰薨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歷（好呼到翻）上召河東守季布（河東本韓魏之地秦置郡）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而為大臣近其靳翻）至留邸一月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貢父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譽音余去羌呂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少詩照翻）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長沙王吳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疏與疎同）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行縣循行屬縣也行下孟翻）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被皮義翻）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上時掌翻下遐嫁翻）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牘木簡也以書獄辭李奇曰牘吏所執薄韋昭曰牘版也索隱曰薄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薄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

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也）薄太后亦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應劭曰冒絮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之也提徒計翻索隱音抵擲也）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綰烏版翻）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服虔曰顧成廟在長安城南還

（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周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兩錢（秦半兩錢重如其文）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更工衡翻下同如淳曰如榆莢也莢音頰杜佑曰莢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即應劭所謂五分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師古曰雇租謂雇傭之直或租其本）敢雜以鈆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殽謂亂雜也不得贏謂無餘利也言不雜鈆鐵則無利也殽音爻）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殽雜鈆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姦而不可止也余謂微細也言姦民殽雜鈆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厚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千高翻）各隱屏而鑄作（屏必郢翻蔽也言各自隱蔽而鑄錢也）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蘇林曰報論余據張湯傳有訊鞫論報嚴延年傳有報囚師古註皆

以為論奏獲報原又註則謂報者為斷決囚若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也）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榜音彭）夫縣法以誘民（縣讀曰懸師古曰懸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阱才性翻）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也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雖一當一猶復不受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尺孕翻）法錢不立（師古曰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勝音升鄉讀曰嚮蕃扶元翻）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民棄其農而冶銅炊炭故五穀不為多為于偽翻）善人怵而為姦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怵先律翻又音黜誘也言動心於為姦邪也愿謹也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

（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數所角翻）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亡與無通）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操千高翻長知兩翻）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班志嚴道屬蜀郡括地志雅州滎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也唐滎經即漢嚴道也）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秦鄣郡地高帝分置豫章郡）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史言吳以彊富致叛）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初帝分代為二國（事見上卷二年）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故代國之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華讀如花）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王國自相至內史中尉皆吏二千石漢為置之餘得自置今長驕橫逐漢所置吏而請自置之）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關內侯爵第十九爵自上出非侯王所擅）數上書不遜順（數所角翻）帝重自切責之（師古曰重難也）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周公誅管叔蔡叔代頃王高祖兄仲也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廢為侯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興居事見上三年風讀曰諷）

（頃音傾）王不說（說讀曰悅）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開姓也姓譜衛公子開方之後）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古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乘繩證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疏吏翻下以義推）使使名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邛郵置名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余據班志嚴道有邛來山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郵驛也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百丈縣嚴道今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勿王于況翻處昌呂翻邛渠容翻郵音尤）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傳直戀翻下同）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以故致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卒讀曰猝又音子恤翻終也）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

今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班志雍縣屬扶風雍於用翻）雍令發封以死聞（輜車有封前此所經縣傳莫敢發至雍令乃發之）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卒子恤翻）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遺于季翻下同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歡親稱尺證翻下同）漢邊吏侵侮

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索隱曰難支匈奴將名也）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氏音支降戶江翻）樓蘭烏孫呼揭（樓蘭國在西域之東垂後曰鄯善自武帝開河西之後地最近漢當白龍堆之道烏孫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是其種也史記正義呼揭國在瓜州西北余據班史匈奴北服丁零呼揭之國宣帝時匈奴乖亂其西方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國東與匈奴接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西北也師古曰揭丘例翻索隱其列翻正義音桀）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穹然也）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近其靳翻）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倍蒲妹翻）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

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復扶又翻閼氏音煙支）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中行姓說名中行本出荀氏晉荀林父將中行因以為氏行戶江翻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強其兩翻）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言為漢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繒帛也絮綿也好呼到翻下同）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匈奴

（之衆將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丘呂翻棄也）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也酪盧各翻以乳為之）於是説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遺于季翻）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訾將此翻毀也）中行説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易以豉翻）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種章勇翻）今中

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踈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匈奴之人逐水草居廬帳非如中國有室屋故謂中國人為土室之人師古曰嗟者歎愍之言）顧無多辭喋喋佔佔（師古曰顧思念也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佔昌占翻）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竹仲翻）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而汝也韋昭曰苦音靡盬之盬蹂人九翻）梁太傅賈誼（誼自長沙徵為梁懷王太傅）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背蒲妹翻）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治直吏翻下同）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翻置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孰古熟字通用）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心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樂音

洛）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亡古無字通）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埶固必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埶也師古曰鄭説是）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數所角翻）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親弟謂淮

（南厲王長謀反親凡之子謂齊悼惠王子齊北王興居欲西擊滎陽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濞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行下孟翻）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師古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十倍於此余謂誼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為變使諸侯相合襲是跡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為患莫大焉）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冠古玩翻）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孟康曰熭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熭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熭謂暴曬之也）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易以豉翻）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許規翻剄工頂翻）豈有異秦之季世虖（虖古乎字）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證驗也）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

以安（處昌呂翻）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菹臻魚翻醢也醢呼改翻肉醬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少詩沼翻）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分扶問翻）地盡而止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亡古無字通下同）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事先帝裘衣也植音值朝直遥翻）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其聖明）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瘇上勇翻）一脛之大幾如要（脛戶定翻脚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幾居依翻下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慉身慮無聊（師古曰慉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慉丑六翻）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瘇也又苦跋盭（師古曰跋古蹠字之石翻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齊悼惠王肥高帝之庶長子其子於文帝為親兄子從才用翻）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縣古懸字通下同）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

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哲之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勝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徒奚翻厚繒也衣於既翻下能衣同）而富民墻屋被文繡（被皮義翻）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師古曰緣俞絹翻孽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問翻）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以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詰讓也誶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飤也言婦抱其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步鳥翻）婦姑不相說（說讀曰悅）則反脣而

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稽工奚翻）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惟有慈愛其子而貪耆財利不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翻仲馮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耆古嗜字通用）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所行之善惡貢父曰慮大率也不讀曰否）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徒兼翻）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也篋音古頰翻）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賢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曰紼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遠于萬翻）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師古曰乃始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齊讀曰齋見戶電翻）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仲馮曰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少詩照翻）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去羌呂翻行下孟翻）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處昌呂翻）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工宦翻下積貫同）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愧耻之事長知兩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

之三族也（劓魚器翻割鼻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射而亦翻）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與刈同師古曰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道讀曰導）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縣讀曰懸）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易以豉翻）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譯傳言也夷狄與中國言語不同故欲通夷狄之言者譯之周禮象胥是也長知兩翻）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易以豉翻）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遠于願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所擇用也舍所棄置也舍讀曰捨下同）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治直之翻）此亡他故矣（亡古無字通下同）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灋令刑罰旤幾及身（幾居依翻）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令或言禮誼之不如灋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遠于願翻下同）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近其靳翻）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杜祐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之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其在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誼所云）以其離主上不遠也（離力智翻）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蹵蹋也芻馬所食草記曲禮以足蹵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蹵千六翻）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灋（髡苦昆翻刖音月斷足也笞丑之翻傌音罵毛晃曰戮辱也）然則堂不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灋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苴子余翻）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師古曰禮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也）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先列翻）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徒官謂刑徒輸作于官者）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有一旦之刑）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

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埤雅曰龜有靈德伏匿而壹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飾賈公彥曰簠內圓外方簋內方外圓皆受斗二升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人兗翻勝音升）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之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劒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造七到翻）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師古曰中辠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弛式爾翻盭古戾字音盧計翻）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按也捽才兀翻）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許吏翻喜好也好為志

氣也）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行下孟翻下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臣下矜尚節行故可託以權柄不須復加制御應劭曰曰六尺之孫未能自立者也）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喪失也言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喪息浪翻）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此謂以禮義廉耻遇其臣彼謂戮辱責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卒子恤翻）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漢人相傳以大臣不對理陳寃為故事多有聞命而引決者然詣獄受刑者亦多有之史特大槩言之耳）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罘罳屏也又云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

（於其下孔穎達曰屛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屛為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屛人臣至屛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屛上亦為屋以覆屛墻故稱屛曰浮思蘇鶚演義曰罘者浮也罳者思也謂織絲之文輕疏虛浮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罘罳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奉乘輿決罘罳北出者也此罘罳當以舊註為正）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淮南厲王長子安封阜陵侯勃封安陽侯賜封陽周侯良封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悖蒲內翻）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當丁浪翻）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淮南王無罪漢枉殺之也）此人少壯（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少詩沼翻）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為于偽翻）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吳師入郢

勝益預焉是讎其大父也及其還楚殺子西子期是讎其叔父也剡式冉翻利也靡武彼翻師古曰言與讎人俱斃康曰武皮切碎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予之眾積之財（予讀曰與）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剸諸吳人為闔閭剌殺王僚荊軻事見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政正坐之處剸音專）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少詩招翻）上弗聽　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參參如埽彗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二丈無常也大占法彗孛星多為除舊更新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猶言引決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斷丁亂翻下同）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詩小序曰秦康

（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七（起玄黓涒灘盡柔兆閹茂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梁懷王揖薨（揖受封事見十三卷二年）無子賈誼復上疏曰（復扶又翻）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二傳世也）諸侯

猶且人恣而不制（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也）豪植而大强（言其矜豪自植立太過於强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厪與僅同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則畧翻下北著同）適足以餌大國（言國小如魚餌適足為所吞食）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為于偽翻）

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地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睢音雖）梁起於新郪而北著之河（班志新郪縣屬汝南郡應劭曰秦為郪丘漢興為新郪師古曰潁川縣郪千移翻）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陳即謂古陳國之地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巨偃翻）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枕職任翻）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少時照翻）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仲馮曰頤指而事）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旤（畜讀曰蓄）孰視而不定（孰古熟字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喜城陽王章之子齊悼惠王肥之孫）

匈奴寇狄道（狄道縣為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數所角翻）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太子家令屬詹事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潁川本韓國秦置郡漢因之鼂與朝同風俗通衛大夫史鼂之後姓譜王子朝之後錯倉故翻音錯雜之錯者非）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將即亮翻下同）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劒楯之地（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孔穎達曰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或謂之鋋或謂之鏦其柄謂之矜鍦音蛇晉陳安執丈八蛇矛蓋蛇即方言之所謂鍦也鋋上延翻楯食尹翻）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趨七喻翻難乃旦翻）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師古曰金金鉦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指當作音）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裼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中竹仲翻師古曰鏃矢鋒也鏃子木翻）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

（日省視也悉井翻）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予讀曰與）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易也易以豉翻下同）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之力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猶言不如也技渠綺翻下同）險道傾仄（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罷讀曰疲）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橈攪也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一曰橈曲也弱也音女教翻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歟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予謂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春秋傳作菆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騶側鳩翻）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笥音息嗣翻）下馬地闘劒戟相接去就相薄（薄伯各翻師古曰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俛亦俯字予謂俛音免亦通）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徒結翻）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

技衡加之以衆（衡與橫同）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耐乃代翻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應劭曰秦以讁發戍先自吏有過至於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者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師古從應說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亡古無字通）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事見七卷二世元年）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畧翻）其埶易以擾亂邊境（易以豉翻）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南晦所以耕種處也離力智翻）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數所角翻）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復扶又翻）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治直之翻）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歲更見十三卷高后五年更工衡翻）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因山川地形之便而為之城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徒釣翻）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謂有罪者免其罪無罪者拜爵以勸其徙）復其家（謂民之欲往者復除其家征役復方目翻）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稟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予讀曰與下同）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難乃旦翻）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入為寇驅牧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予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

（及畜產也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為於偽翻下同）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行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資也復扶又翻）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稱尺證翻）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樂音洛）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相息亮翻）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師古

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張晏曰畜長六畜也貢父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予謂畜長當從張說畜許六翻長知兩翻）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樂音洛）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長知兩翻）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工雅翻仲馮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予謂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候即軍候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長知兩翻）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踵回旋其足也還音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亡古無字通）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

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初亮翻）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折而設翻）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易以豉翻）錯為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與峭同陗謂峻陿也章笑翻韋昭曰岸高曰峭臣瓚曰陗峻陗）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槖之盛物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班志酸棗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括地志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

余據河隄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河古口咸曰金隄又水經注濮陽縣故城在河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塞悉則翻）春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康曰傳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於上為信傳張戀翻）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食祥吏翻衣於既翻為於偽翻）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有饑相弃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併馬亡古無字通）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美麗也）饑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

農桑薄賦斂（斂力贍翻）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趨七喻翻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易以豉翻下同）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遍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背蒲妹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長知兩翻下同）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勝音

升）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服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治直之翻繇與徭同後以義推）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復扶又翻被皮義翻）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斂力贍翻）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予謂如說是稱尺證翻）於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市列也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貯丁呂翻）操其奇贏日游都市（操千高翻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居宜翻）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莫白翻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

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乘堅車策肥馬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先列翻）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復方目翻）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為於偽翻）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六尺五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言嚴固之甚）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師古曰擅專也）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時令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復扶又翻下同）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樂音洛）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道讀曰導）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饑餧是無畜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師古曰從事謂從農事也）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數所角翻省悉井翻）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瓚曰明粢在器曰盛盛時征翻）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初秦時祝官有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太倉令齊王國官也姓譜淳于出于姜姓州公之後）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師古曰緹他弟翻索隱音啼縈於營翻）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夫音扶復扶又翻下同師古曰屬聯也之欲翻）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繇古由字通用）妾願沒入為官婢（漢制永巷令典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行下孟翻斷端管翻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例）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髡鬄也謂去其髮及其彯髻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鉗者以鐵束其頸）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惡烏路翻）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自下告上曰訐師古曰面相斥罪也居謁翻）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疏與疎同）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予讀曰與）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斷丁亂翻）有刑錯之風焉（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錯千故翻）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劭曰史記故戎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為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古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卬姓段師古曰非也姓孫卬五郎翻）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彭原寧州雍縣班志屬扶風騎奇寄翻下同）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乘繩證翻）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昌侯盧卿功臣表作旅卿古字借用也姓譜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為氏與甯侯隆慮侯皆高祖功臣昌侯國屬琅邪郡甯侯國在河內修武縣界隆慮侯國亦屬河內郡三人分屯三郡故各以郡為將軍號遬古速字）上親勞軍勒兵申教

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勞力到翻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予謂固要力止也要讀曰邀康力笑翻非也）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渫之子成侯國屬涿郡赤史記正義音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署郎舍也長知兩翻）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尚食監主膳食之官祛音區）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數所角翻為於偽翻）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時念高祛所言其心未嘗不在鉅鹿）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搏拊也左傳曰搏膺而踊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師古曰何不於隙間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卒子恤翻）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推吐雷翻閫苦本翻門橛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一說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乘繩證翻）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引弩滿為彀謂騎兵能射者服虔曰良士直百金晉灼曰百金喻貴重也彀古候翻騎奇寄翻）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襜林（襜林即襜襤襜丁甘翻）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幾居依翻）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事見六卷始皇十八年卒子恤翻）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守式又翻）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給也予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近其靳翻）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

（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今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上時掌翻）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翻謂數不同也予謂相應之應當從去聲）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蘇林曰一歲刑為罰作下之遐嫁翻）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詳考班表漢無車騎都尉官時使唐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土為場珪幣所以薦神）且曰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師古曰釐本作禧假借用耳音禧祝職救翻）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為于偽翻）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與讀曰預師古曰重直用翻）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是歲河間文王辟彊薨　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罷之（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推終始傳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見賢遍翻）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班志成紀縣屬天水郡庖犧所生處見賢遍翻）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張蒼由此自絀　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秦立白帝赤帝黃帝青帝畤于雍漢高帝又立黑帝畤故雍有五帝畤雍于用翻見賢遍翻）赦天下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守式又翻）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

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更工衡翻）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齊王則哀王襄之子悼惠王肥之孫河間王福辟彊之子趙幽王子遂之孫）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于是作渭陽五帝廟（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予據水北為陽長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韋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于是貴新

垣平至上大夫（周官有上大夫漢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爵十九級有大夫五大夫而
上大夫不見於表）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師古曰刺采取也七賜翻即今禮記王制篇是也）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
道北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
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齊悼
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
北王武成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
侯卬為膠西王扐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

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
賜為廬江王（十一年徙城陽王喜王淮南今復其舊將復以淮南地分王厲王三子安勃賜也楊
虛據水經河水過楊虛縣註引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之西南而班志無此縣不知酈道元
所謂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盧武成史記作武城索隱
曰武城縣屬平原正義曰貝州縣菑川王都劇班志全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
十里膠東王都即墨班志平昌侯國屬平原郡膠西王都高苑扐侯國屬平原郡濟南王都東平陵阜陵縣屬
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屬汝南郡衡山王都六陽周縣屬上郡廬江王都江南濟子禮翻扐音力）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
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為元年（復扶又翻）令天下大酺（漢律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
橫賜得會聚飲食師古曰酺布也言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為人烖害
之神也有馬酺有蝝螟之酺與人思之酺亦為壇位如雩禜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
酬焉正義曰古者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云因
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鄭注所謂祭酺合醵也酺音蒲）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
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班志汾陰縣屬河東

郡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也宋白曰蒲州寶鼎縣古綸氏地夏少康所邑也汾水南流過縣漢置汾陰縣今縣
北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
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見賢遍翻）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
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下遐嫁翻）是後上亦怠於改
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之成翻）而渭陽長門五帝
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
薨（孝惠皇后張敖之女諸呂之誅徙居北宮張晏曰后黨于呂氏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與歟同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師古曰度謂量計之度徒各翻）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量音良）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蕃多也扶元翻）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來高翻靡音糜）六畜之食馬者衆與（六畜馬牛羊犬豕鷄畜許救翻）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師古曰中竹仲翻）其與丞相列矦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上行幸雍棫陽宮（黃圖曰棫陽宮秦昭王所起括地志在岐州扶風縣東北棫音域）六月代孝王參薨（參前二年封于太原三年徙代）匈奴連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遼東戰國時燕之東北境秦置郡）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遺于季翻）單于亦使當户報謝（匈奴官自左右賢王至左右大當户凡二十四長）復與匈奴和親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相息亮翻行下孟翻）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謂高帝大臣薨逝之餘其見存之臣無可相者見賢遍翻）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莊子有申徒狄夏之賢人也一曰申徒楚官號姓譜申矦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為申屠氏）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梁國本秦碭郡漢為梁國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脚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為擘張以足蹋者為蹶張蹶音厥）封關內矦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矦（班志故安縣屬涿郡括地志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告戒之）罷朝坐府中（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又舍也）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令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度徒洛翻）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為于偽翻幾居希翻）

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　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月末為晦天文書晦則日月相沓月在日後則光體伏矣）　五月赦天下　上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索隱曰據風俗通令姓楚令尹子文之後虞世南曰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句音鈎）將軍張武屯北地（秦滅義渠置北地郡）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項羽以河內郡為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舊唐書肅宗毋元獻楊后葬細柳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宗正秦官掌親屬漢因之徐厲高祖功臣呂后四年封祝茲侯史記表作松滋班志松滋縣屬廬江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

迎（勞力到翻將即亮翻下其將同騎奇寄翻）已而之細柳軍（之往也）軍士吏被甲銳兵彀弓弩持滿（被皮義翻彀古候翻）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師古曰先驅導駕若今之武侯隊矣）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見賢遍翻）天子為動改容

式車（為于偽翻）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
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
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
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于願翻）漢兵亦
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為以亞夫屬太子張本）夏四月大旱蝗
（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蔟蝩說文曰一曰蝩一曰蝗蝗戶光翻蝩音鍾）令諸侯無
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
發倉庾以振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康曰凡倉無屋曰庾）民

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六）遺詔曰朕
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
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惡烏路翻）厚
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
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力禁翻下出臨服臨當臨夕臨哭臨音同）
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
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
廟以眇眇之身（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
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方內四方之內也）靡
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
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下孟翻）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
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帝自謙以謂得終其天年以從先帝
幸矣奚哀念之有乎供居用翻養羊亮翻）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
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取讀曰娶）自當給喪事
服臨者皆無跣（跣先典翻足親地也）絰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應劭曰毋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毋發民哭臨
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
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喪禮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再期而大
祥踰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鄭注云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者紛帨之
屬如平常也孔氏正義曰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
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服虔曰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
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何為以日易

（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貢父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所以漸即吉耳賈公彥曰布之精麤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說緦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五升）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耳師古曰霸陵在長安東南）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乙巳葬霸陵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皁也師古曰弋黑色衣於既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謐曰漢長陵高十三丈陽陵

高十四丈安陵三十餘丈則不度甚矣治直之翻）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鮮息淺翻）丁未太子即皇帝位（鄭樵曰漢大斂畢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高帝封吳芮為長沙王傳成王臣哀王回共王右至著而絕著漢書作差）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孝景皇帝上（荀悅曰諱啟之字曰開文帝長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應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貢父曰顏說非也始受命稱太祖耳有功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曰可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開封侯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文帝二十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租稅今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　初文帝除肉刑（事見文帝十三年）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孟康曰歐音驅索隱曰於后翻）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正（平陸戰國時齊邑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又西河郡有平陸縣意禮所封者齊地）中大夫鼂錯為左內史仁始為太子舍人（內史掌治京邑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史疑左字衍續漢志太子舍人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鼂音朝直遥翻）以廉謹得幸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治直之翻長知兩翻）帝由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處昌呂翻）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孛蒲內翻）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制二十三而傅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傅讀曰附）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河間王都樂成臨江王都江陵淮陽王都陳汝南王都平輿廣川王都信都長沙王都長沙閼一曷翻）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薄氏崩（薄太后文帝母也）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輙聽寵幸傾九卿（漢正卿九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數所角翻）法令多所更定（更工衡翻）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括地志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服虔曰堧垣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內垣之外外餘地也堧而緣翻）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語牛倨翻）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上謁時掌翻）

至朝（朝直遥翻下同）嘉請誅内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冗如隴翻）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歐於后翻）錯以此愈貴　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姓譜陶唐氏之後）丁巳以内史鼂錯為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大戴禮曰孔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而為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而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雨于具翻）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熒惑火星北辰中宮天極星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行之赤道二出黃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立秋秋分行之其去極有遠近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木星也太微為天廷總天文志北極及太微人君之位或守之或出之或逆行經之皆變也又石氏星傳曰龍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廷孔穎達曰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太微為天廷中有五帝座）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少詩沼翻王于況翻）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

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鉅萬萬萬也勝音升）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唐宋州治宋城縣即漢睢陽）大治宮室（治直之翻）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俗云平臺也屬之欲翻）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姓譜枚姓也六國有賢人枚被嚴忌本姓莊漢書避明帝諱改為嚴羊晉羊舌大夫之後鄒以國為氏）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史記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著竹畧翻）與漢宦官無異

資治通鑑卷十五

資治通鑑卷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八（起強圉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朝直遥翻）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從千容翻）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孔穎達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太后亦然詹事竇嬰

（班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引酒進之蓋罰爵也）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請材性翻又如字）梁王以此益驕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洛陽縣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陽因秦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楚漢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見賢遍翻）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徒計翻）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慍於問翻師古曰怒也孔穎達曰慍者外境違心之謂事與心違所以怒生）天下同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朝直遥翻）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索隱曰音淨孟說是）文帝復問之（復扶又翻）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

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使得自新也更工衡翻）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吳國有鑄錢煑鹽之利故百姓不别徭賦也）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以為卒者雇其庸隨時月予平賈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雇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予平賈官讐之也予讀曰與下同賈讀曰價）歲時

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鼂直遥翻錯千故翻數所角翻橫戶孟翻）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說式芮翻少詩沼翻）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郤與隙同下有郤同）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師古曰即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難乃旦翻郤與隙同）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若堊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東海郡即秦郯郡高帝更名）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膠西後改為高密）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好呼到翻）諸侯

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師古曰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穅及米（師古曰狧古䑛字食爾翻狧用舌食也蓋以犬為諭言初狧穅遂至食米也索隱曰言狧穅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師古曰謂疾在身中不顯於外也）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累與絫同）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罪皆不至于削地）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瞿居具翻說文瞿遠視貌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背蒲妹翻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索隱曰所謂殷憂以啟明聖也）吳王內以

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所向者降（降戶江翻）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須待也治直之翻）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謂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易以豉翻）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皆文帝封濟子禮翻）初楚元王好書（好呼到翻）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及王于況翻）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楚元王交高祖異母弟楚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楚人謂之二穆故楚有穆姓秦有白乙丙白圭楚有白公浮丘複姓夷王名郢客元王子戊元王孫師古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二宿而熟不耆之者讀曰嗜為于偽翻下同）常設後乃忘設焉（忘巫放翻）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彊其兩翻）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居依翻師古曰易下繫之辭見戶電翻）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區區謂小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姓譜韋姓出顓頊大彭豕韋之後）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衣之於既翻）休侯富使人諫王（孟子去齊居休趙岐註曰休地名蓋即富所封之地富楚元王之子夷王之弟也）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

燒殺建德悍（悍下罕翻又矦旰翻）齊王後悔背約城守（背蒲妹翻守式又翻）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刼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臨菑齊都）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使疏吏翻下同）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將即亮翻）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使疏吏翻）閩東越亦發兵從（從才用翻）吳王起兵于廣陵（廣陵吳都）

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矦書罪狀鼂錯（遺于季翻）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於大棘杜預曰在襄邑東南盖即棘壁是也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鋭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敗補邁翻）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睢音雖）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矦酈寄擊趙（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監古銜翻）

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更工衡翻）諸矦讙譁（讙許元翻）錯父聞之從頴川來（錯頴川人）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矦疏人骨肉（疏與踈同）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守式又翻）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

吳（徐僮二縣皆屬臨淮郡錯初議削諸矦地以彊漢及七國反乃欲以徐僮之旁予吳是自畔其説恐得無死乎予讀曰與）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相息亮翻）錯所居坐盎輙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坐徂卧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侍御史十五人）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絶也治直之翻）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猶與即猶豫也）

（與去聲）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為于偽翻入見賢遍翻）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計也計發兵食也調徒釣翻）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誘音酉）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章懷太子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故

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屏必郢翻）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卒子恤翻下卒同）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遺于季翻分扶問翻）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適讀曰謫）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使疏吏翻下使吳同）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孰與熟同）乃拜盎為太常（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常時盎猶為奉常也）密裝治行（治直之翻）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丞相陶青中尉嘉失其姓廷尉張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劾戶槩翻）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疏與疎同予讀曰與要與腰同）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師古曰紿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下孟翻）錯衣朝衣斬東市（衣朝上於既翻朝下直遙翻）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

德侯國在泰山界）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校戶教翻上書之上時掌翻）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臣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不讀曰否）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拑其炎翻復扶又翻）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卒子恤翻或讀為猝）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為于偽翻）於是帝喟然長息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宗正於濞猶子之親也）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說式芮翻下同）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將即亮翻）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間古莧翻）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剽匹妙翻輕虛勁翻）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乘繩證翻傳張戀翻余據漢有乘傳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乘傳六乘傳之見於史者

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將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間（澠彌兗翻殽山澠池之間其道阸陿阸於懈翻陿與狹同）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自霸上左趨殽澠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走音奏間如字）直入武庫（洛陽有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言不自意得安全至洛陽也）

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為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昌邑梁地後為山陽郡治所走音奏下同）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班志勃海郡有脩縣音條數所角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韓王信之子頹當自匈奴中來歸封為弓高侯功臣表弓高屬營陵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蓋頹當受封於文帝之初而

河間國則二年所置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騎奇寄翻）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塞悉則翻饟古餉字）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敗補邁翻守式又翻）即走條侯軍會下邑（下邑縣屬梁國）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陬子侯翻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

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禄伯為大將軍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上時掌翻）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禄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禄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

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老將即亮翻下并將為將同）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凡軍行有大將裨將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副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班志下邳屬東海郡）

亡命吳酤酒無行（行下孟翻）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上時掌翻說式芮翻行戶剛翻）臣非敢求有所將也（將即亮翻）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予讀曰與）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傳張戀翻令力正翻從才用翻）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陽

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國都莒其地南接下邳之境班表王國有中尉掌武職比必寐翻及也）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度徒洛翻）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至于敗）

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降戶江翻）吳王度淮走丹徒（班志丹徒縣屬會稽郡即春秋之朱方括地志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南徐州記秦使赭衣鑿其處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保東越（欲依東越以自保也）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啗徒覽翻餌之也又徒濫翻餤也食也）東越即

紿吳王出勞軍（勞力到翻）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殺之鏦楚江翻）盛其頭馳傳以聞（盛時征翻傳張戀翻）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為梁王毀短亞夫張本）

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官為中大夫姓譜路本自帝摯之後）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

（重直龍翻將即亮翻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趣讀曰促）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據班史齊王傳作平陽侯曹襄史記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句斷）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罷與疲同）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遺于季翻降戶江翻）王何處須以從事（膠西王於降與不降之間欲以何自處吾待以行事處昌呂翻）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

兵狀王頓首厀行（厀與膝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更工衡翻敗補邁翻）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為于偽翻下同）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

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刼有謀非其辠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受封）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獲謂濟北王曰（獲俱碧翻康俱縛切）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為于偽翻說式芮翻）公孫獲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即交午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為亂逆也但假權詐吳以避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以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能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墜猶失也難乃旦翻）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鄉讀曰向見賢遍翻）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歷過也畢了也）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從子容翻）令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師古曰毆與驅同白徒素非習軍旅之人猶言白丁也）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

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跬空累翻）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守職不橈（橈奴教翻）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自悔者悔不與吳同也不前不敢前進以自歸於漢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師古曰西山謂殽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言捋臂耳余謂長樂太后居之未央天子居之徑長樂抵未央猶言自太后所至帝所也樂音洛）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王大說（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屬之欲翻）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註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註戶

（卦翻亡軍從軍而逃者也）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德哀侯廣之子即德侯通也禮時封平陸侯為宗正）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中山王都盧奴）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三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傳張戀翻）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秋七月臨江王閼薨冬十月戊戌晦（月末為晦）日有食之（李心傳曰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書於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志中摘出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余按此誤劉貢父已言之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將即亮翻下同屬之欲翻委也言以兵事委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守式又翻為于偽翻）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曲城侯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班志曲城縣屬東萊郡）以故得完吳使者至

盧江盧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使疏吏翻）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勞來到翻）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王於之王于況翻）盧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據班志盧江故淮南文帝別為國盧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於江陵陽縣屬丹陽郡文帝初分淮南為盧江國在江南若班志之盧江郡則其地盡在江北矣數所角翻）徙為衡山王王江北（衡山王都六其地在江北）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弋陽縣索隱曰帝豫作壽陵於此因更縣名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濟北貞王勃薨（諡法清白守節曰貞）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雨三日以往為霖）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楚文王禮薨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班志槐里縣屬扶風秦之廢丘也高祖二年更名）更嫁長陵田氏（更工衡翻）生男蚡勝（蚡扶粉翻）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長知兩翻下同）臧兒卜筮之曰

兩女皆當貴藏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予讀曰與決別也言不肯與別師古曰決絶也）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徹方在身（身與娠同師古曰漢史多以娠為任身字）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為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長知兩翻嫖文帝女景帝之姊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余謂帝女稱公主帝之姊妹稱長公主嫖降堂邑侯陳午生女是為武帝陳皇后嫖匹昭翻）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男徹（予讀曰與）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之美（譽音余）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王夫人之震武帝也夢日入其懷所謂符也）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嗛乎監翻口有所銜也康曰恨也史記曰帝嘗體不安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典客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余按班表帝中六年改典客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意其有誤不然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最畧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採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非表誤也趣讀曰促）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

而所宜言邪（而汝也）遂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劉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劉襄之子襄本項氏親賜姓）濟南太守郅都為中尉（濟南王辟光反國除）（郅之日翻風俗通郅商時侯國後以為氏）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賈姬即賈夫人生趙王彭祖中山王勝）野彘卒來入廁（卒讀曰猝）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復扶又翻）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悍下罕翻遺于季翻）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先悉薦翻）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原都地名蓋屬衡山國兩王遇翻）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燕因肩翻）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帝即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太祖太宗之廟故臨江王國亦有之壖與堧同而緣翻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簿步戶翻）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著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伺間隙而與之也魏其侯竇嬰班志魏其侯國屬琅邪郡予讀曰與間古莧翻）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而殺之（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中竹仲翻考異曰史記本紀後二年正月郅將軍擊匈奴酷吏傳郅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乃召寗成為中尉成為中尉在中六年則後二年所謂郅將軍者非都也疑別一人漢書紀無郅將軍事）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廣川王彭祖王趙故立越為王膠東王徹為太子故立寄為王）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梁王以母弟之親又有破吳楚之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子榮栗姬之子故號栗太子）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卒與與夷爭國見春秋傳）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之言）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格音閣止也）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甬余拱翻朝直遙翻）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建建議也）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刺七亦翻）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意梁者以意測度知其為梁所為也）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姓譜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其後為氏索山客翻）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

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行户剛翻度徒洛翻適讀曰嫡長知兩翻）以一言過（師古曰景帝當屬諸姬子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王子況翻卒子恤翻下同）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治直之翻）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訹音戌誘也）犯上禁橈明法（橈奴教翻）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卒子恤翻行户剛翻）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說式芮翻下同）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長知兩翻行下孟翻）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為于偽翻下精為同）長君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長君之弟謂皇后也如淳曰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而不可揻故取喻於金城）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庳（庳音鼻師古及柳宗元皆以為零陵之鼻亭即象所封）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用孟子語意）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徼一遥翻間古莧翻）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廐（霸昌廐在長安東括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見賢遍翻）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恙余亮翻）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朝直遥翻）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長公主即館陶長公主嫖）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

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從才用翻）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疏與疎同下同）帝以田叔為賢拜為魯相（相魯王餘也）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酤工護翻謂賣酒也）　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為清河王（高帝置清河郡於齊趙之間今以為王國）　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

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梁王與條侯有隙見前三年）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南皮侯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弟也班志南皮章武皆屬勃海郡）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趣讀曰促）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降戶江翻）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背蒲內翻）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徐盧容城侯賜柏侯陸彊遒侯僕黥易侯范代范陽侯邯鄲翕侯黥師古音但）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索隱曰桃縣屬信都郡）

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高帝置常山郡屬趙國呂后分為王國文帝併為趙

國今復以王舜）　六月丁巳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傅致之）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師古曰一涉翻又於涉翻讞魚列翻又魚蹇翻平議也）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褚少孫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樂音洛）　十一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時改廷尉為大理將

（作少府為大匠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令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主爵中尉為都尉）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時（時音止）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梁仍都睢陽濟川國在陳留東郡之間濟東國後入漢為大河郡後又為東平國山陽國即山陽郡濟陰國即濟陰郡濟子禮翻） 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說讀曰悅為于偽翻）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藏徂浪翻）他物稱是（稱尺證翻） 上既減笞法（見上卷元年） 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止蘂翻） 箠長五尺（長直亮翻） 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臀徒門翻） 畢一罪乃更人（更工衡翻） 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易以豉翻）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鴈門有句注之險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

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縣也養鳥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處曰苑食貨志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 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誘騎者見少以誘敵誘音酉下同） 皆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陳讀曰陣下同）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射而亦翻下同）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

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將即亮翻）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寗成為中尉其

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惴之瑞翻）

城陽共王喜薨（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爵為王八年徙王淮陽後四年復還城陽至是而薨共讀曰恭）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讞魚列翻又魚蹇翻）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治直之翻）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中三年禁民酤酒今弛此禁酺音蒲）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日（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壞城垣（壞音怪） 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姓譜楚人直弓之後） 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悞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 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師古曰當廷見之時而毀之） 以為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孔穎達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而臠曰胾胾側吏翻）無切肉又不置著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著（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著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著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 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少詩沼翻為于偽翻楯食尹翻如淳曰工官官名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皮義翻） 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余謂亞夫之子無識苦使其人而不與賃錢致其懟怨而禍及其父亞夫之死雖由景帝之少恩其子亦深可罪也） 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上時掌翻） 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責者書之於簿一一責問之也汙烏故翻下戶嫁翻）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 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是歲濟陰哀王不識薨（濟子禮翻）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内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鏤力豆翻）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綷是也組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綷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綷子內翻絛他牢翻）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亡古無字通）　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盛時征翻）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所領翻繇讀曰徭）　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長知兩翻）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蛑賊也杜佑曰牟取也）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翻）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詔算貲四得官（服虔曰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故減貲四算得官矣）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五帝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四輔也）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取其資以顧庸也）采

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冠古玩翻）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八）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又據清河志蚡封武安而奉邑食清河之鄃蚡房吻翻）　勝為周陽侯（史記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有周陽故城）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今此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　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眾也醇不澆雜）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馬一色謂之鈞駟）　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余據漢時以牛車為賤觀晉以後王公始多乘牛車）　齊民無藏蓋（蘇林曰無物可蓋藏）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賈音古衣於既翻）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量度取足量音良度徒洛翻）　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於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六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

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巨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　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　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踶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恥乘字牝不必以其踶齧也）　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長知兩翻）　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

（倉氏庫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師古曰以行義為先以愧辱相絀也行下孟翻）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豪富則擅行威罰也斷丁亂翻）宗室有土（師古曰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九（起重光赤奮若盡强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威强叡德曰武）

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從也適往也治直吏翻繇古由字）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

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復扶又翻）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操千高翻下同）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下孟翻知讀曰智好呼到翻）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治直之翻）莫

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漸音沾謂浸潤之也摩謂砥厲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羌呂翻）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復扶又翻）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自始皇初并天下數之至亡十四年）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嚚魚巾翻冒如字又莫克翻）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自此以下條第二策）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謂授之位）以試其材（少詩沼翻長知兩翻）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

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爾雅釋名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也禮記正義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荅曰月令秦書則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漸子廉翻）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者為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背蒲妹翻趨七喻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亡古無字通下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數所角翻）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帥所類翻）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灋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稱尺證翻塞悉則翻）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長知兩翻訾讀曰貲）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離力智翻）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知讀曰智治直之翻）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貿音茂渾户本翻）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

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而任使之）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易以豉翻）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量音良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自此以下係第三策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晻古暗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師古曰堯侯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謹於微則其善著明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樂音洛師古曰復謂反覆行之也音扶目翻）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敝非道由失道故有敝亡古無字通下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眊而不行（眊莫報翻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捄與救翻）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更工衡翻）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捄謂救其敝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違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貢父曰致當屬下句少詩沼翻）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

（盩古戾字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異也與與歟同）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著也言鳥不四足分扶問翻予讀曰與去羌呂翻傅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音敖囂囂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載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蹴也蘇林曰朘音攜石俗語謂朐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蹴音子六翻）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翻）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樂音洛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翻）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行下孟翻下同）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急遽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三之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奪園夫紅女利乎舍讀曰捨言為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不遵則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數所角翻）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漢書作嚴助蓋明帝諱莊避之也會王外翻）天子擢為中大夫（按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

（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為中大夫故附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治直之翻少詩照翻）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帝之兄也謚法好更故舊曰易音亦）易王帝兄素驕好勇（好呼到翻下同）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轂然主於進也推吐雷翻轂古祿翻班志代縣屬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王者之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自秦滅先王之禮其制不存朝直遙翻下同）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據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禮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既至

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治直吏翻）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是歲內史甯成抵罪髡鉗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安淮南王長之子長於文帝為弟安於景帝為從弟於帝為諸父行）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見賢遍翻）安雅善武安侯田蚡（雅素也）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遺于季翻）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六年復扶又翻）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下遐嫁翻）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

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石姓衛大夫石碏之後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揔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朝直遥翻）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坐徂卧翻）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勝音升）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聞音問）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少詩沼翻）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謂事有當諫正者廷見謂於百官正朝畢集之時屏必郢翻見賢遍翻）上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為上御車而出考異曰按百官公卿表慶不為太僕蓋嘗攝職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易以豉翻）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言事多見聽用數所角翻）士吏趨勢利者（趨七逾翻）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為嬰蚡交惡張本橫戶孟翻）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昌高祖功臣許盎之孫柏至地闕）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臣陳嬰之孫館陶縣屬魏郡公主援上為太子事見上卷景帝前七年）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厭於鹽翻）上患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卒子恤翻）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忤五故翻長知兩翻）必重得罪（重直用翻）婦人性易悅耳（易以豉翻）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復扶又翻）上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之上巳祓禊也祓音廢又音拂）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平陽縣屬河東郡公主景帝女降平陽侯曹壽）悅謳者衛子夫（師古曰齊歌曰謳一侯翻）子夫母衛媼平陽公主家僮也（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媼者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夫家姓媼烏晧翻）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恚於避翻愠怒也幾居衣翻數所角翻）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師古曰縣遣於侯家供事

（也）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冒姓者青本鄭氏子而冒衛姓也）青長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即館陶公主也長知兩翻騎奇寄翻下同）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郎之騎從者郎中有車戶騎三將逆取曰篡）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建章宮監掾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舊宮而大起也青時為建章監而兼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班志茂陵邑屬扶風黃圖曰本槐里之茂鄉武帝起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時大臣議者多寃鼂錯之策（鼂錯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務

推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謂暴露其過惡數所角翻疵才斯翻病也瑕也）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代王登王參之子文帝之孫長沙中山王皆景帝子濟川王梁孝王之子濟子禮翻）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累重也欷歔欷也悲思之積於心聞欷歎之聲則其悲思益甚累力癸翻欷許既翻）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幼一笑翻眇音妙精微也）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肺附一作肺腑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疏繆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疏繆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于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顏野王曰肺腑腹心也余謂史若從肺附則顏說為是若從肺腑則依正義勝王中山在關東故曰東藩以親屬言則勝於帝兄也泣亦淚也）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莩音孚）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擯卻斥退也擯必刃翻卻丘略翻）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省悉井翻）河水溢于平原（平原本齊地高祖置郡禹疏九河皆在平原勃海郡界）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濟川王明坐殺中傅（濟川王明梁孝王子應劭曰中傅官者也漢諸王國有太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義中傅出入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傅教導王梁王傳作中尉此從帝紀）廢遷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七國之敗也（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粵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

擊固其常又數反覆（數所角翻下同）自秦時棄不屬（不屬不臣屬也）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莊姓也戰國時楚有莊周趙有莊豹）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覆敷又翻）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考異曰史記東越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東南邊越）會稽

守欲距濅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漢虎符驗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為于偽翻）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旨（謂曉諭以天子不欲出虎符之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處昌呂翻）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漢書作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與眩同音州縣之縣又工縣翻鬻音育）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姓譜吾音虞即虞丘氏史記有楚相虞丘子）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風俗通曰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子孫為東方氏）吳人枚皋濟南終軍等（姓譜枚姓出於周官銜枚氏其後以官為姓風俗通六國有賢人枚被終姓出於顓頊裔孫陸終濟子禮翻）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言其議論無所根據好呼到翻詼古回翻李奇曰詼嘲也）上以俳優畜之（師古曰俳雜戲也優調戲也左傳曰少相狎長相優俳優即今伶人調戲者）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數所角翻）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

北至池陽西至黃山（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黃山宮名在扶風槐里縣）南獵長楊東游宜春（長楊宮名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澇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名其地在盩厔界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在長安城西非東游也）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射而亦翻）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號戶高翻）鄠杜令欲執之（班志鄠縣屬扶風杜縣屬京兆宣帝更為杜陵鄠音戶）示以乘輿物乃得免

（乘繩證翻）又嘗夜至栢谷（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栢谷水經注云水出弘農縣西石隄山北逕栢谷亭下即帝微行處）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溺奴弔翻）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嫗威遇翻）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飲於禁翻）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羽林郎屬郎中令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曰羽所以為王者羽翼）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師古曰為休息更衣之處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名水經注在盩厔縣長楊宮東北更工衡翻柞昨作二音）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舉計其數以為薄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杜佑曰盩厔唐為宜壽縣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大數也盩音輈厔音窒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師古曰時未為京兆扶風馮翊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予據班表帝後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為右扶風是為三輔屬之欲翻）表屬縣草田（草田荒田之未耕墾者）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說讀曰悅）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河南河內河東為三河漢高帝始居洛陽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滻水亦出藍田谷逕藍田川北出霸陵入霸水霸又北入于渭涇水注見六卷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流與霸水涇水合又東至船司空入河陸海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陸産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卬古仰字通用音牛向翻）又有秔稻棃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芋即蹲鴟也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大者為芋魁其小者附麗甚衆白膩可食鼃與蛙同師古曰似蝦蟆而小長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鎬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故城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志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於昆明池北皆在上林苑中）其賈畮一金（賈與價同）令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菟之苑（菟古兎字通用）大虎狼

之虛壞人塚墓（虛讀曰墟壞音怪）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賀瑒曰耆至也至老之境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鶩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鶩）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曰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貢父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亦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蹷之變樂音洛）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百官表給事中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續漢志給事中闗通內外盡以給事禁中名官也）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詩疏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豕謂野豕也生一歲為豵二歲為豜二獸皆能突人）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也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賁音奔）臣之

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射食亦翻卒讀曰猝）犯屬車之清塵（屬車註見十三卷師古曰屬者言聯屬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說者乃以清塵為清道灑塵非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技（逄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逄蒙學射於羿逄皮江翻）不得用（宜承上文為句）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軫後車橫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近其靳翻）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距月翻）況乎涉豐草（豐草茂草也）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虛讀曰墟樂音洛下同）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為于偽翻）蓋明者遠見於未萌（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知讀曰智）旤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櫩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

（耳非畏櫚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矣）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考異曰此多非今年事因莊助救東甌及撤行始出終言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是歲南越王佗死（佗徒河翻）其孫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是而罷又新鑄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二王皆景帝子越中二年四月受封乘中三年三月受封至是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

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又立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主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為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是至今陵寢遂絕）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孝文皇后竇氏也）六月癸巳丞相昌免（許昌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

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膏腴謂肥厚之處治直之翻）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屬之欲翻遺于季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孛蒲內翻）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為于偽翻下同）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大農令本秦之治粟內史也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奴協翻）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之越又劗髮張揖以為古剪字師古曰劗與剪同張說是也應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不可以冠帶之

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曰預）非彊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處昌呂翻服虔曰竹叢曰篁師古曰竹田曰篁音皇）習於水闘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昧晴也言多草木也）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

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能盡載于地圖也著竹助翻）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内大寧戴白之老（師古曰言白髮在首）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貢者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醸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也漢制於正月旦作酒八月成曰酎酎之言純也八月嘗酎於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内都内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内令丞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不輸酎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酎直又翻）一卒之奉不

給上事（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于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戇陟降翻）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比毗至翻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年復扶又翻未復如字）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師古曰資

猶齎也）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轎竹輿車江南人又謂之藍輿領山嶺也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轎旗妙翻拕音它曳也）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謂水道多巨石船行上下與石相擊觸也）林中多蝮蛇猛獸（應劭曰蝮蛇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臂而郭璞曰各自一種蛇其蝮蛇大頭細頸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蝮敷福翻）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歐吐也泄利也師古曰泄以制翻屬之欲翻）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

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也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傳寫字誤省耳左傳有魯大夫簡叔）以其軍降處之上淦（班志豫章郡有新淦縣應劭註云淦水所出上淦蓋淦水之上流也降戶江翻處昌呂翻淦音紺又工含翻）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棹行舟之役故多死也復扶又翻）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號戶高翻）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曾才登翻）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為于偽翻下同）朝不及夕（師古曰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難乃旦翻）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

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領水即贛水也班志所謂彭水出豫章南壄縣東入湖漢水庾仲初所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於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贛石）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由餘干界中（班志豫章郡有餘汗縣應劭曰汗音干今饒州餘干縣漢古縣名也）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治直之翻）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慈諭翻）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音晚引車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近其靳翻師古曰癉黃病也丁幹翻）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音壑）疾疢多作（疢丑刃翻病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甲者閩越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處昌呂翻）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

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畜許六翻）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共讀曰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背蒲妹翻罷讀曰疲勌即倦字）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晋有屠岸賈屠剸睢音雖）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秦秦郡置守尉監）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勌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難乃旦翻）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強弱曲直）如使

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徼工堯翻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行戶剛翻）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廝微輿衆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皆言賤役之人也）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為于偽翻）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覆謂蓋幬也露謂使之霑潤澤也覆敷又翻）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樂音洛被皮義翻）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

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翻）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使疏吏翻）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踰與踰同領與嶺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相閩越國相也音息亮翻）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彊今雖勝之後必復來也）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

入海皆曰善即鏦殺郢王（鏦初江翻短矛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為于偽翻下同）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將即亮翻）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預）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復扶又翻數所角翻）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處昌呂翻）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被皮義翻）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見賢遍翻下同）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荅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言不可喜漢使好語而入朝也說讀曰悅）則不得復

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是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按汲黯傳其先有寵於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蓋食采於汲因以為氏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濮博木翻）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頻寐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奉制詔而行之也漢律矯制者論棄市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丞及史任之也漢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好呼到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治直吏翻下同）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太常郎中令中大夫令太僕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農少府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內史列于九卿）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

法黯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少詩詔翻）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折之舌翻）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翻）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所角翻）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為于偽翻）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近其靳翻）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倍蒲妹翻）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言其輕疾逐水草遷徙若鳥之舉也）自上古不屬為人（不以人類待之）今漢行數千里與之

爭利則人馬罷之（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隅者也）從董仲舒之言也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周末置左右前後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驃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謂之雜號將軍盤洲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驍堅堯翻）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姓譜程本自顓頊重黎之後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為大司馬封於程者以為氏與司馬氏同出）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為伍也部有校尉伍有伍長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索隱曰鋗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鋗火元翻鋗即銚也銚音銚緣去聲）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淮南子曰斥度也候視也望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治直之翻下言治同）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易以豉翻）然虜卒犯之

無以禁也（卒讀曰猝）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樂音洛下同）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易師卦初六文辭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

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鮮息淺翻）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十七

資治通鑑卷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起著雍涒灘盡柔兆執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祠竈者祭竈以致鬼物化丹砂以為黄金以為飲食器可以延年方士之言云爾少詩照翻）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高祖功臣有深

澤侯趙將夕景帝三年孫修嗣侯七年有罪耐為司寇少君當是為修舍人班志涿郡有南深澤縣）匿其年及其生長（謂其生時及長時所居止處也長知兩翻）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如淳曰物謂鬼物也）更饋遺之（更工衡翻遺于季翻）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治直之翻）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中竹仲翻）嘗從武安侯飲（田蚡封武安侯）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坐徂臥翻下同）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也式志翻）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

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食臣棗大如瓜（食祥吏翻）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黄金矣（藥之分齊齊才計翻）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更工衡翻）亳人謬忌奏祠太一（如淳曰亳亦薄也晉灼曰亳縣屬濟陰郡予據班志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音靡幼翻與繆同戰國時趙有宦者令繆賢太一者天之尊神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索隱曰樂汁圖徵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别名春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黄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記黑帝名玄矩黄帝名神斗）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雁門馬邑豪聶壹（馬邑縣屬雁門郡豪謂以貲財武力雄於鄉曲者聶姓也姓譜曰楚大夫食采于聶因以為氏壹其名聶尼輒翻）因大行王恢言

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戰國之初代自為一國故曰全代其後為趙襄子所滅代始屬趙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守）北有强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長知兩翻）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言不示以威故匈奴不知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寛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被皮義翻幾居衣翻）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數所角翻）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應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金布令曰不幸死所為櫝傳歸所居縣師古曰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喪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隱惻也張晏曰痛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

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隓城（師古曰覆敗也隓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隓其城也隓讀曰墮）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卷讀曰捲）深入長敺難以為功（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從子容翻衡讀曰橫）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後戶遘翻）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禽獲也遺于季翻）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誘音酉）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

以為之備（梟堅堯翻騎奇寄翻）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李奇曰將屯主監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間古莧翻）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縣有令有丞長吏也）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古懸字通）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長知兩翻）可急來于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界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朔州善陽縣界）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畜許救翻）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師古曰漢律近塞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因保此亭）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

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度徒洛翻）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重直用翻）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下遐嫁翻）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如淳曰軍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應說非也逗留止也撓謂屈弱也逗音豆又音住撓奴教翻）恢行千

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蚡房吻翻為于僞翻）是上朝太后（朝直遥翻）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尉與慰同）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匈奴與漢人於邊為互市如今之回易場也勝音升樂音洛）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絶以中其意（中竹仲翻）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為縣本衛地也地理志頓丘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考異曰漢書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此恐誤今不取）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濮陽縣屬東郡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水經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復扶又翻瓠户故翻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服虔注漢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即濮陽縣境隄名也）注鉅野（班志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其北師古曰即今鄆州鉅野縣）通淮泗（決河之水由鉅野而通泗水由泗水而通淮也）汎郡十六（汎敷劍翻）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塞悉則翻復扶又翻下同）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奉扶用翻鄃音輸鄃縣屬清河郡）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易以豉翻彊其兩翻）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為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郎（諸郎諸曹郎也）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為丞相魏其失勢賓客益衰（師古曰言素為嬰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燕王定國王澤之孫也夫自太僕出相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相息亮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以致於尊重也為于僞翻）其游如父子然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數所角翻忤五故翻）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夫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小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橫戶孟翻）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故殺之于市者謂之弃市景帝中元年改磔曰弃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磔于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弃市殺之于市也）魏其上書論

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東朝謂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也令于長樂宮見太后廷辨其是非也朝直遥翻下同）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訐居謁翻）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并斬若屬矣（若屬猶言汝輩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上時掌翻）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藉慈夜翻）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啖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漢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則赦若贖故以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此武安侯蚡之意也渭城縣屬扶風秦之咸陽也 考異曰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竇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按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為之託固名耳）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考異曰武安侯傳云元光四年春丞相按灌夫事其夏取夫人五年十月論灌夫及家屬十二月晦魏其弃市徐廣引武帝本紀侯表以為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四年當是三年五年當是四年今從之廣又疑十二月為二月按漢制常以立春下寛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何必改為二月也）及淮南王安敗（見後十九卷元狩元年）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見上卷建元二年）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艸 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引墯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墯車蹇跛也予據漢制大駕則公卿奉引安國蓋因奉引而墯車也墯杜火翻）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廣平侯國景帝中二年罪絕中五年復封澤平棘侯班志平棘縣屬常山郡）安國病免 地震赦天下

九月以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為中尉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封師古曰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真是也好呼到翻）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朝直遥翻）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予據獻王傳舊書即謂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予謂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被皮義翻造千到翻）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予謂對三雍宮者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于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師古曰中竹仲翻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班表太樂官屬太常肄以至翻習也下遐嫁翻）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姓譜常姓黄帝相常先之後）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也治理也行下孟翻）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曰獻王（知讀曰智）

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之言事見孫卿子長

知兩翻）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沈持林翻）居埶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見上卷建元六年）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番蒲何翻風讀曰諷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師古曰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桑椹又不長一二寸味尤辛不酢劉說非也崔駰曰按漢書音義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廣志曰枸黒色味辛下氣消穀晉灼曰枸音矩索隱從徐廣音求羽翻唐本本草注曰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黒肉白劉淵林曰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辛香調五藏李心傳曰蒟醬廣蜀皆有之實少類也蜀中者緣木而生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黒肉白其苗如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西戎亦時時持來細而辛烈唐蒙所見謂來自牂牁則廣生殆蜀本也蒟醬之味全類蓽撥而蓽撥辛烈尤甚世人唯用蓽撥不用蒟醬故鮮有知者）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

番禺城下（南越志曰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繫船杙華陽國志云楚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為牂柯又後漢志注牂柯江中名山或曰牂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南流入交趾劉昫曰唐邕州治宣化縣漢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驩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為鬱林江即駱越水也蓋廣鬱縣漢亦屬鬱林郡水經所謂交趾界者漢交趾州界也牂音臧柯音歌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時為南越王都廣古曠翻番音潘禺音愚）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華陽國志夜郎王竹王三郎之後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史記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賈音古）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

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桐師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之西葉榆之西南）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乃上時掌翻說式芮翻）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為于偽翻易以豉翻）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重直用翻）從巴蜀筰關入（李文子曰筰關在沈黎郡又云在犍為郡界宋白曰眉州青神縣臨青衣江郡國志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路始此眉州漢犍為郡地筰才各翻）遂見夜郎矦多同（多同夜郎矦之名也）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李文子曰犍為郡治鄨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注曰鄨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志鄨水過牂柯郡入延江水水經注沅水出且蘭東至鐔城為沅水寰宇記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且蘭夜郎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夜郎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犍居言翻章懷太子賢曰犍為故城在眉州隆山縣西北）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班志僰道屬犍為郡宋白曰古僰國縣有蠻夷曰道故為僰道今戎州治所康曰僰國在馬湖江唐蒙鑿石開道以通之治直之翻僰蒲北翻）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鄭玄曰縣官徵聚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率所類翻）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華陽國志雅州邛崍山本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韋昭曰筰縣在越巂文頡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史記正義曰邛都西有邛僰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岩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即王尊叱馭處康曰邛都夷其地臨為汙澤因名邛池南人呼為邛河師古曰邛都今之邛州本其地邛渠容翻筰才各翻）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師古曰今開州夔州等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後漢書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康曰其人依山居土累石為室至十餘丈駹音厖易以豉翻）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張輯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牂柯犍為西夷謂越巂益州也為置之為于偽翻）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康曰本葉榆澤其君長因以立號後隨畜移于徙師古曰徙音斯故又號徙榆使疏

（吏翻傳張戀翻）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斥開廣也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李文子曰若水南至大莋入繩水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班志零關屬越嶲郡張揖曰鑿靈山為道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盧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鎮在盧山縣北八十二里零靈通用徼吉弔翻）橋孫水（張揖曰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康曰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河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為于僞翻）天子大說（說讀曰悅）

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阻險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貢父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治直之翻）

秋七月大風拔木

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厭一涉翻賈公彥曰按漢書婦人蠱惑媚道更相祝詛作木偶人埋之于地漢法又有官禁敢行媚道者）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于市（梟堅堯翻）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長門宮如淳曰長門在長安城東南東方朔傳竇太主獻長門園上以為宮）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竇太主陳皇后母也稽音啓）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上嘗置酒竇太主

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考異曰漢武故事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竇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董偃按東方朔傳爰叔為偃畫計令主獻長門園更名白長門宮則偃見上在陳后廢前明矣）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平樂觀在未央宮北周回十五里高祖時制度艸創至帝增修之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樂音洛觀古玩翻）鷄鞠之會（鬬鷄及蹴蹹也鞠毬也以皮為之鞠音居六翻）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樂音洛為于僞翻）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執戟殿下（師古曰持戟立列陛側也）辟戟而前曰（辟頻亦翻）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敗補邁翻）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師古曰右尊之也思相吏翻）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蜮也貢父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耳何必遷就魅蜮也予按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鱉三足生

（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艸木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水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陸佃埤雅曰蜮一名射工有長角横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簒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豎貂易牙皆齊桓公嬖臣也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仲曰願君之遠豎貂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于是復皆召而反之明年公病豎貂易牙相與作亂塞門築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豎貂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曰若死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户蓋以揚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魯桓公庶子莊公之兄通于哀姜莊公薨慶父弒其子般及閔公欲為亂而不克奔莒莒人歸之縊于密魯乃定父音甫）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未央宮有東闕北闕東闕曰蒼龍東司馬門蒼龍闕內之司馬門也更工衡翻）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師古曰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謂之故縱晉志曰見知而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傳張戀翻監古銜翻）八月螟（食心曰螟）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其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謂上計為計偕闞駰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矦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治直吏翻去羌呂翻歛力贍翻）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李奇曰言有次第師古曰逡七旬翻）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

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中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頻寐翻又音毗和也）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畜許救翻蕃扶元翻）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方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于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署門因以為名）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四郡蜀郡廣漢郡犍為郡巴郡也）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罷讀曰疲）西南夷又數反（數所角翻）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朝直遙翻）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譬之於衣加純緣也折之舌翻爭讀曰諍行下孟翻）大說之（說讀曰悅）一歲中遷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武紀云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其策文頗與武紀元年策文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弘為左內史然則弘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於年末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為此年之策疑未能明今從漢紀）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倍蒲妹翻）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漕關東粟徑易（易以豉翻）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處）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敗補邁翻盛時征翻）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騰跳躍也上時掌翻）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下遐嫁翻）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青本平陽公主家騎奴）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騎奇寄翻樂音洛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夏大旱蝗　六月上行幸雍　秋匈奴數盜邊（數所角翻）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幾居衣翻）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閤也摠一郡之中故曰闔）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于天子也行下孟翻）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以報國也）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二千石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勝音升）奏可　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非景帝子前二年封汝南二年徙江都）　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是為戾太子　考異曰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按枚皐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有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贊語因蚩尤之旗致此誤亦猶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誤為漢元年也）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為皇后赦天下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

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考異曰安國死在明年於此終言之）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東夷薉君南閭等共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服虔曰薉貊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師古曰南閭薉君名食貨志彭吳開道通薉貊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餘傳魏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瓚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又濊傳漢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氏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縣薉音濊降戶江翻　考異曰史記平準書曰彭吳賈滅朝鮮置蒼海之郡按滅朝鮮置蒼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

是歲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二王皆景帝子餘以前二年受封淮陽三年從魯發亦以前二年受封長沙）

臨菑人主父偃（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支庶因以為氏）嚴安無終人徐樂（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師之法予據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好呼到翻）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委于偽翻積子智翻委積者倉廩之藏也鄭氏曰少曰委多曰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辟讀曰闢）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沮將預翻五穀黍稷菽麥稻或曰黍稷秫稻粱）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陵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杜佑曰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則

（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斯則西河之側者）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軍載芻藁今其疾至故曰飛芻輓謂引車船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東陲漢書作黃腄師古曰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杜佑曰腄即今文登縣腄直睡翻又音誰）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靡美為翻）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予謂影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事見高帝紀）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師古曰來侵邊竟而驅掠人畜也）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

虞夏殷周固弗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畜許六翻）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準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重直龍翻觀古玩翻）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贍足也離力智翻徼要求也一堯翻）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師古曰蕃扶元翻多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睢音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自經縊也）死者相望及秦

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朝直遥翻降戶江翻僰蒲北翻薉音穢）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范蠡居于陶自號為陶朱公治產至鉅萬猗頓魯人用盬鹽起與王者埒富）然起

窮巷奮棘矜（棘與戟同師古曰矜者戟之把也矜讀曰矡其巾翻）偏袒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也）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樂音洛）故諸侯無竟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數所角翻師古曰復扶目翻重直用翻）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易以豉翻）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天子

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狥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此等事皆在元光元年後盖誤以朔字為光字耳）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遺于季翻橫戶孟翻）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王卿大夫也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為主父偃被誅張本）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朝直遥翻考異曰漢書武紀曰賜淮南菑川王几

（杖毋朝顏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諸侯表菑川王志在位三十五年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菑川王志誤也）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說式芮翻易以豉翻從子容翻）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艸木之萌芽也）前日鼂錯是也（事見十六卷景帝前二年鼂直遥翻錯千故翻）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上時掌翻）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班志長平侯國屬汝南郡）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據功臣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武當縣界晉灼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校户教翻）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下遐嫁翻）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按是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宋白曰漢朔方郡治三封縣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什賁故城今為德靜縣治）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被皮義翻）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絶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杜佑曰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辟讀曰僻予讀曰與）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初立于建元二年）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訾與貲同）軹人郭解（班志軹縣屬河內郡音止）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為于偽翻言其貧不當在見徙之數中音竹仲翻）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此其

家不貧卒從解家（卒子恤翻）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匡也言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瞋目貌二說並通）上聞之下吏捕治解（下遐嫁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譽音余）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斷丁管翻）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蓋以大逆無道之罪坐郭解也）遂族郭解（考異曰荀紀以郭解事著于建元二年按武紀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三年賜徙茂陵者錢當是時衛青公孫弘皆未貴又元朔二年徙郡國豪桀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俞又音喻）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陪重也大夫世權晉六卿魯三桓齊田氏是也陪臣執命陽虎之類是也諸侯之臣於天子為陪臣大夫之家臣於諸侯為陪臣）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從子容翻衡讀曰橫）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埶競為游俠鷄鳴狗盜（事見三卷赧王十七年）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六年）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事見五卷赧王五十七年將即亮翻）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搤捉持也音戹腕烏貫翻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于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背蒲妹翻）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

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從才用翻濞普懿翻）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于刑辟（辟毗亦翻）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季路死于衛侯輒之難仇牧死于宋閔公之難事並見左傳）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見論語）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

之罪人也（伯讀曰霸）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絶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説式芮翻行下孟翻）立氣埶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埶者謂之遊説（要一遥翻）色取仁以合時好（好呼到翻）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敗補邁翻）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四民士農工商也）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毁譽為榮辱不核其真（譽音余下同）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度徒洛翻）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趣七喻翻）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好呼到翻）苞苴盈于門庭聘問交于道路（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苞苴之又曰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左傳注云聘執玉帛以相存問）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毁譽（要一遥翻）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覆敷又翻）毁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行下孟翻）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請求也謁告也）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去羌呂翻）禁偽辯絶淫智放百家

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姧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肥如燕之屬縣燕國除入漢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文帝初王澤始封于燕傳子康王嘉文帝九年嘉薨定國嗣盖立四十二年矣）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齊孝王將閭文帝十六年受封傳子懿王壽壽傳次昌）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于上曰

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王于況翻）今齊王於親屬益疏（疏與踈翻）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于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少詩照翻）及貴連敗燕齊（敗補邁翻）趙王彭祖懼（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下遐嫁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班志蓼縣屬衡山國春秋之蓼國也音了康曰音六未知其何據蓼侯孔聚高祖功臣臧其子也臧自言世修經學盖謂孔子後也安國為從弟安國孔子十三世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内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朝廷榮之從才用翻）

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鹿黎索隱曰稚持利翻斜士嗟翻鄒誕生音直牙翻盖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於單音丹降户江翻）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數所角翻為罷讀曰疲）天子使朱買臣等

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難乃旦翻）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為布被食不重肉（言不重肉味也重音直龍翻）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奉扶用翻）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中竹仲翻）夫以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尊之　三月赦天下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卒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彊國（降戶江翻氏音支敦煌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漢開置郡祁連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在張掖西北敦徒門翻）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使疏吏翻）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間古莧翻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至大宛（西域傳大宛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宛於元翻）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導者引路之人）（譯者傳言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為于偽翻）傳致大月氏（傳張戀翻）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都嬀水南月氏居嬀水北）地肥饒少寇（少詩沼翻）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一遥翻）乃還並南山（史記曰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並步浪翻）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復扶又翻）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父音甫）上拜騫為太中大夫甘父為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稚斜立終言之）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代郡唐蔚州武州界）及略千餘人　六月庚午皇太后

崩（武帝母王太后也）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師古曰葆與保同令自保守且成其郡縣）專力城朔方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　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鄉讀曰嚮）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為奏讞掾（兒本郳姓以國為氏其後去邑以為廷尉掾專主奏讞也兒五奚翻讞魚蹇翻掾俞絹翻）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漢官曰廷尉獄史二十七人深禍謂持文深刻欲致人於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

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護謂保佑之也）其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詣至也請謁問也造七到翻）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文深謂持文深意忌謂其意忌前也不專平謂不專於持平也）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質對面責之也或曰質正也以正義責之數所角翻）曰公為正卿（漢官九卿之外又有列于九卿者故謂九卿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更工衡翻）而公以此無種矣（言當誅及子孫種章勇翻）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伉口浪翻健也高也厲嚴也）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累足而立懼之甚也重直龍翻）側目而視矣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上郡唐延綏銀之地高祖置定襄郡括地志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各三萬騎殺畧數千人

資治通鑑卷十八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
謄錄監生臣朱　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一（起彊圉大荒落盡玄黓閹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勃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鄉　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弘為相皆在今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于三年耳）丞相封侯自弘始（漢初常以列侯為丞相弘則既相而後封侯故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于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客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難乃旦翻）弘嘗奏言十賊彍弩（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下遐嫁翻）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劒戈吾讀曰虞）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

以鞻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鞻摩田之器也箠馬撾也梃大杖也折而設翻鞻音憂梃大鼎翻撻音闥）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卒以亂亡（卒子恤翻）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古者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周官又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為盜之為于偽翻）攻奪之

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難乃旦翻詘與屈同）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端景帝子前三年受封數所角翻下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以事致其罪而誅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右內史後為右扶風治直之翻任音壬）上從之

春大旱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沮音狙）太僕公孫賀為衛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

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猶裨將也裨頻移翻）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畜許救翻）于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户（復扶又翻）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師古曰伉音抗又工郎翻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行戶剛翻）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繦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為三侯（列漢書作裂）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敖為合騎侯（晉灼曰合騎侯猶冠軍從票之名也予據功臣表合騎侯食邑于勃海高成）都尉韓說為龍頟侯（班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頟音洛）公孫賀為南窌侯（窌匹孝翻又普孝翻）李蔡為樂安侯（樂安功臣表作安樂食邑於琅邪之昌縣）校尉李朔為涉軹侯（涉軹班史衛青傳作陟軹功臣表作軹食邑于齊郡之西安）趙不虞為隨成侯（隨成侯功臣表食邑于千乘縣）公孫戎奴為從平侯（從平侯食邑於東郡樂昌）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班史豆作竇）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亢音抗）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說式芮翻師古曰下遐嫁翻）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數所角翻）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見賢遍翻）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于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于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為于偽翻復方目翻）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予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寬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可知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秀才異等謂有俊秀之才異於常等者）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史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喜許記翻）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

死感激安（遷死見十四卷文帝前六年）建元六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遍翻）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說式芮翻先悉薦翻長直亮翻謂吳王濞起兵時也）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治直之翻下同）郎中雷被獲罪于太子遷（雷被善用劍與太子戲誤中太子故得罪師古曰被皮義翻姓譜雷古方雷氏後）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惡毀惡也如字）斥免之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也）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下遐嫁翻）蹤跡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衣於既翻刺七亦翻）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師古曰即就也就問也）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弃市（閼音遏師古曰格音閣謂閣止不行之）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耻之于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賜即安之弟也孝文十六年與安同受封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

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因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從千容翻）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輣薄庚翻兵車也樓車也鍛都玩翻治鐵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功臣表翕侯國在魏郡內黃界）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師古曰沮音俎）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賢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復扶又翻）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

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信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受封）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誘音酉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令班表議郎屬郎中秩比六百石）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凡軍行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言失為臣之意也行戶剛翻說式芮翻）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將即亮翻）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霍姓以國為氏）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服虔曰票姚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翻姚羊召翻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則捕斬首為多過於所當一日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匈奴左右大當戶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骨都侯之上大父行單于祖行也張晏曰籍若胡侯也產其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季父亦單于季父也羅姑其名行戶浪翻）比再冠軍（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冠古玩翻）封去病為冠軍侯（帝以去病功冠諸軍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臨駣聚為冠軍侯國駣音挑）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利侯（姓譜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功臣表衆利侯食邑于琅邪郡姑幕縣）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妻七細翻）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漠同陰山以北皆大漠不生艸木）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徼其困極然後取之徼

（一遥翻）無近塞單于從其計（近其靳翻）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比毗至翻）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與讀曰預）于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禁錮重繫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引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也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參考顏劉注皆因求其說而不得遂疑茂陵書所謂十一級為不足又疑史之正文萬字為衍皆未為允也蓋級十七萬者賣爵一級為錢十七萬至二級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烏得不每級而增乎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十萬金為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鬻武功爵所直之數也夫民入錢買爵隨其錢之多少為爵級之高下爵之高下有定直而民錢之多少無定數若比而同之其失彌遠矣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四萬也）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翻）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麟麇身牛尾馬足五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艸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麏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爾雅麟麏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麏圓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為麟而未知其果為麟也）於是以慶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時音止）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封衡山王孝景四年徙封濟北今王勃子成王胡也濟北王都盧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為太山郡濟子禮翻）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姓譜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予按衛亦有左右公子姓譜之說非是魯有左丘明）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治直吏翻）王

召中郎伍被（被皮義翻姓譜伍姓出于楚伍舉）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復扶又翻）被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間古莧翻）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易以豉翻）獨不覩近世之吳楚乎（事見十五卷景帝三年）夫吳王王四郡（四郡東陽郡鄣郡吳郡豫章郡王王下于況翻）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謂為梁孝王所破也）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東宮淮南王所居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庶生曰孽長知兩翻）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言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數扶數也）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事見上元朔五年）下廷尉治（下遐嫁翻）王患之欲發復

問伍被曰（復扶又翻）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皐之口據三川之險（漢河南秦三川郡也其地當伊洛河三川之會）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妄之福也徼一堯翻）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言偽為丞相御史奏請于天子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盖奉詔以鞫囚因以為名）逮諸侯太子幸臣（逮追對獄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說式芮翻下同）黨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言不須為此也）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使疏吏翻）欲使人偽得罪而西（言使人詐為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事大將軍一日發兵（一日猶言一旦）即刺殺大將軍（刺七亦翻）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好呼到翻）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其易說式芮翻）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求盜卒也掌逐捕盜賊漢書本紀高帝時為亭長令求盜之薛治竹皮冠人衣於既翻）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呼火故翻）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罷遣出去也相息亮翻）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言雖自刑而身首不能絕也剄古頂翻下同）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索山客翻求也搜也上時掌翻下遐嫁翻聞上句斷）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雅素也雅辭素來言語也）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為于偽翻）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遺于季翻）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敗蒲邁翻）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事見上卷元朔四年氏音支）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為于偽翻）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水艸移徙也宛於元翻著直畧翻）多善馬馬汗血（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

（從肩髆出如血號能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國在南山下居西城窴徒賢翻又徒見翻）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註崑崙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葱嶺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又西逕安息南注於雷翥海雷翥海即西海在安息之西犂軒之東東南連交州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窴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玉門陽關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泑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其一出葱嶺一出于窴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窴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西域傳云于窴在南山下與郭璞註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慶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劒南之西）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即秦所築長城也秦築長城起臨洮臨洮縣漢屬隴西郡）南接羌鬲漢道焉（鬲與隔同）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奄蔡國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隨畜牧逐水艸而居無城郭常處故曰行國）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邛渠容翻）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所謂浮屠胡也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師古曰亦曰捐毒賈音古索隱曰身音乾）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著直畧翻度徒洛翻）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使疏吏翻惡烏路翻）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少詩沼翻）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宜當也徑直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安息治番兜城臨嬀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遺于季翻朝直遙翻）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譯傳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重直龍翻）致殊俗威德

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間古莧翻使踈吏翻）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徙斯揄也以手點物為指使之出求路指身毒而行）（徙讀與斯同僰蒲墨翻）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閉巂昆明（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巂即今巂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南寗州諸爨所居是其地）（莋音昨又音作巂先蕊翻）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國地有滇池因以名國楚使莊蹻以兵定夜郎諸國至滇池因留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謂之滇池漢為益州郡後改為永昌郡魏晉之間為晉寗郡唐為昆州括地志滇池澤在昆州晉寗縣西南三十里長知兩翻滇音顛）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師古曰事謂經畧通之專以為事也復扶又翻）

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

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

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朞年復與李蔡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歷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表）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票騎將軍始此票頻妙翻）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焉音烟）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中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上列翻）執渾邪王子（師古曰渾下昆翻）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像而祭之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屠音儲）詔益封去病二千户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復扶又翻）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貫穿也）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易以豉翻）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陳讀曰陣）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

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徐廣曰南都賦黃間機張善弩之名裴駰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云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射而亦翻）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治直之翻）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復扶又翻）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艸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班志博望侯國屬南陽郡括地志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罷讀曰疲）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廣軍失亡多而殺虜亦過當故曰自如）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張掖郡使路博德築遮虜障于其北）過小月氏（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才猶翻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降戶江翻）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

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以從票騎有功因以為號功臣侯表不書食邑之地）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功臣表宜冠侯食邑於琅邪之昌縣）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僕多本匈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作僕朋煇渠侯食邑于南陽之魯陽縣）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索隱曰選宣變翻）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先悉薦翻）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墮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雁門殺畧數百人　江都王建（建易王非之子景帝之孫）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淖鄭氏音卓師古音奴教翻淖姓也戰國時楚有淖齒）建游雷陂（雷陂即廣陵之雷塘在今揚州堡城之北平岡之上）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見賢遍翻）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祝織救翻詛莊助翻）又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

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　膠東康王寄薨（寄景帝子中二年受封）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要一遙翻）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使疏吏翻）馳傳以聞（傳張戀翻下同）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在所（傳音張戀翻）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户為漯陰侯（班志漯陰縣屬平原郡漯他合翻）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呼毒尼為下摩侯雁疵為煇渠侯禽棃為河綦侯文當户調雖為常樂侯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瘖之庇師古曰疵匹履翻）益封票騎千七百户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縣官無錢從民貰馬（貰始制翻貸也師古曰賖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罷讀曰疲）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黄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賈音古見賢遍翻）曰夫匈奴攻當路塞（言塞障當匈奴所入之路也）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勝音升）而費以巨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鹵與虜同予讀曰與）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虚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為于偽翻）上默然不

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
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
國（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
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
師古曰凡言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史記正義曰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
漢故曰屬國）而金城河西（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
西通謂之金城河渡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之地然金城郡昭帝於元始六年方置史追書也）西並南
山至鹽澤空無匈奴（並步浪翻）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

屠王太子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
久之（磾丁奚翻班表黃門屬少府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閼氏音烟支）帝
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游宴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
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
八尺二寸（長直亮翻）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
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黃門有馬監狗監）
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得出入禁中駙馬都尉帝所置秩比二千石師
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本中大夫帝改其名）日磾既親

近（近其靳翻）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
乘（乘繩正翻）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
磾姓金氏（為金氏貴顯張本）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　夏五月赦天下　淮南
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
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獄辭所連發出其事）寄母王夫人即皇太
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

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為膠東王（康王寄去年薨今年方置後）　又封
其所愛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衡山國都六故改為六安）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　山
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
（廥工外翻芻槀之藏也一曰庫廐名）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
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遣蒙恬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地千里地甚好于是為築城郭徙民充
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

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仰牛向翻予讀曰與分扶問翻）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勝音升）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繇讀曰徭）上將討昆明（以其閉漢使故也）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舊事昆明池蓋地三百二十頃）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數所角翻）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于官以取優復復方目翻）以及五大夫（五大夫舊爵二十等之第九級也漢法至此始免徭役）徵發之士益鮮（鮮少也先淺翻）於

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師古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使之出馬也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以故吏弄法皆讁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李裴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馬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渥音握洼於佳翻）上方立樂府（樂府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于此哀帝時罷之）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協律都尉先無此官武帝始置於此）佩二千石印綬次初詩以合八音

之調詩多爾雅之文（初詩新造之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調徒釣翻爾雅三卷二十篇文帝時列於學官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漢時五經之學各專門名家故通一經者不能盡通歌詩之辭意必集五經家相與講讀乃得通也）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注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謂五聲上下相應鄭康成曰五聲雜比曰音單出曰聲）上默然不說（說讀曰悅　考異曰史記樂書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

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陛下得馬詩以為歌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按天馬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武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五年十一月立泰時於甘泉太初四年貳師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為淮陽太守元鼎五年卒又黯未嘗為中尉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為右內史而譏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雖未立泰時或以歌之於郊廟其十九章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

罔輙按誅之無所寛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輙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黯言之甚怒上乃笑而諭之即其怒笑之間而覩其君臣相與之意則帝之於黯非但能容其直而從容不迫方喻之以其所見使他人處此固將順之不暇矣而黯自言其心猶以為非此豈面從退有後言者哉黯之事君固人所難能而帝之容黯亦非後世之君所可及矣治直吏翻）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朱熹曰便者便人之所好辟者避人之所惡便毗連翻辟讀曰僻）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則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賈音古絫古累字）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緣以絹翻師古曰績繡也績五采而為之續黄外翻）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后與後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如淳曰雜銀錫為白金）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撱之其文龜直三百（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為白金三品之文師古曰撱圜而長也音他果翻）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建元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更工衛翻）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兩丞齊有大夫東郭氏）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姓譜桑秦大夫子桑之後）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絫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計者不必用籌筭而知其數也賈音古下同）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毫至秋而銳小言其剖析微細雖秋毫之小亦可分而為二也）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韋昭曰釱以鐵為之著左足以代刖也索隱曰三蒼云釱踏脚鉗也張斐漢晉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至魏武改以滅代釱也晉律鉗重二斤長翹一尺五寸師古曰釱徒計翻）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之贍翻下同）率緡錢二

千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而出算予謂率計緡錢二千而出一算算百二十錢緡眉巾翻）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軺小車也弋招翻）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匿藏也悉盡也藏匿而不自占占而不盡者罰戍邊一歲沒其官入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師古曰論事既多至于日晚朝直遙翻）天子忘食丞相充位（但充其位無所建明）天下事皆決于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數所角翻）天子

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少詩照翻）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委于偽翻蓄也宜輸其所蓄也）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如字）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齊王次昌元朔三年薨無後國除元狩六年始封皇子閎為齊王式蓋傅閎也史因其輸財得官而終書之幾居豈翻）

春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為于偽翻）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幕沙漠也師古曰言輕易漢軍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予謂後說是）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之限從才用翻）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數所角翻）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食其音異基）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罷讀曰疲）乃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

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走音奏）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師古曰回繞也曲也戶悔翻）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結髮者言始勝冠即在戰陣及今得當單于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孟康曰奇隻不偶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所角翻奇居宜翻）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余謂指欲禽單于脫有避逅失之為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敖失侯見上二年青本與敖友又脫青于阸故青欲使當單于而立功）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慍于運翻）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言結陳以待敵也陳與陣同）于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續漢志諸軍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環音宦）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言日欲沒也）大風起砂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張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洛翻）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冐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騾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騾而壯騎隨之也冐犯也騾來戈翻冐莫克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女居翻）殺傷大當（殺傷各大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遲直二翻）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窴徒賢翻如淳曰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師古曰簿謂文狀也）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上時掌翻）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復扶又翻）遂引刀自剄（剄古頂翻）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度不中不發（度徒洛翻中竹仲翻）將兵乏絶之處（孔頴達曰暫無曰乏不續曰絶）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近其靳翻）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樂音洛）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為于偽翻）而右將軍獨下吏（下遐嫁翻）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谷蠡音鹿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師古曰去除也羌呂翻）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重直用翻）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校戶教翻）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絶大幕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匈奴分其國為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

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崔浩曰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廣志瀚海在沙漠北師古曰積土增高曰封為墠祭地曰禪）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路博德為邳離侯衛山為義陽侯復陸支為杜侯伊即靬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應劭曰司馬主武事諸武官亦以為號漢官儀曰時議者以為軍中有候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以別異之自此票騎將軍同大將軍品秩位亞丞相）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孔文祥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孫孫武吳吳起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治直之翻）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

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言不恤視軍士也少詩沼翻）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班表太官有令有丞主膳食師古曰齎與資同子謂音則兮翻亦通裝也為于偽翻）（乘繩證翻）既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重直用翻粱粟類也米之善者）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服虔曰穿域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蹋為戲也劉向別録曰蹴鞠相傳以為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武知有材也蹋徒臘翻鞠居六翻）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許吏翻）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操七到翻）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魏臺訪議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索隱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蓋漢軍死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冒頓之強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王庭列置於幕南今匈奴為漢所攻遠遁幕北故幕南無王庭也）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班志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置官以主屯田）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蠶食言如蠶之食葉以漸而侵其地也）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少詩沼翻復扶又翻）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

任敞曰（班表丞相有二長史秩二千石任音壬）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朝直遥翻請才性翻使疏吏翻）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姓譜狄姓春秋狄國之後又曰周文王封少子於狄城）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師古曰博士儒官也故呼為生）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師古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蔽障以禦寇也障之尚翻又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辯而辭窮當下吏也下遐嫁翻）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之後羣臣震慴（師古曰震動也慴失氣也慴之涉翻）無敢忤湯者（忤五故翻）是歲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河內太守王溫舒為中尉（守式又翻）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函谷關都尉也先悉薦翻）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師古曰猛虎產乳護養其子則搏噬過當故以為喻乳人喻翻）及義縱為南陽太守（義姓也縱其名）至關甯成側行送迎（側行不敢正行言恭甚）至郡遂按甯氏破碎

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累足也畏懼之甚重直龍翻）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一切皆捕而鞫問之也服虔曰律諸因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鞫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原父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也）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也治直吏翻）王溫舒始

為廣平都尉（廣平本屬趙國景武之間分為廣平郡征和元年立為平王國）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弗法謂弗行法也）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謂不盡意捕擊也）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近其靳翻）廣平聲為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馬五十匹為驛（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自河內至長安）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

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獲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予謂沒入其家以償所受之臧其義似遝臧讀曰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奏而天子可之謂之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古毋無通）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二千石（郡守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

上有所幸王夫人卒（王夫人齊王閎之母）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考異曰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為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漢書誤也今從史記）于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艸以飯牛也飯扶晚翻）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

書（謂識其親書手蹟也）問其人果是偽書于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隱謂祕誅文成之事不令人知之也）

資治通鑑卷十九

資治通鑑卷二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二（起昭陽大淵獻盡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堧地葬其中當下吏自殺（堧而緣翻下遐嫁翻）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去年廢半兩錢行三銖錢更工衡翻考異曰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輕更鑄

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迫衝要之處）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去年免故召拜之守式又翻）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彊其兩翻予讀曰與）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為于偽翻下正為同）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復扶又翻填大賢翻）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任音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思念也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

吾徒得君之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過古禾翻與讀曰預）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譽音餘）好興事舞文法（好呼到翻）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也）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十歲而卒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武彊侯莊不識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强縣屬廣川唐冀州武强縣是也）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索隱曰昔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神下之故為巫也下戶嫁翻降附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

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少詩沼翻彊其兩翻）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瘉也）置酒壽宮（帝置壽宮以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翻）時上卒起幸甘泉（卒讀曰猝）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為過也復扶又翻）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雨于具翻）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事見上卷四年）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肆也）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其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格音閣沮才汝翻壞也考異曰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據義縱傳則在令冬棄縱市　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怨大將軍衛青

（也恨其父事見上卷四年師古曰令其父抱恨而死也）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敢從上雍（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曰上也上時掌翻雍於用翻）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射而亦翻）（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病愈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為何年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為于偽翻）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李奇曰令敕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勝音升）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少計慮云耳）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姓譜宋恭公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因以命氏）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守郡守相諸侯相也）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冠古玩翻）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言為吏畢免歸家也）娶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為買田宅奴婢而去（為于偽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任保任也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是歲大農令顏異誅（景帝後元年更治粟內史為大農令考異曰徐廣注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注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見上卷四年）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時王侯朝賀以皮幣薦璧故曰皮薦朝直遝翻）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稱尺證翻說讀曰悅）張湯又與異有郤（郤讀曰隙）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下遐嫁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也）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頻寐翻）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得鼎詔曰間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盖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夏五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封濟子禮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昬暮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剽匹妙翻刼也好呼到翻）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魏晉以來皆然郤讀曰隙下同）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時掌翻下遐嫁翻）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為于偽翻）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班表導官屬少府）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囚徐尤翻為于偽翻省心景翻）謁居弟弟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減宣人姓名減古斬翻）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瘞於計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朝直遥翻）至前（至帝之前也）湯獨不謝（湯以丞相四時行園陵當謝御史大夫不預園陵事故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朱買臣嘗為主爵都尉王朝至右內史邊通至濟南相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戎字子邊子按左傳周有大夫邊伯）仕宦絶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數所角翻）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欲以死發湯之姦也）乃與丞相謀

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輙先知之居物致富（服虔曰居謂儲也賈音古下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輙先知之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被皮義翻汙烏故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皆作柏服說非也）作承露盤高二十丈（高居號翻）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衛有大夫石氏）　大雨雪（雨于具翻）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班表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為之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鑄白金見上卷元狩四年）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裴駰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渾邪王既降漢（見上卷元狩元年）　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見元狩元年）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朝直遙翻遠于願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而大月氏又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而奪其國昆莫報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因留居為烏孫國騫欲誘之復歸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埶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斷丁管翻）

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也）道可便遣之它旁國（沿道有使可通使他國者即遣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近其斬翻）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要讀曰腰）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宛於元翻氏音支身毒音捐篤闐從賢翻師古曰道讀曰導）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國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絶戎盧扜彌渠勒皮山烏秅西夜蒲犂子合依耐無雷難兜罽賓烏弋山離犂靬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龜茲烏壘渠犂尉犂危須焉耆烏貪訾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桓蒲類蒲類後國西且彌東且彌刧國山國狐胡車師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于寘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南山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注蒲昌海自于寘以西水皆西流逕休循罽賓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西海之水東南合于交州漲海）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陽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闞駰曰漢罷玉門關屯置其人於此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西則限以葱嶺（西河舊事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鄯善亦曰樓蘭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鄯上扇翻傍步浪翻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素河翻）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杜佑曰奄蔡後為肅特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

僮僕都尉（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諸國故以名官）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焉耆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尉犂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二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應劭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為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九百里）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本匈奴休居王所居地太初四年分置武威郡唐之涼州即其地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齎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將節幣大槩依遣博望侯時也放讀倣）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事習故不多發人少詩沼翻）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據班史以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弘農去新安三百里述征記新安縣今猶謂之新關）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夏四月雨雹（雨于具翻）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常山憲王舜薨（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諡法博聞多能曰憲）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宋白曰闞駰云即春秋防渚地漢獻帝改防為房兼立房陵郡今為房州）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真定縣本屬常山今分真定綿曼藁城肥纍四縣為王國）以常山為郡于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華山嵩高本在天子之郡南嶽霍山屬廬江淮南衡山謀反國除入漢為郡元狩元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旁邑今又以常山為郡然後皆在天子之邦）徙代王義為清河王（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王登之子清河王乘孝景之子薨無子國除徙代王王焉）是歲匈奴伊稺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師古曰荅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不為神所荅應）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圜丘（郊祀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班志夏陽縣屬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不意天子行幸至郡供具不能備也）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淳曰脽者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脽字耳故漢舊儀曰鄈上脽音誰）上親望拜如上帝

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班志滎陽洛陽並屬河南郡）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説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著於史傳予據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勝景帝子中二年受封）樂成侯丁義（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　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為丁義今從史記漢書功臣表）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誅文成見上卷元狩四年）得欒大大說（説讀曰悦）大先事膠東康王（康王寄上弟也）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處昌呂翻）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塞悉則翻）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惡音烏）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者能殺人儒林傳食肉無食馬肝是也）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

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于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皆作碁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樹旍數百枚大令旍自相擊繙繙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恩澤侯表樂通侯食邑於安定郡高平縣）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以衛長公主妻之（乘繩證翻長知兩翻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衛太子之姊也孟説非是妻七細翻）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共讀曰供）相屬於道（屬之欲翻）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竇太主也）皆置酒其家獻遺之（遺于季翻）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據前史下文言為天子道天神則道讀曰導）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緝羽毛為衣也今道士服被之使衣亦衣於既翻）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并樂通侯為六印）貴震天下于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

能神仙矣（揾音厄腕烏貫翻） 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師古曰汾脽本魏地之墳故曰魏脽也營謂后土祠之兆域） 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姧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泗水統凌泗陽于三縣本屬東海郡帝分為王國） 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周亞夫景帝前七年為相中三年罷）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章懷太子賢曰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曰傷害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貢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言以當時九卿同列者比之禹為酷急也）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姓譜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子孫因以為氏按尹氏周之世卿） 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勝音升） 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

尚（治直吏翻）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予謂闊謂征斂稍寬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闊時不急征收假貸與民使營生業） 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殿丁練翻課下下曰殿） 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師古曰繈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繈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之欲翻）課更以最（課上上曰最） 上由此愈奇寬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南越王胡薨謚文王嬰齊入宿衛見十七卷建元元年） 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取讀曰娶邯鄲屬趙國師古曰樛居虯翻）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趙佗自號南越武帝李奇曰去其僭號） 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數所角翻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樂音洛見賢遍翻下同要讀曰邀恐漢邀之以用朝廷之法如內諸侯王） 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少

（詩沼翻）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百官表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八百石）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班志桂陽縣屬桂陽郡唐為連州桂陽連山二縣地）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數所角翻）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朝直遙翻）除邊關于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漢制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所命餘得自置今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劓魚器翻又牛例翻填讀曰鎮為呂嘉反張本）上行幸雍（雍於用翻）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師古曰等同也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上大悅

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鑄鼎于荊山下（班志馮翊懷德縣有荊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顊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領下垂肉也顊其毛也顊人占翻）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也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山爾翻）拜卿為郎使東候神于太室（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為中岳）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隴坻也在天水郡隴縣三秦記曰其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岷州漢臨洮之地史記作空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隴西守以行往卒（卒讀曰猝）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從才用翻）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唐麟州治新秦杜佑漢新秦中地予謂唐取漢新秦中之名以名郡耳麟州不能盡有漢新秦中之地也北地與朔方接境時朔方新置郡盖使北地幷力以營築亭徼也徼吉弔翻）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

（雍有五時今祠太一所用如雍一時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棗脯之屬）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說文醊祭酹也師古曰謂聯屬而祭也醊竹芮翻食讀曰飤從才用翻）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昧冥也爽明也謂日尚昧昧而天色漸明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朝朝下直遥翻下同）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亨讀曰烹）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晝有黃氣上屬天（屬之欲翻）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班表太史令屬太常劉昭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即司馬談祠官掌祠祀之官寬舒史逸其姓）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見賢遍翻）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治直之翻齎讀曰資）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後趙光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予據南越王姓趙昌為不稱南越秦王晉說未為通長知兩翻）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數所角翻）使者皆注意嘉埶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先悉薦翻）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韋昭曰侍使者為介胄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侍介者閒也以言閒侍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侍為介胄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介者賓主所因也）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坐徂臥翻）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將即亮翻）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杖直亮翻）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言異於常也）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鏦楚江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肎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往使疏吏翻）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班志郟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郟音夾千秋蓋相濟北成王胡也胡貞王勃之子）奮曰以區區之

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子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樛居虬翻）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也班表術陽侯食邑於東海之下邳長知兩翻）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擊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番禺南越都番音潘）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翻）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冠古玩翻）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班表成安侯食邑於潁川郡之郟縣）樛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班志龍亢縣屬沛國亢音剛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龔侯晉灼曰

龔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及南越傳皆作龍亢侯今從之）夏四月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食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環濟要畧曰伏波將軍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濤伏息也）出桂陽下湟水（水經湟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貞女峽合洭水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洭水為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師古曰湟音皇）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應劭曰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水水經湞水逕桂陽郡之湞陽縣南而右注溱水湞鄭氏曰湞音檉孟康曰湞音貞師古曰湞丈庚翻）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以禦蛟鼉水虫之害張說近之貢父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曉行船故信張說蓋瓚說是予據表無歸義越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為永道二州灕水班志出零陵縣陽海山東南至廣信入鬱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瀨音賴蒼梧本越地帝始置郡有灕水關唐梧賀康端封之地）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

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歲以黄金嘗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子侯有酎金也酎直又翻省悉景翻劾戸槩翻）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下遐嫁翻）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恩澤侯表牧丘侯食邑平原）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而兒寬

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更工衡翻）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師古曰售應當也不售者無驗也）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使疏吏翻）攻故安圍枹罕（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安故班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枹罕今河州治所枹音膚罕如字）匈奴入五原（五原即秦九原郡帝更名唐為鹽州宋白曰五原郡有原五所故名謂龍游原乞地千原青嶺原岢嵐真原横槽原也五原故城在今揄林縣界）殺太守（守式又翻下同）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陿作陜音陿姚氏曰尋陿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陿音狹）破石門（石門在番禺西北二十里郡國志呂嘉拒漢積石江中為門因名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敗蒲邁翻）伏波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

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復扶又翻）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　考異曰史記漢書表皆作孫都南越傳皆云都稽今從傳）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注見上鬱林唐桂州鬱林黨繡州之地合浦唐廉雷潘州之地交趾唐安南之地杜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

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交脛國為人交脛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也九真唐愛州之地日南唐驩州之地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戸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地應劭曰二郡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人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羊腸累耳而下垂賢曰儋耳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儋丁甘翻臣瓚曰珠厓郡治瞫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三十五里見茂陵書）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徐廣曰海常在東萊余以王子侯表參考之則海常侯當食邑琅邪功臣表臨蔡侯食邑河內）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趙光封隨桃侯史定封安道侯畢取封膝侯居翁封湘城侯考異曰凡此等封侯者年表皆有月日為其先後難齊故盡附於立功之處後做此）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班志緱氏縣屬河南郡宋白曰漢緱氏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緱工侯翻）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觀古玩翻）賽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據郊祀志五年秋為伐南越告

禱太一故今賽祠賽先代翻）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且蘭亦南夷種帝開為縣屬牂柯郡且音苴子閭翻）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犍渠延翻守式又翻）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將即亮翻）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邛君邛都之君筰侯筰都之君筰才各翻下同）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朝直遙翻）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邛渠容翻越嶲郡唐為嶲州嶲音髓）筰都為沈黎郡（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筰都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筰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唐為黎州地）冉駹為汶山郡（駹莫江翻應劭曰今蜀郡㟭山本冉駹地宣帝地節四年省㟭山郡并蜀今茂州諸羌之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注云有岷山類篇汶音岷又據史記夏紀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之岷皆作汶蓋漢時古字通用也康曰汶音問非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高祖置廣漢郡唐為梓州白馬居武都仇池班志所謂天池大澤括地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等州地）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為潮州韋昭曰揭其逝翻蘇林音偈師古音竭）以海風波

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使疏吏翻）及漢破番禺不至揚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廣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崖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括地志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校戶教翻）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番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昫曰武林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龔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齒城陽共王子坐酎金失侯故書曰故侯將即亮翻下僕將同）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為于偽翻）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師古曰搴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降戶江翻）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得以東越為援也）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傳張戀翻行下孟翻）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

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故為三組印綬也）失期內顧（師古曰言顧思妻妾也）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蜀刀蜀中所作刀師古曰蜀刀有環者也）挾偽干君（師古曰干犯也）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蘭池宮在渭城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損而不至）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不讀曰否）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班志句章縣屬會稽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以擊東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為于偽翻樂音洛使疏吏翻下同）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予讀曰與）為具備人衆遣之（為于偽翻下同）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

使失指（師古曰非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輙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同）其吏卒亦輙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予讀曰與）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行下孟翻）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度徒洛翻）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易以豉翻）于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沮井故以為將軍之號下匈河將軍其義類此沮子餘翻）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臣瓚曰匈奴河水去令居千里）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張國臂掖也敦音屯張掖昆邪王所居地唐為甘州敦煌唐為沙州考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威郡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民以實之

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盬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余謂鹽器則官與牢盆是也鐵器則官鑄鐵器是也苦惡專指鹽鐵器而言如說未可厚非）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船算及鹽鐵器並見上卷四年彊其兩翻）商者少物貴（少詩沼翻）上由是不悅卜式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漢書作古不死之名）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時掌翻師古曰稍漸也）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内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父音甫）

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竹筯翻）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祛丘居翻）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師讀曰率）乃行自雲陽（班志雲陽縣屬左馮翊）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石州西北至塞下）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縣古懸通）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將即亮翻）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卒子恤翻）立斬主客見者（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見者謂引見郭吉於單于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讋之涉翻師古曰失氣也）終不敢出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釋兵須如（須如地名考異曰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乃還甘泉類祠太一（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上以卜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　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班志錢塘縣屬會稽郡師古曰轅姓終古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據東越傳吳陽先在漢漢使歸喻餘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越書故越衍侯者言其舊為越衍侯也越衍侯及建成侯皆東越所

封上封終古為禦兒侯（孟康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臨之宋祁注云禦兒越北鄙今嘉興史記正義曰禦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陽為卯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食邑於濟南東成作東城屬九江郡開陵侯國屬臨淮郡按道功臣表作安道食邑於南陽索隱曰繚嫈縣名師古曰繚音遼嫈於耕翻橫海校尉福城陽共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侯以今功封繚嫈侯服虔曰嫈音瑩劉伯莊曰紆營翻無錫縣屬會稽郡）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數所角翻）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

遂虛其地（虛如字康讀曰墟）春正月上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漢書武紀及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荀悅曰萬歲神稱之也從才用翻）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奉扶用翻）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郡唐置為登萊二州之地）言夜見大人長數丈（長直亮翻）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鉅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翻留力就翻）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間隙而行也）夏四月還至奉高（奉高泰山郡治所）禮祠地主於梁父（地主八神之一也梁父縣屬泰山郡父音甫）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續漢志委貌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古者貴賤

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親殺也今採此禮以為封禪儀）封泰山下東方（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海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廣古曠翻度廣曰廣高居號翻度高曰高）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時掌翻下同）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山北為陰）丙辰禪泰山下阯（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阯音止）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見賢遍翻下同）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

（藉才夜翻薦也）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班志明堂在奉高西南四里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更互也工衡翻）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施式智翻）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襢肅然（襢與禪同）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更工衡翻下同）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師古曰蛇音移歷城縣屬濟南郡）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載子亥翻治直之翻下同）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幾居衣翻復扶又翻）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躁則到翻）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

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處昌呂翻須待也）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並步浪翻上時掌翻）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原父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先悉薦翻）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賈音古）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委於偽翻輸音戍）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

（曰衣於既翻）令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孛蒲內翻下同）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填星土星也填讀曰鎮）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齊懷王閎薨無子國除（閎元狩六年受封）

資治通鑑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三（起玄黓涒灘盡玄黓敦牂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緱工侯翻）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宿留音秀溜）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採芝藥以千數（復扶又翻）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初河決瓠子（河始決見十八卷元光二年）後二十餘歲不復塞（復扶又翻塞悉則翻下同）梁楚之地尤被其害（被皮義翻）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沈持林翻）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填決河（從才

（用翻卒子恤翻）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渤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釃山支翻漯吐合翻）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奇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煑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筳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右骨為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筳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煑熟横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好呼到翻）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館名觀古玩翻）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

宮室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朝鮮（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玄菟本真番國番音普安翻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翻鮮音仙以有汕水故也汕一音訕）為置吏築障塞（為于偽翻下同）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徼古弔翻）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班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浿縣東入海酈道元註曰滿自浿水而至朝鮮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經誤浿普蓋翻又滂沛翻普大翻杜佑曰浿滂拜翻）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見十二卷）

（高祖十二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王于況翻）都王險（韋昭曰王險故邑名應劭曰遼東有險瀆縣即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在樂浪郡浿水之東師古曰瓚說是頁曰即平壤城）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見賢遍翻下同）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臨屯帝後開為郡註見下三年降戶江翻）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

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誘音酉見賢遍翻下同）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師古曰辰國即辰韓之國雍讀曰壅閼一曷翻）是歲漢使涉何誘諭（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刺七亦翻）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將即亮翻）（為于偽翻下同）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上為之赦天下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乾音干）秋作明堂於汶上（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予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僻遠非立明堂處汶音問）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于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

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仗直亮翻）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角翻）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千六百里魏晉為南中寧州之地唐為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師古曰唐南寧州昆州褒州也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字長丁丈翻）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阯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比頻寐翻奉扶用翻傳張戀翻被皮義翻）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訾讀曰資）不敢言擅賦法矣（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盡以奉戰士故有擅賦之法）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姓譜杜本陶唐

（氏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有杜伯）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張湯（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甫往翻）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廷尉者也）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進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也）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雨于具翻）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宛於元翻）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浞士角翻）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雜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於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為曼延者也延弋戰翻）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守式又翻少詩沼翻）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為于偽翻）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

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其圍右渠嘗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陰暗密也間空隙也言暗密遣使投空隙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莧翻）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數所角翻下同）樓船欲就其約不會

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億度也料也）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盖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為非漢書作許盖字誤今從史記）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據韓陶今作韓陰盖從史記相息量翻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將即亮翻）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

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復扶又翻）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于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樂浪郡治朝鮮縣盖以右渠所都為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玄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併開為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暆縣屬樂浪霅縣無所攷樂音洛浪音狼）封參為澅清侯（功臣表澅清侯食邑於齊澅音獲又戶卦翻）陰為荻苴侯（班書功臣表作狄苴侯食邑於勃海北從史記作荻音狄苴子餘翻）唊為平州侯（功臣表平州侯食邑於泰山梁父縣）長為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洛食邑於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涅陽縣屬南陽郡涅乃結翻）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遼東余謂其地當洌水入海之口）當時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為于偽翻）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

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辟讀曰僻）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放甫往翻）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臧讀曰藏）及賈人往者（賈音古）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于海欲居九夷（並見論語桴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謚法能優其德曰于 考異曰荀紀端皆作瑞今從漢書）武都氐反分徙酒泉（杜佑曰氐者西戎別種）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北盖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遒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希復為

寇（復扶又翻下同）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數色角翻使下疏吏翻）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去羌呂翻師古曰穹廬氈帳也索隱曰盖以氈為廬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說也）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質音致）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盖自謂本與漢為鄰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也幾居豈翻）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讇以甘言（師古曰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漢為于偽翻）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予讀曰與）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

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數所角翻）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文頴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章昭曰在南郡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為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望祀虞舜于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陵零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死于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登灊天柱山（班志灊縣屬廬江郡天柱山在南帝以為南嶽灊音潛唐之舒州）自尋陽浮江（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沈約曰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腳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二石大甕能吞人射而亦翻）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刺櫂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舳音逐艫音盧班志樅陽縣屬廬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為樅陽縣梁置樅陽郡師古曰樅千容翻）遂北至琅邪（琅邪郡秦置唐為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並海（並步浪翻）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簿也朝直遙翻）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

長平烈侯衛青薨（考異曰漢武故事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起冢象廬山（廬山蓋即盧山揚雄所謂填廬山之壑者也師古曰盧山匈奴中山名衛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續漢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與古今注異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阯與荊揚兗豫青冀幽并為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昴畢散為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其星散為幽州言北方太陰故

（以幽冥為號營室流為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為兖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沇水以名焉天氐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為青州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牛流為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為荆州强也言其氣躁强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强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鈎鈐星别為豫州豫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代流為益州益之言阸言其所在之地險阸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凉州以地處西方常寒凉也）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奔走也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踶徒計翻）士或有負

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翻）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與覂同言馬有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跅弛之士（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弛而見斥逐者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跅音跖弛式爾翻）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使疏吏翻）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反界師古註漢書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犍為越巂沈黎汶山益州）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巂西南諸爨所居）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將即亮翻復扶又翻）　秋大旱蝗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

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江都易王非之子妻七細翻下同）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治直之翻）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間古莧翻遺于季翻）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士林翻陬子侯翻余據漢書岑陬者其官名也本名軍須靡）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

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顏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滅綿結翻）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劭曰大鳥卵如一二石甕師古曰如汲水甕無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鳥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黎軒亦曰黎軒東漢為大秦國唐為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軒音軒又鉅連翻）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扜罙蘇薤之屬（據史記驩潛大益在大宛西扜罙國治扜罙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寘三百九十里後漢曰寧罙蘇薤康居小王國治蘇薤城去陽關凡八千二十五里扜音烏罙與罙同薤下戒翻）皆隨漢使獻見天子（見賢遍翻）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師古曰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者以誇示之觀工奐翻下同）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也藏徂浪翻）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苜蓿草名苜音目蓿音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焉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近其靳翻）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為太初）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乙酉柏梁臺災（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字即為蓬蒿之蒿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流俗漢書本有作蒿字者妄增耳）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師古曰蓬萊僊人之庭也）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朝直遥翻）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

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戾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二十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度大各翻）其東則鳳闕（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關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閶闔之內別風嶕嶢是也三輔舊事曰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高二十餘丈（高居豪翻）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淳云中唐有甓鄭玄註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是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為商庭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虎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圈圈求遠翻）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治直之翻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漸漬故曰漸臺漸子廉翻臣瓚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故事池北面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鱉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圖曰壁門溥以壁玉因曰壁門大鳥立條支所產大鳥之象）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

或八角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即此樓也）輦道相屬（屬之欲翻）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姓譜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箕子叙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時議者謂漢以土德旺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好呼到翻畜許救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間古莧翻）我欲殺單于降漢（降戶江翻）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服虔曰因杅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為將軍之名杅與俱翻受降城在居延北）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為原會涇州地）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宛於元翻）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姓譜以為車姓本於田千秋據此則已自有車姓）宛王與其羣臣謀

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為摽驗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予讀曰與）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謂妄發言以詬詈之且推破金馬而去也）宛貴人怒曰漢使

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姚舜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姚句耳）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射而亦翻）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

哆為校尉制軍事（哆昌也翻索隱音尺奢翻）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高祖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將即亮翻）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温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

（婦家曰婚）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帝改郎中令為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燉煌（燉煌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燉音屯）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沈約曰恬亦諡法所不載）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奅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為相封葛繹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

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師古曰比頻也比毗寐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數所角翻被皮義翻）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三月上行幸河東（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一也唐蒲晉解隰州地）祠后土　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比必寐翻及也）士至者不過

數千皆飢罷（罷讀曰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燉音屯）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什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復扶又翻）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

還（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為障蔽浚音峻稽音雞余據班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間古莧翻）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兒寬卒（兒五兮翻）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州界延廣史逸其姓守式又翻）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以為仙人之閭）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犂湖為單于（呴漢書作句師古曰音鉤史記作呴音同[illegible]音吁）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朐（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廬朐山名杜

（佑曰盧朐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圁陰縣地）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伉音抗）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雲中二郡屬并州）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敗補邁翻壞音怪）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酒泉張掖二郡屬凉州）畧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以救漢人任音壬）是歲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班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作睢陵侯高祖功臣張敖封宣平侯傳國至曾孫壬失侯元光三年封其弟廣為睢陵侯紹國昌廣之子也睢陵縣屬陵淮郡師古曰乏祠祠事有闕也睢音雖）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建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戶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他皆類此）富厚如之（師古曰言其資財亦益富厚如戶口之多）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四人（酇侯蕭壽成繆侯酇世宗汾陽侯靳石封并睢陵侯張昌為四人耳見賢遍翻）罔亦少密焉（少詩沼翻）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易以豉翻）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乃得行）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從才用翻與讀曰預）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拖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它道）

（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空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從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從水穴城也下書決水原攻城正行其初計耳非再叙其事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屠音儲）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贅之芮翻賈音古適讀曰謫）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屬之欲翻）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復扶又翻）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射而亦翻敗補邁翻）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

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翻）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熟同古字通用）是時康居侯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罷讀曰疲）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翻）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走音奏下同）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帝置搜粟

（都尉屬大司農姓譜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班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邽音圭）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見賢遍翻）因為質焉（質音至）軍還入馬千餘匹（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為詳明）後行（既還敦煌而再出師故曰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封趙弟為新時侯（功臣表新時侯食邑於齊地時音上）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迅速也自樂而行者）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它財物充之故云直）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師古曰以其言為直）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司讀曰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渠犂在輪臺東東南與且末接南與精絕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屯田之事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五穀以供之使疏吏翻）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以其遇漢善而得王也）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師古曰且子餘翻鞮丁奚翻）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平城事見十一）

（卷高祖七年遺于季翻又如字）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悖蒲内翻）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仇也襄公之九世祖為紀侯所譖而烹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仇乎曰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戶浪翻）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充國被留見上元封四年）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遺于季翻）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漢望其回心鄉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緱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中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鄠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胡名也戾傳註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工侯翻）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降戶江翻閼氏音煙支）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考異曰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師益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魏畧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匈奴益以丁靈王封衛律耳）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為于偽翻射而亦翻）吾母弟在漢（言其母與其弟也）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治直之翻）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狀語牛倨翻）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引謂辭及之也重直龍翻）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

（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宜皆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謂猶語也武語惠等也）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焱者也熅于云翻）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方目翻）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師古曰喻說令武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近臣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復扶又翻下同）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膏古號翻）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

畔主背親（背蒲妹翻）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汝為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南越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三年朝鮮事見上元封二年縣讀曰懸）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窖工孝翻）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飤雨于具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翻乳音人喻翻）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天雨白氂（師古曰氂毛之彊曲者音力之翻）

夏大旱

五月赦天下

發謫戍屯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太初元年破奴為匈奴所獲）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臣瓚註武帝

（紀曰漢帝記六月禁踰侈十月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唐為海州地）幸回中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祈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祈連西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隴西郡屬涼州唐河渭岷州地）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陳讀曰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嗟歎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西河郡屬并州）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邪以奢翻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留駙馬尚主者為之）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丹陽秦鄣郡地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睦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將即亮翻下同重直用翻）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扼捉持也）射命中（師古曰所指名處即中之也中竹仲翻）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邪（將如字惡烏路翻）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予讀曰與女讀曰汝）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班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太初元年公孫敖築受降城）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

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將率猶言將領也將即亮翻率如字）上甚悦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陳讀曰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戶剛翻盾食尹翻）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上時掌翻）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

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中竹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復扶又翻）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釋名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燒自陳前葭葦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鉄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近其靳翻）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復扶又翻下同）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

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行戶剛翻射而亦翻）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呼火故翻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師古曰鞮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軍吏持

尺刀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壘石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投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盧對翻）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師古曰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糒音備）期至遮虜障者相待（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師古曰狥營也一曰從也）其素所畜積也（言其胷中素所畜積者如上所言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糵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為媒者麴麩和合得成酒醴名之為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師古曰蹂人九翻踐也）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文穎曰弮弓弩弮也師古曰音去權翻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翻首音式救翻）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

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者猶章也摧敗補賣翻）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沮在呂翻為于偽翻說式芮翻下遐嫁翻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腐音附）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余謂此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為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為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勞力到翻）上以

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好呼報翻）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治直之翻）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漢郡國各有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勝音升）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督察也禁居禽翻）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衣繡於計翻）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沈持林翻）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師古曰縣有盜賊府亦併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灋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暴周卿士暴公之後）至勃海（勃海郡屬幽州高祖置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為名唐為滄景州之地）聞郡人雋不疑賢（師古曰雋音徂兖翻又辭兖翻姓譜有雋姓）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躧音山爾翻）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折而設翻）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樹立也）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為繡衣御史（濟子禮翻）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為相魏澶衛州地）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稱尺正翻）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為王氏子孫以外戚篡漢張本）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為開陵侯（降戶江翻師古曰娩音晚又音免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四（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敦牂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班表中尉掌徼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酤工護翻彴音酌）　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王（鄧展曰瘞埋也爾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例翻）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大人跡見二十卷元封元年）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牽聯之意馬絡頭曰羈牛靷曰縻）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秋匈奴入鴈門（鴈門郡屬并州）太守坐畏愞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愞者要斬愞如掾翻師古曰又音乃館翻）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發天下七科讁（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朔方郡屬朔方州唐靈夏州地）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於余吾）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降匈奴誤）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降戶江翻刺七亦翻）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閼氏音煙支）單于匿

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妻千細翻）立為右校王（校戶教翻）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髆音博昌邑國屬兖州即山陽郡地其地在唐之宋亳單鄆四州間考異曰表云六月乙丑立今從武紀）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遭澣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要斬（巫祝也蠱厭也惑也謂使巫祠祭祝詛厭魅以蠱惑人也蠱音古孔頴達曰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要與腰同）　徙郡國豪桀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且子余翻鞮田黎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位第一左大將位第五長知兩翻）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師古曰撣音廛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於西故以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撣來降）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秋旱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雲陽縣治谷是又曰醴泉漢谷口縣地隋為醴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音茂長也）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琅邪唐沂密州也）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拜日於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登之罘（臣瓚曰地理志東萊腄縣有之罘山師古曰罘音浮）浮大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河間國屬冀州唐瀛莫州地帝置倢伃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也伃美貌倢音接伃音予）居鉤弋宮（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在直門南）任身十四月而生（任讀曰妊）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恙余

（亮翻）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少詩沼翻）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卒子恤翻）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故稱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初充為趙敬肅王客（敬肅王名彭祖薨諡敬肅）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見賢遍翻）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狀被服衣服也輕輕細也靡靡麗也被皮義翻）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劾戶槩翻）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師古曰中當也中竹仲翻）嘗從上甘泉（上時掌翻）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穎達曰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攺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疏吏翻屬之欲翻）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古字亡與無通）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不其縣屬琅邪郡）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西至安定北地（二郡屬朔方州安定唐涇原之地北地唐邠寧環慶鹽宥州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淖奴教翻）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縣屬魏郡）曰無咎無譽（譽音余）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夏大旱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門候掌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秩六

（百石）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臣讀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恐姦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索山客翻）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下遐嫁翻下同）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陽石公主帝女也班志陽石屬北海郡上書時掌翻下且上同）上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師古曰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其家皆族誅也）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澎侯（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瀛莫幽涿深祁州地屈丘勿翻氂力之翻晉灼曰澎東海縣今考班志無之服虔曰澎音彭）屈氂中山靖王子也（靖王勝景帝子）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折而說翻）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諸琅邪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與陽石公主皆衛皇后之女長平侯伉衛青子也伉音抗又音剛）上行幸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長知兩翻）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少詩沼翻髆音博）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朱熹曰草略也創造也）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更工衡翻為於偽翻）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好呼到翻）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脫簪去飾也）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遺於季翻）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大最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無所違異也不省不視也省悉景翻）上用灋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灋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言留其事）

（取上意裁決也）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灋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譽音余少詩沼翻）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搆太子（言自衛青既薨之後姦臣以太子無復外家以為憑依競欲搆成其罪）上與諸子疏（疏讀曰疎）皇后希得見（見賢遍翻）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移日言日景移也）黃門蘇文告上曰（黃門屬少府以宦者為之）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

加白之皇后切齒（切齒者怨憤之甚兩齒相摩切也）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小不平者體中微有不適也）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被皮義翻）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

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恚於避翻）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更工衡翻訐居謁翻鄭玄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漢法有大逆無道之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忘巫放翻遺忘也）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故其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音息遂翻）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强服之（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强使之服鉗鑷也灼炙也汙烏故翻鉗其炎翻强其兩翻）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為大逆無道（劾戶槩翻）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差愈也）上乃使充入宮至

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矦韓説御史章贛（師古曰説讀曰悦贛音貢姓譜齊人降鄭子孫去邑為章氏）黄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横（縱子容翻）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薶之）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

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説是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事見七卷始皇三十七年）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説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説（格古陌翻擊也）太子自臨斬充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江充趙人故罵為趙虜乃汝也謂充前告趙太子陰事使太子見廢也）乃復亂吾父子也（復扶又翻）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翻）持節夜入未央宫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鄭氏曰長音長者之長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婭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于綺翻）發中廄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廄者天子之內廄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宫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説太子無狀（迸北孟翻）上曰太子必懼又

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也余謂挺拔也拔身而逃也）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疾置急傳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屈氂於太子為兄弟數以周公之事責之）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説櫓望敵之樓）毋接短兵多

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宫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侍郎馬通使長安（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為莽姓譜馬本自伯益之裔趙奢封馬服君後因氏馬）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短曰楫長曰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蓋掌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為大鴻臚鴻臚者凡朝會使之鴻聲臚傳以贊導九賓予讀曰與臚音閭）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黄旄加上以相別（更工衡翻別彼列翻）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任音壬）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廟記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為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柳市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街衢之側有溝以通水）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曰杜門三輔黄圖曰長樂宫在東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長樂闕下南犇覆盎城門而出亡也）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

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下遐稼翻）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灋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璽斯氏翻）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言與之合而從之也）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要與腰同）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姓譜商丘衛大夫以邑為氏）封通為重合侯（班志重合侯國屬勃海郡）建為德侯（班表德侯食邑于濟南界）成為秺侯（班志秺侯國屬

（濟陰郡孟康曰今濟陰成武有秺亭秺音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灋族吏士刼畧者皆徙燉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刼畧故徙之也燉音屯）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荀悅漢紀茂姓令狐）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適子承太宗故謂之宗子適讀曰嫡）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隷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蹵千六翻）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鬲與隔同塞悉則翻）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難乃旦翻）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蘺也愷悌易樂也言青蠅往來止於藩蘺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省悉景翻）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漢丞相位三公將即亮翻）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說式芮翻）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少詩沼翻）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勝音升師古曰惓惓忠切之意惓讀曰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顯言赦之也（以文理觀之不必有敢字）太子亡東至湖（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虢州湖城閿鄉二縣皆其地）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即入室距戶自經（孫愐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縊經其頸謂之自經以刀割其頸謂之自剄）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山陽時為昌邑國）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班志新安縣屬弘農郡續漢志縣有斗食令史）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并皆遇害（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妄也）上既傷太子乃封

李壽為邢侯（班志何內野王縣有邢亭邢音于）張富昌為題侯（班表題侯食邑於鉅鹿）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為于偽翻下同）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好呼到翻）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為于偽翻）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處昌呂翻）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易以豉翻）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丘成為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平干國屬冀州本廣平也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　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上谷郡屬幽州唐嬀州地也）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雍於用翻）　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重直用翻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翻郅之日翻）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將即亮翻師古曰且子余翻）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翻）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要一遥翻下同）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者百里娩音晚又音免）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要讀曰邀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祖軷祭也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

（釋軷祭酒脯也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為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為行神為于偽翻）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當時列侯通呼為君侯尊稱之也）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昭紀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皆屬少府豈其時穰兼兩令乎）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狗（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狗行示也）要斬東市（要與腰同）妻子梟首華陽街（梟堅堯翻長安城中八街華陽其一也華戶化翻）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掾於絹翻說式芮翻稱尺證翻）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說誅後雖欲復降匈奴不可得復扶又翻）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要一遙翻）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晉灼曰決眭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煇渠侯煇渠魯陽縣也予據班表僕朋侯煇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眭都尉非匈奴官也師古曰眭息隨翻煇音輝）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據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速邪烏地師古曰燕一千翻）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塹七豔翻深式禁翻度深曰深）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降戶江翻妻七細翻）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秋蝗　九月

故城父令公孫勇（班志城父縣屬沛郡父音甫）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翻）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使疏吏翻守式又翻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為郡屬兗州唐陳州地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師古曰陳留圉縣今據班志圉縣屬淮陽勇衣于既翻）圉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為侯（不害當塗侯江德轑陽侯蘇昌蒲侯圉縣小吏關內侯食邑圉之遺鄉）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言為江充所迫惶恐無以自明而起兵殺江充非有他意也）會高寢郎田千

秋上急變訟太子寃（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上時掌翻）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臚陵如翻）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即橫門外渭橋也橫音光）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

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縣之東基址猶存）天下聞而悲之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靁者三（雍于用翻經典如而字通）隕石二黑如黳（師古曰黳烏兮翻小黑也江南人以油煎漆滓以飾物曰黳）三月上耕于鉅定（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注作巨淀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澱湖蓋以水受名也）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悖蒲妹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妖於遥翻）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少詩沼翻）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恩澤侯表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千秋無

它材能又無伐閱功勞（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角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先悉薦翻）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杜佑曰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候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重直用翻）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降戸江翻）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匄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師古曰與遣興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蓍筮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蓍者案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習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向以為卜赴也赴来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實無優劣也杜預鄭玄因是言以為實有長短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為短也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太卦大祭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兩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鄭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與讀曰預蓍音升脂翻）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

或以為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見賢遍翻）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示視亦讀曰示）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眂祲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翻）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也將即亮翻下同鬴古釜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為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忘也）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莊助翻）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併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擬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曰言五伯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伯讀曰霸）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降戶江翻索山客翻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掖羊益翻師古曰搜索

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余謂恐其挾兵刃）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名養馬者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翻）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上時掌翻畜許六翻）由是不復出軍（復扶又翻）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班志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此即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好呼到翻被皮義翻）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治直吏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歷是年九月壬

（戊朔言八月是也）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閼氏音煙支）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飭與敕同社祠社也）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髆薨（髆音博）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商丘成坐祝詛自殺（考異曰功臣表云坐為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公卿表云坐祝詛按成不為詹事功臣表誤也）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班表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郎軍屯騶宰永巷宦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課督之取其領事之號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箱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為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磾丁奚翻上時掌翻下廂上同）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户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

讀曰趣向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中竹仲翻）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燕王旦元狩六年受封）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鄉安次二縣唐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為莫州）上由是惡旦（惡烏路翻）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而皆動作無灋度多

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竒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少詩沼翻下同）猶與久之（與讀曰豫）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黄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畫讀曰畫）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脱簪珥（珥仍吏翻耳飾也）叩頭（句斷）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掖庭屬少府有秘獄凡宮人有罪者下之）夫人還顧帝曰趣行（趣讀曰促）汝不得活卒賜死（卒子恤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去羌呂翻下同）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班志盩厔縣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師古曰盩張流翻厔竹乙翻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名水經注五柞宮在長楊宮東北八里柞即各翻）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賢曰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日磾休屠王子故云然）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沈持林翻）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職吏翻）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五故翻）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内讀曰納）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竒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惡烏路翻）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為于僞翻）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帝上）

（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為未央廄令（未央廄令屬太僕）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翻）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復扶又翻下遐嫁翻）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卒子恤翻行戶剛翻）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近其靳翻）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壽七十一）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斷（斷丁亂翻）善用人行灋無所假貸隆慮

公主子昭平君（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閭）尚帝女夷安公主（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為于偽翻下同）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是也師古曰傅姆是）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時掌翻）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翻）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灋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灋吾何

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時待詔宦者署）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蕩蕩平坦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為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于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師古曰正音之成翻）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才大畧而非其不恭儉也）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斂力驗翻）內修宮室外

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幾居豈翻）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惡烏路翻好呼到翻）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班志鄂縣屬江夏郡公主所食之邑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即蓋長公主鄂五各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續漢志本注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璽斯氏翻）欲收取璽（師古曰恐有變難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淮南厲王子勃徙封濟北王寬其孫也漢法內亂者為禽獸行濟子禮翻行下孟翻）　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行下孟翻）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五（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敦牂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但名弗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往擊大破之（犍為蜀郡皆屬益州犍為郡唐瀘戎嘉眉榮資簡州地蜀郡唐成都府彭蜀邛雅翼茂州之地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發精勇聞命犇走故謂之犇命李奇曰平居發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犇命犇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余據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犍居言翻）秋七月赦天下　大雨至于十月渭橋絕　武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蓋君臣通用也秦漢以來惟至尊以為信）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丈小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

安（蘇林曰壽西姓長名師古曰之往也）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刺七亦翻探也）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中山哀王昌靖王勝子齊孝王將閭悼惠王肥子）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姓譜成姓本自周文王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有令尹成得臣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音山客翻）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臨菑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殺青州刺史雋不疑（雋辭兖翻）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余謂澤歸臨菑謀舉兵故旦閱兵以待期數所角翻下同）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成菑川靖王之子班志缾侯國屬琅邪郡缾步丁翻）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

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續漢志大鴻臚丞秩千石臚陵如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為京兆尹（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鄭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穎達曰釋詁文曰萬億曰兆依如筭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之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也甚矣行下孟翻）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毛晃曰平反理正幽枉也反音幡）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為於偽反）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丙子秺敬侯金日磾薨（秺音妬磾丁奚翻）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恩澤侯表安陽侯食邑於河內之蕩陰水經註陝縣有安陽城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霍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於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博陸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食東郡）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捕馬何羅事見上卷武帝後元元年）日磾

以帝少不受封（少詩沼翻）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畧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寃失職者（行下孟翻）

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按師古注光初封食邑北海河間）左將軍桀為安陽侯（桀食邑蕩陰）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說式芮翻處昌呂翻）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背蒲妹翻卒子恤翻）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而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漢長樂建章甘泉各有衛尉以掌其宮衛然不常置樂音洛）

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種之勇翻）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罷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罷讀曰疲殰音讀鄭玄曰內敗曰殰陸云謂懷任不成也）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閼氏音煙支）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復扶又翻）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少詩沼翻治直之翻谷蠡音鹿黎）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顓渠閼氏單于之正室也位大閼氏上）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更工衡翻）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降戶江翻）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

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肎會龍城（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復扶又翻）匈奴始衰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甫始也）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地理志蓋縣屬泰山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為蓋侯所尚故曰蓋長公主長公主儀比諸王帝姊妹乃稱之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子襲爵蓋如字又古盍翻子客子賓客也丁姓外人其名長知兩翻下同近其靳翻）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說式芮翻）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朝直遙翻）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為倢伃（倢伃音接予）安為騎都尉（為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亂張本）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為縣繒慈陵翻葉式涉翻）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宋昌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釋名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疆理益廣故曰益州班志漢中廣漢蜀郡越巂益州牂柯巴郡皆屬益州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武帝元封二年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守式又翻）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臚陵如翻）　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种音沖）棄市　是歲上官安為車騎將軍（考異曰昭紀作驃騎今從百官表外戚傳）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趙父鉤弋夫人之父也父時已死追封為順成侯置園邑三百戶於扶風）順成侯有姊君姁（師古曰姁音況羽翻）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孔穎達曰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疏與踈同）無在位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未央宮北闕蕭何築也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班表公車屬衛尉天下上事皆總領之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從才用翻）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蒯苦怪翻聵五怪翻）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即就也）今

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皆曰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要與腰同　考異曰昭紀云張延年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

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恩澤侯表桑樂侯食邑於千乘樂來各翻）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樂音洛）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悖蒲內翻）

罷儋耳真番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儋耳郡元封二年置真番郡今皆罷之）（儋都甘翻）

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數所角翻為於僞翻比毗至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說讀曰悅）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

史大夫周之子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卷元鼎三年酒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三年榷古岳翻）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難乃旦翻）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鬻鹽鑄錢因總論政治得失也據班史藝文志有鹽鐵論十篇今行於世）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事見二十一卷天漢元年）稟食不至

（橐給也）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去謂藏之也貢父曰今北方野鼠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頰去藏耳去丘呂翻）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操千高翻）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降匈奴事見二十一卷天漢二年降戶江翻下同）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為于偽翻下同）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子卿蘇武字）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說式芮翻亡古無字通）信義安所見乎（見賢遍翻）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不幸謂死也）子卿婦年少（少詩照翻）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更工衡翻復扶又翻下同）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皆為如字）

（將即亮翻近其靳翻）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樂音洛）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分扶問翻）王必欲降武（匈奴封李陵為右校王故稱之）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語牛倨翻鄉讀曰嚮號戶高翻臨哭也力禁翻）及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閼氏音煙支）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謂告語也）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西國謂西域諸國使疏吏翻）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還音旋又如字）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駑音奴貰寛也貰時夜翻）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言欲刼單于如曹劌刼齊桓公柯盟之時幾居衣翻）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事見上卷天漢三年）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行戶剛翻）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歸義蠻夷漢因之今以命武以武久在匈奴中習外夷事故使為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須與鬚同）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歸易耳（易以豉翻）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陵意謂降匈奴已辱矣今若歸漢漢將使刀筆吏簿責其喪師降匈奴之罪是謂再辱也故遂不歸）夏旱　秋七月罷榷

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酤古護翻）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傜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詔以鉤町侯毋波（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長為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音劬町音挺）（毋波漢書作亡波亡古無字也）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長知兩翻）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内侯

元鳳元年（應劭曰三年中鳳凰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故以冠元）春武都氐人反（武都郡屬涼州氐人即白馬氐也魚豢魏畧曰其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氐丁奚翻）遣執金吾

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據班書功臣表弓高侯韓頹當之孫說以擊匈奴功封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後為衛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蠱誅後元元年復以增嗣龍頟侯增興弟也班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頟音洛作頟者非崔浩曰今有龍頟村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余謂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蓋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

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長知兩翻為于偽翻數所角翻）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充國史失其姓太醫監屬少府）闌入殿中（闌妄也漢制諸入宮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闌入）下獄當死冬月且盡（漢論上囚不過冬月下遐嫁翻）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武帝時桀為太僕位九卿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太尉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是桀之位在光右也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桀為左將軍安為車騎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朝直遥翻）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伐矜也榷古岳翻為於偽翻下同）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也遺于季翻）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張晏曰都肄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都肄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肄羊至翻）道上稱趩（天子出稱趩以清道止行人趩與蹕同）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太官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幸太官先往其處供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言多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翻）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璽斯氏翻）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伺光出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司讀曰伺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下音胡稼翻下同）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當者以之自任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調計畫之室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今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水經注京兆奉明縣廣成鄉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移于苑北以為悼園在東都門外）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

（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為兩官據續志則合為一官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兩官明矣沈約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帟尚浴尚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並隸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約又曰漢武遊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罷謁者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宫謁者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為兩官明矣）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言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屬之欲翻復扶又翻）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背蒲妹翻）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武王崩周公相成王管叔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成王不知周公之志公乃為鴟鴞之詩周大夫亦為賦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氏註云跋躐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疏曰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却頓曰疐也說文云跋蹎丁千翻跲躓竹二翻躓即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耳老狼有胡謂頷垂胡近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却頓而倒於尾上也高祖疑陳平事見九卷二年文帝罷季布事見十四卷前四年疏賈生事同上景帝誅晁錯事見十六卷前三年）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劉向之言）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為燕相史失其姓語牛倨翻）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好呼到翻）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易以豉翻少詩沼翻）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趣七踰翻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讙譁讙況爰翻）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帝謂武帝長知兩翻）天下所信何憂見反

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王莽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令皆治行裝也）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誘音酉）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麋鹿之大者菟讀曰兔吐故翻）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家人謂凡庶匹夫也）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燕音煙姓譜召公封于燕其後為秦所滅子孫以為氏）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相息亮翻）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煩也）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璽斯氏翻）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剌王

（剌來達翻謚法暴戾無親曰剌）皇后以年少不與謀（與讀曰豫）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訢與欣同）冬十月封杜延年為建平侯（班表建平侯食邑於濟陽）燕倉為宜城侯（宜城侯食邑於濟陰）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為弋陽侯（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班志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任音壬）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如淳曰漢儀注武帝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班表商利侯食邑于臨淮之徐少詩照翻）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濟陰郡屬兗州唐為曹州濟子禮翻）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比干紂之賢臣諫紂而死）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朝直遙翻）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令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秩千石）志行純篤（行下孟翻）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以其發燕蓋上官之謀也）擢為太僕右曹給

事中（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加官也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班表給事中掌顧問應對位中常侍下益得入出禁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輙下延年平處復奏（下遐嫁翻先平處其可否復奏言之處昌呂翻）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

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復扶又翻）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擬有迫急奔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僵居良翻仆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此為宣帝興于民間之符）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志曰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為魯國屬豫州唐兗州地師古曰眭息隨翻今河朔猶有此姓）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復扶又翻下同）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班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言之漢承堯運協于火德得天統矣）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匈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汙王咸則犂汙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幾居豈翻）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班志三縣皆屬張掖郡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師古曰番音盤）張掖太守

屬國都尉（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守式又翻）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汗王（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射而亦翻）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燕蓋之亂（燕王蓋主也燕于賢翻蓋古盍翻）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矦史吳（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過古禾翻）後遷捕得伏法會赦矦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治直之翻下同臧讀曰藏）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治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爭與諍同）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此深文傅致吳之罪從才用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劾戶槩翻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車千秋即田千秋漢以其年老得乘小車入殿中因呼為車丞相）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數所角翻）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名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公車門即未央宮北闕門也）議問吳法（師古曰于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上時掌翻）光於是以千秋擅名中二千石以下外内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内則為其壻也師古曰非也外内謂内朝及外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下遐嫁翻）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師古曰詆誣也）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名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相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讙許爰翻）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卒子恤翻）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内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武帝更名左馮翊要與腰同）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冬遼東烏桓反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遼東郡屬幽州唐嘗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高祖六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鮮卑先遠竄于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稍徙遼西塞外始為中國患）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谷唐嬀州漁陽唐檀薊州北平唐平州之地）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為于偽翻偵丑鄭翻又尹貞翻候也）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監古銜翻）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

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殺略數千人（先悉薦反）後數萬騎南旁塞獵（旁步浪翻）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護軍都尉秦官武帝以屬大司馬此時蓋屬大將軍也）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數所角翻）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要與邀同）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代烏桓至後漢遂以為將軍之號以護匈奴）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後戶遘翻）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中竹仲翻）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服之服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沒黜序傳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余按續漢志有加元服之禮）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謚法安民大慮曰定）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人火曰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掌五校士校戶教翻）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劾戶槩翻）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為庶人（班表轑陽侯食邑清河文穎曰轑陽在魏郡清淵轑音料又音聊）六

月赦天下 初杅罙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兹（龜兹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杅音烏罙與彌同質音致下同龜音丘兹音慈賢曰今龜音丘劫翻兹音沮惟翻盖急言之也）貳師擊大宛還（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元年宛于元翻）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弘羊議田輪臺見二十二卷征和元年）龜兹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考異曰西域傳作常歸今從昭紀及傳介子傳）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西域之東垂也）近漢當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三四丈埤者長丈餘皆東北向而相似也近其靳翻下同）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擔都甘翻）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數所角翻下同）後復為匈奴反間（間古莧翻）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班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郡屬凉州刺史）（姓譜傅說出傅巖因以為氏）詔因令責樓蘭龜兹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兹會匈奴使從烏

孫還在龜兹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平樂監監平樂觀樂音洛）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兹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兹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易以豉翻刺七亦翻下同）大將軍曰龜兹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典屬國有九譯令皆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黄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容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獨共語也屏必郢翻）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刺七亦翻）刃交匈立死（匈與胸同）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更工衡翻）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傳張戀翻縣古懸字通）

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更工衡翻鄯上扇翻為刻于偽翻重直用翻）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門外祖而遣之（三輔黄圖横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孟康曰横音光祖祖道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填讀曰鎮）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賞破烏桓之功也班表平陵侯食邑于南陽之武當）傅介子為義陽侯

（班表義陽侯食邑于南陽之平氏）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舍讀曰捨）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毛詩註曰鞠告也將戰之日陳其師旅誓告之也）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復扶又翻）且以大漢之彊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五年夏大旱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恩澤侯表宜春侯食邑於汝南訢音欣）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菟音塗）夏赦天下　烏桓復犯塞（復扶又翻）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為丞相少府河内蔡義為御史大夫（河内郡時屬司隷唐懷孟衛州地）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六（起强圉協洽盡昭陽赤奮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二十三）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

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舍讀曰捨）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長知兩翻少時照翻）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九江郡屬揚州唐濠壽廬滁和州地守式又翻）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將利漢（樂成史樂成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迎

昌邑王賀乘七乘傳（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傳張戀翻）詣長安邸（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也）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哀王名髆武帝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馬方音房與音豫）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好呼到翻樂五孝翻）馮式撙銜（馮讀曰憑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翻）馳騁不止口倦虖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翻）手苦於箠

轡（師古曰箠馬策）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師古曰冒莫北翻犯也）晝則被塵埃（被皮義翻）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暴步木翻）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言迫也）數以耎脆之王體（師古曰耎柔也音而兖翻脆音此芮翻）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宗尊也隆高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厦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治直之翻）訢訢焉發憤忘食（訢與欣同）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

之間哉（樂音洛下同）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師古曰形形體也俛音免）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師古曰藏五藏也練練其氣也藏古藏字通音徂浪翻）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仙人王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師古曰臻至也）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行下孟翻下同孅與纖同息廉翻）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數所角翻）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服脩）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龔堅）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爭讀曰諍相息亮翻亡古無字通師

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易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騶導車而攜訶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騶側鳩翻）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闢）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膠西王謂于王端也）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儗於桀紂也（儗與擬同師古曰儗比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說讀曰悅處昌呂翻）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近其靳翻）漸漬邪惡（漸子廉翻漬疾智翻）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去羌呂翻下同）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冠方之冠占玩翻考異曰昌邑王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

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數所角翻下同說讀曰悅度徒洛翻）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浹即協翻洽也徹也）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中竹仲翻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行下孟翻師古曰汙濁穢）以存難以亡易（易以豉翻）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汙烏故翻號戶高翻）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省悉景翻）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餔時至定陶（定陶縣為濟陰郡治所）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從才用翻）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闇讀與陰同）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屬之欲翻）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襁負兒衣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孟康曰小兒繃師古曰孟說是緥小兒衣李奇曰緥小兒大籍又齊人名小兒被為緥襁舉兩翻緥博抱翻）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班志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濟子禮翻）求長鳴雞（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邕州谿洞亦有之）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善其名也）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師古曰使者長安使人也讓責也安樂史逸其姓相息亮翻樂音洛）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師古曰以善付吏也湔澣也洒濯也行下孟翻屬之欲翻下同湔子顛翻洒先禮翻）即捽善屬衛士長

行法（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捽持頭也音才兀翻長知兩翻）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臚陵如翻）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乘繩證翻下同）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廣明注見上卷元鳳元年三輔黄圖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其外郭名東都門）王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復扶又翻）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吊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

盡哀止（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璽斯氏翻綬音受）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十日）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酒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旒（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斿皮軒鸞旗薛綜曰雲罕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革車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非用虎皮飾車）驅馳東西所為誖道（孔穎達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誖蒲內翻師古曰乖也）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覆敷又翻）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即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近其靳翻）

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反也）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班表太僕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按此時河東郡當屬司隸）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翻）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

憂懣（懣毋本翻又音滿又音悶煩懣也）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建議而白之也）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不讀曰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給事中給事禁中也西漢以為加官）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

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祅言（祅與妖同音於驕翻）縛以屬吏（屬之欲翻）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痾也）時則有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惡忌諱也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惡烏路翻）故云臣下有謀光

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數所角翻）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者恭應之辭也唯於癸翻）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更工衡翻）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與讀曰豫先悉薦翻）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師古曰三人共言故曰參語）癸巳光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鄂者皆謂阻疑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離力智翻）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

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難乃旦翻）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見賢遍翻）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晉灼曰長樂宮有溫室殿三輔黃圖溫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宮固亦有溫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比百石）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內讀曰納）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謂自殺也）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從才用翻師古曰安焉也余謂安得

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期門屬光祿勳掌執兵送從武帝為微行與勇力之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臣敞下即連名史以等字約言之）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衰謂縗裳下不緶直斬割之而已緶步千翻）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傳張戀翻見賢遍翻）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更工衡翻敖讀曰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鄭氏曰祭泰一樂人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名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樂房中祠樂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師古曰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三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四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下乘之故曰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掖庭令屬少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本永巷令也要與腰同）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也）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悖蒲內翻離力智翻）尚書令復讀曰（復扶又翻）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青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奴免放為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

夜飲湛沔于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湛沔者乃荒迷之義也沔與湎同）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余謂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縱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數所角翻更工衡翻）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辟讀曰僻）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辟五刑之辟也辟頻亦翻）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於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

（引孝經孔子之言爭讀曰諍亡古無字通）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師古曰即就也組則古翻說文曰組綬屬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長丈有九尺九寸五百升）奉上太后（上時掌翻）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戇涉降翻任音壬）起就乘輿副車（乘繩證翻）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屏必郢翻又畀正翻）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漢中郡屬益州房陵縣唐為房州）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户國除為山陽郡（昌邑國本山陽郡也今國除復為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朝直遥翻）又不能輔道（道讀曰導）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下遐嫁翻）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數所角翻）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王式時為昌邑王師以授王詩治事使者即治獄使者也治直之翻）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為於偽翻下同師古曰復音方目翻）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省悉景翻）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長信宮名少府掌其宮事班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三輔黃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余據表長信少府後改為長樂少府則長信長樂非兩宮也張說誤）賜爵關內侯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姓譜史周史佚之後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生子進（師古曰進皇孫之名也）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涿郡屬幽州王夫人名翁須）生子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更改諱詢）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二十三卷武帝征和二年）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師古曰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收繫者衆故皇曾孫寄在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丙姓也左傳齊有丙歜功臣表有高苑侯丙倩）受詔治巫蠱獄（治直之翻）

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丑用翻）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輭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班史謂之女徒復作復作者復為官作滿其本罪月日班志渭城縣屬扶風師古曰閒寛淨之處也燥高敞也閒讀曰閑燥蘇老翻）吉日再省視（省悉景翻）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長楊五柞宮（師古曰二宮並在盩厔皆以木名之水經注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漏水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班表謁者令屬少府續漢志主宮中布張諸褻物漢官云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劾戶槩翻）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文穎曰不當在官不當在郡邸獄也師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誰字言姓又非也仲馮曰守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

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庸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而食之）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幾居衣翻）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數所角翻）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敕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張賀安世兄也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師古曰顧念也）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妻千細翻下同）是時昭帝始冠（冠古玩翻）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譽音余）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復扶又翻予讀曰與）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曬為名蓋主織作染練之署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

（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又曰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非獄名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嗇夫姓諸許姓出高陽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裔其後因封國為氏）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得下劣猶為關內侯也為於偽翻）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嫗謂廣漢妻也說文曰嫗母也音威遇翻）廣漢重令人為介（師古曰吏令人作媒結昏姻重音直用翻）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服虔曰澓音福師古曰姓澓字中翁澓房福翻中讀曰仲）高材好學（好呼到翻）然亦喜游俠鬬雞走狗（師古曰喜許吏翻）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治直吏翻）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之縣即在其側帝每周游往來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數所角翻上時掌翻）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班志蓮勺縣屬左馮翊賢曰故城在同州下邽縣東北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師古曰鹵者鹹地今在櫟陽縣東今其鄉人謂此中為鹵鹽池程大昌曰蓮勺唐下邽縣蓮音輦勺音酌）尤樂杜鄠之間（班志杜縣屬京兆鄠縣屬扶風樂音洛鄠音戶）率常在下杜（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即今之杜城括地志下杜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穎曰以屬弟尚親故歲時從宗室朝會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尚冠者

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中止息三輔黃圖曰京兆尹治尚冠里朝直遙翻舍如字請才性翻）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屬之欲翻）孝昭皇帝早崩亡嗣（亡古無字通）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雖無嫡嗣宜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既而恐危社稷故廢黜之皆以大誼而行也）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在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使疏吏翻）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行下孟翻）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豈宜（句斷言參以著龜卜其宜與不宜也）襃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孝武皇帝曾孫

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子萬姓）臣昧死以聞（昧死冒死也）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世謂之軨獵車孟康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軨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是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取其高大也孟說失之軨音零）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師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為天子也見賢遍翻）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癸巳廢昌邑王庚申立宣帝漢朝無君二十七日天下不搖霍光處此誠難能也上時掌翻）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班表侍御史屬御史大夫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班表安平侯食已於汝南） 九月大赦天下 戊寅蔡義為丞相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

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漢太后常居長樂宮太皇太后自昌邑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歸長樂宮樂音洛）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諱詢之字曰謀應劭曰謚法聖善周聞曰宣余據帝本名病已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昭帝始元二年霍光以捕馬何羅功封博陸侯二千三百五十戶今益封萬七千二百戶元鳳六年張安世封富平侯三千四十戶今益封萬六百戶楊敞始封安平侯七百戶今益封其子忠四千八百四十七戶蔡義始封陽平侯今益封通前凡七百戶范明友始封平陵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九百二十戶韓增始紹封龍頟侯今益封千戶建平侯杜延年始封二千戶今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讙侯蘇昌始封千二十六戶今益封王譚始紹封宜春侯今益封通前凡一千一百八戶魏聖始紹封當塗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二百戶屠耆堂始紹封杜侯千三百戶今益封夏侯勝始賜爵關內侯今益封千戶凡十人封田廣明為昌水侯趙充國為營平侯田延

（年為陽城侯樂成為爰氏侯王遷為平丘侯凡五人周德蘇武李光劉德韋賢宋畸丙吉趙廣漢八人皆賜爵關內侯）大將軍光稽首歸政（稽音啟）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胡越兵胡騎及越騎也東西宮衛尉長樂衛尉及未央衛尉也侍中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給事中給事禁中皆加官也下胡稼翻已甚

言過當也）夏四月庚午地震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賦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戾太子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愚以為親謚宜曰悼（如淳曰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謚法不悔前過曰戾又不思念曰戾）皆改葬焉　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燕王旦死建為庶人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廣陽國屬幽州旦死燕國除為廣陽郡今因以為國名剌音來曷翻）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封胥子弘為王加親親之恩也）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黄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漢庭之中也數所角翻）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

民車延年詐增僦直（師古曰僦謂賃之與雇直也僦子就翻）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怨於元翻）霍將軍名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抵丁禮翻）無有是事光曰既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字子賓事見上昭帝元平元年）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謂自乞與之也柳宗元曰哉疑辭也何哉猶曰何

（如也乞音氣）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韻畧其季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語牛倨翻）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名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刎

武粉翻）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廷之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畜讀曰蓄）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為于僞翻難乃旦翻）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劾戶槩翻下遐嫁翻）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

冬（師古曰更歷也更音工衡翻）講論不怠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翻陬音子侯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趣讀曰促）欲隔絶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邉（先悉薦翻）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

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諡閔其見殺故兼二諡師古曰共讀曰恭余據班史自高后以下皆從夫稱之未嘗有諡也至帝諡孝武衛皇后曰思亦以其不令終也至於東都如光烈明德始從夫而加二諡）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納其女）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周公之後）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掖庭戶衛掌衛掖庭門戶戶郎主之也）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安池池名監掌池之官為于僞翻）行如言報顯顯因心生辟左右（師古曰辟謂屏去之音闢）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少時照翻）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弑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顯曰將軍素愛少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翻）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翻）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翻）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常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

共雜治之又有先嘗者何可行毒治直之翻）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附子與天雄烏喙同出一種有大毒）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行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師古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合音閤飲於禁翻）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勞力到翻）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劾戶槩翻）顯恐急即

以狀具語光（語牛據翻）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行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光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余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為是上時掌翻）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毆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少詩沼翻）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自張掖出塞）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自雲中出塞師古曰

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自酒泉出塞）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自西河出塞）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姓譜楚大夫叔山冉之後案夫子弟子有冉伯牛冉有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

餘吾水上（自五原出塞）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逗遛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百官表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下遐嫁翻）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谷蠡音鹿黎）獲單于父行（行胡浪翻）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犁汙都尉犁汙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長知兩翻）馬牛羊驢橐佗七十

餘萬頭（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佗音徒河翻考異曰常惠傳四萬級為三萬九千人七十餘萬頭為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傳）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長羅侯國屬陳留郡賢曰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次匈奴民眾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復扶又翻）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

人俱至烏孫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過發西國兵二萬人（自烏孫還所過西國皆發其兵）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龜茲殺賴丹事見上卷昭帝元鳳四年）大旱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陽平屬東郡考異曰荀紀作乙丑誤）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雨于具翻）一日深丈餘（深式鴆翻）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重直用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十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遣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滋欲鄉和親（師古曰滋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筩音同）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師古曰訐面相斥曰訐音居又翻又音居謁翻）於是更相怨咎（更工衡翻）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降戶江翻）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翻）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長知兩翻治直之翻）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

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轝馬侍從盈盛（從才用翻）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絶矣（縣讀曰懸）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景帝元帝令郡國各立太祖高皇帝廟太宗文皇帝廟壞音怪）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謂禦塞災異也）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揚州統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等郡）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易以豉翻）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見賢遍翻）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懲創也前事謂生議廟樂事）勝復為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為於偽翻）儒者以為榮　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安丘淳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丘春秋時之渠丘淳于春秋之州國）廣川王去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藥煑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廣川王去景帝子廣川惠王越之孫師古曰糜碎也）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楚王延壽（景帝立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傳子道孫注曾孫純延壽純之子也）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附助之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取讀曰娶遺於季翻長如字）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後戶觀翻）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下遐嫁翻）冬十一月延壽自殺胥勿治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于定國為廷尉（姓譜周武王子封於邘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單為于）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不寃（師古曰言知其寛平皆無寃枉之慮也）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為于偽翻）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户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矦奉兄去病祀（霍去病封冠軍矦子嬗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封其孫）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宫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矦發三河卒穿復土（乘繩證翻復如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復方目翻）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豫）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曰封事漢官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用皁囊）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填古鎮字通）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塞悉則翻）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

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誤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矦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取也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為恐當作無惡烏路翻）及魯季孫之專權（魯自季友立僖公行父逐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魯國至哀公惡季氏之偪而不能去遂孫於邾）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謂領尚書事也贊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屛必郢翻去丘呂翻）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漢三公九卿皆外朝今魏相給事中則得入禁中預中朝之議）帝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天位也）知民事之囏難（囏古艱字）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治直吏翻下同）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寃滯也亡古無字通）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數所角翻）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以漢世良吏

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為大閼氏將即亮翻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且子閭翻）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也如光祿塞受降城遮虜障等城是也）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訾子移翻旁步浪翻）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降戶江翻）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余據軍監位次軍正）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曰嗕音辱匈奴種師古曰嗕音奴獨翻余謂西嗕自是一種為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

南降漢

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朱　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七（起閼逢攝提格盡屠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懐百姓勞郎到翻來郎代翻）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贍翻）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治直吏翻）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卒子恤翻）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貢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摠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疏姓也　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

（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為縣屬廣平郡唐屬洺州有平恩川）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恩澤侯表冠陽侯食邑於南陽郡）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恚於避翻歐烏口翻）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名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保母阿母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許伯即許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少詩照翻監古銜翻）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復扶又翻）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語牛倨翻）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由是見器重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據望之傳為大行治禮丞）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下遐稼翻）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職事試之劉仲馮曰觀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却煩解說也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下者報聞罷（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處昌呂翻）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整也復扶又翻下同）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

（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宮觀勿復修治（治直之翻下同）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也音章勇翻）且勿筭事（師古曰不出筭賦及給徭役）霍氏驕侈縱橫（橫戶孟翻）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褥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于輦也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翻）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與監奴馮子都亂（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樂音洛朝直遙翻請才性翻數所角翻下同）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人也孔穎達曰漢家僕隸謂之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上時掌翻）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亡古無字通）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間古莧翻復扶又翻下同）後兩家

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蹋與蹹同為于偽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見賢遍翻下同）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惡烏路翻）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功臣侯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之武當縣）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任音壬守式又翻下同）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更工衡翻）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冠小之冠古玩翻）亡印綬（亡古無字通）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

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禄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淳曰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中讀曰仲）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軌不勝（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灋（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併連坐之也監古銜翻）緩深故之罪

（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傅讀曰附）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議者咸寃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温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為公子無知所殺雍廩復殺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世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乃立驪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為秦所執既而歸之卒而子圉嗣秦納重耳子圉死迎文公遂霸諸侯難乃旦翻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事見十三卷）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春秋之法繼弒君不言即位繼正即位正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

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治直之翻）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敺與驅同）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被皮義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辟毗亦翻）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

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樂音洛）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勝音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治直吏翻）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丘畧翻）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皐陶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諭也陶音遥）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灋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也當丁浪翻）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鞫謂疑獄也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為于僞翻稱尺證翻讞語蹇翻又魚戰翻又魚列翻議獄也）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孟康曰召求也招致權着己也猶責弄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事見上卷本始三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更工衡翻）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會古外翻憙許吏翻）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諸國也）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降戶江翻）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

前吉意即留一候與卒二千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傳知戀翻）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為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數所角翻）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媪師古曰媪女老稱也音烏老翻）及媪男無故武（無故及武皆媪子也）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間賞賜以鉅萬計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據外戚傳以博平蠡吾二縣為湯沐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封舅無故為平昌侯（平昌侯國屬平原郡）武為樂昌侯（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深式浸翻）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 詔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數所角翻）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灋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孔穎達曰貧無可為禮謂之窶音其羽翻）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喜許吏翻）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好呼到翻）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屏必郢翻黠下八翻）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眾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下遐稼翻）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

見（見賢遍翻）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及）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國遂世為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有功遂世為晉卿有軍行至趙毋卹遂與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田和遂篡齊而有之）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斷丁亂翻）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分扶問翻）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見賢遍翻）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

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朝直遙翻下同）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度徒洛翻）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師古曰直讀曰值朝直遙翻）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妖於驕翻）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輙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菟吐故翻鼃古蛙字）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為于僞翻）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菟同都翻）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要古腰字通）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惲於粉翻）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為樂陵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為于偽翻過古禾翻）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突竈突囱也更工衡翻）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戶剛翻）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

患（鄉讀曰嚮亡古無字通）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數所角翻鄉讀曰嚮）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見賢遍翻）大將軍光驂乘（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乘繩證翻下同）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千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靳翻）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復扶又翻下同）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亡古無字）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湛讀曰沈）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卒子恤翻）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鮮息淺翻）昔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塞則息翻）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趣讀曰促）雖然曏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楚若敖之支庶為鬬氏）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鬬穀於菟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才肖翻）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賈讀曰價）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上時掌翻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瘐音庾或作瘉其音亦同或讀作瘐誤據本紀瘐死上有飢寒二字掠音亮）所坐縣名爵里（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翻）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陵（武帝元光三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

是歲北海太守盧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行下孟翻）勃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先悉薦翻）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治直之翻下同）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見（見賢遍翻）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嬰孩初生體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可治（治直之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灋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傳知戀翻）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盗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師古曰鉤鎌也）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盗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樂音洛）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好呼到翻技渠綺翻）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遂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畜許六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勞力到翻來力代翻行下孟翻）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通鑑書龔遂自勃海入為列卿因叙其政績）烏孫公主女為龜兹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朝直遥翻）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兹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　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

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曰杜陵訾讀曰貲）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本始元年謚親曰悼置園邑復扶又翻）夏五月立皇考廟　冬置建章衛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皆有衛尉各掌其宮門衛屯兵）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其鋒鋭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案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生貶秩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它法論殺畜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為氏）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下遐稼翻下同）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惡烏路翻）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號戶刀翻）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

京兆死使牧養小民（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或言二字）廣漢竟坐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余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為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絞死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　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傅泗水王綜）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朝直遙翻爭讀曰諍）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輙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以警衆行下孟翻下故行以行同）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職居諸吏之上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禾翻）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性譜奚姓夏車正奚仲之後）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說讀曰悅下同）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衛候衛士候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使疏吏翻）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揚言謂宣揚其言於外也）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歃色甲翻鄯上扇翻）都護鄭吉校

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更工衡翻）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宛於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甚說（說讀曰悅）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灋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必寐翻余謂當音毘寐翻）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要一遥翻）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為于偽翻長知兩翻）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 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倢伃（館陶縣屬魏郡華戶化翻倢伃音接予下同）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衛倢伃皆愛幸（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艾音乂）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倢伃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恩澤侯表邛成侯食邑於濟陰邛渠容翻）后無寵希得進見（見賢遍翻）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亡古無字通）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賔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傳知戀翻稱音尺證翻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灋以取名譽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被去義翻）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易以豉翻更工衡翻）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近其靳翻）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

兵擊車師田者（數所角翻）鄭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埶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復扶又翻）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見賢遍翻）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介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官）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

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云云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墻者屏牆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從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數所角翻）相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上時掌翻）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吉絕口

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下遐稼翻）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師古曰督謂視察之）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別彼列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宋白曰馮輔也翊佐也義取輔佐京師復扶又翻下同）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少府正九卿三輔祿秩視九卿故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猶經歷也更工衡翻治直之翻）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初掖庭令張賀數為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師古曰徵證也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安世輙絕止以為少主在上（少詩照翻）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冢也）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子者言養以為子也）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為于偽翻）安

世乃止不敢復言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為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遐稼翻）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處昌呂翻）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故昌邑王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翻）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注少好而長

（鴞爾雅作鴟鴞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音堅堯翻又于驕翻乃復扶又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賀父髆諡哀王）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治直之翻）相殺傷者當勿灋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許吏翻）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　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乙未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恩澤侯表博陽侯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復扶目翻）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紱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紱繫印之組也音弗）太子太

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樂音洛）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薄也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

（而絶之吏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予謂絶弗為通者安世教其閤人之辭也）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翻）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懐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為于偽翻下同）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夏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師古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供居共翻張竹亮翻）送者車數百兩（兩音亮）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廣受東海蘭陵人）日令其家賣金共具（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樂音洛下同）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為于偽翻）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内翻）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潁川太守黄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税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畜吁玉翻下同）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師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去羌呂翻下同）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

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後戶遘翻）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如淳曰許縣丞據地理志許縣屬潁川郡郡有部督郵分部屬縣）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數所角翻）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弃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内

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治直之翻）徵守京兆尹頃之坐灋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太守秩二千石連貶故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治直之翻）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

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絶（公乘爵第八復方目翻　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恩澤侯表扶陽侯食邑於沛郡蕭縣諡法好廉自克曰節）長子弘有罪繫獄（弘為太常坐宗廟事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國除為大河郡師古曰矯託也）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昬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也音毗連翻）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

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下遐稼翻）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壞音怪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侍郎名章史逸其姓）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横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

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劾戶槩翻下同）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絶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居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姓）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絶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劾戶槩翻）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也旁音步浪翻冒音莫北翻）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

親結欲入漢為寇也零音憐種章勇翻詛莊助翻）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易以豉翻）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一也（數所角翻下同）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令音鈴）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數所角翻誘音酉）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三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復扶又翻）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欲擊鄯善燉煌以絶漢道（鄯上扇翻燉音屯）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幵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幵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幵小幵則罕羌幵羌姓族殊矣幵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幵縣葢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幵者總是罕幵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幵為幵字之訛也零音憐罕即罕字）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翻下同）豫為備勑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視讀曰示示語之也）以發

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御史府也此視觀也）分别善惡（别彼列翻）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比毗至翻）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八（起上章涒灘盡玄黓閹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以神爵降集紀元）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時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後漢志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禺同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醮即召翻）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使疏吏翻）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見賢遍翻）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師古曰趍讀曰趨普博也趨七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皃如淳曰健作皃師古曰如說是也矻口骨翻）及至巧冶鑄干將（干將吳寶劒名闔廬所鑄）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翻）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及至駕齧厀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厀故曰齧厀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乘食證翻）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煗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悽愴寒冷也燠於六翻煗乃短翻）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易以豉翻）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師古曰一

飯三吐食一沐三握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用故囹圄空虛也圉音圄同）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於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隱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王逸曰悃愊志純一也亦猶實也）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名與語悅之以為大夫飯扶晚翻）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知讀曰智）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唫蜉蝤出以陰（孟康曰蜉蝤渠畧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蝤甲蟲也好叢聚而生

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畧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陸璣疏云蜉蝣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蛈即俟字蝣音由）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由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枝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逢皮江翻）猶未足以諭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被皮義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師古曰殫盡也）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呴噓者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吁于翻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離力智翻）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好呼到翻下同）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遠於願翻幾居希翻）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尚方是也）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稱尺證翻）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斷丁亂翻）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敺與驅同）則俗何以不

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奢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誅責也求

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陶音遙）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令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師古曰瑑者刻鏤為文瑑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

也上以其言為迂濶（師古曰迂遠也音于）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零音憐黠戶八翻）縱兵擊其種人（種章勇翻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畧攺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刦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背蒲妹翻）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

屯備羌至浩亹（浩亹縣屬金城郡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杜佑曰浩亹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亹縣故城）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令音零）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即亮翻下同）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翻下同）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上時掌翻下同）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背蒲妹翻）願陛下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將即亮翻）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校戶教翻下同）度輒營陳（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度河陳讀曰陣）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

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驍堅堯翻誘音酉）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陿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亹縣有雒都谷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師古曰杜塞也）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郡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飲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數所具翻語牛倨翻）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一鬬而死不可得也）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金城西部都尉也種章勇翻質音致）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并取滅亡別彼列翻）天子告諸羌人犯灋者能相

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姓譜夏啟封支子於莘莘辛聲相近遂為辛氏漢初申蒲為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叙辛武賢之世然既以莘為辛而又以申韋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為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於徐吾非此鮮水也）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復扶又翻）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下遐稼翻下同）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師古曰商計度也）稍引去

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報也載子亥翻）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韻畧云近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畧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策（策謀也籌也）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穀麥之屬也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臧古藏字）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翻）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

而勝敵（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翻）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為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復扶又翻）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灋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者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燉徒門翻）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背蒲妹翻）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著直畧翻）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累力瑞翻下累重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上時掌翻）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重直用翻）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降戶江翻）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兩音亮）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

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為于偽翻卒子恤翻）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度徒洛翻）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上時掌翻）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即亮翻）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師古曰繡衣謂御史）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行下孟翻）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姓譜耿古國名為晉所滅子孫以為氏謂告語也）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使疏吏翻）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卒讀曰猝下可卒同又卒死同）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智讀曰智）羌獨足憂耶（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調徒弔翻難乃旦翻）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易以豉翻）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度徒洛翻）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

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時掌翻）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决孰計其便復奏（孰與熟同復扶又翻）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鄧展曰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預於胡）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校戶教翻）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

眾以戚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師古曰並且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度徒洛翻）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閒與閑同治直之翻）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徼堅堯翻又一遙翻）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也間古莧翻）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亡古無字通）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繇古傜字通）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復扶又翻期讀曰朞下同）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

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燉徒門翻數所角翻）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羸倫為翻）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種章勇翻）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度徒洛翻）不戰而自破之冊也（冊與策同）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

曰疲）貶重以自損（貶重謂貶中國之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也以備羌）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復扶又翻下同）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亡古無字通下同）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詰去吉翻）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數所角翻下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是歲前將軍龍頟侯韓增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龍頟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頟字或作頟而崔浩云有龍頟村作頟者非頟音洛）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令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史言匈奴漸衰）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定計以定數計筭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

振旅而還（書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整也旅衆也言整衆而還也）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孫愐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輸芮翻）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見賢遍翻）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敷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灋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為於偽翻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翻）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處昌呂翻）詔舉可護

羌校尉者（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攻令居故安圍枹罕遣李息徐自為擊定之始置護羌校尉）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四府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府為五府）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使如字）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拜者拜官護羌校尉持節護諸羌）有詔更用臨衆（更改也音工衡翻）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酗況務翻即酗字也醉怒曰酗）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史終言其事卒子恤翻）辛武賢深恨充國（以破羌希賞而格不行也）上書告中郎卬泄省

中語（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卬宴語卬言張安世始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宜全度之由此安世得免武賢恨充國告卬以此罪）下吏自殺（下遐稼翻）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盍翻齊大夫陳戴食采於蓋其後以為氏至漢初齊有蓋公）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灋任中書官（武帝游宴後庭用宦者為中書官宣帝因之遂基恭顯之禍賢曰中書內中之書也）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召讀一邵）又引易傳（傳直戀翻）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下遐稼翻下同）時執金吾議（據公卿表是歲也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以為寬饒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師古曰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訟寬饒曰（訟者訟其冤也）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為于偽翻）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

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託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侍也屬讀如本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劾戶槩翻辟毗亦翻）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到古鼎翻）衆莫不憐之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旁步浪翻）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鹿盧矦（此矦不見世表益無食邑猶前羌陽雕矦言兵矦之類也）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先事）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語牛倨翻）後數日單于死用事

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名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翻）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將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且子余翻朐音劬鞮丁奚翻）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應劭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之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師古曰狦音先安翻又音所姦翻杜佑山諫翻）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禪）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間小國數見侵暴（數所角翻）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其衆為之長帥妻七細翻長知兩翻）日逐王先賢撣（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晉灼曰音田師古曰晉音是也）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

（武帝太始元年）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帥其衆欲降漢（師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小王將者以裨小王將兵者也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為大王將其餘為小王將將即亮翻）隨吉至河曲（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在金城郡界）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將如字領也挾也）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功臣表歸德侯食邑於汝南）吉既破車師（事見上卷地節三年）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上封吉為安遠侯（功臣表安遠侯食邑於汝南之慎縣）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中音竹仲翻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永平末取此地置宜禾都尉）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西域諸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犂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匈奴蓋以僮

（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服於漢故僮僕都尉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為薄胥堂立為屠耆單于張本從才用翻）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元貴靡楚王解憂長男也）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臚陵如翻）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謂本始二年破匈奴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姻也）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燉音屯）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岑娶漢書作岑陬）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少詩照翻下同燉徒門翻）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復扶又翻）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繇古

傜字通）天子從之徵還少主（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於淮陽柘縣諡法博聞多能曰憲）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好呼到翻）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治直吏翻下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俸扶用翻）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搆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師古曰搆結也）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更工衡翻）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

（上也）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好呼到翻）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爭讀曰諍行下孟翻）修治學宮（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翻）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趣七諭翻）又置正伍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長知兩翻）相率以孝弟（弟讀曰悌下孝弟同）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箠止蕊翻）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施式豉翻）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刺七亦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掾于絹翻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頸古項翻）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治直之翻）

厚復其家（復方目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行下孟翻）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民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傳知戀翻下傳相同）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教厲不敢犯（歙與翕同許及翻）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粟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祋祤武城沈陽褱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音蕩亥翻）匈奴單于又殺先

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師古曰恚恨也音於避翻）其後左奥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奥鞬王留庭（留單于庭也）奥鞬貴人共立故奥鞬王子為王（師古曰奥音郁鞬音居言翻）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九（起昭陽大淵獻盡玄黓涒灘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地節四年潁川太守讓入為左馮翊以霸為潁川太守至元康三年霸入守京兆尹數月還故官至是適九年中間入尹京是在潁川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治直吏翻下為治政治同）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數所角翻）潁川尤多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鄉讀曰嚮弟弟上讀曰悌）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師古曰畔田界也）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行下孟翻）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名考異曰匈奴傳握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

（王勝之入漢獻見蓋即謂此也）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傳知戀翻又直戀翻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也伯長也）延年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翻）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行下孟翻）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年老頗悖（師古曰悖心惡惑也音布內翻）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中竹仲翻遺于季翻）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樂音洛）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告取休假也）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下遐稼翻）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洛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原父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為報耳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所謂報也）母大驚便止都亭（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數所具翻）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守武又翻治直之翻）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因為母御歸府舍（為于偽翻下同）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翻）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己亦當死也）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謂如此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

虐好殺伐（好呼到翻）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謂左谷蠡王以下至左大當戶統兵者也數所角翻）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㹫為呼韓邪單于（㹫先安翻又所姦翻）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翻）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汙烏故翻）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恚於避翻）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都隆奇本立握衍朐鞮單于故亡且子余翻）其民盡降呼韓邪單于（降戶江翻）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翻下同）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屠耆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西還也師古曰瞀音莫構翻）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皇太子冠（冠古玩翻考異曰按宣紀太子冠在此年而荀紀於元康三年疑二疏去位事已云皇太子冠至是又重複言之蓋誤也）

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撣音纏又音田）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例翻唯音弋癸翻）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復扶又翻）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奧音郁鞬居言翻）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去羌呂翻）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

走居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闒敦地（師古曰闒音蹋敦音頓又音對）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卒子恤翻）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仲馮曰漢與匈奴嘗約為兄弟此弟直自為弟耳）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

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廩主

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校居孝翻）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卒子恤翻）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奢僭踰制（師古曰試騎士每歲大試也余謂即都試也據延壽傳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建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所謂奢僭踰制者也噭音叫咷音它釣翻）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刀劒效尚

方事（據劉向傳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注曰尚方鑄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又漢制尚方主作御刀劒）及取官錢私假傜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賃也）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治直之翻）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炙之夜翻燔肉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為于偽翻）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異曰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荀紀作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悅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祠后土史

（脫之也）車騎將軍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大將軍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時緐延壽為丞相司直師古曰緐音婆）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吏為望之家有所買賣而吏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請逮捕繫治秋八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谷蠡音鹿黎）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降戶江翻下同）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師古曰呼遬累其官號也遬古速字累音力追翻功臣侯表新城侯食邑于汝南之細陽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考異曰宣紀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矦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蓍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矦義陽矦厲溫敦以匈奴謼遬累單于率衆降矦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

或紀表二者誤也）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復扶又翻）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從才用翻）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矦單于在東邊　光祿勳平通侯楊惲（功臣矦表平通矦食邑於汝南之博陽）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伐矜也行身所行也能才所堪也行下孟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好呼到翻）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樂音洛）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易以豉翻）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皃也脛下頂翻）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正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窶數戴盆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窶音其羽翻數音山羽翻）又語長樂曰（語牛倨翻）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謂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耳師古曰春

（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晏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事下廷尉（下遐稼翻）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為訞惡言（于定國也訞與妖同）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考異曰宣紀十二月楊惲坐前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罪下獄死又楊譚稱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惲猶為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蝕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為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陽定侯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易大傳有是言）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在衆人之上也余謂此言其相業冠羣后耳冠古玩翻）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黜降也陟陞也）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稱尺證翻）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

二月壬辰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治直之翻）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芬本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羽飾武臣首云今時俗所謂鶡鷄者也音曷非此鳻雀也）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謂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為于僞翻）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余據鄭玄周禮注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後漢之司徒府則前漢之丞相府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口雖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下神爵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

厚有知畧（知與智同）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恐羣臣莫敢白其事也）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讀曰捨）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偽貌有名亡實（亡古無字通）傾搖解怠（師古曰解讀曰懈）甚者為妖（妖於驕翻）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亡古無字通行下孟翻）而以偽先天下（先悉薦翻）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師古曰軼過也音逸）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復扶又翻）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為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翻）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樂陵縣屬平原郡師古曰樂音來各翻史高者帝祖母史良娣兄恭之長子）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尚書

屬少府成帝建始四年增置為五員自文帝罷太尉官至景帝以周亞夫為太尉尋罷至武帝以田蚡為太尉罷後不復除授）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言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為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為越職則非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尚書令受丞相對（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帝既使尚書召問霸故使尚書令受其對也尚書令中書令沈約以為兩官注已見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也）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復扶又翻）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治直之翻）

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考異曰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歷此月丙午朔無辛巳）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處昌呂翻）

廣陵厲王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為天子（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事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四年春胥自殺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考異曰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銖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為誰也余按通鑑據班紀而書此事又參考匈奴傳以明其異）以邊塞亡寇（亡古無字通）減戍卒什二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所謂穀賤傷農者也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穀貴時減賈而糶（賈讀曰價）名曰常平倉（常平倉始此）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為于偽翻）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治直之翻）惲宰相子（惲宰相楊敞之子也）有材能少顯朝廷（少詩照翻）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晻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行下孟翻）常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

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復扶又翻）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師古曰君至尊父至親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原父曰惲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余謂惲之此言實因廢棄而有怨望之意）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作苦謂耕作勞苦也史記秦作伏祠改蜡曰臘釋名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歷忌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毛晃曰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烹羊炰羔（師古曰炰羔炙肉也即今所謂爐也余按羊子曰羔未離乳者也其肉嫩美炰音步交翻）斗酒自勞（勞音來到翻）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治田曰田音堂練翻詩云無田甫田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基治直之翻）人生行樂耳（樂音洛）須富貴何時（師古曰待須也）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惲兄忠襲父敞爵安平侯忠死譚嗣）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謂惲有發霍氏謀反之功也）且復用（復扶又翻）

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為，于偽翻）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蓋司隸事見上卷神爵二年韓馮翊事見上元年蓋古盍翻）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也）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下遐稼翻予讀曰與惡烏路翻）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與腰同）妻子徙酒泉郡譚坐免為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厭，於贍翻滿也）其為善政之累大矣（累，力瑞翻）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周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注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鄭衆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治，直之翻）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揚子或問臣之自失曰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匈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郅支忘呼韓邪樹立之恩以兄弟而尋干戈為漢所誅宜矣）

甘露元年（以甘露降紀元說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為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液也）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處，昌呂翻）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下遐稼翻）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挐師古曰絮姓也音女居翻又音人餘翻舜其名）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舜以敞被奏當免在位不久也）安能復案事（復，扶又翻）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罪不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治直之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主簿處郡閤下主文簿因以名官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汝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行，下孟翻）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

令敞得自便（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下遐稼翻）敞詣闕上印綬（上時掌翻）便從闕下亡命（此即令之得自使也師古曰亡命不還其本縣邑也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吏民解弛（師古曰弛放也解讀曰懈或如字）枹鼓數起（盜賊多也枹音膚數所角翻下同）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名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劾戶槩翻下同）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治行裝而隨使者也）

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西都之制為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瘝曠之罪故謂居職為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帶翻宥罪曰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背蒲妹翻）傷薄俗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不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見賢遍翻）拜為冀州刺史（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等郡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等國　考異曰荀紀載於五鳳二年因楊惲事并致此誤也百官表敞以神爵元年為京兆尹八年免敞傳云為京兆九歲免）敞到部盜賊屏迹（屏必郢翻）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宐用儒生（好呼到翻下同從千容翻）帝作色曰（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師古曰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宐（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辭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師古曰眩亂視也音胡眄翻）不知所守何

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庭直也不庭不直也一說以諸侯不朝為不庭治直之翻）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所為非

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復扶又翻）夫儒有君子有小人（論語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謝顯道為之說曰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治直吏翻下同）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契息列翻陶音遥）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淮陽憲王好法律（淮陽王欽上次子也好呼到翻）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倢音接伃音予）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疏讀曰疎數所角翻少詩照翻依倚許氏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四年）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師古曰訾音子移翻）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鬭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余謂壯士健鬬則戰死乃本分必有之事）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郅支兄也呼韓邪弟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也長知兩翻下同）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余謂此言先單于與漢爭為長雄而今單于臣事之是卑辱先單于於地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復扶又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且鞮侯單于呼韓邪之曾祖也復報也且子余翻）雖屈彊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翻）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難乃旦翻）呼韓邪從其計（從左伊秩訾王之計也）引眾南近塞（近其靳翻）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翻）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月丁巳樂成敬侯許延壽薨（恩澤侯表樂成侯食

（邑於南陽之平氏）夏四月黃龍見新豐（見賢遍翻）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復扶又翻）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候衛候也為和意之副任音壬）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易以豉翻）遂謀置酒使士拔劒擊之劒旁下（師古曰不正也）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師古曰瘦音搜赤谷城烏孫國都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治直之翻）因收和意昌係瑣（係瑣即今云鎖索也）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其山在烏孫之北也翖與翕同音許及翻）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時立表穿渠於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燉徒門翻）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嫽音了嫽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史吏也史書猶言吏書也）習事（內習漢事

外習西域諸國事也）嘗持漢節為公主使（使疏吏翻）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烏孫國官相大祿之下有左右大將二人蓋貴人也）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說輸芮翻）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處昌呂翻）帝徵馮夫人自問狀（即此事與數詔問趙充國事參而觀之通鑑所紀一千三百餘年間明審之君一人而已）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應劭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元貴靡肥王翁歸靡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事始上卷神爵二年）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翖侯人衆漢復遣長羅侯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人民地界（復扶又翻校戶教翻別彼列翻）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為漢以兩昆彌彌憂勞張本）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考異曰諸侯王表十月乙亥立今據宣紀）詔赦天下減民筭三十（師古曰一筭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百官表護

（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秋七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冬十二月上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應劭曰萯陽宮在鄠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萯音倍師古曰應說是也服虔曰屬玉觀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鸑鷟其上有此鳥因以為名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屬音之欲翻觀工玩翻）

是歲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夫以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澤侯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衛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於恩澤侯以其由衛思后戚屬得進也班史書法猶有古史官典刑後之為史者不復如此矣）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先悉薦翻弟與第同）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問籌策焉　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師古曰欵叩也按班志漢五原郡即秦九原郡治稒陽別有五原縣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今勝州榆林縣界）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朝直遙翻）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此議猶依倣成周盛時朝諸侯之制先後皆去聲）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言班歷所不及也）故

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望之此議取春秋傳王者不治夷狄之意馬絡曰羈牛靷曰縻言其在荒服待之若馬牛然取羈縻不絕而已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火庚翻）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亡古無字通）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朝朝見也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卒讀曰猝師古曰子恤翻）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謂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謂朝明年正月朔也）朕之不德不能弘覆（覆敷救翻）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故天王有入無出大夫出不言奔欲一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埶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商頌殷武之詩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國語祭公謀父曰蠻夷要

（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於是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要一遥翻）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按漢書郡下又有郡字師古注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為于偽翻）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師古曰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王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孟康曰玉具劍摽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䥶其音同耳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棨戟十（師古曰棨有衣之戟也棨音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如淳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眭城阪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焉賢曰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陳如字陳列也又塗也）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師古曰觀示也觀古玩翻）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余按武帝遣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亭障列城後人因謂之光祿塞）有急保漢受降城（恐郅支來攻故請有急入城自保）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功臣表高昌侯食邑於千乘樂音洛）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之西北）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先悉薦翻近其靳翻）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麒麟

（閣在未央宮中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云蕭何造畫古畫字通）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畫功臣自此始觀麒麟閣股肱之次魏丙列於霍張韓趙之下則知漢之丞相在中朝諸將軍之後矣梁丘姓也左傳齊有梁丘據）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鳳皇集新蔡（新蔡縣屬汝南郡春秋蔡平侯自蔡徙此因名）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薨（恩澤侯表建成侯食邑於沛）五月甲午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恩澤侯表西平侯食邑於臨淮）太僕沛郡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賀大夏侯勝小夏侯建穀梁赤）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土思者懷故鄉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楚主本以宗室

女嫁烏孫今待之如公主之制儀比皇女）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小）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使疏吏翻）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初烏孫王昆莫中子大祿彊善將揔萬餘騎後遂以為官名又其國官有大監二人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漢嫡御之秩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左庶長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太子以為然及死太子悲恚發病（恚於避翻）忽忽不樂（樂音洛）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元城縣屬魏郡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王賀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天漢二年）見於丙殿（殿蓋以甲乙丙丁為次因名見賢遍翻）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畫堂堂名甲觀觀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畫彩之飾）為世適皇孫帝

愛之自名曰鶩字大孫常置左右（適讀曰嫡嫡正出也曰世適者謂正統繼世之重也政君之入太子宮亦姬侍耳以子貴遂為正妃鶩五到翻大讀曰太為王氏竊漢張本）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地節四年立廣川王文海陽文之子也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考異曰諸侯表作汝陽宣紀景十三王傳作海陽今從之）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　是歲徙定陶王顯為楚王　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復扶又翻）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兩兄屠耆閏振也）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目漢書作自）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度徒洛翻）乃益西近烏孫（近其靳翻）欲其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揭音丘例翻）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數所角翻）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營室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又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孛蒲內翻）入紫微　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屬之欲翻）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屬讀如本字外屬猶言外戚也）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衆事皆由之自是之後凡受遺輔政皆領尚書事至東都曰錄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治直之翻）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摠名也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技渠綺翻鮮息淺翻）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稱尺證翻）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紂

（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而斃之固存譬如鄭國以道涖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紛爭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此贊引之推吐雷翻）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曰申古字通用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余謂前意是）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殷之高宗及周之宣王也）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起昭陽作噩盡屠維單閼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荀悅曰諱奭之字曰盛應劭曰謚法行義悅民曰元）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恩澤侯表陽平侯食邑於東郡）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苑師古曰振業振起之令有作業）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種音之勇翻賈公彥曰種食者或為種子或為食用）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文穎曰戴侯許廣漢謚法典禮不愆曰戴余按廣漢先坐腐刑及豊無後今以嘉紹封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參用士人東都始以官者為中常侍）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武帝所立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

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姓譜貢姓子貢之後行下孟翻）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易咸卦君子以虛受人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數所角翻）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翻下同）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少詩沼翻）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音山爾翻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萬萬為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惡烏路翻惡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

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此所謂取女過度也）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乘繩證翻去羌呂翻）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漢制天子晏駕後宮送葬因留奉陵寢）廄馬可無過數千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舍讀曰捨）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稱尺證翻為于僞翻樂音洛）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治直之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太僕掌輿馬漢舊儀云天子大廄未央承華輅軨陪馬騊駼大廄也馬皆萬匹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禽獸屬焉師古曰繕補也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易以豉翻）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

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先後皆去聲斷丁亂翻）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復扶又翻）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與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在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余謂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前說爲是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治直吏翻陳王者之事也）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行下孟翻）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明經有行言其通於經術且行脩飭也百官表曰散騎加官騎並乘輿車師古曰並音步浪翻騎而散從無常職也給事中給事禁中也散悉亶翻）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弘姓也衞有大夫弘演）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僕射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辯已見前）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

因顯白決（白奏也決斷也）貴幸傾朝（朝直遙翻）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中竹仲翻）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忤五故翻睚五懈翻眦仕懈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翻危法謂以法危殺之）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師古曰建白者立此議而白之）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處昌呂翻）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

（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近其新翻）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忤謂相違逆也忤五故翻）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散騎給事中中朝官也宗正外朝官也故云出）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數所角翻）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會土外翻）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沒齒而已矣（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于皐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皐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自謙言趨走之使也沒齒終身也）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召讀曰邵庶幾居希翻）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余謂接待以意者推誠待之接以殷勤）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推吐雷翻）曰皆周堪

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見賢遍翻下同）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前將軍謂望之也）待詔華龍行汙穢（師古曰華音胡化翻姓也行下孟翻）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車騎將軍謂史高疏與踈同）候望之出休日（漢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上時掌翻下遐稼翻下既下同）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數所角翻）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省悉井翻察也悟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劉更生為宗正九卿也周堪為光祿大夫聞音問下遐稼翻）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宣帝五鳳二年蕭望之為太子太傅至黃龍元年為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

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忘者故難明忘巫放翻）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王（考異曰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　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衆（敗補邁翻考異曰劉向傳云三月地大震今從元紀）　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為王（宣帝五鳳四年廣陵厲王胥以罪自殺國除今復立其子）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百官表黃門寺屬少府乘繩證翻）水衡禁囿（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禁圃等九官令丞）宜春下苑（孟康曰宜春宮名也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佽飛外池（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十二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為佽飛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如淳曰佽飛具繒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佽飛荊人入水斬蛟勇士也故以名官佽音次）嚴籞池田（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池也晉灼曰嚴籞射苑也許慎曰嚴弋射所蔽也池田苑中田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驁五到翻）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敞傳云敞無威儀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所謂材輕也任音壬治直之翻）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朝直遙翻考異曰元紀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前弘恭石顯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今春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蓋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復震（復扶又翻下同考異曰劉向傳曰冬地復震元紀此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漢紀在七月己酉今從之）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百官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並屬光祿勳）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相息亮翻）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外親謂母黨也言上時掌翻下同）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應劭曰三獨夫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殆近也為于偽翻）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塞悉則翻下同）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散騎中郎者本為中郎而加散騎官也）事

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讒譖而訴之也下遐稼翻復扶又翻下同）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史不載伋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詩變雅云無罪無辜讒口嗸嗸豈伋所引者即此詩乎亡古無字通）夫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詘與屈同）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言人所重者性命也）望之所坐語言薄罪（既以語言爲薄罪則不當下吏孝元於此不能破恭顯之姦可謂不明矣）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勅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徼循京師蕭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速其自盡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好呼到翻）勸望之自裁（自裁猶自殺也）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趣讀曰促和戶臥翻）無久留我死遂飲鴆自殺（果墮恭顯計中）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時掌翻）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爲于僞翻）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平曰墓封曰冢高曰墳）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悟也（易以豉翻）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底致也）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復扶又翻）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

珠厓儋耳郡（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儋丁甘翻）在海中洲上（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數所角翻）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據賈捐之傳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復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為王環山列置諸縣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南也師古曰更音工衡翻）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

（捐之時待詔金馬門）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被皮義翻漸子廉翻）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與讀曰豫治直之翻彊其兩翻）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黄國今弋陽縣）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物咸樂其生（樂音洛）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晉灼曰越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故曰越裳也師古曰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晉志曰吳孫皓置九德郡即周時越裳氏地）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斷丁亂翻下同）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數所角翻）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飲泣也巷哭者哭于路也號戶刀翻）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

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樂音洛）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悁縈年翻又吉掾翻忿也憂也詩中心悁悁又急躁貌）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翻又子奚翻余謂擠排也推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蠻荆之南去京師萬里復扶又翻）駱越之人（南越

（王尉佗以兵威役屬西甌駱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余謂今安南之地古之駱越也珠厓蓋亦駱越地宋白曰高貴二州亦古駱越地）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范成大曰今邕管溪洞及沿海喜鼻飲隨貧富以銀錫陶器或大瓢盛水入鹽并山薑汁數滴器側有竅施管如瓶嘴內鼻中吸水升腦下入喉吸水時含魚肉鮓一臠故水得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謂涼腦快膈莫此若但可飲水或傳為飲酒非是）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海中有珠池珠母者蚌也採珠必蜑丁皆居海艇中以大舶環池採珠以石懸大絙別以小繩繫蜑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然而死於採珠者亦多矣此我朝太祖皇帝所以罷劉氏媚川都也師古曰犀狀如牛頭如猪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劉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項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為通天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即駭矣其眞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本草圖經曰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郭璞爾雅注曰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小而不楕瑇瑁如龜其甲相覆而生若甲然甲上有斑文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續漢志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表少府掌山林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註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毋與無同）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治直之翻）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降戶江翻）今關東困乏之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背蒲妹翻）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下同欲屯田與之相守以待其敵）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

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王制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祭用數之仂鄭氏曰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空有不備者矣）況乎辟不嫌之辱哉（嫌當讀作慊慊之爲言厭也意自足也）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余謂便處者各隨其所便而處之也處昌呂翻）不欲勿彊（彊其兩翻）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夏旱　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長沙煬王旦定王發之玄孫初元元年薨無後今立其弟紹封鄭氏曰煬音供養之養諡法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衆曰煬）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繇讀曰傜）六月詔曰朕惟烝庶之饑寒（烝衆也）遠離父母妻子（離力智翻）勞於非業之作（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師古曰費用之物務減損）條奏毋有所諱　是歲上復擢周堪爲光祿勳（復扶又翻）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猛張騫孫也）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下同）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徒有罪居作者）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文穎曰姓姬名延其祖父姬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爲周子南君奉周祀師古曰承休侯國在潁川郡）上行幸雍（雍於用翻）祠五時（時音止）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孛蒲內翻天文志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參所今翻）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師古曰不得日日宰殺）所具各減半（師古曰食具也）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馬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供祭祀蒐狩之事非游田者也乘繩證翻秣音末）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角抵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齊三服官北假田官（李斐曰主假賃見官田與民收其假稅也故置田農之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師古曰晉說是也酈道元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鹽鐵官常平倉（武帝置鹽鐵官宣帝置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今不限員數以廣學者後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復方目翻）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禹前後言

得失書數十上（上時掌翻）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郅支遣子入侍見上卷宣帝甘露元年）漢議遣衞司馬谷吉送之（谷姓也）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爲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不雜曰醇醇壹也厚也）（鄉讀曰嚮下同）所在絶遠宐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畜許六翻）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從謂嚮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宐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猾也）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師古曰舍止也）不敢近邊（近其靳翻）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郅支單于庭也）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考異曰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帝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湯傳又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爲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數所角翻下同）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宣帝黃龍元年郅支都堅昆）郅支素恐又怨烏孫（怨烏孫事亦見上卷黃龍元年）聞康居計大說（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中竹仲翻財與纔同）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妻七細翻予讀曰與）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去（師古曰敺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西域傳烏孫國治赤谷城西至康居蕃地五千里若云空虛者五千里則自赤谷以西皆不居矣此已抵其國都不得云西邊也陳湯傳作且千里當從之）

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師古曰撞音文江翻）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應劭曰從官謂官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從才用翻下同）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樂音洛）天下幸甚上即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行下孟翻）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而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

否也） 三月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雨于具翻） 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酎直又翻）欲御樓舡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乘繩證翻說文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刎扶粉翻）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潔不得入廟祠也原父曰一說是也時上欲入廟汙烏故翻）上不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驅導乘輿也說讀曰悅敺讀曰驅） 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 乃從橋 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考異曰百官表七月癸未大司馬高免辛亥韋玄成爲御史大夫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免荀紀七月己未高免薛廣德傳酎祭後月餘以歲惡民流乞骸骨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月日參差未知孰是故皆沒不書） 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爲榮（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是也貢父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及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縣讀曰懸）

帝之爲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如淳曰爲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 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好呼到翻）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接平昌侯王無故之子）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數所角翻）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作

（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濟子禮翻）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言感至和也）至周幽厲之際（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涌出也騰乘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霜降失節（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格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翻）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翻）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剌（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翻剌音來曷翻）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更工衡翻）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勝音升下同）分曹爲黨（師古曰曹輩也）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乖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治直吏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翻）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斷丁亂翻）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翻）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長知兩翻治直吏翻下同）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翻共音恭驩音火官翻處昌呂翻）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翻）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勝音升）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余謂季孫孟孫季孟之通稱與孔子偕仕者季孫斯孟孫何忌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

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志須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師古曰踰時三月也）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探吐南翻）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師古曰讇古諂字）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去羌呂翻）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間古莧翻）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翻）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放言於外以誣人曰流言孔穎達曰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為飛書以詆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師古曰譁讙也音火瓜翻）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師古曰邶柏舟言仁人不遇之詩悄悄憂貌慍怒也悄音千小翻慍於問翻）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工衡翻譽音余）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傳柱戀翻通也比頻寐翻）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

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師古曰文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詩小旻歙歙訿訿毛氏注曰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於上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歙與潝同許急翻訿音紫）數設危險之言（數所角翻）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翻）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為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觀古玩翻）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知讀曰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周成王唐唐堯）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遠于願翻壞音怪師古曰揆度也險言曰詖詖彼義翻）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斷丁亂翻別彼列翻）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比毗至翻下同）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鄭氏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譽音余下同）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齗齗忿疾之意也齗音牛斤翻）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漢人謂同州鄉而居者爲州里）臣見衆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爲國

養恩也（爲于僞翻下同）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姓譜葛氏先本琅邪諸縣人徙陽都時人謂之諸葛氏風俗通云葛嬰爲陳涉將有功而誅孝文錄其後封諸縣侯因并氏焉）始以剛直特立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數所角翻下同）在位者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春夏生長之時故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春夏而繫治人爲不順天時）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下遐稼翻）以爲城門校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不內省諸己（省悉景翻）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言舉其事以報怨）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譽音余下同）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

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槐里周之大丘秦曰廢丘高帝二年改爲槐里屬右扶風）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去羌呂翻）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辯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治直吏翻）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余謂此言數陳其短耳數所角翻）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復扶又翻下同見賢遍翻）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光祿大夫琅邪張譚為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蓋是時成已去而譚未除是以缺官也）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君蘭考異曰荀紀作君簡今從漢書）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賈捐之字君房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續漢志曰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為

少府五年貶為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為尚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于五鹿以邑為氏）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治直吏翻）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師古曰第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譽音余下同）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下遐稼翻）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更工衡翻）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二年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

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匡衡時以博士給事中風俗通云匡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比毗至翻行下孟翻）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為于偽翻）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好呼到翻下同徼工堯翻）以身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錯音千故翻）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楨幹版築之具題曰楨旁曰幹以築垣牆喻治天下也楨音貞）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治直之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是乃四方之中正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之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翻）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

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食也師古曰晻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近其靳翻遠于顧翻）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說讀曰悅）遷衡爲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比毗至翻又毗必翻）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約法三章事見九卷高帝元年赦自古有之至於大赦則始于秦高祖既并天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後世因之爲永制）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更工衡翻）時埶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師古曰彡音所廉翻又音先廉翻姐音紫今西羌尚

（有此姓而彡音先冉翻）詔名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毗至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竟古境字通用背蒲妹翻）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帥讀曰率）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載子亥翻）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折而設翻調徒弔翻）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以刀兵利爲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兩將軍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也）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且足猶言且可也斂力贍翻）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被皮義翻）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爲寇難也難乃旦翻）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見賢遍翻）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種章勇翻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翻）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于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爲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言奉世不能得請也）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將即亮翻）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任立爲右軍屯白石韓昌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任音壬）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衆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校戶教翻）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上時掌翻爲于僞翻）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昭帝時官以捕上官桀功封弋陽侯千秋其子也弋陽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弋山在西北）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復扶又翻）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韓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吏士（吏軍吏士卒也）頗留屯田備要害處（師古曰要

（害者在我爲要于敵爲害也）

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宋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一（起上章執徐盡著雍困敦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　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濟子禮翻）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謚法大慮行方曰考）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罷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員事見上卷初元五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復方目翻）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繇古徭字通）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名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謂堪猛事見上卷元年稽音啟）因下詔稱堪猛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

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師古曰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按帝紀及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此益言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事雖未置定員實亦五人也）堪希得見（見賢遍翻）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翻）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按貢禹傳定漢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卒其後韋玄成等毀廟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覩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宜毀益以悼考廟足為七廟也）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復尊武帝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土諸侯故以為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戾后即史良娣也）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陵）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水流殺人民 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大獵 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韋玄成等之議也（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好呼到翻見賢遍翻）人人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濟子禮翻）逾於皇后太子（昭儀位次皇后今寵逾之）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疏所據翻條陳也）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覆敷又翻）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爭

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更工衡翻下同上復扶又翻又也下復扶目翻反也）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樂音洛）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于遵制揚功（遵先帝之法制揚先帝之功烈也）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葢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衡守詩學此必詩傳之言傳直戀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治直之翻師古曰彊勉也音其兩翻）葢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少詩沼翻）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斷丁亂翻）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師古曰湛讀曰沉忘巫放翻）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比毗至翻）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冠古玩翻下同）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長知兩翻）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先悉薦翻）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適讀曰嫡）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探吐南翻）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疏讀曰疎）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

初武帝既塞宣房（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二年塞悉則翻下同）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館陶縣屬魏郡河水自此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勃海章武縣入海過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郡行千五百里師古曰屯音大門翻而隨氏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復扶又翻）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據溝洫志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按唐

（博州高唐縣漢靈縣地鳴犢河在縣西宋白曰魏州夏津縣本漢靈縣地漢初爲鄃縣故城在今德州西南五十里天寶元年改爲夏津縣）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于梁（據五行志隕石于梁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 冬河間王元坐賊殺不辜廢遷房陵（元河間獻王德之來孫也）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孝文太后薄氏葬霸陵之南） 上幸虎圈鬬獸（圈求阮翻下同）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上時掌翻）左右貴人傅倢伃等皆驚走（傅倢伃即傅昭儀蓋後進號也倢伃音接予）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坐徂臥翻）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與馮倢伃有隙（爲後傅太后誣殺中山馮太后張本）馮倢伃左將軍奉世之女也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考異曰荀紀興作譽今從漢書）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風俗通云鄭武公子段封於京其後氏焉姓譜云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爲氏又左傳云虞虢焦滑皆姬姓也董正

工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洪氏隷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譙贛爲焦左傳楚師伐陳取焦杜注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以通用）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梁國名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更工衡翻）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數所角翻）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譽音余）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合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名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部一州故曰部刺史復扶又翻）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而入見天子見賢遍翻）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治直吏翻下同）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音子恤翻）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卒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豎刁注見十八卷武帝元光五年趙高事見秦紀）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以龜卜所以驗吉凶以幽厲卜所以驗治亂）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靁古雷字春秋所記隱十一年桓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道言也師古曰與讀曰歟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部亢得兩浙錢王黷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冣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師古曰圖謀也）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皆大雅抑詩之辭也鄭氏箋曰言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告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導之熟不可啟覺也藐藐然不

（入也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諄之純翻又之閏翻藐美角翻爾雅云悶也）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上時掌翻為于偽翻塞悉則翻遠于願翻師古曰欲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治直之翻）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歲竟歲終也傳知戀翻下同）天子許焉房自

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數所角翻）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離力智翻）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言蒙帝哀憐而許之）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易傳曰蒙如塵雲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大臣厥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晉書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復扶又翻下同）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據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上大夫覆陽益以是僕之師古曰覆掩蔽也音敷救翻）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以辛巳蒙氣占己卯庚辰二日也）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鳳陽平侯王禁之子）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法者房占候之法著之于書者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中竹仲翻）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

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小忠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姓譜正姓宋上卿正考父之後）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說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陝縣屬弘農郡周召二伯東西分治以陝為界即此地也陝音式冉翻）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

考功臣得居内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絶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願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翻）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言人君雖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天氣必為之變而失其常）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淮陽憲王欽宣帝張倢伃之子帝弟也下遐稼翻行下孟翻）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者皆說之為于偽翻妻七細翻）具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也論語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淮陽國在關東）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治直吏翻詿古賣翻）皆下獄棄市（考異曰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房傳二月末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八月癸亥匡衡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妻子徙邊鄭

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免御史大夫也）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數所角翻下同）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時丞相韋玄成言雲暴虐無狀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顯以此奏咸漏泄省中語高帝三年改廢丘為槐里屬右扶風）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重直龍翻重足累足也累足而立故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姓譜牢姓孔子弟子琴牢之後）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翻）顯内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間音工莧翻）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使疏吏翻將命曰使諸官諸官府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翻）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

軀稱快萬衆（稱音尺孕翻）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任音壬）臣顒歸樞機職受後宮埽除之後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顒加厚賞賜（數所角翻勞力到翻）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遺于季翻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初顒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事見上卷初元二年）恐天下學士訕已（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顒以為不妬譖望之矣（薦貢禹事當在譖殺京房陷陳咸之前故以初字發語）顒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論語孔子告顏淵之言遠于願翻下同）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塞悉則翻）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論語孔子荅季康子之言）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核與覈同謂精確得其實也行下孟翻）故衆正積于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鄭弘坐京房免以衡代之）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此昭帝上官后也）冬十一月齊楚地震（此指齊楚古國之大界）大雨雪樹折屋壞（雨于具翻折而設翻）

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玄成薨（共音恭）秋七月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使疏吏翻）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郅支嘗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目屢破烏孫兵故乘勝氣而驕也）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康居王以女妻郅支事見上卷初元五年）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都賴郅支水名余謂都賴水在康居國郅支城旁）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

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之物遺弋季翻）不敢不予（予讀曰與）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殺谷吉見上卷初元五年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沈持林翻）多策畧喜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翻）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種章勇翻）西域本屬匈奴（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聞音問）侵陵烏孫大宛（宛於元翻）常為康居畫計欲降伏之（為于偽翻降戶江翻）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平妙翻又匹妙翻悍胡幹翻又下罕翻）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好呼到翻數所角翻畜許六翻）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即屯田車師者）敺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率之令隨從也敺與驅同下同）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載子亥翻）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此時已稱天子為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將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與讀曰豫即猶豫也）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材汝翻）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劾戶槩翻自劾自奏其矯制之罪也）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別彼列翻分也按湯傳盖置陽威合騎白虎之校併副校尉戊校尉己校尉為六校校戶教翻）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溫宿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塡）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翻）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也）間呼其貴人屠墨見

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間古莧翻）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既與之飲又與之盟也）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復扶又翻）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朝直遥翻見賢遍翻）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當此時甘延壽止為西域都護以將兵故稱將軍至光武時遂以貴復為都護將軍復之都護蓋護諸將也）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數所角翻下同）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為于偽翻）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又輕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翻）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離力智翻）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布也陳讀曰陣下同）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幟昌志翻）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被皮義翻）

（下同）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翻）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射而亦翻下同）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伯各翻）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塹即塹字音尺艷翻塞悉則翻）鹵楯為前戟弩為後（楯食尹翻）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重直龍翻）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孔穎達曰新樵也大樵曰薪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言郅支自計無所往而可也）郅支已出復還（復扶又翻）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被皮義翻）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中竹仲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中人木城中人也師古曰呼音火故翻下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和胡

（队翻）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余謂乘駕也乘火起之勢而駕之也）鉦鼓聲動地（征音征鐃也其狀似鈴杜佑曰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近代有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曰鉦）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推吐雷翻）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師古曰大內單于之內室也）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與也各以與所得人音必寐翻）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閼於焉翻氏音支）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降戶江翻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王領兵共圍郅支單于者也予讀曰與）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翻余謂混為一者合四海之內同稟命於一人天下之治出於一也）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大夏西域國名在大宛西南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陳讀曰陣）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間（晉灼曰稾街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稾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客館也又曰蠻夷邸若今鴻臚館崔浩以為稾當為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縣讀曰懸下同）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禮記月令孟春掩骼埋胔注云謂死氣逆生氣也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

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音工客翻胔音才賜翻）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游謂宴游學謂講學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護監護也）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

感損（謂哀感而神氣為之耗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見賢遍翻下同）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翻）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藍田縣屬京兆水經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過霸陵縣西北流注於渭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旁涇水岸也）

五年春三月赦天下　夏六月庚申復戾園　壬申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時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永光四年罷園廟）是歲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濟子禮翻）匈奴呼韓邪單于閒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喜者以郅支既誅而已無後患也懼者以漢威靈懼復得罪而滅亡如郅支也）上書願入朝見（朝直遙翻）

竟寧元年（應劭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為境古之用字境竟實同但詔云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永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讀義更弘通也）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嬙音牆）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燉徒門翻）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被皮義翻下同）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冒如字又莫北翻治直之翻）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翻）建塞徼起亭隧（徼吉弔翻境也小路也循察也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也音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所謂大磧也少詩沼翻下同）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長知兩翻）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被皮義翻覆敷又翻）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省亭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復扶又翻）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毛晃曰必定辭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設於水陸要會之處因山陿而設塞以識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絕水以識舟行者為梁）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為于偽翻）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背蒲妹翻）令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欺侮也易音弋豉翻）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樂音洛）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黠下八翻）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

遠不可勝計（治直之翻下同勝音升）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以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繇古徭字通）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皆讀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鄉讀曰嚮）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為于偽翻下同）故使嘉曉單于（毛晃曰曉開諭也）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語牛倨翻）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事見二十七卷）

（宣帝甘露元年）竟以安定其後或譏伊秩訾自伐其功（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余謂此言其矜畫計定匈奴之功耳非力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内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内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任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歸單于庭也）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于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使疏吏翻）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皇太子冠（冠古玩翻）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馮昭儀即馮倢伃進號昭儀）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脩敎宜侍幄帷（師古曰逡音千旬翻敎整也）天子名見欲以為侍中（見賢遍翻）逡

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專權大怒罷逡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臚陵如翻）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選第者選其有行能者而第其高下之次也）而野王行能第一（行下孟翻）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翻當音毗寐翻）　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亡古無字通）心辯善辭（言心辯於是非而善於詞令辯別也）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使疏吏翻）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以詔褒之次第不用五鹿充宗而用張譚何也帝亦知充宗為石顯之黨也）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名父（師古曰名讀曰邵治直吏翻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癸卯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永光五年毀惠園建昭元年罷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孝昭太后孝武帝鉤弋趙倢伃也葬雲陽甘泉宮南）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妻七細翻）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惡烏路翻）皆不與延壽等（師古曰與猶許也）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余謂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闌入邊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移書所過道上郡縣也）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來到翻）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當勞來而收繫是於事理為反也逆迎也）是為郅支報讐也（為于偽翻）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出酒食以過軍（漢制縣有蠻夷曰道）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復扶又翻）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徼古堯翻又一遙翻難乃旦翻）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帝初即位劉向為宗正免官久矣故曰故宗正向本名更生至是改名）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意之所向為指師古曰攬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郅支城木城再重并土城為三重重直龍翻）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騫歙許及翻）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縣讀曰懸）揚威昆山之西（昆山指言崑崙山也）埽谷吉之恥（谷吉為郅支所殺見上卷初元五年）立昭明之功（昭明謂顯功也）萬夷慴服（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翻）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鄉讀曰嚮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載子亥翻）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為于偽翻）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顯明也允信也獫音虛檢翻狁音庾準翻嘽音他丹翻焞音土回翻）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

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宴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吉甫尹吉甫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吏也）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師古曰尊周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世子于首止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覆敷救翻為于偽翻）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四年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僅少也復償也音扶目翻）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

粮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鄭吉迎自來之日逐（事見二十六卷宣帝神爵二年）猶且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復敷又翻）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數所角翻）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者不禁止令得出入也）（縣讀曰懸）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復扶又翻下同）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地理志沛郡有義成侯國）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元康元年）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録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録前事可也春秋之義

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春秋公羊傳文公十六年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昭五年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穀梁之義畧同惡烏路翻）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為于偽翻）

初太子少好經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寛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晉灼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樂燕樂若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樂燕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翻下樂音來各翻）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有才蓺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為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鞞本騎上之鼓音步迷翻檻軒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頹擿音持益翻一曰擿磓也音丁力翻磓音丁回翻）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晉說是中竹仲翻）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數所角翻下同）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師古

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故厚蓄故事也何晏曰温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余謂何說是）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二人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黄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笑（聞丹言而嘿然已而笑）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事見十六卷景帝前六年）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長知兩翻下同）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龍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仲馮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余以下文大意觀之顔說為是）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為于偽翻）以為太子有動摇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

大慼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劣弱也）太子兩王幼少（兩王山陽王康信都王興）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三年）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余謂安何也）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卻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納者納其言也師古曰寖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師古曰道讀曰導噓音虛唏音許既翻）太子由是遂定為嗣而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

亦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外祖金敞也）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語牛倨翻）鼓瑟琴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也杜佑曰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三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洛翻被音皮義翻）分刌節度窮極幼眇（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音千本翻幼眇讀曰要妙）少而好儒（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互而為丞相也）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斷決斷丁亂翻）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卒子恤翻）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

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宣帝卭成王皇后也）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得權自此始）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大赦天下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復扶又翻）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煢與煢同渠營翻）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

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近其靳翻遠于願翻技渠綺翻）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師古曰分扶問翻）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翻）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行下孟翻）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饗宴饗也說讀曰悅）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

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路寢大寢也）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三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二（起屠維赤奮若盡著雍閹茂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驁字太孫驁之字曰俊應劭曰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宣帝尊史皇孫曰悼考）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百官表長信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顯嬖於元帝帝崩為失倚自中書令柜機之官遷太后宮官為離權離力智翻）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顯故濟南人師古曰懣音悶）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菟音塗守式又翻）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姓譜伊姓出於伊尹）司隷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知顯等顓權擅埶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去年七月大赦）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

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衡封樂安侯）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立故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元廢事見上卷元帝建昭元年如淳曰漢北邊郡庫官兵器之所藏故置令）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內翻）赦天下

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恩澤侯表安成侯食邑於汝南）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元命包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地之物也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塞悉則翻）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顯示也為于偽翻見賢遍翻）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御史中丞東海薛宣上疏

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師古曰凝謂不通也）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埶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翻與讀曰豫豫干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量音良）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郎到翻來郎代翻余謂來讀如字亦通）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否皮鄙翻）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上之人乎乾音干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見見賢遍翻）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匡衡奏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甘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甘泉河東之祠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於長安定南北郊上從之）及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衡又言甘泉泰時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非古於是悉罷之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秦作時於雍以祠上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至漢高帝立北時祠黑帝而五時具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至文帝時始幸雍郊見五時陳寶者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上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以應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衡以為不應禮皆奏罷之雍於用翻時音止）皆從匡衡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並赦之余按帝紀二縣長安及長陵也）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說則音乃代翻其義亦兩通耏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翻又先廉翻而功臣表宣曲侯通耏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減天下賦

錢筭四十（孟康曰本筭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好呼到翻聞音問）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此大將軍之軍中武庫令也欽傳軍下更有軍字）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古之約以剌今之奢也說輸芮翻）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復扶又翻塞悉則翻）故后妃有貞淑之行（行下孟翻下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莧翻適讀曰嫡下亦同）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晉獻公嬖驪姬驪姬欲立其子讒世子申生獻公信之申生雉經而死被皮義翻）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行下孟翻）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世法也技渠綺翻）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少詩照翻）小弁之作可為寒心（詩小雅也張晏曰小弁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臼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弁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弁音盤）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數所角翻）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長知兩翻下同閼於乾翻氏音支下同）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余翻下且麋胥同車昌遮翻）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少詩照翻下同）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

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絶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復扶又翻下同）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師古曰創音初亮翻艾讀曰乂）且莫車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師古曰舍謂棄置也舍讀曰捨）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卒子恤翻）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累力追翻賢曰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翻）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

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犇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翻躪音藺）老弱號呼（號戶高翻呼火故翻）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上時掌翻下同）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治直吏翻）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數所角翻）而鳳大慚自恨失言（為王鳳排斥王商張本）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漢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賜位特進者在凡列侯之上位亦次三公朝直遙翻）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

之咎（此蓋指許后及班倢伃也）越巂山崩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衡本封臨淮郡僮縣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為界後誤封平陵陌為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纍二（漢書五行志亳作橐）（孟康曰橐肥纍皆縣名故屬真定師古曰橐音工老翻纍音力追翻）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帝乃罷其官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　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柄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葷粥冒頓之患（葷許云翻師古曰粥音弋六翻太史公曰唐虞以上有葷粥孟子曰太王事獯粥冒頓為患見高惠呂后紀）南無趙佗呂嘉之難（趙佗見高惠呂后孝文紀呂嘉見孝武紀難乃旦翻）三垂晏然靡有兵

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埶（吳楚梁見孝景紀燕見孝昭紀）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余據詩崧高云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宣王之舅永正以之況王鳳也）洞洞屬屬（師古曰洞洞敬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翻）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也余按莽通即馬通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後元元年安陽侯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霍禹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地節四年）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晻與暗同又音一感翻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余謂舍置也讀曰捨）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重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為大不可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湛持林翻）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覆敷又翻施式智翻更工衡翻）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

（是建始四年中事余謂此時鳳蓋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為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母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鄭玄曰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者也師古曰直當也令音力成翻）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慍（師古曰釋散也慍於問翻）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翻）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

秋桃李實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據溝洫志逡言清河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先悉薦翻逡七倫翻）土壤輕脆易傷（易以豉翻）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闊稀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屯氏河塞見上卷元帝永光五年塞悉則翻）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子詣翻又音才詣翻）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夏禹疏九河孔安國曰河水分九道在兖州界爾雅曰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屯氏河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導之令其深也浚音峻）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殺音所介翻減也）可復浚以助大河（復扶又翻）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治直之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下遐稼翻師古曰白白於天子也行下更翻）以為方用度不足（師古曰言國家少財役也）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及平原千乘濟南（乘繩證翻濟子禮翻）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

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壞音怪敗補邁翻）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畧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姓譜非姓也秦非子之後）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遣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釣翻）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㮴（師古曰一船為一㮴音先勞翻其字從木）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南山羣盗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

大將軍鳳（說輸芮翻）以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武帝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京兆曰京輔都尉馮翊曰左輔都尉扶風曰右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武帝置北軍八校尉射聲其一也秩二千石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復扶又翻）以吏二千石奉使（湯為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先悉薦翻）而盜所收康居財物

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言外域之事漢朝務存寬大必不考覆也）雖在赦前（言其事在竟寧元年七月赦前也）不宜處位（處昌呂翻）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下遐稼翻）太中大夫谷永（按是年夏谷永方擢為光祿大夫河平二年議受伊邪莫演降永猶為光祿大夫此書太中大夫谷永據陳湯傳也）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盖自貶也為于偽翻仄古側翻）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

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陘音刑）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景帝以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棄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敢近鴈門魏尚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四年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鼙駢迷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漢元謂漢初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

致之大辟（辟毗亦翻）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事見周赧王紀）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翻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閒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棄為埋馬也敝蓋弗棄為埋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

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施式智翻）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待庸臣者待湯也卒猶終也卒子恤翻）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難乃旦翻）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城郭謂西域城郭諸國也燉音屯徒門翻）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見賢遍翻中竹仲翻）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此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度徒洛翻）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謂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

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職參謀議）

河平元年（以河決隄塞輒平改元）春杜欽薦揵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揵居言翻塞悉則翻）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長直亮翻盛時征翻）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孝惠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孝昭元年七月己亥晦日食故曰日同孝昭二帝尋皆晏駕而無嗣）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且芬也）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

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劉向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遺于季翻）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繩約也）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一牲曰特三牲備為一牢平恩戴侯許廣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祖樂成敬侯許延壽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繼大宗延壽於后為叔祖）今當率如故事（謂將復以特牛祠也）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復扶又翻下同）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過罪過也言何足以為罪也）蓋矯枉者過直古

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翻）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給事中平陵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事見上卷元帝竟寧元年）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翻）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無辜豈不哀哉（由從

（也罷謂故棄綱而民無所逃罪也天絶亡辜謂亡罪而陷於刑辟死於非命至於短折也夭於紹翻）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易以豉翻）以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也塞悉則翻）

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朝直遥翻考異曰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于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黄渾今從漢書）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朝罷遣歸也）自言欲降（降戶江翻下同）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下遐稼翻）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數所角翻）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疏與疎同）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間居莧翻）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許遠翻又許元翻）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史言永欽能得匈奴之情）

夏四月楚國雨雹（雨于具翻）大如釜

從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恩澤侯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食邑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平侯食邑於臨淮）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苟賓妻（據太后傳母李以妬去更嫁更工衡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蚡扶粉翻師古曰比例也音頻寐翻）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

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以爵為姓乘繩證翻）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不及（此將謂郡將也治直之翻將即亮翻）雖拜為真（尊自行尹事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翻一曰慆慢也）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為此議也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據尊傳輔敖為尊書佐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以故深怨欲傷害尊）浸潤加誣（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翻）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賊謂傰宗等）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棘者欲其赤心而留意于三刺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仲馮曰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靖言庸違象恭滔天是也被皮義翻共音恭）無所陳寃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師古曰期年也期音基）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論語所載荅樊遲之言惡烏路翻）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荅子張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下戶嫁翻行下孟翻）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靜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翻）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觀古玩翻）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坐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任保也漢法選舉而其人不稱者與同罪）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別彼列翻）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徐州部琅邪東海臨淮等郡及楚廣陵等國復扶又翻下同）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地理志夜郎鉤町漏臥三縣皆屬牂柯郡鉤町音劬挺師古曰俞音踰）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牂柯音臧哥）議者以為道

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射而亦翻）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說輸芮翻易以豉翻）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翻耎音人兗翻）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勝音升下同）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温暑毒草之地（臧古藏字通）雖有孫吳將賁育士

（師古曰孫孫武吳吳起賁孟賁育夏育也將即亮翻賁音奔）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亡讀曰無）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量音良）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守式又翻下同）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調徒釣翻）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復扶又翻）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墮音火規翻毀也）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

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斷丁管翻下同被皮義翻）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邛陳立為牂柯太守（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地理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行下孟翻）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翻按地理志夜郎縣王莽改曰同亭蓋因亭以名縣也）名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按西南夷傳夷人椎結耕田有邑聚各有君長）立數責因斷頭（數所具翻）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為于偽翻）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降戶江翻）鉤

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勞力到翻）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將即亮翻）翁指據阸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饟與餉同音息亮翻）縱反間以誘其衆（間居莧翻誘音酉）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音七喻翻）立怒叱戲下令格之（戲讀曰麾）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考異曰西羌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据也）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囂宣帝子於帝為叔父）二月乙亥詔以囂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戚侯（廣戚侯國屬沛郡行下孟翻）丙戌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犍居言翻）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策劉歆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百官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武帝所置八校尉之一也任音壬校尉之校戶教翻餘並居效翻）太史令尹咸校數術（百官表太史令屬太常師古曰數術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侍醫屬太醫令在天子左右者也師古曰方技醫藥之書也技音渠綺翻）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已終也竟也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括翻）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傳讀曰附）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

起此論也（為于偽翻）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扶又翻下同濟子禮翻乘繩證翻壞音怪敗補邁翻）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百官表曰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府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又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籍也治直之翻賈讀曰價著音竹助翻繇讀曰傜）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赦天下徒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如淳曰連昏者昏家之姻親也肜音以中翻）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下遐稼翻下同）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頻陽縣屬左馮翊）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

隸（句斷下遐嫁翻）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復扶又翻）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治直之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宣帝之母黨微矣）上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張禹（蓮勺音輦酌）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數所角翻下同）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恩澤侯表安昌侯食邑於汝南）

庚戌楚孝王囂薨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罽音計）數剽殺漢使（數所角翻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翻）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即數殺漢使者也）立陰末赴為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

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縣度在烏秅國西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縣古懸字通師古曰懸繩而度也烏秅鄭氏音鷃拏師古曰烏音一加翻秅音直加翻急言之聲如鷃拏耳非正音也）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謝罪（復扶又翻下同）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說輸芮翻卒子恤翻）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冦（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冦也愜音苦頰翻為壤之為于偽翻比毗寐翻）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賈音古下同）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冦害也（為于偽翻）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

國四五（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十里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更音工衡翻）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下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黠下八翻）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翻）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嘔一口翻吐土故翻畜許救翻下同）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

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陿與狹同師古曰峥嶸深險之貌峥音仕耕翻嶸音宏余謂峥嶸山峻貌）行者騎步相持（騎奇寄翻）繩索相引（索昔各翻）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靡）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勝音升）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兖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余謂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為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賈音古難乃旦翻）罷敝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

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賔實利賞賜賈市（賈音古）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陽朔元年（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氣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三月赦天下徙　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下遐稼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

（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蓋此時以士人為之東都始純用宦者）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也余謂曉開諭也）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劉向忠於漢室子歆附從王莽得無由此邪爵賞之柄不自上出則貪爵祿苟富貴之人視其柄所在而趨之矣語牛倨翻）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埶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周公狼跋而東其懼可知矣吐握以下士其謙可知矣穰侯范雎事見周紀武安

（廣田蚡事見武帝紀閒居莧翻）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共讀曰恭下同）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怨）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師古曰它謂晏駕也）且不復相見（復扶又翻）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定陶邸也）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見賢遍翻）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決與訣同別也）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章以選為京兆鳳所舉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名見章延問以事（見賢遍翻）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應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近其靳翻）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

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為于偽翻）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朝直遥翻）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省悉井翻）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推吐雷翻遠于願翻）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商宣帝舅王武之子）內行篤（行下孟翻）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卒子恤翻）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今俗猶謂妾為小妻）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婦人將生子及月辰出就他館任讀曰妊）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已出謂已出嫁也近其靳翻）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

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師古曰微無也）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為于偽翻下同）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數所角翻）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見賢遍翻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元后傳曰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余據後云音以從舅用事則顔注良是）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語牛倨翻）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為于偽翻御進也）上少而親倚鳳（少詩照翻）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彊其兩翻）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出為上郡太守）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朝直遥翻）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下遐稼翻）廷尉致其大逆罪（致文致也）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背蒲妹翻）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從合浦（合音蛤）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翻）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亡讀曰無）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予讀曰與）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去謂赦之也）令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去也假謂假託法律以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任音壬）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寃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復扶又翻下同說輸芮翻塞悉則翻爭讀曰諍）

（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之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從才用翻）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杜欽之罪浮於谷永以其與王鳳計議為之文過也）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時人雖以宣言為然實未必然也）

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御史大夫張忠卒　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師古曰言為其家屬者皆得大官）五侯羣弟爭為奢侈（按元后傳王鳳兄弟八人鳳崇以與元后同母先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侯世謂之五侯曼乃五侯之兄早死不侯五侯無羣弟疑羣字當作兄）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遺于季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

（予讀曰與）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三主宣元成）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見賢遍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操千高翻）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璫左貂金附蟬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內為汙私之行而外則寄託治公之道也斷丁亂翻行下孟翻）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

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比毗至翻）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譽音余忤五故翻為于偽翻）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遠于願翻朝直遙翻）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燕蓋事見昭帝紀師古曰以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數所角翻）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氏事見呂后紀霍氏事見宣帝紀師古曰呂霍二家皆坐專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言狀於微而著於象也見賢遍翻）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王氏本齊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既免官乃徙居魏郡元城）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康曰臿則洽切余按字書測洽之臿從干從臼與今垂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臿即垂字也）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師古曰皁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縱不為身（為于偽翻）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平昌侯王無故宣帝舅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近其靳翻）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翻）皆罷令就弟（弟與第同漢書率作弟孟康曰第宅也有甲乙次第也亦作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

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田氏篡齊六卿分晉言漢亦將有此禍也復扶又翻）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是歲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資治通鑑卷三十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三十一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三（起屠維大淵獻盡彊圉協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　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長知兩翻）

（師古曰逐捕之事須有發興皆依軍法）皆伏辜　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數所角翻）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行下孟翻）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敕整也正也固也理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復扶又翻）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長安十二城門皆有屯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冬十一月丁卯光禄勲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　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薨（宇宣帝之子）　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張敞宣帝時尹京三王

皆帝所用史言尹京者難其材先悉薦翻）　閏月壬戌于永卒　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亡奔康居依阻其逃以自全）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刺七亦翻）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會宗前為西域都護終更而還復扶又翻）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用谷永之言也）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役作者）以新豐之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鄉也戲音許宜翻）奉初陵　上始為微行（張晏曰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者之所為故曰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騎奇寄翻）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旁縣諸縣環長安旁者也）甘泉長楊五柞（柞才各翻）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

武公主（文頴曰公主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説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即元帝妹也地理志鉅鹿郡有敬武縣）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朝直遥翻）賞賜前後數千萬　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恩澤侯表高陽侯食邑于東莞）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

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從才用翻）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將軍中朝官故曰入）不獲宰相之封（自公孫弘以來

（為相者封侯）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地理志汝南郡有安陽侯國）冬黃龍見真定（見賢遍翻）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累力追翻單音蟬且子余翻鞮丁兮翻朐漢書作朐師古曰音許于翻）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雲陽縣）三月博士行大射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師古曰歷階謂以次而登也雊古豆翻）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雊雞乳）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師古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故能禳妖而致百年之壽）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歷階登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音呼惟翻）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

深切（師古曰宿音先就翻留音力救翻）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鼂古朝字）閒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折而設翻）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諂而足（復扶又翻諂古諂字師古曰足益也音子諭翻足其不足曰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行所行也言帝所行多非道過失流布聞於遠方也行下孟翻）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更工衡翻下同）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已受罪誅也又謂已言深切觸悟人主積恚而犯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揔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脩改也老母即帝之母太后也言帝不自脩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翻）宜謀於

賢智克己復禮（用論語孔子答顏淵之言）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卷元帝永光四年復扶又翻）帝起初陵（即延陵也）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即新豐戲鄉之地關中記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樂音洛）將作大匠解萬年（解戶買翻姓也姓譜曰晉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晉有解狐解揚）使陳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陵邑（為萬年湯得罪罷昌陵張本）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中山憲王福靖王勝之玄孫也地節元年福薨子懷王脩嗣五鳳三年脩薨無後今立雲客）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傳國十世至雲）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地理志豐水出鄠縣東南北流過上林苑入渭）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羽蓋編羽為之）張周帷（周帷船之四周皆張）楫棹越歌（師古曰楫棹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棹人為越歌也楫謂棹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謂之橈音饒越歌謂越之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起土山漸臺又為室屋象白虎殿也）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劓魚器翻又牛倨翻）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隷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戶下（司隷校尉察三輔京兆尹治京邑而阿縱不舉奏故責之省戶禁門也）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余謂言商等奢僭必將得罪何乃甘心為之以為樂也樂音洛）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罪）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令總集音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帝前十年）車騎將軍音藉槀請罪（師古曰自坐槀上言待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音接予下同）倢伃辭

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翻又卑義翻近音巨靳翻）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按樊姬事楚莊王）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倢伃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應劭曰平原漯陰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　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子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陽外戚傳顏師古注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之）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曰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復扶又翻）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嘖嘖衆口稱羨而作聲也音側革翻）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也淖音女教翻姓也）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蠱詛他人求己親媚）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祝職救翻詛莊助翻詈力智翻）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宮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后姊謁為平安剛侯夫人許氏本山陽人也）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論語載子夏答司馬牛之言）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向翻宮閣記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逆取曰篡風俗通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

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勃海唐滄景州清河唐貝州信都唐冀州）

（師古曰湓湧也音普頓翻）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敗補邁翻）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索山客翻塞悉則翻下同）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居業數所角翻處昌呂翻）廣漢鄭躬黨與寖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

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黨相捕斬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是歲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復扶又翻）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說輸芮翻）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春秋譏焉

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余謂不然者不為秦伯之為也召讀曰邵）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翻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川郟縣謬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余按字書陝從兩入郟從兩人人自不考耳為于僞翻長知兩翻）故內無感恨之隙（師古曰感音胡闇翻）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荷下可翻）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府也復扶又翻）此明詔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師古曰言皆出於至誠彼必和說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凌音力證翻又音陵）戊午戾后園南闕火（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二火皆作災今從漢書）

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數所角翻）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倢伃父臨為成陽

侯（恩澤侯表成陽侯食邑於汝南新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漢書劉輔河間宗室）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今文尚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威怒謂皇天降威震怒也虖古乎字）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行下孟翻）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鄭玄曰考猶稽也師古曰窈窕幽閒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塞悉則翻）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

愧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考異曰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荀紀柱作珪卑人作人婢今柱從漢書人婢從荀紀）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予讀曰與）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官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四人皆中朝官）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輔以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名見擢諫大夫襄賁東海縣也賁音肥）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下遐稼翻）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過猶罪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理官謂廷尉也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暴顯示也顯示其罪使理官治之）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爭讀曰諍）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治直之翻）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師古曰人人皆懼也蘇林曰耎弱也師古曰耎音乃亂翻又乳兗翻）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省悉井翻）上乃徙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三歲刑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鳳嗣父爵陽平侯崇安成侯庶弟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八人之中獨曼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供古用翻養余亮翻）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音毗至翻）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富貴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與逸同）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折而設翻）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翻）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莽兄永早死有子光行下孟翻）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

（鄭玄曰嘗樂度其所堪）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闥）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姓譜戴宗戴公之後一曰宗滅戴子孫以國為氏）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為于偽翻下同）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數所角翻）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都鄉為新都侯國）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施式智翻）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更工衡翻）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隆盛也洽漸決也周徧也）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師古曰激急動恧愧也激音工歷翻行下孟翻處昌呂翻恧音女六翻）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子元）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種章勇翻）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王莽事始此）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翻又許昭翻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捎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髤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毛晃曰髹亦黑漆）切皆銅沓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翻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他合翻）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侍郎郎之得出入禁中者宮奴有罪沒為官奴給使宮中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種章勇翻）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卒子恤翻）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詩大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灋戒（數所角翻）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上時掌翻）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參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釋之對詳見十四卷文帝前三年）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黃帝易之以棺槨）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杜預曰昌邑縣西有防城）墳四尺（記檀弓曰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秋緯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玄曰孔子蓋用士禮）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敵之

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翻）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翻）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臧古藏字通下臧椁同）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詳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勝音升）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事見七卷秦二世二年）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事見九卷高帝元年）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被皮義翻）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知讀曰智下賢知同）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闕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始營陵見上卷建始二年）及徙昌陵增庳為高（師古曰庳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

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惛焉（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感於此事也惛音昏一云惛古悶字憂病也余謂當從後說）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說讀與悅同下同）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卒子恤翻）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下遐稼翻）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房藏中便坐也度徒洛翻）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服虔曰取它處土以增高為客土）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治直之翻被皮義翻）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陵又西近茂陵處昌呂翻近其靳翻）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羣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師古曰過誤也萬年解萬年也）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藏壙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瓚說是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罷讀曰疲疏音疎）終不可成朕惟其難（師古曰惟思也）怛然傷心（怛當割翻驚也懼也悼也不安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故詔引之）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令勿起陵邑徙吏民也）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初鄼侯蕭何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蕭何薨子祿嗣薨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封則弟嘉為武陽侯薨子勝嗣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罪免宣帝封何玄孫建世為鄼侯凡五絕封）是歲何七世孫鄼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為城旦（獲建世孫也）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業說上曰（先悉薦翻省悉井翻說輸芮翻）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名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不

隳（師古曰弟繼兄位謂之及載子亥翻隳毁也音火規翻）豈無刑辟（辟毗亦翻）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嗣續也）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以往況今（師古曰況譬也）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吝靳也簡畧也言既詔求其後復靳而不封畧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言漢之功臣絕世者多雖難盡繼宜取功尤重者後紹其國封也）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䜌長喜為酇侯（地理志南䜌縣屬鉅鹿郡孟康曰䜌音力全翻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戸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戸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長如兩翻　考異曰成紀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荀胡皆用之按功臣表永始元年釐侯喜紹封三年薨永始四年質侯尊嗣五年薨質侯章嗣盖本紀誤以永始為元延故也）立城陽哀王弟俚為王（鴻嘉二年哀王雲薨無後　考異曰漢紀俚作悝今從漢書）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

皇后也）九月黑龍見東萊（見賢遍翻）丁巳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作乙巳按長歷丁巳晦荀說誤）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數所角翻）有忠直節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采貌）　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翟亭歷翻又直格翻）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涼州部隴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郡漢制諸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録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王于況翻）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有即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更工衡翻）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

（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刈草曰芻采薪曰蕘文王詢于芻蕘）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見賢遍翻）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己當作癸此承谷永傳之誤）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喪息浪翻沈持林翻）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幷天下三十七年崩二世三年而亡其有天下纔十六年）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倢伃之家朝直遙翻）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微賤起也）廢先帝灋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當丁浪翻）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翻橫音胡孟翻）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

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阱穿也為阬阱以拘繫人也亂阱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才性翻仲馮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余謂仲說是）榜箠𤺄於炮烙（師古曰𤺄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𤺄音千感翻）絶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為于偽翻）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為于偽翻）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孟康曰既盡也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樂音洛）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如淳曰稱張放家人為卑字好呼到翻）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僄疾也音頻妙翻又匹妙翻）數離深宮之固（數所角翻離力智翻）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翻）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常如烏鳥之集）亂服共坐沈湎媟嫚溷淆無別黽勉遁樂（師古曰黽勉言不息也遁流遁也言流遁為樂也沈持林翻樂音洛）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孔子答仲弓之言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楚靈王役心無厭民不堪其役潰於乾谿靈王縊而死驪山事見秦紀師古曰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乾音干）靡敝天下（師古曰靡音武皮翻）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師古曰仍頻也）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餧餓也冗音人勇翻餧音乃賄翻）公家無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百姓無旬月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行下孟翻）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余謂此言帝之失行與夏殷周秦所以失者合耳）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載子亥翻）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灋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治直吏翻）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

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師古曰反道猶還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省悉井翻好呼到翻樂音洛）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數所角翻）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荅禮（師古曰以禮而荅之余謂荅禮者荅之而又加禮也）至上此對（上時掌翻）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廄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悔遣侍御史收永也）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桮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釂子肖翻飲酒盡爵也）談笑大噱（師古曰噱

（笑聲也音其畧翻或曰噱謂啓口之中大笑則見此說非）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乘繩證翻師古曰坐音材卧翻畫古畫字通下同）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妲當割翻妲己有蘇氏之女樂音洛）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姓譜班楚令尹鬬班之後班書叙傳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穀於菟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注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余按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虖（虖古乎字）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放也陳也朝直遥翻）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頴達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其誥曰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晝為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謼音火故翻）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

言（復扶又翻師古曰讜言善言也讜音黨）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更工衡翻）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使疏吏翻）後上朝東宮（朝直遥翻）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師古曰間謂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大將軍謂王鳳也）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鳳初薦伯宜勸學名見親近今太后以其能諫正欲令帝寵異之也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翻當如字）宜遣富平侯且就國（富平侯張放）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侍御史脩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奴從者閉門設弓弩距使者不肯內）賊傷無辜（放知李游君欲獻女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從才用翻）請免放就國（考異曰敘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但云上諸舅）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數所角翻）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璽斯氏翻勞力到翻）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

主有廖後復出故為河東都尉（復扶又翻）上雖愛故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卭成太后之崩也（卭成太后孝宣王皇后也父奉光封卭成侯故書卭成太后以別孝元王皇后恩澤侯表卭成侯國於濟陰）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卒讀曰猝歛力贍翻師古曰趨讀曰趣言苟取辦趣與促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過深也）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恩澤侯表高陵侯國于琅邪考異曰方進傳丞相薛宣免方進亦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遂擢為丞相而荀紀云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蓋以公卿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貶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所云者謂方進自三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貶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著之甚明而荀悅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萊益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正黑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承荀悅之失）以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散悉亶翻）方進以經術進（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灋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中竹仲翻）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科律條也）光褒

成君霸之少子也（霸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灋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灋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指也）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爭讀曰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言已繕書更削壞其草也）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朝直遥翻）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上行幸雍祠五時（建始二年罷雍五時今以久無繼嗣并甘泉泰時皆復之雍於用翻時音止） 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無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復發徙之也惡烏路翻）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東萊郡黑龍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數所角翻）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有斬郅支功）免為庶人徙邊上以趙后之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下遐稼翻）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

不應封爵之科（姓譜平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曰韓哀侯少子婼食采平邑因以為氏高祖之法非有功不侯）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閎衛尉長首建至策（師古曰閎王閎也）賜長閎爵關內侯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與陳湯俱徙燉煌（燉徒門翻）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逢皮江翻姓也古有逢蒙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者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詰去吉翻）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數所角翻）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考異曰咸信免官皆在明年以後因陳湯事連言之）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治直之翻）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

行（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以是豪強慴服事無不集（慴之涉翻）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事見上卷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正月上辛有事甘泉圜丘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竹宮去壇三里壞音怪）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折而設翻）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文帝十四年黃龍見成紀始幸雍郊見五畤）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易以豉翻）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祭祀多不應古禮韋玄成匡衡等因之）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好呼

（到翻）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說輸芮翻）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余謂罔欺也欺人以所無曰罔）諸背仁義之正道（背蒲妹翻）不遵五經之灋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如淳曰遥遠也興舉也師古曰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黄冶變化之術者（晉灼曰黄者鑄黄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黄金也）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洋音羊又音祥）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盪音蕩景影也）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事見秦始皇紀）漢興新垣平（事見文帝紀）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事見武帝紀）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僞之情）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朝直遥翻）上善其言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氏耳應說是也）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訾順共殺並以聞皆封為侯（姓譜稱平舉漢功臣表有新山侯稱忠楚有鍾儀鍾建又有知音鍾子期訾即移翻何氏姓苑云今齊是本姓祭氏譚延鄉侯忠新山侯祖童鄉侯順樓虛侯　考異曰本紀云五人而功臣表止有四人蓋紀誤）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地理志山陽郡有鐵官）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師古曰訢與欣同）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後漢志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究以起端緒）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者言其順易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事並見高帝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知讀曰智下同）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諭輕拾遺言其易）

也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好呼到翻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廉茂孝廉秀才也光武諱秀改為茂才）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爵賜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康康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翻勝音升）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間古莧翻下同）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大臣謂淮南相內史之屬也服虔曰臣埶陵君和戶臥翻）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賢曰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山客翻）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量音良）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濟子禮翻）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漢書所字下有當字）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福去南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數音所角翻見賢遍反）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叩關者則為之告注曰叩關謂謁關人也疏曰叩猶至也好呼到翻）繆公行霸由余歸德（秦繆公開霸業由余自西戎歸之繆讀曰穆）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懣音問）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數趨玉翻）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宜翻）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砥細石也音之履翻又音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諭國政利器諭賢材）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為于偽翻）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秉閑而發譬倒持劍以把授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鴟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灋（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非之也）或下廷尉而死者衆（下遐稼翻下同）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懲王章之死也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爭讀曰諍）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郎將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朝直遥翻）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事見上卷陽朔元年）且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言王章妻子坐徙也孔穎達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

夫婦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為室家也）折直士之節（折而設翻）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灋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塞悉則翻辟讀曰闢）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亡讀曰無）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為于偽翻）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諭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

（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燄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不納

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四（起著雍涒灘盡昭陽赤奮若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　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樂音洛）　六月甲午霸

陵園門闕災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度（立梁孝王武八世孫也）至一日十一犯灋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梁相名禹相息亮翻）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漢法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韓詩云中冓中夜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翻）

春秋為親者諱（春秋公羊傳閔元年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親者諱為于偽翻下同）今梁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旣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難明之事（劾戶槩翻師古曰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皋斷獄（斷丁亂翻）無益於治道（治直吏翻）汙衊宗室（汙烏故翻孟康曰衊音漫師古曰衊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為于偽翻下為公同）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姑者父之

同產長知兩翻）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妖巧也艷也好也妖於驕翻）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乃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也）何故猥自發舒（言何為而自發內亂之事）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躡尋者謂躡其失言之後而尋其內亂之跡也）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治直之翻下同）旣已案驗舉憲（舉憲者舉以法也）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上與尚同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安國曰清問詳問也馬曰清訊）著不

然之效定失誤之灋（著明也效驗也明其事之不然具有證驗也失誤謂誤入人罪為失）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附疏者使疏屬親附也）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寑而不治 是歲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姓譜何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武為吏守灋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商復為

大司馬衛將軍（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 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劉向曰雷當託於雲猶君之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人君不卹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故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孛蒲內翻）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五徵即洪範之八庶徵曰雨曰暘曰寒曰燠曰風也）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洪範之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

（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妖孼並見（洪範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孼孼則芽孼矣見賢遍翻）饑饉薦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如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是也復扶又翻更工衡翻）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師古曰中讀曰仲）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紀也師古曰標音必遙翻）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無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無妄卦為義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漢言无妄皆無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揚子法言皆然故太玄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復望也在易則自為誠妄之妄）直百六之災阸（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師古曰直當也孔穎達曰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摠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摠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翻雜焉總萃難乃旦翻）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載子亥翻）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也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師古曰卒讀曰猝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苑囿也孔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囿園同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園者種菜殖果之處毛晃曰苑亦以養禽獸直曰街曲曰巷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陳靈公淫于夏姬數如其家夏姬之子徵舒病之自廄射而殺之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姜氏數如崔氏杼伏甲殺之事並見左傳此指帝微行將有徵舒崔杼之禍也）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樊並蘇令事見上卷永始三年陳勝項梁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夏戶雅翻下同）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音扶問翻）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

見於上（見賢遍翻）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易輕也忽也言姦生於所輕忽也易以豉翻）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宴飲（師古曰媟狎也音私列翻黷汙也復扶又翻下同）勤三綱之嚴（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余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所謂嚴也）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遠於願翻近其靳翻行下孟翻）朝覲灋駕而後出（朝直遥翻）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微行崇飲好色也塞悉則翻）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永書曰諸夏舉兵以大角為期益言已有其萌而將至於興發也歛力贍翻）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余按五行志益京房易傳之辭也）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禾粟苗也又稼之揔名比毗至翻）宜損常稅之時（謂此時宜減稅也）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趨讀曰趣與促同）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施式豉翻）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贍而豔翻幾居希翻又巨衣翻）中壘校尉劉向（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八校尉之首也）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師古曰事見虞書后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仲馮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上時掌翻）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曰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師古曰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己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今連三年比食（比毗至翻）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年八月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

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按向書曰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林淪亡星辰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内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太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寛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向書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向之所以望帝者如此）以崇劉氏（宗增高也謂增高劉氏之業愈巍巍也）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懇懇欲誠之意也奸犯也數所角翻奸音干）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上時掌翻閒讀曰閒又如字上輒之上如字）然終不能用也（考異曰向傳云星孛東井岷山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 余按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間日八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

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纔一年而食又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朞年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九朞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朞而食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咸免見上卷永始二年復扶又翻）不當蒙方正舉備内朝臣（孟康曰内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給事中為中朝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也）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漢制列侯選舉不以實削封戶劾戶槩翻下同）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先悉薦翻據孫寶傳占墾草田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畧皆開發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揔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占音之贍翻百畝為頃）上書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師古曰直價直也貴者增於時價）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

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考異曰荀紀云十一月成紀云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悅誤　今按考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注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薦雄待詔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胡旦遂誤以為曲陽侯云　余按曲陽侯即王根也王音則封安陽侯）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名禹欲得置亭之處為冢塋）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請別以地賜之更工衡翻）上不從卒以賜禹（卒子恤翻）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依顏注惡當讀如字後凡毀惡之惡皆同音）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閒（師古曰謂其飲食寢臥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即就也）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余謂與讀如字言天子與禹定其可否也）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時掌翻）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未能灼見人言之當否也）乃車駕至禹弟（弟與第同舍也宅也）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為于僞翻）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傳喜作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斷丁亂翻）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聽望之之言踈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又成帝之時吏民猶譏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民猶忠于漢平帝之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久矣人心能無從之乎有國家者尚監茲哉）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張氏安矣劉氏危矣）（說讀曰悅）故槐里令朱雲（元帝時雲為槐里令坐論石顯廢錮故稱故）上書求見（見賢遍翻）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

（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謹案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亡與無同）臣願賜尚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劒利可以斬馬）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斷丁管翻）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蓋引用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之言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又音刪）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折而設翻）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翻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臣皆以諫而死故云然逢音皮江翻）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余謂雲蓋言亦將如夏殷之亡也朝直遙翻下入朝同每朝同）御史遂將雲去（將如字挾也攜也）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已章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言殺雲之事得止也）及後當治檻（治直之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

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單音蟬且子余翻車尺遮翻鞮丁奚翻）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復扶又翻下同）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太后言班侍中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詳見上卷永始二年）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又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為言）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地理志天水屬國都尉治勇士縣）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從才用翻）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使傳上指以諭公卿也）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上為太子時好經書及即位幸酒樂宴樂今出放等復脩經書業）太后甚悅　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爪牙捍禦之臣曰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既祭行遊龍門（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登歷觀（晉灼曰歷觀在河東蒲阪縣師古曰歷山上有觀觀音古玩翻）陟西岳而歸（陟登也師古曰西岳華山也）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廣陵孝王霸厲王胥之子也元帝初元二年紹封傳）

（子意孫護人覺無後今立守以紹封考異曰荀紀守作憲今從漢書）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降戶江翻翎許及翻）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陽朔中會宗復為西域都護終更而還以擅發戊己校尉兵迎康居降者不遂劾乏興詔以贖論拜金城太守以病免故曰故金城太守守式又翻）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服虔曰末振將人姓名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弟不可別舉姓也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兄字誤耳）定其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刺七亦翻）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公主謂楚主解憂也公主之孫于雌栗靡為季父）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復扶又翻校戶教翻）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即就也師古曰番音盤）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阬之墊鄭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墊音丁念翻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劒擊殺

番丘（手執劒曰手劒記檀弓曰子手弓子射諸手守又翻）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為言奉天子命來誅番丘之意為于偽翻）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自諭其身甚微也）宛王郅支頭縣槀街（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郅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宛於元翻）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飤下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謂豫以誅番丘之事告昆彌昆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丘逃匿漢欲誅之而昆彌匿之則於漢為有大罪也）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若飲食之而使之就死則於骨肉為傷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號戶刀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為雌栗靡復讐堅守臣節異於諸翎侯故以堅守二字寵之）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宣帝甘露三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翻）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卑爰疐自此彊其後都護孫建襲殺之將即亮翻）漢

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復扶又翻下同）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分立兩昆彌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時康居復遣子侍漢（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貢獻（既遣子入侍而又奉貢也）都護郭舜上言（此時郭舜為都護平帝元始間孫建始為都護上時掌翻）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言匈奴之强弱不繫二國之叛服）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質音致遺于季翻）亦相候司（司讀曰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為于偽翻）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黠戶八翻）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于禁翻啗音徒濫翻）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余謂夸者自矜耀其能儆漢也旁國鄰國也省悉井翻）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度徒洛翻賈音古）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

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悔之也）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使疏吏翻）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章顯著也）漢為其新通（為于偽翻）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不絕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禹貢所謂岷山導江即此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水曰瀆水亦曰汶阜山在氐道徼外江水所導也大江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西歷天彭闕亦謂之天谷天彭山兩山相對其高若闕謂之天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其源濫觴者也漢延元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即其處岷音武巾翻）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惡音烏路翻惡其徵異也）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周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即漆沮也余按幽王時有是異後卒為犬戎所殺）岐山者周所興也（周自太王避狄去豳而邑于岐山之下周之王業遂興于此）漢家本起於蜀漢（高帝始王漢中起兵還定三秦誅項羽遂有天下）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天文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于辰在申至辰者至大火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于辰在卯如淳曰孛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于參至辰也孛蒲內翻參疏簪翻）

殆必亡矣　二月丙午封淳于長為定陵侯（恩澤侯表定陵侯國於汝南）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余按自秦川逕南山通漢中南谷曰褒北谷曰斜經五百里斜余遮翻）東至弘農（長安南山連延東至弘農今商雒二州之山皆是也）南毆漢中（毆與驅同）張羅罔罝罘（罔與網同古字通用罝音咨邪翻兎罟也罘音房尤翻翻車大網也）捕熊羆禽獸（熊似豕而大黑色羆似熊黃白色被髮人立而絕有力）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中有射熊館）以罔為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阹音袪）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成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胡旦用之按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共王康之子朝直遙翻）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師古曰三官皆從王入朝相息亮翻）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師古曰說其義也）佗日

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灋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師古曰中忘之也法令力政翻令誦力呈翻）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係解（師古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韈係解也韈音武伐翻余謂賜食於君前禮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降階韈係解而不知是皆不能執禮夫禮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韈足衣也係所以結韈）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數所角翻）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傅太后元帝傅昭儀定陶共王母也隨共王就國為定陶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遺于季翻票匹妙翻）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迭互稱其材美也師古曰更工衡翻）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師古曰為之冠也為于偽翻）時年十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于關東二（據漢書關東當作都關師古曰都關山陽之縣）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自北地太守徵入）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上時掌翻）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為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黨於王氏故即時免）數月卒（史終言之）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票騎將軍王根先勸帝立定陶王為嗣漢書孔光傳先書根勸立定陶王事下即書召方進光褒博入禁中通鑑因之亦不言根今但以下文觀之根亦召入禁中也）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昆弟之子視猶子也以弟之子為兄後則為兄之子矣公羊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此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謂兄弟同父之親子其親親於兄弟之子）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兄終弟及殷法也殷自外丙仲壬至于盤庚率多兄弟代立而尚書無文光所引蓋今文尚書也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如字讀）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父為昭子為穆則兄弟不得相入廟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為帝之後恐其怨恨）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臚之官以徵定陶王守者權守

也任音壬臚陵如翻）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言為太子故云假充若元非正余謂王謝意蓋以將有皇嗣今為太子特假充耳）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謂昏定晨省記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再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旦夕問起居之禮也國邸謂定陶國邸也）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報聞報已覽其書而不從其請也）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光左遷廷尉而何武自廷尉為御史大夫）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殷子姓也其後為宋為孔為華為戴為桓為向為樂等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三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此元帝時議也是時梅福復言之）上從之封孔吉為殷紹嘉侯（恩澤侯表殷紹嘉侯國于沛）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上行幸雍祠五時　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公卿表元延三年何武自沛郡

（太守為廷尉是年三月戊午為御史大夫）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廢謂廢事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而大司馬為專官故根不復領票騎將軍）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武封汜鄉侯在琅邪不其縣後改食南陽博望鄉師古曰汜音凡其音基）皆增奉如丞相（如淳曰律大司馬大將軍與丞相奉月錢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奉讀曰俸）以備三公焉　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輿為右賢王（樂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輿第五閼氏之子）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說輸芮翻）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地之斗曲入漢界者也直當也）生奇材箭竿鷲羽（師古曰鷲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翻鷲音就余按鷲羽可為箭翎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所謂皂鵰是也）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言得此地為中國利也為于偽翻下同）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也余謂直徑直也）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為傷命余謂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為損中國之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說輸芮翻下同）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語次交語之次也）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為三都尉師古曰澤音鐸索音先各翻如淳曰番音盤）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謂從直割地以其斗入者與漢也斷丁管翻上時掌翻下同）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也）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邪音耶疑未定之辭）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為于偽翻）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翻駼音塗下同余按後漢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意溫偶即溫禺也後人妄加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形狀謂地形之夷險可割與不可割之狀也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生草木鳥獸為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復扶又翻）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呼韓邪傳其長子復株絫復株絫傳其弟搜諧搜諧又傳其弟車牙車牙傳之囊知牙斯是為五世）

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慕中國不二名始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于此）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翻）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先父謂呼韓邪）藩還遷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守式又翻使疏吏翻）詔報單于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灋當死更大赦二（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詔云更大赦二以此知夏侯藩再使匈奴必在建平初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濟子禮翻）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按禮父祖以上正嫡相傳為大宗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定陶王以帝弟之子入奉大宗後義不得復顧定陶共王親也）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楚孝王囂宣帝之子）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少詩照翻下少府同）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劾戶槩翻）以光祿勲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在定陶國時也）及為太子詔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丁姬事定陶共王實生太子）不得相見

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漢亦稱太后為陛下後世多稱殿下雖臨朝乃稱陛下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不得復顧私親（此私親謂傅太后丁姬復扶又翻下同）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謂抱養太子恩猶乳母也）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牧州牧也守郡守也遺于季翻下同）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淫過也放也）許后姊孊為龍雒思侯夫人（龍雒思侯韓寶增子也晉灼曰孊音靡余按韓寶已死故書謚謚法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為小妻（孊雖皇后之姊列侯之夫人以淫放失身於長而長自有正室故為小妻記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婦人女子之持身不可不慎也）許后時居長定宮（許后廢徙昭臺宮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乘繩證翻）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許為于偽翻）孊每入長定宮長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褻汙也易輕也易音弋豉翻）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

久病數乞骸骨（數所角翻）長以外親居九卿位（長太后娣子於帝室為外家之親）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衣冠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也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辠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東宮太后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

此（長太后姊子故呼為兒）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就定陵侯國治直之翻）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嘗怨毒長（毒苦也痛也怨之甚也）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以長當就國所常從車騎無所用故請之師古曰嗣子謂適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上時掌翻為于偽翻）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於是天子疑焉（帝知立素怨長今為長上封事求留疑心於是而起）下有司按驗（下戶稼翻下同）吏捕融立令融自殺

以滅口（恐融就吏而事泄故令其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凡詔所繫治皆為詔獄非必洛陽先有詔獄也）窮治（考鞫以窮其姦也）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辠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長母若即王太后娣故居魏郡元城師古曰若者其母名）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師古曰狡狂也猾亂也復扶又翻）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灋遣就國于是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

陳咸皆歸故郡（朱博杜陵人孫閎亦京師世家陳咸本沛郡相人據漢書翟方進傳則博閎免官獨咸歸故鄉耳與字皆字衍元延元年咸免光祿大夫故稱故）咸自知廢錮以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灋吏事以儒雅緣飾（師古曰緣飾譬之於衣加純緣者純音之允翻）號為通明相（相息亮翻）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微指謂上意所未著見於外者）奏事無不當意方淳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據方進傳長初用事方進獨與長交及長寵盛與之交者不獨一方進矣）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臣為之隱諱（為于偽翻）方進內慙上疏乞骸骨（上時掌翻）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

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余謂此蓋論語傳音直戀翻）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醫藥以自持　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孫寶蕭育皆能吏也以急於求進比匪人以得罪是以君子慎交）函谷都尉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函谷關置都尉以譏出入業杜延年之孫素不事權貴與翟方進淳于長皆不平）方進奏業受紅陽侯書聽請不敬免就國（據業傳業與淳于長不平長當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屬之勿復用前事相侵長出關後罪復發下洛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邑錢封邑所入之錢也掾俞絹翻）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蔽膝韠也赤曰韍鄭玄曰韍太古蔽膝之象）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此下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它本皆有此二字）其飾名如此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春秋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宋之盟楚駕晉而書先晉黃池之會吳主會而書先晉不以卑臨尊也治直之翻）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刺史六百石下大夫之秩也其朝位亦班于下大夫）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古制九州一為畿內八州八伯以統諸侯之國今請置州牧以應古州伯之制更工衡翻下同）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師古曰濱水厓也音賓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母句氏作磬後或以玉為之犍居言翻）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記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鄭玄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說輸芮翻）設庠序（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庠者養也序者教也）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治直吏翻）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荅釋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灋也而有司請定灋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言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為于偽翻）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

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為其不能具禮而廢禮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俎祭器如机盛牲體者也豆似籩亦所以盛肉籩用竹而豆用木管笙籥之屬也絃琴瑟之屬也）夫教化之比於刑灋刑灋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舍讀曰捨）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灋所以助治也（治直吏翻）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詩悖也音布內翻）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之所常行也辟毗亦翻）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

義理（漸子廉翻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吐高翻詖音彼義翻閑習也）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敺讀與驅同）終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下遐嫁翻）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師古曰營度地也表立標也行下孟翻）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少詩沼翻）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元帝設弟子員千人）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數所角翻）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

相御史所持（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故終不還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三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五（起閼逢攝提格盡旃蒙單閼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月（考異荀紀云赦天下令本紀無之故不取）壬子丞相方進薨時熒惑守心（心為明堂熒惑守心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天子理也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見天文志）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議曹職在論議自公府至州郡皆有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善為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師古曰引決自裁也還從宣翻）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冊即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繩之形程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

（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直吏翻）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耳處昌呂翻）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策贈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乘繩證翻秘器東園秘器也供音居用翻張音竹亮翻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以白素衣之衣音於既翻）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歛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數所角翻）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晏子對齊侯禳彗之辭也杜預曰慆疑也音他刀翻）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寘股肱何益遂弗禜史記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

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藉其災可移（藉之為言借也假也）仁君猶不忍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卒子恤翻）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帝素彊無疾病（自彊以為無疾病也）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衍楚孝王嚻之子）明旦

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贊進也延進而拜之也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傅讀曰附絝古袴字也韈音武伐翻）因失衣不能言（攬衣而失手緩縱也）晝漏上十刻而崩（司漏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三月晝漏五十八刻上者漏箭浮而上也上時掌翻）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讙許元翻）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虎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婕妤音接予）父子昆弟侍

帷幄數為臣言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較與此不同輢音於綺翻余謂此亦成帝學論語而有得於修容儀者也夫聖人道德之容積於中而發於外帝則因論語之文而剛制其外而已損者三樂帝何不能服膺斯言乎嗚呼豈惟是哉論語二十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盡在是矣）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淵深嘿靜也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毛晃曰穆穆和敬貌朝直遥翻下同）博覽古今容受

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孔穎達曰耽者過禮之樂）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翻）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言王氏之禍始於成帝）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大行前謂大行皇帝柩前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思準侯表博山侯國於南陽順陽）富平侯張放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放自河東都尉徵為侍中光祿勲丞相翟方進奏免放遣就國）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雍五畤汾陰后土祠罷長安南北郊）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治直吏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

云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四月己亥朔無己卯荀依成紀當云五月己卯葬依荀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閏七月不當頓差四月今且從成紀之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共讀曰恭）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養長知兩翻道讀曰導）帝之立又有力（事見上卷元延四年）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與帝旦夕相近（近其靳翻）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

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長安記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哀帝傅皇后退居桂宮則北宮桂宮自是兩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也余謂小宗不得間大宗藩后不得位匹長樂私戚不得妄干恩澤所謂正道也）高昌侯董宏（宏高昌侯董忠子也功臣表高昌侯國於千乘）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上時掌翻）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華戶化翻）事下有司（下遐嫁翻）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誤聖朝（劾戶槩翻註戶卦翻）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要一遥翻）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從才用翻）詔曰春秋母以子貴（見公羊春秋傳隱元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應劭

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后如長信宮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地理志汝南郡有陽安縣恩澤侯表平周侯食邑於南陽湖陽孔鄉侯食邑於沛郡夏丘）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地理志河南郡有新城縣）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太皇太后止稱太后史省文復扶又翻）成帝之世鄭聲尤甚（周末有鄭衛之樂東門溱洧之詩鄭聲也桑中濮上之音衛聲也皆淫聲也其後凡淫聲通謂之鄭聲孔子曰鄭聲淫是也）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倡音齒良翻）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蓋王氏五侯淳于長之屬也）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好呼到翻）六月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亟於其間聚會故俗亂而樂淫）其罷樂府官（立樂府見十九卷元狩三年）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

官（郊祭樂亦武帝置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至鼓邯鄲鼓騎吹鼓江南鼓淮南鼓巴俞鼓歌鼓楚嚴鼓梁皇鼓臨淮鼓茲邡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二人員百二十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日知律冬夏至一人鍾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五人罷三柱工員二人罷一絃工員六人罷四鄭四會員六十二人留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張瑟員八人留一安世樂鼓沛吹鼓族歌鼓陳吹鼓商樂鼓東海鼓長樂鼓緩樂鼓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三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挏馬酒其七十二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晉灼曰邡音方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剛及別附皆鼓名也柎音膚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絃琴瑟之絃繩言主糾合作之也縵樂雜樂也音漫挏音動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漸讀曰沾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行下孟翻）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歆改名秀冀以應圖讖更工衡翻）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父向與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師古曰卒終也復扶又翻卒子恤翻）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略謂羣書之總要輯與集同六藝六經也諸子即下九流是也詩賦則自屈原荀卿至揚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種章勇翻）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灋曰名曰墨曰從横曰雜曰農（從子容翻）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師古曰蠭與蜂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水滅火而生木木復生火）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中竹仲翻）皆

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索山客翻）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舍讀曰捨）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脩獻王之行（行下孟翻）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師古曰儀表者言為禮儀之表率余謂有儀可象謂之儀四外望之以取正謂之表）初董仲舒說武帝（說輸芮翻）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事見三卷周顯王十九年）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亡讀與無同）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矦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灋雖難卒行（卒讀曰猝）宜少近古（少詩沼翻）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可使貧弱之家足也）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塞悉則翻去羌呂翻）薄賦斂省繇役（斂力贍翻繇讀曰徭）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治直吏翻）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復扶又翻）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訾與貲同）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下遐稼翻）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矦王列矦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矦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矦王列矦得名田國中列矦在長安及公主得名田縣道關內矦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矦王奴婢二百人列矦公主百人關內矦吏民三十人與此少異食貨志亦與紀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賈讀曰價）貴戚近習皆不便也（皆不以為便於己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無作難成之物以輸送也如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余謂如說固非顏說亦未若余說之為簡易明白也）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灋（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保也詆誣也）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重絕人道也）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百官志內者令屬少府以宦者為之掌中布張諸衣物為于偽翻師古曰坐音在卧翻下同）大司馬莽按行（行下孟翻）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去羌呂翻更工衡翻）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

恚莽（師古曰會謂至酒所也重音直用翻）莽復乞骸骨（復扶又翻）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從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又曰太子太傅師丹為左將軍五月遷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從官不得以十月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為吏令）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舜音子也莽三百五十戶光千戶武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為氾鄉

侯國益封千戶）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朝直遙翻）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立就國見上卷去年）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從才用翻好呼到翻行下孟翻下同）王莽既罷退眾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外親外家之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與讀曰豫數所角翻）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樂侯國於東海）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為右將軍大司

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言可為內朝輔弼之臣）今以寑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為于偽翻）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治直吏翻）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事見上卷秦莊襄王三年）項以范增存亡（事見高帝紀）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五年間古莧翻）漢散萬金以疏亞父（事見十卷高帝三年疏與疎同）喜立於朝陛

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余謂晉說亦未可厚非）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明年復進用喜復扶又翻）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根高陽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少詩照翻）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解戶買翻）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如淳曰五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石）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

（況商子也）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背蒲妹翻）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事見上卷元延四年）遣歸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王氏故魏郡元城人）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以其黨也）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壞音怪）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公卿表傅喜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為衛尉矣）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長知兩翻）人君之表也君不脩道則

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翻）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孟康曰暈適背鐍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雄為虹雌為蜺凡氣在旁相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鐍鐍映傷也適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蜺讀曰齧珥音仍吏翻數所角翻下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謂守法度也）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義（斷丁管翻彊其兩翻）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良甚也）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長知兩翻）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讀曰豫朝直遥翻下同）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師古曰仗謂倚任也）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而異之令其盛彊也惡烏路翻）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五行一曰水水者天一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汝潁漂涌（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沛郡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

五百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數所角翻）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固志以用英俊建威以黜姦邪建立也）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

弘等不足言也（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之讀曰無）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為使而領其事使音疏吏翻）奏九河今皆窴（窴與填同）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也治直之翻下同）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塞悉則翻）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

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畧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海之衆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彊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翻度音大各翻）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汙音一胡翻）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塞悉則翻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翻）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謗之辭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也）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為竟（竟讀曰境）趙魏瀕山（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又音

賓余謂趙魏之地一邊接山則地埶高非邊界也）齊地卑下（齊地瀕海故卑下也）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淤依據翻）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曰沈音持林翻）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陿與狹同）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復扶又翻重直龍翻）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

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地理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按溝洫志具載讓奏曰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水經注曰舊有宿胥口河水於此北入）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薄伯各翻）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難乃旦翻壞音怪敗補邁翻）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闢開也析分也墮毀也音火規翻斷丁管翻）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乘信都清河勃海凡十郡）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位（謂依禹迹也）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神謂川瀆之神人謂居人也處昌呂翻師古曰奸音干）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載子亥翻）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殺所介翻減也）雖非聖人灋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水經注曰魏晉之枋頭古淇口也共音恭）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言作水門流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濟水東過礫谿者）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仰牛向翻）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據如說股當作股）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讓所畫治河三策自漢至今未有能行之者大率古人論事畫為三策者其上策多孟浪駭俗而難行其中策則平實合宜而可用其下策則常人所知也數所角翻）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自元帝時貢禹建毀廟之議韋玄成匡衡皆踵其說以為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迄于成帝終莫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立世宗廟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何武後母在蜀郡（武蜀郡郫縣人）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止不行也）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鄭玄曰周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乃上時掌翻）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王邑王邯太皇太后親屬也邯戶甘翻）詔書比

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卒讀曰猝下倉卒同）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復扶又翻曾才登翻）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灋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錯音千故翻師古曰溷音胡頓翻）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以壯年克己（己者有我之私克去也）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暴者言無疾而崩）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左傳齊桓公對宰孔之言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上時掌翻）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從才用翻）上惡之（惡烏路翻）免官遣歸故郡（傅氏本河內溫人）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復扶又翻下同）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

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還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卒子恤翻終也）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哀帝之時傅氏固為驕橫然史家所記如此等語意其出於王氏愛憎之口）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成帝永始二年陳湯徙邊冤訟訟其冤也）曰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言湯等深入康居遠誅郅支雖其竄伏荒外能揚威而鉤致之也為于偽翻）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不羈言不可羈屬也）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余按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服其辜呼韓邪單于脩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年亦以此事非附著也）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主威武故以為湯等之應）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數所角翻趣使丞相御史立議以序其功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予讀曰與）封延壽湯數百戶（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妒與妬同）使湯塊然被見拘囚（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塊音口內翻被皮義翻）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通道通行之路也卒子恤翻燉徒門翻）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謂罪及其身也）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復扶又翻下同）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畜讀與蓄同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仲馮曰梟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梟善鬬故云梟俊猶云梟將也梟堅堯翻）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曾才登翻）反聽邪臣鞭逐斥遠（遠于願翻）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不能免者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度徒洛翻）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言湯功如此之偉猶不免於罪）

（從繼今者雖復捐身為國終制於吏議陷於係虜之罪也復扶又翻）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為于偽翻）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卒子恤翻）

孝哀皇帝上（諱欣定陶恭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

（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赦天下　司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史女史也中宮皇后宮也趙皇后傳宮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見賢遍翻）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身

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翻下皆類此）中黃門田客（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以官者為之）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獄（掖庭令屬少府有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皆宦者為之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籍姓晉大夫籍氏之後其先有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母問兒男女誰兒也宮曰善臧我兒胞（臧古藏字通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趙昭儀也）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不殺則為違詔命故知當死殺之則後人以言皇子之罪加之故知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王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官婢蓋以罪沒入掖庭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謂之奚官女）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并藥以飲宮（師古曰飲音於禁翻）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額鄂格翻）今兒安在

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令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長信謂太后）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余謂宮長者蓋老于宮中諸女御因稱之為宮長猶三署諸郎謂久次者為郎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書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記也後世謂之手記光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于上手詔書則下為之以璽為信長知兩翻）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乳（乳如注翻娩乳也）昭儀謂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要帝

（不得立許美人以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怒也擣築也懟音直類翻）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生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殊異甚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為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靳居焮翻盛時征翻葦葭類也織以為篋也）置飾室簾南去（飾室室之以金玉為飾者昭陽舍是也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緘未已（御者侍者也師古曰緘束篋之繩音古咸翻）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嘑古呼字）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屏處有遮蔽處人所不見者屏必郢翻）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獄掖庭獄也）其它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考異曰趙后傳作丙辰按哀

帝紀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蓋傳誤也或者即位十日後赦也）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更工衡翻）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當丁浪翻）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近其靳翻）天下寒心請事窮竟（謂窮治其獄而竟其情）丞相以下議正灋（令外朝大議以正其罪）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訢臨之子也）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聖人灋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適丁歷翻）逡循固讓委身吳粵（謂太伯逃之吳粵以避季歷）權變所設不計常灋致位王季以崇聖嗣（聖嗣謂文王）卒有天下（師古曰卒終卒子恤翻）子孫承業七八百載（載子亥翻年也爾雅曰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功冠三王（冠古玩翻）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太王古公亶父也武王克商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晚暮也萬

（歲言晏駕也余謂人之生也以死為諱故常人以死後為百年之後天子曰千秋萬歲後）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如武帝為鉤弋夫人慮者是也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斷丁亂翻）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櫃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金櫃言長久之法可藏于金櫃石室者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翻）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閑燕之私也覆音方目翻余謂私燕衽席之私所謂專房燕即此燕也）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汙烏故翻）成結寵妾妒媚之誅（媚莫報翻）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用衛鞅語意）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筲竹器也容斗二升音所交翻）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耿育之言是也春秋為尊者諱義正如此探吐南翻師古曰訐音居謁翻）願下有司議（下遐稼翻）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聞音問）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事見上卷成帝元延四年）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余謂一說是）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為趙后自殺張本）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恩澤侯表高武侯國於南陽杜衍縣考異曰公卿表綏和二年十一月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建平元年四月丁酉傅喜為大司馬喜傳云明年正月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荀紀亦在正月按長歷此年四月癸亥朔無丁酉今從喜傳漢紀）

秋九月甲辰隕石于虞二（地理志虞縣屬梁國）郎中令泠褒（師古曰泠音零古者樂工謂之泠人因以為氏周有泠州鳩原父曰按此時無郎中令余謂令字衍）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

以冠大號（復扶又翻共讀曰恭冠古玩翻）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尺孕翻）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為于偽翻下故為同）上復下其議（復扶又翻下遐稼翻）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灋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易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

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共皇太后之號為母從子共皇后之號為妻從夫）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復扶又翻）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引禮記喪服小記之言古者祭祀必有尸服以生時之服事亡如事存也鄭玄曰祭以天子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不敢以己爵加之嫌于卑之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斬衰用麤布其下斬之不緝衰音七雷翻）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本祖所後之祖）孝成皇帝聖恩深

遠故為共王立後（事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前稱共王後稱共皇隨其時之所稱而稱之也諸侯之國以始封之君為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復扶又翻下同）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禮太祖以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匡衡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其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信讀曰申）空去

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共皇立廟于定陶則為一國太祖之廟萬世不毀立廟于京師則其祭莫適為主又親盡當毀而於禮又為不正也墮讀曰隳）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貝博蓋翻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其後王莽以龜貝為貨蓋祖此說也埤雅歐二為友貝二為朋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殷人以紫石孔穎達曰爾雅貝居陸猋在水蜬大者魧小者鰿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胎貝黑色者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蚆博而頯中廣兩頭銳蜠大

（而險峭小而楕楕狹而長賦音標蛵音含䖸音民況績音積蜓音治蚳音範頗匡軌翻蛔音囷）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下遐稼翻下同）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前語（年老神識衰滅則使忘忘音亡放翻）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上時掌翻）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朝直遙翻）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下遐稼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承丁傅風旨也劾戶槩翻）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蘇林曰炔音桂姓也）言丹經行無比（行下孟翻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讀如字義自通）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懣音滿又莫困翻）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漢三公府皆有主簿簿錄省衆事簿文籍也以版書之）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師古曰厭音一贍翻）上貶咸欽秩各二等（博士秩比六百石貶二等則比四百石）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音虛袁翻）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為于偽翻下為賢同）以君嘗託傅位（謂嘗傅上於東宮也）未忍考于理（理理官也謂廷尉也言未忍致廷尉而考問之也）其上大

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上時掌翻下同）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言經學為當世儒者所宗也）德為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耇者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丹傳以往作已）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朝直遙翻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翻成帝尊禮張禹使奉朝請後遂以為官名沈約曰奉朝會請召而已請讀如字）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尉與慰同安也復報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自蕭望之以讒間免官賜爵關內侯其後周堪等皆用此比雖曰以恩師傅其實倚閣之使之優閒耳）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朱博免官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即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薛宣張禹惑亂朝廷而薦朱博見賢遍翻）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箕子中山王興之子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眚音所領翻字不作青服說誤矣）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數所角翻師古曰解音懈余按韻書解音懈者釋除也禱祠以除災也但顏注上云禱祠解舍則以解為廨舍

（之屛其說拘忌賈公彦曰求福曰禱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續漢志常侍謁者主殿上時節威儀比六百石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王章報問中郎謁者蓋即灌謁者郎中也治直之翻下同）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中山太后馮太后也即元帝馮昭儀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續漢志中官謁者令主報中章官者為之吏工衛翻）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據馮昭儀傳君之寡弟婦也）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弒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當熊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元年之上時掌翻）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按馮昭儀傳習夫及子也）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灋（伏灋謂受刑而死）凡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隷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

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隷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抉以揚我惡（師古曰抉謂挑發之也擿音他歷翻抉音一決翻挑音他聊翻）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下遐稼翻）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比毗至翻）左遷燉煌魚澤障侯（師古曰燉煌效穀縣本魚澤障也）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為于偽翻）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大僕（張由史立以此受賞豈知乃以此賈禍邪）

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六（起柔兆執徐盡著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孛蒲內翻）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如淳曰依違不決事之言也余謂上二語即依違之意）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師丹免見上卷上年）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毀短者譖毀而言其短也）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御史大夫官既罷（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事見三十二卷）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漢官至斗食佐史而止言漢承秦號為皇帝下至百官稱號皆不與古同）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治直吏翻）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言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進而為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復綏和以前之制也冠古玩翻）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謂放棄教令圮其族類背蒲妹翻圮皮美翻）不宜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持異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重忤傅太后指謂不使居北宮奏傅遷持稱尊號之議也師古曰重音直龍翻忤五故翻）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表外也裏內也傅氏譖之於內朱博毀之於外也）乙亥策免光為庶人（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即

（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恩澤侯表陽鄉侯國于山陽湖陵　考異曰公卿表四月乙未孔光免朱博為丞相又曰四月戊午博為御史大夫乙亥遷五行志五月乙亥朔博為丞相荀紀乙亥孔光免按長歷是月丁巳朔無乙未十九日乙亥非朔也表志皆有誤）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成帝綏和元年趙玄自太子太傅左遷今復進用皆丁傅之意也）臨延登受策（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執兵列於陛側）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揚雄（續漢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揚雄解嘲所謂官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者也揚雄自謂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族也）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灋以為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妖於驕翻）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以一歲三分之則四月巳為歲之中以一日三分之則辰巳巳為日之中）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期音基）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

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翻）上不聽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復扶又翻）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為于偽翻）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宣帝既立八年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然悼園在廣明成鄉長安東郭之外也定陶共王葬定陶而立廟京師則非因園為寢矣）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丁太后趙太后與太皇太后為四太后）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嫗威遇翻）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事見上卷綏和二年劾戸槩翻）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麤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衰音倉回翻）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惟思也）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

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事亦見上卷綏和二年）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遣就國（仁譚之子也臧古藏字通）天下多冤王氏者（為下元壽二年王莽復柄國張本）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天序謂帝王正統相傳之次天所命也上時掌翻）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謂先罹元帝之喪而又哭成帝也數所角翻更工衡翻）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為于偽翻）況於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言王氏斥逐而丁傅貴寵若登高而望成帝陵寢寧不有慙於付託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綏和二年商子況以罪奪侯今以邑紹封中讀曰仲）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漢刺史秩六百石耳居部九歲舉為守相秩二千石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咸勸

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樂音洛）前罷刺史更置州牧（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更工衡翻）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謂漸廢替）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上從之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從夫也共皇葬於其國賢曰在今曹州濟陰縣北共讀曰恭）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近郡國謂郡國之近定陶者讀書音義曰穿復土謂穿壙填塞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為墳故曰復土近其靳翻）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渤海夏賀良等（夏戶雅翻）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忠可詐稱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故向奏之）下獄治服（服其扶詐也下遐稼翻）未斷病死（斷丁亂翻）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復扶又翻下同）上即位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董巴曰黃門禁門黃闥）數召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翻）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

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師古曰言知道而不能行）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班固曰上即位痿痺末年浸劇）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謬語陳當立而不知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也師古曰如韋二說是也余謂韋說不詭於正如說則流于巫類以為二說皆是將安從乎）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從郡國民　上既改號月

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誤也）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赦令還之臣瓚曰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事諸非赦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令皆復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瓚說是矣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伏誅（下遐稼翻）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此漢法所謂減死徙邊也減死者罪至死而特為末減也減死罪一等為城旦舂）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當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成帝建始初匡衡張譚奏罷諸神祠不應禮者今盡復之）一歲三萬七千祠云（神祠既多而有歲五祠者有歲四祠者故其數若是之多）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謂前已決遣就國罪無重科也）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

夫相要尚相得死（要一遙翻得死謂得其死力一曰得其相為死也）何況至尊（至尊謂傅太后）博唯有死耳（大臣以道事君而博以死奉私屬貪權藉勢之心為之也）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惡烏故翻）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見上卷綏和二年）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治直吏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玄者以博强毅多權詐難遽得其情而玄易以窮詰也）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

劾博立晏皆不道不敬（劾戶槩翻）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立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減死罪三等為隸臣妾晏封五千戶削其千二百五十）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九月以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故且賜爵關內侯（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以京兆尹平陵王喜為御史大夫（按表傳喜當作嘉詳見下年及審是）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處昌呂翻）是歲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為左將軍（上策宣曰前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娶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其上左將軍印綬余按彭宣以連姻藩國而免官丁傅以戚黨而見用卒之奪劉氏者非藩國乃外戚也丁傅於國有大故之時拱手授柄于王氏而彭宣乃能辭三公位於王莽專權之初任官惟賢材烏得拘小嫌乎）烏孫卑爰疐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敺牛畜去卑爰疐恐遣子趨逯為質匈奴（疐竹二翻師古曰敺與驅同逯音祿質音致下同）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爰疐質子（責以匈奴烏孫並為漢臣單于不當擅受卑爰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廣德夷王雲客成帝鴻嘉二年封又二年薨無後今立廣漢以奉中山靖王嗣謚法安心好靜曰夷克殺秉政曰夷）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考異曰五行志云桂宮鴻寧殿災荀紀云桂宮正殿火今從哀紀）上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不應召也）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為子孫邪（室家當之妻子也謂受侯印而死得以封爵遺子孫也彊其兩翻為于偽翻下同）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有星孛于河鼓（天文志河鼓在牽牛北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孛蒲內翻）夏四月丁酉王嘉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守式又翻）崇京兆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數所角翻）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言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余謂材難二語古語也孔子引之謂其言之是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之文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皆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記王

（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之時如晉之六卿以中軍帥為正卿亦其君先命之而後聞於天子耳齊之高國魯之三桓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傳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古之命卿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治直吏翻）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周初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後齊晉秦楚以兼并而地始廣大耳漢郡守方制千里連城以十數是重于古諸侯也守式又翻下同）往者致選賢材（致極也）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事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按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當作景帝師古曰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黠下八翻）敞收殺之其家自冤（自言其冤也）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奏也上時掌翻下遐稼翻）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卒子恤翻）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長知兩翻下同）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樂音洛）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傳知戀翻數所角翻更工衡翻）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司隸部三輔三河弘農其餘部刺史分部諸郡國劾戶槩翻）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操持舉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傾危易以豉翻）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三年師古曰橫音胡孟翻）吏士臨難（難乃旦翻）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不先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孟康曰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重致每留中或經赦令壹切皆解散也余謂善治民之吏宣帝愛其材或有章劾留中不下會赦則其事得釋）

（治直之翻劾戶槩翻）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余謂此乃防其誣告耳下遐稼翻為于偽翻）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恐臣子勿責以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余謂責備者求全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使之逐盜而問其狀也）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見賢遍翻）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盩厔音舟室）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人材當聚於朝廷事會之來無可用者倉猝求之適所以明朝廷之無人耳少詩沼翻畜許六翻難乃旦翻卒讀曰猝）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荊蠻有瞞氏音舛變為滿國語路路泉余滿皆赤狄隗姓）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按嘉此疏誠中當時之病然為相者在於朝夕納誨隨事矯正天下不能窺其際而自臻於治平不在著見於奏疏以騰口說也自宣帝之後為相者始加詳於奏疏而考其治迹愈不逮前相業固不在乎此也稱尺證翻）六月立魯頃王子

部鄉侯閔為王（魯共王曾孫頃王封傳國于其子文王晙晙薨無後今立閔紹封部鄉據紀表及傳當作部部鄉師古曰部音吾又音魚晙音子緣翻地理志東海郡有部鄉侯國）上以寢疾未定（定猶安也）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成帝崩皇太后詔罷甘泉汾陰祠復南北郊時音止）上亦不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無鹽縣屬東平國危山山名言土自起覆草成路如人力開掘作馳道狀也）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書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雲元帝子東平王宇之子也謁后名也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倍音步賄翻原父曰立石屬上句治直之翻）河內息夫躬（息夫複姓姓譜嬀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邊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余謂右師以官為氏）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時掌翻）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被皮義翻下遐稼翻詛莊助翻祝職救翻為雲于偽翻）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事見二十三卷昭帝

（元鳳三年）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安成共侯王崇時已死矣故稱帝舅及謚以別下御史大夫王崇也伍宏以醫伎得幸出入禁門蓋放薦之故并得禍共音恭）事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如淳曰掫麻幹也師古曰稾禾稈也音工老翻掫音鄒又音側九翻）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又言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犇馳以置驛傳行（被皮義翻折而設翻傳知戀翻）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五行志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也）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從才用翻）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始元年為于偽翻）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孔鄉侯傅晏高武侯傅喜言皇后父及三公封侯尚有漢家舊比可因緣也）今無故復欲封商壞亂制度（復扶又翻壞音怪）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余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李說是）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恩澤侯表汝昌侯國於東郡須昌之陽穀　考異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商以今年二月封而孫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不應至此復有大司空之官疑傳誤）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乘繩證翻御侍也）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覺音工効翻）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斷丁管翻）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上時掌翻）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闕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為于偽翻重直龍翻）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技渠綺翻）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禁中謂之上方）其選物上弟

盡在董氏（逐物物之逐其尤者上第於衆物之中等第居上也弟與第同）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乘繩證翻）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師古曰東園署名屬少府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三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黄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柙長尺廣三寸半為甲至足亦縫以黄金縷）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義陵帝壽陵也塋余傾翻墓域）內為便房剛柏題湊（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曰黄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外為徼道周垣數里（徼道徼循之道師古曰徼謂遮繞也音工釣翻垣牆也）門闕罘罳甚盛（罘音浮罳音思）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

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翻）數以職事見責（數所角翻）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讇（讇古諂字）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治直之翻下同）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下遐稼翻）司隸孫寶上書曰（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綏和二年上復置但曰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掠音亮卒音子恤翻）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寃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寶為庶人崇竟死獄中 三月諸吏散騎光禄勳賈延為御史大夫（延為光禄勳而加諸吏散騎也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散騎騎旁乘輿車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散悉亶翻）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更定告章刊去宋弘名而入董賢名師古曰定謂改治其章也去羌呂翻更工衡翻）欲以

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家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引領猶言引頸也項背曰領）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

所從天下雖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稱尺證翻）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師古曰迕逆也音五故翻）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為于偽翻下同）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傅太后也）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晉文公與楚戰勝于城濮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翻）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恩澤侯表高安侯國於朱扶而朱扶之地無所考）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恩澤侯表方陽侯國於沛郡龍亢）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恩澤侯表宜陵侯國於南陽村衍）賜右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傅太后同

母弟鄭惲子業為陽信侯（恩澤侯表陽信侯國於南陽新野惲於粉翻）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近其靳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議論無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上使中黄門（續漢志中黄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母將複姓治直之翻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乘繩證翻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勞郎到翻）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師古曰共讀曰供下同）別公私示正路也（別彼列翻）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禮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征王制八州八伯謂之方伯各統其州之國）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任音壬）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春秋公羊傳載孔子墮三都之言臧與藏通讀從平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便頻連翻）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音詰結翻）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

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以雍徹食乃天子之禮何為在三家之堂也三家謂魯叔孫仲叔季孫也余謂隆引孔子之言以謂武庫兵器不當以共婦妾之家猶歌雍不當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說讀曰悅）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賤買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漢書作賈賤賈讀曰價下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傅太后稱永信宮）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如衛武公鄭武公莊公是也）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讀曰鎮音竹刃翻）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姓譜鮑本自夏禹之裔因封為鮑氏齊之鮑氏世為上卿）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塞悉則翻）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亡古無字通）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日食十注已見三十二卷元延二年建始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東井後又晨出東方十三日又夕見西方是四起也彗祥歲翻延芮翻又徐醉翻）危亡之徵陛下

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今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衡翻）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翻）豪族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亡厭上古無字通下音於鹽翻）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繇古徭字通）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翻）治獄深刻二死也（治直之翻）冤陷亡辜三死也（亡古無字通下同）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戶孟翻）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而生疾疫亦非時之氣所為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尺證翻）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拱默

（拱手而默然不言也師古曰尸主也不發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嚴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余謂宣蓋言徒知養賢為朝廷之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為天之為于偽翻）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毛氏曰尸鳩秸鞠也尸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秸音居八翻又音吉）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穿空

言破敝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師古曰藿豆葉也貧人茹之從才用翻）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孟康曰黎民黔首黔黎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古亡無字通下同）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此官也）而望

天說民服豈不難哉（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言經學有師法也更工衡翻）位皆歷三公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勝守正不阿郡國懼為所舉奏故皆慎於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師古曰少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也）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

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治直之翻）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朝直遥翻下同）時帝被疾（被皮義翻）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翻厭勝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帑音他莽翻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已辭而未行也使疏吏翻）黃門郎揚雄

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書周官曰制治于未亂兵法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鬬而後獲勝則不足貴治直吏翻）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言嫌隙從此而開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蒙恬斥逐匈奴以北河為竟漢朔方郡地是也若西河則漢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地是也秦不能取築長城起臨洮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卒子恤翻）又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杜佑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荅遺于季翻）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事見十五卷文帝後六年雍於用翻）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事見十七卷武帝元光二年言欲見匈奴一人且不可得況使單于面來獻見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載子亥翻）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事並見武帝紀操千高翻寘音填怖普布翻）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余謂邊人謂舉燧為狼煙狼望謂狼煙候望之地樂音洛）以為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喙許穢翻余謂順文而為說其義自通唐諱虎故師古改曰獸）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盧山匈奴中山也余按衛青薨起冢象盧山青唯絕幕至寘顔山耳或者寘顔山即盧山歟孟康曰盧山單于南庭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鮮息踐翻兵若雷風

（言師速而疾風驅霆行一過而不留也）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枕職任翻）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事並見宣帝紀歸死者歸死命于漢也扶伏猶言匍匐也師古曰伏音蒲北翻）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朝直遙翻）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彊音其兩翻）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師古曰鷙音竹二翻鷙很也魁大也負恃也余謂肆習也言易習於為惡也）其彊難詘（詘與屈同）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宛於元翻）蹈烏桓之壘（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探姑繒之壁（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始元四年探吐南翻）藉蕩姐之場（劉德曰蕩姐羌屬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余據元帝永光三年隴西羌彡姐反豈是邪）艾朝鮮之旃（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朝音潮）拔兩越之旗（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犂其庭（師古曰犂耕也）掃其閭郡縣而置

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如雲之徹如席之卷天清地淨無纖毫之塵翳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師古曰懸絕也）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余謂茲此也茲甚此為甚也）未易可輕也（易以鼓翻）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離力智翻）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謂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踈以無日之期（止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疎）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余謂負恃也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焉於虔翻）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先悉薦翻）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轂戶谷翻）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事並見武帝宣帝紀）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為于僞翻下同）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為國不安也（為于僞翻）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少詩沼翻）以遏邊萌之禍（萌與甿同謂邊民也）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更工衡翻改也）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復扶又翻）上許之

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上時掌翻）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

彌弱卑爰疐彊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事見上建平二年疐竹二翻）恐其合埶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降戶江翻下遐稼翻）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匈奴客謂匈奴使者也服虔曰謀者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武子之言）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而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見賢遍翻下屢見之見同）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

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逆詐者敵之詐謀未見欲逆測其情也）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任音壬）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翻）臣為國家計（為于僞翻）冀先謀將然（師古曰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圖之）為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

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行音下孟翻敕整也）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守手又翻）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翻）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行下孟翻）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畧翻）虛造匈奴西羌之難（難乃旦翻）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守相有皋（相息亮翻）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惠深刻也（諂古諂字）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秦穆公欲襲鄭蹇叔百里奚諫不聽遂出師晉襄公要而敗諸殽還歸作秦誓以悔過其辭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敗補邁翻詿戶卦翻）願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謂躬為此計先入於帝耳）上不聽（為董賢沮躬策躬遂得罷張本）

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三十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七（起屠維協洽盡玄黓閹茂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考異曰荀紀云辛卯朔誤）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矦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矦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用息夫躬之言也票頻妙翻）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少詩沼翻下同）都內錢四十萬萬（百官表大司農有都內令丞）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即二十九卷建昭元年事也圈求遠翻）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言此事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見賢遍翻下見錢同屬音之欲翻余謂有見親幸者加之賞賜則屬其人勿於衆中謝也）示

平惡偏（惡烏路翻）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少府掌禁錢水衡都尉有鍾官辨銅令丞掌鑄錢師古曰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以西羌之變（永光二年隴西羌反）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臧讀曰藏音徂浪翻）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事見三十三卷成帝綏和二年數所角翻）長榜死於

獄（事見三十二卷綏和元年榜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言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好呼到翻）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余謂回心者回其戴成帝之心而戴哀帝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去羌呂翻）乘輿席緣綈繒而已（乘繩證翻緣俞絹翻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翻繒慈陵翻）共皇寢廟比當作（共音恭比近也音毗至翻）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治直之翻下同）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

大第開門鄉北闕（為于僞翻鄉讀曰嚮下嚮鄉同）引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宮渠也猶今御渠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師古曰護監視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余謂若據文理則飲音於禁翻食讀曰飤）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原父曰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傅太后稱永信宮而丁姬稱中安宮故以三宮為言余按此時丁姬死矣三宮蓋謂長信永信及趙太后宮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

並共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為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道路讙譁（讙許元翻）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制也師古曰墮音火規翻均田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

（語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匡諫也相息亮翻）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禄（鄧通幸於文帝賜以蜀嚴道銅山景帝立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沒入其家卒以餓死韓嫣幸於武帝出入永巷不禁以奸聞賜死嫣音偃厭於鹽翻勝音升卒子恤翻）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為嘉死不以罪張本說讀曰悅）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仲馮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姒余謂劉說是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左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惡莊公而愛段為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段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克之）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史記周惠王二子長襄王次叔帶惠后愛叔帶襄王既立叔帶召狄人狄人伐周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乃出居于鄭）

（雖乃旦翻）漢興吕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事見高后紀幾居依翻）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更工衡翻）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諭人）日食明陽為陰所臨（日者陽宗陰盛陽微日為所掩而食是為陰所臨也）坤以灋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効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乃震是為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是也間音居莧翻）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將即亮翻）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言周以皇甫為卿士魯三桓彊盛作三軍而三分公室此丁傅無以甚也為于偽翻）當拜之日晻然日食（師古曰晻音烏感翻）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輙聽所欲輙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

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猥還也言有罪惡者不誅無功能者並進其流漸至積還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朝直遥翻）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識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者厭滿也音一贍翻）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上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初王莽既就國（建平二年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中讀曰仲）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上時掌翻）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復扶又翻）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侍太皇太后也）董賢因日食之變以沮傅晏息夫躬之策（沮在呂翻）辛卯上收晏印綬罷就第　丁巳太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史記正義曰漢帝后同陵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傅氏以側室而合葬稱孝元傅皇后太皇太后在上此心為何如邪宜其啟王莽而授之以柄也）丞相御史奏息夫躬孫寵等辠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丁傅之親黨也）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猶始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敗補邁翻）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禄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音翕）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說讀曰悅）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虹日旁氣也白兵象干犯也）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塞悉則翻）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令善也諛諂也孔安國曰令色無質巧言無實）賞賜無度竭盡府臧（臧讀曰藏音徂浪翻）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復扶又翻下同）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言其驕慢也）將作治第（將作大匠掌治宮室使為之治第治直之

翻）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孟翻）上冢有會輙太官為供（為之供具也為于偽翻下同）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暴殄天物以私嬖倖是為負天）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此所謂謝過解讐也為于偽翻乘繩證翻）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隸　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賢先封千戶下遐稼翻）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三人者先雖封侯未有國邑今賜之國邑也陽新侯即陽信侯鄭業漢書傅昭儀傳作陽信王嘉傳及恩澤侯表作陽新）王嘉封還詔書（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惑為下所窺也余謂帝為賢治第疑於宮闕乘輿器物充牣其家此所謂損至尊以寵之也）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事見文帝紀）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為于偽翻）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謂賢先封關內侯繼封高安侯也）晏商再易邑（商先嗣爵崇祖侯後改封汝昌侯晏無所考按表晏先以皇后父封三千戶又益二千戶食邑於夏丘）業緣私橫求（橫戶孟翻）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封三侯者所以尊傅太后）（令求濫恩不知厭足則傷尊尊之義矣索山客翻厭於鹽翻）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痛甚也）臣驕侵罔（師古曰罔謂誣蔽也）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

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何乃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上時掌翻見賢遍翻）非愛死而不自瀀（謂不以違拒詔指之法自劾也）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言自劾則天下知其事也劾戶槩翻）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治直之翻）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傳知戀翻）更下公卿覆治（下遐稼翻下同）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

可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宗伯以官為氏鞫音居六翻）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千高翻）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謂僥幸雲獄踰冬則雲可以減死也）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行下孟翻）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按公卿表建平元年大司農梁相為廷尉二年貶為東海都尉三年左馮翊方賞為廷尉四年徙本紀東平王雲有罪自殺在建平四年大赦天下在今年正月若以表為證則當治東平時廷尉乃方賞非梁相表言相貶不言免為庶人又今年大赦上距建平三年十二月治東平獄時已一朞有餘是大赦亦不在後數月也通鑑書王嘉薦梁相等三人全取漢書王嘉傳然傳與紀表歲月自相牴牾繫年之書可謂難矣為于偽翻下同）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為朝廷惜之何也（劾戶槩翻譽音余）嘉免冠謝罪事下将軍朝者（朝者當時見入朝之臣也朝直遙翻）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瀀（謂瀀當下吏也）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

（師古曰括結也關紐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國襃宗廟也上不聽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掾俞絹翻和戶臥翻）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自周勃繫獄賈誼以為言文帝自此待大臣有節將相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然景帝時周亞夫武帝時公孫賀劉屈氂猶下獄死相踵為故事言其槩也理獄也對理對獄也言大臣之體縱有冤不對獄而自陳也師古曰踵猶躡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以遍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官屬謂掾史主簿等）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

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材汝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裝出者朝服而出）乘吏小車去蓋不冠（去羌呂翻）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恩澤侯表新甫侯國於南陽新野）縛嘉載致都船詔獄（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上欲嘉自裁而嘉詣獄故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漢治大臣獄率使五二千石今又使將軍同治之怒之甚也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使秩二千石者五人雜治之）吏詰問嘉（詰去吉翻）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關會也古者獄成命三公六卿參聽之示明謹於用刑也）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驗徵驗也為于偽翻下同）復幸得蒙大赦（復扶又翻）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欲文致以負國之罪故云然）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喟丘愧翻歎息之聲）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責其負國故以此對）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惡烏路翻朝直遥翻）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已而上覽其對思嘉言會御史大夫賈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以汜鄉侯何武為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毁短光者（光免事見上卷建平二年過督過也咎之也）曰傅嘉前為侍中毁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乂）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傅氏本河內溫人）八月何武徙為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　司隸鮑宣坐摧辱丞相拒閉使者無人臣禮減死髡鉗（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坐以拒閉使者罪）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九月乙卯冊免明使就第　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傅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賞卒（成帝省王國太傅更曰傅此猶曰太傅者習於舊稱未能頓從新稱也賞韋賢之孫弘之子也）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

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事（給事禁中而領尚書事也）百官因賢奏事（審食其以丞相而侍禁中呂后嬖之也董賢以三公侍禁中哀帝嬖之也論道經邦之任安在哉）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朝直遥翻請才性翻又如字）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令私往見之觀其所以接之者何如也）光雅恭謹（雅素也）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此非恭而無禮者邪光能卑事董賢則必能曲狥王莽矣）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光有三兄福捷喜未知兩兄子為誰）常侍（為諫大夫而加常侍官也）賢自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去羌呂翻）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寬信求

咸女為婦（為于偽翻）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道統之傳此乎出也）非三公故事（言考之漢家故事冊三公者未嘗有此語也）長老見者莫不心懼（長知兩翻）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閎性有知略（知讀曰智）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說讀曰悅下同）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從千容翻）笑曰吾欲灋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周成王翦桐葉為珪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王者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古亡無通）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三署郎各有署署舍遣出不得侍禁中也　考異曰董賢傳但云遣閎不得復侍宴自歸郎署以下皆漢紀所載也荀紀無漢書外事不知此語荀悅何從得之又云閎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為閎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國安危繼嗣事上覺寤召閎按太皇太后居長信宮云長樂宮誤也　余按漢書注長信宮以

（長樂宮中長信殿為稱亦可言長樂宮也）久之太皇太后為閎謝復名閎還（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灋三光（三光日月星也上時掌翻）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音送鹿翻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鍵也鍵音之然翻鄭云菜也折而設翻）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武帝幸韓嫣賞賜擬鄧通位不過上大夫以罪賜死嫣於虔翻）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行戶孟翻）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橫戶孟翻帑它朗翻藏徂浪翻）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國語曰夏之衰也有二龍降于夏庭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漦而藏之歷殷周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帷而譟之其神化為玄蚖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懼而弃之鬻檿弧者收以奔褒是為褒姒褒人有獄以入于幽王王嬖之主伯服遂黜申后而立褒姒廢太子而立伯服以亂周國蚖音元又吾官翻漦似甾翻檿於琰翻）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灋後世也上雖不從閎言多其年

少志彊（少詩照翻下同）亦不罷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朝直遙翻）漢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譯長之官西域諸國皆有之所以通其國之語言於中國長知兩翻）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東與罽賓西與犂靬條支接氏音支罽音計）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正謂不屬都護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宴見（見賢遍翻）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譯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是時上以太歲厭勝所在（是年太歲在申師古曰厭音一涉翻）舍單于上林苑蒲陶宮（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宮由此得名師古曰舍止宿）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不悅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成帝綏和二年置三公官哀帝建平三年罷今復正三公官名分職謂大司馬掌兵事大司徒掌人民事大司空掌水土事分扶問翻）大司馬衛將

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矦（恩澤矦表長平矦國於濟南）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六年壽廿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謂政在王氏也）及即位屢誅大臣（謂殺朱博王嘉等）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師古曰則法也）然則寵信讒諂（謂趙昌董賢息夫躬等）憎疾忠直（謂師丹傅喜鄭崇等）漢業由是遂衰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之往也）收取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見賢遍翻）問以喪事調度（師古曰調選發也度計料也調徒弔

翻）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矦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中黃門守禁門黃闥者也期門兵守衛殿門者也）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劾戶槩翻）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據漢書趙充國傳子卬入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注曰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余謂此宮殿司馬中盖宮殿屯衛司馬中也）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師古曰即就也）

曰賢年少未更事理（少詩照翻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翻）為大司馬不合眾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診驗也音軫）因埋獄中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眾庶稱以為賢（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朝直遙翻）獨前将軍何武左将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幾居

希翻）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比頻寐翻）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外戚大臣謂王莽也）親疏相錯（親謂外戚疏謂異姓之為将軍公卿者師古曰錯間雜也）為國計便（為國之計唯此為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太皇太后與莽議立嗣安陽矦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敕整也從才用翻）太皇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将軍秋七月遣舜與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箕子以為嗣（使持節者奉使而持節也魏晉以下遂以為官）

（緺臚陵如翻嗣祥吏翻）莽又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錮塞也杜塞後宮侍寢之路不使進御也）殘滅繼嗣（詳見上卷建平元年）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背蒲妹翻）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莽以積年閉退之久一旦得權無所不至傅氏河內人丁氏山陽人）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翻）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喜就國見上卷建平二年）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復扶又翻）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讙音許爰翻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

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劾戶槩翻）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辠擊殺詡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成哀及平帝為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甄之人翻姓也陳留風俗傳曰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邯戶甘翻）諸素所不說者（說讀曰悅）莽皆傅致其罪（師古曰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師古曰草謂文書之槀草也風讀曰諷）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上時掌翻）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宏為佞邪謂請立丁姬為帝太后也）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事並見三十三卷建平元年辟毗亦翻）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事見上卷建平四年）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處昌呂翻）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少詩照翻擠子計翻又牋西翻排也）紅陽侯立太后

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從子容翻復扶又翻下同）前知定陵侯長犯大逆罪為言誤朝（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為于偽翻誤朝廷也朝直遥翻）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謂呂后名他人子為惠帝子也事見十三卷）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謂雖成輔立幼主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比毗至翻）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先悉薦翻）令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余謂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後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忤五故翻）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斷丁亂翻）平晏領機事（晏當之子也）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棻（師古曰棻音扶云翻）涿郡崔發（姓譜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翻）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稽音啟推吐雷翻）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就孝成孝哀寢廟園也復扶又翻）是日皆自殺（考異曰漢春秋八月甲寅未知胡旦所据）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任音壬）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鄭玄曰耄惛忘也）數伏疾病（數所角翻）昏亂遺忘（忘巫放翻）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上時掌翻）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竢古俟字寘與填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薛廣德縣車在元帝永光元年平當不敢受封在建平三年通鑑因彭宣事以班贊繫之於此縣讀曰懸）

戊午右將軍王崇為大司空光祿勳東海馬宮為右將軍（按班書馬宮本姓馬矢氏宮仕學稱馬氏）左曹中郎將甄豐為光祿勳（以中

（郎將加左曹官）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貢父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援古者天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制以盜權也師古曰聚束曰總音揔朱熹曰謂各揔攝己職）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莽倣之以位置孔光變更官名自此始矣）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余謂行內署門戶當為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為之說耳行下孟翻省悉井翻）以馬宮為大司徒甄豐為右將軍　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於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考異曰哀紀云九月壬寅葬義陵按長歷是月辛酉朔無壬寅壬寅乃十月十二日又臣瓚注曰自崩至葬凡一百五日按帝以六月戊午崩然則葬在十月審矣蓋本紀月誤也）

孝平皇帝上（荀悅曰諱衎之字曰樂應劭曰謚法布綱治紀曰平余按帝本名箕子元始二年始更名衎）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越裳注已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參考諸家之說越

裳之地不在益州塞外莽自以輔幼主欲以致遠人功德比周公惑衆故為此耳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風讀曰諷）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時羣臣言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因引周公事為徵）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張晏曰漢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賢曰疇等也言功臣子孫襲封與先人等余謂此言莽進號為公宜益其邑戶使與爵等也）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令顧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進息也寢舍也）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復扶又翻下同）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封萬戶（考異曰平紀作正月事而王子侯表公卿表皆云二月丙辰今從之　余按考異所謂王子侯云二月丙辰封者謂宣帝耳孫信等也由今考之不能無疑注見下）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陽侯（恩澤侯表廣陽侯國於南陽）皆授

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恩澤侯表承陽侯國於汝南師古曰承音烝）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言朝廷所當章顯也朝直遙翻）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戸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然後加賞羣臣復争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賜皆倍故（奉讀曰俸所食之俸也賜歲時常賜若諸令者也師古曰倍故數多於故各一倍也）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言待家給人足二府以其事聞也）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群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哀帝建平二年雲死國除今復立其子）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東平思王宣帝子宇也帝入奉大宗故立成都以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晉灼曰耳音仍考異曰平紀元始元年封孝宣曽孫信等三十六人莽傳在五年按王子侯表皆以元年二月丙辰封莽傳誤也余按王子侯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按恢等皆宣帝曽孫也）太僕王惲等

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内侯（惲等以前議定陶傅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賜爵惲於粉翻）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内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産子者皆得以為嗣（同産子同母兄弟之子）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絶者復其屬（謂袒免以上親以罪絶屬籍者復其屬籍免音問）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禄以一與之終其身（師古曰參三也）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説吏民又欲專斷（説讀曰悦斷丁亂翻）知太后老猒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功者以勞績遷次者以資序遷）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州部即部刺史也）率多不稱（稱尺證翻）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省悉井翻）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它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輙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考故官者考其前任有勞績與否也問新職者問其新任當何如施設也稱尺證翻）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置羲和官秩二千石（羲和初置自為一官莽既篡改大司農曰羲和）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

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王莽恐帝外家衞氏奪其權（帝中山衞姬所生也）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背蒲妹翻下同）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翻）幾危社稷（幾居希翻）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謂既奉大宗則以子繼父一以正統相承義不得顧私親）以戒前事為後代灋

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衞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衞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謁臣號脩義君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音歷）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説遠則四國流言（賢曰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名公不悦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悦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説讀曰悦）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援于元翻塞悉則翻間古莧翻）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朝直遥翻見賢遍翻）又

召馮衞二族裁與冗職（賢曰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衞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此保傅謂四輔也）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説違背大義（背布內翻）罷歸田里

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為褒魯侯（魯頃公讐秦孝文王元年為楚所滅恩澤侯表褒魯侯食邑於南陽郡）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恩澤侯表褒成侯食邑於山陽瑕丘）奉孔子祀　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雇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女徒六月雇山遣歸説以為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雇功直故謂之雇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雇薪故曰雇山也師古曰如説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出錢月三百以雇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於婦人）復貞婦鄉一人（師古曰復方目翻鄉一人取其尤最者）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武帝時桑弘羊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主均輸鹽鐵今以十三人部十三州）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應劭曰黃支國在日南之南）王莽欲燿威德故厚遺其王（遺于季翻）令遣使貢獻　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上時掌翻）太師光大司徒

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説（説讀曰悦）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説福祥）得無非其美者（謂所美非美也）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劾戸槩翻下遐稼翻）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誖惑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言也誖音布內翻共讀曰供音居用翻）寶坐免終於家　帝更名衍（衍空旱翻又虛岸翻）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　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宫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代孝王參孫義改封清河傳國至孫年宣帝地節四年以罪廢今封如意以奉孝王後江都易王非傳國子建武帝元狩二年誅反自殺今立宫以奉易王後廣川惠王越宣帝地節四年以其孫文紹封傳子海陽甘露四年以罪廢今立倫以奉惠王後此皆王莽為政以繼絶世惑衆盱台音吁怡）紹封漢興以來大

功臣之後周共等皆為列侯及關內侯（共絳侯周勃玄孫師古曰共讀曰恭）凡百一十七人　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青州部平原千乘濟南齊北海東萊等郡菑川膠東高密等王國）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衣於旣翻）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師古曰計口而給其田宅）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如淳曰民居之里）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帥讀曰率）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灋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共居用翻養羊尚翻）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食無肉）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孰古熟字通）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為于僞翻）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邴姓也與丙同）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

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梅福知王莽必簒漢祚一朝弃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會稽郡時治吳縣會工外翻）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遣執金吾候陳茂（晉灼曰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兩丞候司馬）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說輸芮翻）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如淳曰賊雖自出得還其家而已不得復除尚當役作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身既自出又各送其家人詣本屬縣邑從賦役耳貢父曰賊二百餘人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所收事也余謂劉說是）重從雲陽（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賊長帥故徙之也）賜公田宅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翻）謂姑句曰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此言日前事也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今久繫必死

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拓拔魏時闞爽始立國於高昌葢因漢高昌壁為名杜佑曰高昌郡葢因其地高敞人物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者因任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又去胡來王唐兜（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師古曰言去胡戎來附漢也婼孟康音兒師古曰音而遮翻）與赤水羌數相冦（羌之居赤水者大種也與婼羌比近唐有黑党項居赤水西數所角翻）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但欽人姓名姓書但平音或上）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降戶江翻下同）單于受置左谷蠡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谷音鹿蠡盧奚翻）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二虜姑句及唐兜也）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奴界上（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為二虜請於漢求釋其背叛之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欲以懲後使不敢叛）乃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

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宣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漢有之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有降者不得受令莽以約束未明故頒四條而收舊所為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公羊春秋傳譏二名故莽致之）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樂音洛更工衡翻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

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宮名）掖庭媵未充（媵以證翻從嫁之女也古者諸侯一國嫁女九國媵之）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難乃旦翻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古者天子一取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九女則周之天子固有十二女之禮莽之進女也十一媵益通后為十二女也）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二王後殷周之後周公孔子世周公之後世嫡相承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下遐稼翻上時掌翻下同）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翻曉止開諭之使止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采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

莽乃白願見女

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三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八（起昭陽大淵獻盡著雍執徐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婚有五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陸德明曰采音七在翻擇也師古曰謂采擇其可者）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漸音沾）有窈窕之容（窈窕幽閒也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将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百官表太常有太卜太史等令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積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積謂襞績若今之襈為也襈音雛戀翻賢曰素積者積以為裳也言要中辟積也賈公彥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兆卜也卦筮也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則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翻原父曰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相息亮翻）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又以太宰策告宗廟

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親按漢書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又按杜佑通典聘后黃金二萬斤漢呂后為惠帝聘魯元公主故事也予讀曰與）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元始元年莽號安漢公至是始書以冠事表其所從來者漸矣通鑑凡書權臣例始此如淳曰郊祀志已有官社未有官稷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臣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師古曰淳瓚二說皆未盡也初立官稷于官社之後是為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從也）及郡國縣邑鄉聚皆置學官（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師古曰聚音才喻翻）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成王以周公有勛勞於天下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建立公子令如伯禽（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所賜之品亦皆如之（魯公之封于魯也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

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周公六子封於凡蔣邢茅胙祭師古曰六子伯禽之弟也祭側界翻）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隔絕事見上卷元年長知兩翻）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上時掌翻下同）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復扶又翻）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好呼到翻）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推類者因變怪而推言事類如洪範五行傳以說莽也說輸芮翻）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已訖也）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要與腰同磔陟格翻裂也張也）初章為當世名儒（章治尚書經為博士）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更工衡翻）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姓譜邔出自祝融之後為邔國後去邑為云）自劾吳章弟子（劾戶槩翻）收抱章尸歸棺歛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翻歛音力贍翻）京師稱焉莽于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治直之翻下同惡烏路翻）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長知兩翻）及莽專政復非議莽（復扶又翻）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立莽叔父也）平阿侯王仁素剛直（仁譚子也）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迫守令自殺（使疏吏翻下同令力丁翻）莽白太后主暴病薨（主言敬武公主）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傳知戀翻）郡國豪桀及漢忠直臣不附莽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涿郡王商相成帝者也）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皆坐死（何武不舉莽為大司馬鮑宣素有彊項名王商與王鳳不協為所擠陷忿毒而死其子安不附王氏辛慶忌本王鳳所成莽見其三子皆能欲親厚之辛茂自以名臣子孫兄弟並顯列不宜附莽又不甚詘事甄豐甄邯伯亦辛氏之族故并及禍）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莽殺其叔父又自殺）

（其家嫡是滅其天性也赦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是無君也故曰三綱絕矣逢皮江翻）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萌時學於長安賢曰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注又見昭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名明禮少府宗伯鳳（宗伯姓也鳳名也鳳明於禮官為少府少詩沼翻）入説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説為人後者義不得顧私親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朝直遥翻）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厲諷厲也厲者磨錯垢故以就新取此義也師古曰塞止也塞悉則翻）先是秺侯金日磾子賞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先悉薦翻秺音妬磾丁奚翻）莽以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當日磾曾孫也）欽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當自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為于偽翻）而使大夫主賞祭也（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私親也而欽令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為賞後而令大夫主掌祭事師古曰瓚説是）甄邯時在旁廷叱欽因劾奏欽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劾戶槩翻下遐稼翻）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誼

是歲尚書令頴川鍾元為大理（哀帝元壽二年復改廷尉為大理）頴

川太守陵陽嚴詡（地理志陵陽縣屬丹陽郡）本以孝行為官（行下孟翻）謂掾史為師友（掾俞絹翻）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史言世降俗薄徒善不足以為政）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為于偽翻）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頴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頴曰宣美風化使者）徙隴西太守何並為頴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趙季李款皆殺之郡中震栗（地理志陽翟縣屬頴川郡翟音直格翻）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宗尊也祀于明堂也上帝太微五帝也一曰昊天上帝也王肅曰上帝天也馬融曰上帝泰一之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杜佑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成帝綏和元年封殷紹嘉公進周承休侯爵為公為二王後）詔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張晏曰名捕謂下詔所特捕也）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定著令二

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乘繩證翻續漢志皇后綬與乘輿同四采黃赤縹紺長文九尺九寸五百首璽盭赤玉璽也師古曰紱所以繫璽音弗　考異曰王莽傳云四月丁未平紀云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下云夏皇后見于高廟外戚傳云明年春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然則言四月者誤也）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遣太僕王惲等八人各置副假節（副副使也惲等持節其副則假之以節惲於粉翻）分行天下（行下孟翻）覽觀風俗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下遐稼翻下同）有司請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新息召陵二縣屬汝南郡續漢志南陽郡新野縣有東鄉故新都王莽所封也又有黃郵聚聚才諭翻）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伊尹曰阿衡周公位冢宰稱尺證翻）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莽母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莽封新都侯析其國名二字加褒賞以封其二子）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成王之侯伯禽于魯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莽稽首辭讓（稽音啟）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陵印韍

及號位戶邑（韍即紱音弗）事下（下遐嫁翻）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復扶又翻下同）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遺于季翻下同白虎通曰納徵用玄纁共居用翻養弋向翻）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姊君扶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譽音余）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樂音洛）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張晏曰市權者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賈然師古曰虞與娛同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仲馮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古者諸公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辭萬金之

幣（謂聘后之幣也）莫不鄉化（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還雖文王郤虞芮何以加（師古曰郤還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爭田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閒田而退怍才各翻）宜報告天下于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毋朝（朝直遥翻）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宫在國之陽上八窓法八風四

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黃帝曰合宫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雍者象璧圜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大戴禮明堂以茅蓋上圓下方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以望氣書雲物）為學者築舍萬區（為于偽翻）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張衡曰圖讖虚妄非聖人之法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閲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直救翻）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

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令各造廷中而記其說也）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治直之翻）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竝（姓譜關夏大夫關龍逢之後風俗通關令尹喜之後）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疏音踈）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少詩沼翻師古曰猥多也索盡也音先各翻）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離力智翻）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漢之濟陰定陶故曹國也東郡及魏郡黎陽古衛地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

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濅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師古曰漸寖也讀如本字又音子廉翻）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師古曰行謂通流也）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譜音補世統譜諜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二年）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復扶又翻）宜郤徙完平處更開空（空音孔師古曰空猶穿）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西山謂黎陽以西諸山）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為于偽翻下同）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脩治河水是為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

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應劭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滿物霸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鄭玄曰按九錫之名古無有也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孔穎達曰鄭意以為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錫之差下云四方所略之成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錫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孔引含文嘉所謂九錫與應劭同獨樂器曰樂則耳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潔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之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之秬鬯以事先祖）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又奏毀孝宣皇考廟勿修（宣帝元康元年尊悼園曰皇考）罷南陵雲陵為縣（南陵文帝母薄太后陵雲陵昭帝母趙太后陵）奏可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莽自奏曰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去二名）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種章勇翻）獻鮮水海允谷鹽

池（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海鹽池闞駰云西有卑禾羌海即獻王莽地為西海郡者也鄯道元曰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平地美草皆與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降戶江翻）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長直亮翻）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雀降集從四歲以來（謂自莽輔政以來也）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處謂度地以處之業謂使各有作業也樂音洛處昌呂翻）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下遐稼翻）今已有東

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考異曰王莽傳置西海郡在明年秋今從平紀）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梁王立坐與衛氏交通廢徙南鄭自殺（衛氏帝外家也）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前煇光益領長安以南諸縣後丞烈益領長安以北諸縣也）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更工衡翻）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師古曰祫音合）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已封者益戶未有爵者賜爵已有爵者賜金帛已有秩者增秩未有官者補吏）安漢公又奏復長安南北郊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焉（成帝建始元年罷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作長安南北郊永始三年復甘泉汾陰成帝崩皇太后詔復長安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復甘泉汾陰今又復南北郊是五徙也）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漢元漢初也師古曰糾謂恭察也）致教訓焉　夏四月乙未博山簡烈侯孔光薨贈賜葬送甚盛車萬餘兩（兩音亮）以馬宮為太師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見賢遍翻）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事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言久處大位妨賢者進用之路避位所以避賢者路也）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

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韠韍韠音弗畢）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毛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陸云鞞刀室也琫佩刀削上飾珌佩刀下飾爾雅云黃金謂之璗說文云璗金之美與玉同色者也師古曰瑒音蕩琫音布孔翻珌音必）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頭飾也出履三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翻）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車之施鸞者也四馬曰乘音食證翻）龍旂九旒（周禮交龍為旂爾雅有鈴

（曰旂旒旂之末垂也）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冑兜鍪）秬鬯二卣（秬鬯香酒也周禮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陸佃埤雅曰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舊說芬芳條暢故謂之鬯禮以鬱合鬯言鬱於中而鬯於外也又曰先鄭小毛以為鬯香艸也築而煑之為鬯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艸之英故先王煑以合鬯卣中尊也秬音巨卣音攸又音羊久翻）圭瓚三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圭瓚以圭為勺末上公九命青者春色東方生而長育萬物也）朱戶納陛（朱戶以居納陛以登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霤下也）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放周公也成王之命周公祝宗卜史杜預曰太祝宗人太卜太史凡四官）虎賁三百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戰言其猛也賁音奔）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惲於粉翻行下孟翻下同）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閏月丁酉詔以義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治直之翻）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周公營成周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中乂）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寧鄉侯孫遷定鄉侯八人者王惲常鄉侯閻遷望鄉侯陳崇南鄉侯李翕邑鄉侯

郝黨亭鄉侯謝殷章鄉侯逯普蒙鄉侯陳鳳盧鄉侯考異曰恩澤侯表劉歆等十一侯皆云丁酉獨平晏云丁丑按十二人同功俱封是年閏五月甲午朔無丁丑表誤）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班穉時相廣平王漢武帝征和二年於廣平置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曰廣平上時掌翻下同）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兩郡（續漢志大司空掾屬二十九人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杜佑曰正曰掾副曰屬）諷吏民（師古曰遣言祥應而隱除災害）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劾戶槩翻）穉班倢伃弟也（倢伃音接予）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師古曰班倢伃有賢德故哀閔其家）閎獨下獄誅（下遐稼翻）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陳恩者自陳述世受國恩）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園郎掌守園寢門戶）太后許焉莽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質也賈讀曰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白虎通云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扉草屨也髕音頻忍翻扉音扶味翻）莽復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言不遵臣妾之道復扶又翻共音恭）冢高與元帝山齊（賈公彥曰爾雅山頂冢則山冢之冢封土為丘壠曰冢則冢墓之冢冢而隴翻）懷帝太后皇

太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璽斯氏翻綬音受）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復扶又翻）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謂之梓宮者以香梓為之言猶生時所居宮室也珠玉之衣珠襦玉匣也）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更工衡翻下同）去珠玉衣（去羌呂翻）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作具畚鍤之類操七刀翻）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又隳壞共皇廟諸造議者泠褒段猶皆徙合浦（褒猶奏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　考異曰師丹傳云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子武坐父為佞邪免不得至今丹傳誤也）徵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更封丹為義陽侯（丹建平元年罷歸故邑高樂侯戶邑也恩澤侯表義陽侯國于南陽新野　考異曰恩澤侯表丹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為義陽侯　胡旦因此并發傅太后陵從泠褒等事俱著之三年按外戚傳云元始五年莽發共王母及丁姬冢改葬之馬宮傳莽發傅太后陵追誅前議者宮慚懼乃乞骸骨公卿表宮以今年八月壬午免然則褒等徙合浦及丹封侯皆在今年明矣按

長曆二月丙申朔無癸巳日月必有誤者）月餘薨初哀帝時馬宮為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傅太后謚曰孝元傅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希指雷同詭經僻說（師古曰詭違也）以惑誤主上為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翻）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宮封扶德侯邑於琅邪賴榆復扶又翻）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上時掌翻下同）八月壬午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鮮明猶言精明也）君言至誠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上印綬於使者也）以侯就第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按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

（道仲馮曰史文自以從杜陵徑漢中為子午道耳顏説非史意也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黄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莽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縣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為誤也）言周成王幼小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悦（謂衛后不得至京師其族皆死徙故不悦）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上時掌翻）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縢也書曰周公納策金縢之匱中孔安國曰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孔穎達曰縢是縛約之名）丙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位五年壽十四）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斂力贍翻）葬康陵（臣瓚曰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襃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於上（見賢遍翻）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如淳曰不可復文飾也）

以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曽孫有見王五人（王之見在者五人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見賢遍翻）列侯四十八人（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況合昌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鄉侯恢釐鄉侯褒昌鄉侯且新鄉侯鯉郚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封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充扶鄉侯普方城侯宣當陽侯益慮城侯吏春城侯允呂鄉侯尚李鄉侯殷究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武平侯璜陵鄉侯曾武安侯㥅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侯立栗鄉侯玄成金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子之父栗鄉侯玄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師古曰趠音竹二翻㥅音受）莽惡其長大（惡音烏路翻長音知兩翻下同）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武功縣本屬扶風莽分屬前煇光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囂音許驕翻浚音峻抒音直呂翻）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翻）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曰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能

止（沮慈呂翻）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刃翻）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翻）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

公故事（祚位也）具禮儀奏于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立于戶牖之間（背蒲妹翻鄭氏曰斧依為斧文屛風師古曰依讀曰扆音於豈翻）南面朝羣臣聽政事（朝直遙翻下同）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者謂祭祀之辭共音恭予謂此贊固主于祭祀若朝會亦有贊者所謂贊拜贊謁是也）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朝直遙翻）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寄託謂寄以天下託以孤幼也師古曰遂成也）隆治平之化（治直吏翻）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見賢遍翻帝皇后謂平帝后也復如字反也還也）自施政教於宮家國采（宮者謂以安漢公第為宮也家者謂其家也國者謂其所封新都國也采謂以武功縣為采地名曰漢光邑也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采音七在翻又音七代翻）如諸侯禮儀故事

太后詔曰可

王莽上（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父曼祖禁禁武帝繡衣御史賀之子也）

居攝元年（莽既攝政遂改元為居攝）春正月王莽祀上帝于南郊又

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上無天子通鑑不得不以王莽繫年不書假皇帝而直書王莽者不與其攝也及其既篡也書莽不與其篡也呂后武后書太后其義亦然）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亦因周公輔成王二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而為此號）嬰廣戚侯顯之子也（楚孝王子勳封廣戚侯顯則勳之子也地理志沛郡有廣戚侯國）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相息亮翻）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少少師少傅少阿少保也少詩沼翻）

四月安衆侯劉崇（師古曰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玄孫）

（之子也見王子侯表地理志安衆侯國屬南陽郡故宛西鄉也）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内必和（帥讀曰率和戶臥翻）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宛南陽郡治所宛於元翻）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從才用翻）竦因為嘉作奏（為于僞翻）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師古曰倡先向翻）父子兄弟負籠荷鍤（師古曰籠所以盛土鍤鍫也荷下可翻又音何）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古者畔逆之國既伏其罪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師古曰豬謂畜水也）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武王勝殷分亳社以班諸侯四牆其社覆上棧下使不得通陰陽之氣所以著亡國之戒也）於是莽大説（説讀曰悦）封嘉為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内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伯松張竦之字）力戰鬬不如巧為奏自後謀反皆汙池云（師古曰汙下也音烏）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復扶又翻）宜尊重以填海内（填竹刃翻）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朝直遥翻見賢遍翻）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

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廬殿中止宿之舍府治事之所第所居也）是歲西羌龎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翻）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　五月更造貨（更工衡翻）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食貨志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張晏曰按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圜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相傳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説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索隱曰錢水名泉以貨之流布如泉布者言貨流布刀以其利於人也）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百官表少府有御府令丞師古曰御府主天子衣服）然卒不與直（卒子恤翻）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翟直格翻）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地理志上蔡縣屬汝南郡）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故意為之曰故稚直利翻）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試）

（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亢口浪翻禦也扞戶幹翻難乃旦翻）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為于僞翻）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信璜皆東平煬王雲子嚴鄉武平二國蓋皆在東郡璜胡光翻）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地理志觀縣屬東郡本曰畔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改為衛公國以封周後師古曰觀音工喚翻）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為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比必寐翻）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親（孫建劉宏竇況莽之黨也王邑王駿王況王昌莽之親也）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改名焉予按漢城門校尉掌十二城門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城門校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平帝元始四年莽更名宗正為宗伯）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莽更少府曰共工此中少府蓋長樂少府也以職在宮中故曰中少府）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校戶教翻將即亮翻）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復扶又翻下同）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為橫壄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逯姓也並名也逯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逯姓二音並得書本逯字或作逮今河朔有逮姓自呼音徒戴翻其義兩通）義和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屯宛（宛於元翻）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地理志汧縣屬右扶風音口堅翻賢曰汧故城在隴州汧源縣南）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地理志右輔都尉治郿郿與斄縣皆屬扶風斄周后稷所封邑也師古曰斄與邰同音胎）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

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見賢遍翻）莽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賁音奔）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樂音洛）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承陽之承音烝）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行下孟翻）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師古曰斗筲喻材器小也）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倣其事）曰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師古曰粵發語辭）宗室之儁有四百人（孟康曰諸劉見在者）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也）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曰考城陳留風俗傳曰菑縣秦之穀縣也遭漢兵起邑多菑年故改曰菑縣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菑縣其名不善其改曰考城）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于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弃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地理志圉固始陳三縣皆屬淮陽國賢曰圉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南卒子恤翻）

始初元年（是年十一月莽始改元始初）春地震大赦天下　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賜將帥（勞力到翻）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治直之翻校古效翻）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項安世家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漢人益以城解墉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予按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曰小城曰

（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正義曰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項說本諸此更工衙翻）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柩音舊）夷滅三族及種嗣（種章勇翻嗣祥吏翻）至皆同阬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五毒野葛狼毒之屬翟方進本汝南上蔡人）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棿里盩厔凡五所（濮陽無鹽圉義黨之尸也棿里盩厔朋鴻黨之尸也盩厔音舟窒）建表木於其上（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師古曰鱷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崔豹古今注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其雖曰鯢大者亦長千里蓋鯨鯢有力能驅食小魚故以喻夫強暴而凌弱者而導從數萬子跋扈大海中亦有渠魁之義鱷古鯨字音其京翻鯢五奚翻）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遂謀即真之事矣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復扶又翻下同）封兄子光為衍功侯（光莽兄永之子）是時莽還歸新都國（莽既居攝故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宗宇子也）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周禮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

姓則葛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記曰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賈公彥曰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言環經則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一股麻為糾而旋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縗倉回翻）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莽置司威以司察百官）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私報者私屬之也霍顯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況為收繫致其法（為于偽翻）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及獲之字也（獲死見上卷哀帝元壽元年宇死見上平帝元始三年師古曰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元年）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中曰不合光罪為公義仲馮曰莽不服母喪亦以示公義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令光子嘉嗣爵為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地理志齊郡有廣饒縣）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師古曰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予按百官表千人在候司馬之下）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漢公府有掾有屬姓譜魯孝公子彄食釆於臧子孫以為氏雍縣屬扶風雍於用翻）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三七二百一十年漢元至是歲二百一十四年）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

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使踈吏翻）天公使我告亭長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師古曰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師古曰共讀曰恭）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考異曰莽傳作初始荀紀及韋莊美嘉號錄宋庠紀元通譜皆作始初今從之）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也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公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楚王紆宣帝之曾孫）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哀姓章名姓譜曰哀姓以謚為氏予按古人以哀為名非一孔子弟子傳有公皙哀烈士傳有羊角哀獨不可以為出於其後乎）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行下孟翻好呼到翻）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檢居掩翻毛晃曰檢書檢印窠封題也）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予讀曰與）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

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厠著也）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下遐稼翻）即日昏時衣黃衣（時衣於既翻）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高廟有令有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王者之冠也）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詳見下卷）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

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翻）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因新都國以定號也）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翻）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以土繼火故尚黃萬物紐牙於丑其色白故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使疏吏翻）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璽即傳國璽臧古藏字通）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璽（為于偽翻）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師古曰而汝也）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托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言天下無此等人謂其全無人心也

一曰言天下將共誅之不復有兄弟存也）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必汝也）變更正朔服制（更工衡翻）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長御太后旁側常侍者）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說讀曰悅為于偽翻師古曰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黃圖曰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漸漸讀曰沾）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去羌呂翻）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恚怒之[illegible]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翻）罪當誅于是冠[illegible]張永獻符命銅璧文（冠軍屬南陽郡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冠古玩翻）言太

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于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小世權更持國柄（載子亥翻更工衡翻）五將十侯（師古曰五將者鳳音商根莽皆為大司馬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八者淳于長即其一也）卒成新都（卒子恤翻）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壐（師古曰卷音其圓翻惓惓忠謹之意予謂此云卷卷猶眷戀也）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資治通鑑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乾隆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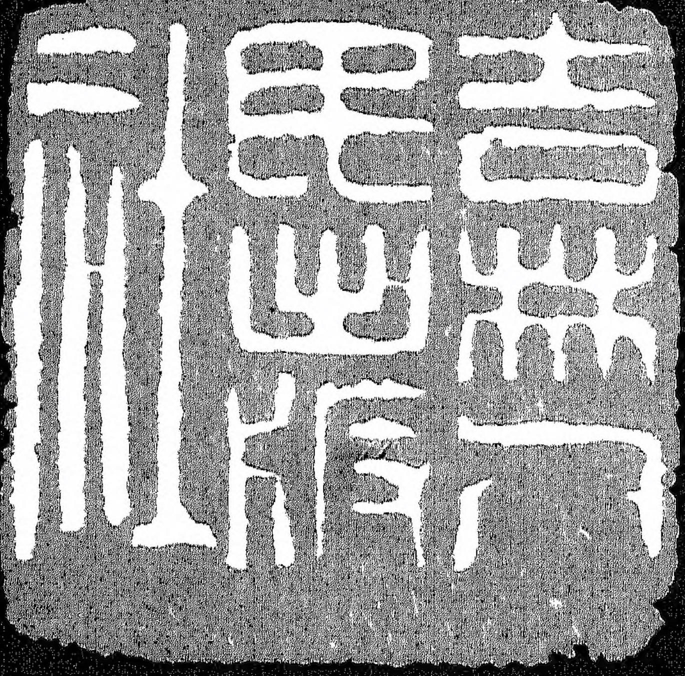
四庫
全書
薈要

史部

治通鑒

32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